



神木令

作者：熊沐

电子书制作：知识混子 | 8x8.page

作者简介



熊沐，本名高光。生于 1952 年。满族人。编剧、作家。曾在八十年代写纯文学小说，先后在全国获各种奖项。武侠小说以写感情和故事见长。第一部作品为《骷髅人》。以熊沐为笔名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发行三十八种(部)，在港台海外发行二十余种(部)，在东南亚甚受欢迎。

共创作 39 部作品，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全。先后著有历史小说《秦王恨》、《虎符》、《西施泪》、《岳飞与秦桧》、《孔子》《司马迁》六种(部)，为昆仑出版社出版；现代小说《生死荣辱》由作家出版社作家文库版。现代小说《北方图腾》由昆仑出版社出版。编剧作品：2007 年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导演：赵宝刚、2006 年电视剧《我想有个家》导演：郭少雄、小说《挣扎》由中日改编合拍电影《葵花劫》，在日本大受欢迎。

第一卷

第一章 火起宫墙

夜深更残，有几颗孤星悬空。

宫墙耸立，危檐悬啄，吊几只钟儿轻鸣，风吹钟响，更透几分孤寂、阴冷。

正阳殿后，便是清渊阁。这是居正宫中的一幢宫殿，不大但庄严。早些年它是皇帝读书寝息之所，后来改为宫内停放宗穆昭灵的祭殿了。

乌云低垂，瞬间便压满了庭院，几只宫灯殿前摇曳，风只几下就把它吹灭，宫殿的侍卫便只能贴殿檐下躲雨。

“咔嚓——”，几声闪电，几声雷鸣。

便有人惊呼：“清渊阁走火！清渊阁走火！”

× × ×

一刹那，整个宫殿都拥出侍卫宫女，有人望，有人看，有人去救火，有人去报警，乱成一团。

火势越来越大，内侍总管于程站在清渊阁前，阴森着脸。火被雨淋，不仅不减势头，只见火头更向风雨中伸展信舌，一舔一舔，让雨变成依稀露滴，添火势。

眼见得清渊阁屋架坍塌，横梁坠地。

× × ×

清渊阁前，是正阳宫。

宫前宫后站着两排密立的侍卫，在雨中肃立，如钉般动也不动，像没看见雨，也没听见火。

正阳宫殿的后楼栏杆上，悄然停立三人，这时，看见清渊阁烧塌了，正中的那人长

长地叹了口气。

三个人便悄悄下楼。

有侍卫至此时才被呼唤入内。

“为何夜半参驾？”

“启禀相爷，请报万岁，清渊阁雷殛走火，现已烧塌屋架，大内总管正着人抢救！”

相爷入内禀报，半天方出。

“去吧，知道了。”

× × ×

这是雍正末年事，天下人少知此事。当时雍正杀戮臣党，用血滴子治天下，使民之口缄默，人之行路，熟人皆相视无语，以眼示意。雍正闲暇治武，忙碌著文，倒也是个勤恳帝王。只是他杀戮心重，每每夜半派人在大臣公子在贝勒家窗下窃听，窥视王公大臣家中私事，一举一动都上达天听，使王公大臣一个个惴惴不安，不敢私语，不敢议政。虽然君臣失和，可天下仍还平静。

但就在这时，一个初秋之夜，清渊阁走火，烧了一切祖宗祭祀，烧了列祖列宗的绫绣画影，烧了昭穆宗庙的祭奠灵牌。

这不是一件小事。

第二章 八大公子

早朝已罢，众大臣一心狐疑，不知万岁心里打的是什么谱儿，一朝重臣均坐在朝房，不敢动弹，生恐万岁遽宣，不及应付，变生肘腋。

便听得内侍传呼：“着众家公子上殿！”

清廷设制，有八大王，先称铁帽子王，亦即世代袭传，子孙世传罔替的。这八大王自是八家贝勒，至雍正时八家各有子息。八子分别是弘灃、弘环、弘延、弘德、弘水、

弘山、弘雨。

传呼公子已是罕事，同时传呼八大公子更是本朝一大新事。

朝事房中大臣里亦有三人是贝子，亦即弘德、弘澧、弘环。三个人慢慢站起来。

弘澧低头走出，觉得难测此行祸福，弘环与弘德都面有得色，昂然走出。

× × ×

众家公子贝勒进入宫殿，等着参拜皇上。

皇上不在殿上。

众家公子很是惊诧。

便有内侍宣诏，要公子们一一觐见。

先是弘澧入内，半晌方出，面色沉重，——看着众家公子，扬手一揖，出殿走了。

又是弘环，他入内不一会儿就走出来，面色忽白忽紫，看也不看众人，匆匆走了。

八家公子便一一入内，——出来，入去的总是战战兢兢，出来的对他人瞧也不瞧，匆匆出宫。

这是为什么？

× × ×

弘澧坐在堂上，凝坐不动。

风吹堂前草扑簌簌飞，他的双眼眨都不眨。

人称弘澧为“金扇公子”，不独是讲他那张金扇漂亮精致，更是赞他一身功夫了得。

他双眉紧蹙，转身穿上长衣，进入后院。

他在堂前喊了声：“孩儿来了。”

就一步跨入正堂。

弘澧母正坐在太师椅边，她抬头看了看儿子，问：“说是今日早朝后，召见了八家公子？”

弘澧点了点头。

老太太颇奇怪的问：“为啥召见八家公子？这事在本朝还没有过，逢年祭祀赐宴也就罢了，平日咋来这么一回？”

弘澧低了头，不敢应声。

“澧儿，皇帝召见你要你去做什么？”

“圣上要孩儿去禁苑，回祖籍封地……”

“让你去那儿做什么？”老太太惊问。

弘澧不语，他慢慢张开手掌，掌中有一块红艳艳的似宝石非宝石似碧玉非碧玉的东西来。

老太太凑近一看，马上跌坐在太师椅上。

“圣上发了红木令与你？”

弘澧点了点头。

风吹堂前，枯叶已有先落的，在堂前呼哨啸叫，一扫而过。弘澧母子默然相对，无声无语。

× × ×

弘环一走进院子，就喊了一声：“关闭院门，谢绝宾客，从今天起，来人一律不见。”

他走进内室，坐在一隅默默思索。

这屋子很简陋，一桌一椅一壶一杯，墙上赫然一大字字幅，字幅长及两人，阔达半抱，上书一大字“忍”，字正有力，但那“刃”字上一点显是力之不逮，便淋了墨，像刀刃上滴血，使这屋子于简陋之中有了邪气，使那字上没了释者的宽容，而带了暴戾的杀气。

弘环双手放在桌上，两手平伸，指节手臂全身骨骼都咯咯作响，他两手向两边平移，粗木桌上便多了一块小小的东西。

这是一块似宝石非宝石似碧玉非碧玉的东西，泛着绿光，弘环瞪眼看着这东西，半晌不动。

× × ×

弘德闭着眼，放马到了府阶前，才滚鞍下马。他头低着，慢慢走进院子。堂屋里，四个娇妾在等他。

“娇儿，等我么？”

四个女人就扑上去，宽衣解带，一瞬间弘德就没了进宫时那庄严气派，只是个小衣狎昵的花花公子。

“公子进宫，皇帝赏什么了？也该给我们看看。”

“公子哟，你手里攥的是什么？咋不松开呢？”

“松手你就死了……”

那娇妾不信，上去用手掰他的手指。

“别动，只要你一看到它，你就死定了。”

那妾正掰开了手指，看见了他手里的东西。她听见弘德说的话很郑重，就呆了一呆，不动了，回头看弘德。

弘德转身说：“看见了？”那娇妾是最讨弘德喜欢的一个，她有点怕了，点点头，又觉得不妥，摇了摇头。

弘德推开娇妾，站起来，瞅着她，冷冷地开了腔：“你完了，没命了。你还有什么要说么？”

这话冷冰冰的，那娇妾伏在地上用头触弘德的靴子，不敢说话。

“给你加坟，坟前立两对石像，加一品夫人阴祭，行不行？”

他像是在和这娇妾商量一件家事。

“来人！”

一个黑影瞬间飘了进来，没一点脚步声。

“你去办，给她一品夫人阴祭，坟前立两对石像。办好了明天告诉我。”

那娇妾已经哭不出声来了。

弘德走上去，抚着那娇妾的背，轻轻叹了一口气，说：“你夜夜伴我眠，我岂能没恩没义，你去吧，去那儿等我……”

他回头看着泪流满面的那些女人，喝了一声：“都不许哭……”

黑影人手一点，那娇妾一声哼便如沉睡，黑影人携起她来，像携一只小巧的物什，又是毫无脚步声的飘忽而去。

弘德愣了半晌，他又喊起来。

“过来呀，你们，为我宽衣解带，陪我上床……”

三个娇妾望着他紧握着的拳，不敢凑近。

弘德叹了一口气：“去吧，去吧，想你们也不愿舍身陪我，何必总是装做多情呢？”

三个娇妾急急忙忙地跑出去了。

关上屋门，弘德慢慢坐在桌边。

他把拳头轻轻松开，手里的一块东西“叭”地掉在桌上。

“紫、黄、白、黑、红、绿、蓝、橙，八大木令紫为先，其余呢？谁先谁后？”

没人回答他这自言自语。

他也没想要人回答。

“紫为先，黑自然为第二……”

“谁？”

弘德身子一动，斜斜地飘了出去。

桌子上钉了一支银刺，银刺离那块木令只差一点儿，显然，那人也知银刺奈不得神木令，一刺之击只差毫厘。

弘德正欲振袖飞出，向声音发出之处一击，只听那人喊一声：“公子自珍重！”

便没了身影，弘德先袖了木令，赶出来看时，院里已是枯叶盘旋，没一丝一点儿踪影。

弘德又回到了屋内。

“紫木为先，黑当为第二？”

弘德摇了摇头。

× × ×

夜色已深，翠苑酒楼上还有两人在对酌。

桌上尽是珍肴，二人却不大动箸，只是一递一杯的喝酒。

一人是贵胄公子，一人是白髯老翁。

“你咋知道这事儿？”

只听一声长叹。

“神木一发，天下大哗，不出三日，天下武林人人尽知神木已出，世事之乱大了。”

贵公子冷冷一笑：“谁能管得了天下？”

老者轻轻颌首。

“少不得要去禁苑一游。”

老者定睛看着他。

“那里是虎狼之地。”

“那也得去。”

老者不再说话。

这翠苑酒楼是京城独一家日夜经营的酒店。这是先朝康熙当政时，一日圣上在宫里倦见粉黛，又不乐于夜理朝章，就青衣红帽，让侍卫陪伴，在这里饮酒。康熙与酒楼主人女侠丁楠以觥为赌，连饮十觥不醉。康熙帝惊问丁楠，丁楠答谢一曲琵琶行。康熙帝

讨侍卫的青锋剑，在大大的圆桌面上刺上四个字“摘星揽月”，于是这酒楼便日盛，便从那时起夜夜无宵禁了。

但也没有多少人夜里来这儿喝酒。

老者和这贵胄公子都很能喝。

他们一递一杯地喝，显然并不着急。

他们已经喝了足足有三坛酒了。

老者笑了笑，说：“你还是这么能喝……”

“从见你那一天，酒量应该一日一日见长。”贵胄公子把手中的酒杯拧得吱吱响。

“去禁苑肯定是凶多吉少。”

“那也得去。看——”

贵胄公子眼光漠然，注视着楼前，那儿有一牌坊，距酒楼一箭之地，牌坊上嵌一横石，上悬一大圆桌面般石块，上有镌刻的“摘星揽月”四个大字。

老者见贵公子的手一松，又握紧，虽只是一眨眼工夫，但已让他看得清清楚楚。

“神木令？”

老者的语言中透着惊异。

贵胄公子点了点头。

“八色木令紫为先。你握的是蓝木令？”贵胄公子看着他。

“那么，哪一个木令第二呢？”

身边有一人轻轻接上了话语：“紫为先，蓝自然为第二……”

贵胄公子马上长身而起，急喝一声：“谁？”

老者神不知鬼不觉地一闪而退，退至酒楼梯前，这一飘即去数丈，而且中间有桌椅好几副，他不知怎么就一飘而至。从楼梯口这儿，上可眺观全楼，下可俯瞰楼下，进可以击人，退可以保身，真是一举即占先。

但人呢？

两人左右环顾，酒楼里根本没人。

老者低头坐下，又喝了几杯酒。

“我去，我和你去。”

贵胄公子抬起头来，看着老者，那眼里满是询问：这用得着么？虽说是虎狼之地，虽说是此行凶险，但老人亲自前去，用得着么？

老者似看懂了他的问询，说了句：“虎狼之地，多不测啊。单是这人，已足够你对付的了。”

贵胄公子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想了半晌，斟了满满一碗酒，把碗推给老者。

老者笑了，把空杯放在一边，端起酒碗，一饮而尽。

他站起身来，看了贵胄公子一眼，不揖而别，转身就走。

贵胄公子看着他走过牌坊，佝着腰，一步沉似一步地走远了。

他笑了笑，喊来伙计算帐。

庆亲王府里，正堂灯火通明。

公子弘水坐在塌上，闭目养神，一动不动。

“你去不得。”

说话的是他的母亲。

弘水不回答。

三日前他在雍和宫前看戏，是一种民间的抓挠把戏，耍的是孩子的扳手，比比划划的像是武功又像是花架儿，逗人看乐子哄钱儿的。

他也是无聊，站在那儿看。

人挤人，一个人在他身后搽了他一下。

他一回手，给了那人一拳。

这一拳纯是反应，既快又狠。

那人就“哎哟”一声蹲在了地上。

弘水一愣，知道打错了。这人根本不会有恶意的一搯，是个不会武功的人。

周围的人就风言风语上来了：

“这公子是练家子，咋不进场子哪？”

“这人行啊，一拳能把人打坏。”

“打折了几根肋骨不要紧，人家公子有的是钱。”

这风言风语让弘水进退维谷。他原想扶那汉子起来，给他一些银子，让他去治病。他知道，这回手一拳，至少打折了那汉子两根肋骨。

这时旁边站出来一个人，这个人是个俊俏书生，他向众人再三扬手打揖。

“包涵包涵，在下在一边看得清楚，这位公子也是被人误推了一下，才回头打了一拳的。在下这里有银子，给这位受伤的兄弟治伤……”

那汉子千恩万谢地拿起银子走了。

众人仍围着他俩看。

这书生见弘水不好意思，就爽朗一笑：“这位兄长，为何还不走啊？”

弘水忙打揖：“多谢相帮，多承看顾。”

那书生摇摇头，说了一句：“你还不走，待在这里，让众人看耍么？”

说着话，那人随手一掌轻轻拍在弘水肩头，弘水心里一热，张口欲吐。他情知不好，用力咬牙，回头定定看着那汉子。那汉子扬扬手，道了个揖，飘然走了。

众人就散了，弘水好不容易才爬上了马，随从也闷然不知缘故，只见公子伏在马背上，昏昏欲睡，到了家里，才哇哇连吐了好几口血。

“关闭大门，称病……不见客……”

弘水就昏迷过去了。

他醒来时已是静夜三更。屋里只有他妹妹弘云和他的师父疯道人。

疯道人口里正自念叨：“说他无忧就无忧，人生死活不自求，勘破人世尘土外，不谈休咎识休咎……”

弘云坐在一边哭泣。

弘水哼了一声。

疯道人就说：“别哭别哭你别哭了，世间万事皆不怕，你一哭来我心惊。你看，这不是说醒了嘛，醒了就是醒了。”

“你中了寒风掌……”疯道人不疯了。

弘水点点头。

“你惹了谁了？三川道友？”

弘水摇摇头。

“那会是谁？”疯道人诧异了。

弘水就讲讲下午的事儿，疯道人半晌不言语。

“年轻书生，这人……我不认识。”

弘云在一边暗暗悲哭，见哥哥没危险了，她又想笑，这疯老头，一本正经说那年轻书生他不认识，当今天下会武功的人他都该认识么？

这会儿，弘水的伤才治了不过十几天。

“你去不得。”弘水的母亲说。

弘水不说话，只是沉思，他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母亲手中。

“黄木令！”

弘水的母亲默然无语。

你已经接了神木令，你已经接了神木令了……”她只是喃喃叨着。

弘云在一边站起来：“我去。”

弘水的母亲摇头。

疯道人乐了：“弘水去不得，弘云去不得，水不能行，云不能行，有我疯道人陪着，咋去不得呢？”

弘水撑起来，给疯道人行礼：“真有劳师父了。”

弘水母亲的神色是半喜半忧。

× × ×

八大公子中只有弘雨不会武功。

八大公子看不起弘雨。弘雨也看不起八大公子，当然也就是看不起他自己。

弘雨喜读书籍，见书辄读，乐而忘食宿，一点也不疲倦，抱一本书，读一遍，可以过目成诵，天下才子书弘雨无一不通晓。

弘雨一生的毛病是不喜武功。小时候见院内武师杀猪，用旋风拳击猪头，猪闷哼一声吐血而死，那状况叫他吃惊，猪连哼一声也没哼，弘雨觉得这一击不很公平。

他就哭，那时他还小，就只会哭。

后来，王爷找人教习儿子武功，儿子百般不干，王爷说武功是我八大贝勒晋身之本，是我大清王朝存身之道，焉能不习？可儿子就是不干，他也没一点办法。

王爷就强逼他看武功秘籍，他也读，就是不比划。几天一册读下来，照样是背诵如流，照样是一式不会。王爷练拳，让一边看着，他好念念叨叨：“这哪像把火冲天式，这个是双臂横直式，不好看，不好看……”

王爷十分生气，但公子执拗，王爷也倔强，偏让他天天在一边看，偏忍着听他一个劲地絮叨。

弘雨把手里的一块似碧玉非碧玉似宝石非宝石的东西放在了父亲桌上。

王爷脸一下变了色：“哪儿来的？”

“圣上赐的。”

“为啥赐你神木令？”

“让我去禁苑祖地.....”

老王爷惊呆了，看着若无其事的儿子，一言不发。

“这神木令有啥神奇的？我看见八家公子一个个若揣珍宝，个个变色，匆匆离宫回府，连招呼也不打.....”

“你咋知这神木令的厉害呢？”

老王爷给儿子讲这神木令。

× × ×

“康熙帝当政时，天下太平。忽然有一日康熙爷做梦，梦见东方有一棵神树，树曰扶桑.....”

“莫不是丛生太阳九子的扶桑？”

“就是。康熙爷梦见扶桑，就派人去寻。先是东渡东瀛，去找神木，无奈那里没有康熙爷绘影图形的神木。康熙爷又派人去大江南北的名山大川寻找，就是不见神木的形踪。后来康熙爷去禁苑游狩，在一棵大树下休憩。康熙爷太累了，就昏昏睡去。康熙爷不知道，至每日黄昏酉时之后，禁苑的林瘴就上来了，这天没交酉时，林瘴爬上了林子。侍卫就纷纷昏倒。大内总管冲过来，喊：圣上，圣上，瘴气上来了，瘴气上来了！康熙帝就醒了。他一看，大内侍卫除了身边的几个人，其余的都昏倒了。康熙爷也不觉得瘴气逼近，看那瘴气始终在几米外环绕不去，康熙爷觉得奇怪，抬头一看，身倚的这棵大树头上有熠熠闪光，树身围抱数丈，树梢上铮铮风鸣，八色彩霞从空中隙透，由树身而披至树下，身边侍卫个个清醒。康熙爷知道这是神木，转身站起，向山川拜，向祖宗禁苑拜，向神木拜，祝曰：愿神木永远保佑我大清天下，愿神木为我大清永世栋梁.....康熙爷祝告毕，抬起头来，就见从神木上落下八色霞光，赤橙黄绿白蓝紫黑，落地就成为

一块黑黑的木块。康熙爷把它携归京都，着治玉工匠剖成八块，以象征八极八方，皆来大清朝朝见之意。分割之后，便有赤橙黄绿白蓝紫黑天然八色。这神木令自康熙帝时起，就为武林至宝。紫令为先，七令随后，不知其序。但知一木更降一木。八令首尾相衔，可领人去禁苑，或可寻至神木。不知圣上发你橙木令为了什么事？”

“圣上口谕：禁苑祖地，寻找神木，建清渊阁圣殿……”

“啊——” 老王爷惊呆了。

“禁苑千万里远，你又不习武功，怎么能入得呢？你和八家公子都去么？”

“孩儿想，我手里既有橙木令，那七家自然也各有一令在手。”

老王爷沉吟一下：“这也好办，把八家公子齐聚，一起去禁苑，怎么也找得见神木……”

弘雨长叹了一声：“我才知圣上用心……”

老王爷惊诧了：“怎么？”

弘雨一字一顿地说：“圣上还有谕呢，是说：谁找得神木，建起清渊阁，立他为摄政王。”

老王爷呆了，弘雨拿起书看，念念叨叨：“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他回头问老王爷：“清渊阁几次走火？”

“两次，上一次是在康熙帝末年。”

弘雨点点头，心有所悟。

× × ×

一顶轿子落在府门前。

几个人簇拥着一个人进了府。

人悄悄进了堂屋。随从的人都静静地站在门外。

“七弟来干嘛？” 弘延坐在椅上，身都没欠一下。

“三哥知道，我身子骨弱，爹娘告诉我，不等到禁苑祖地我就只剩下一把骨头了。”

我想，这事儿没人知道。众兄弟之中，三哥的武功最高，这寻找神木令一任非三哥不能成功，我去不了，这寻找神木一事就请三哥代劳了。”

弘延哈哈大笑，轻轻一跳，便来到弘依面前，亮出手里的东西：“七弟，你看！”

弘延手里的那块似碧玉非碧玉似宝石非宝石的东西正是紫木令。

“七弟，你知道么？”

“知道，八色木令紫为先。三哥，果然圣上寄厚望于三哥，我这木令便交与三哥了。”

弘依手里慢慢托出的是一块洁白光莹的牌牌。

“果然是白木令，八色之中，这大概是最微末的了吧？”

弘依不做声。

“也好，不然我还得费事去夺。”

弘依吃惊了：“三哥要把八木令都弄到手？”

“不知道呢。”弘延笑一笑，弘依不敢看他。知这笑里满含杀气，“我要是能拿到神木，就不必麻烦他们，如果不能呢？”

弘延像是问弘依，又像是问自己。

弘依的身上顿时一阵颤栗，爹娘说得对，拿到木令，定惹一身祸，闹不好全家生命难保。他暗暗庆幸弘延收了他这块白木令。

“三哥，拜托了，我得回家了。”

“不送。”

目送着弘依的瘦弱身子跨进轿子，见轿子悄无声息地出了大门，弘延轻轻地回到了屋内。

他把两块木令放在桌上，转身提剑。

“唰”地一声响，剑尖已在桌上飞动十数次。

一眨眼间，他向桌上的紫木令、白木令刺出十几剑。

他回身撒剑入鞘，双手飞上去抄起两只木令，这时桌子才哗啦哗啦破碎，堆委在地。

“八色木令紫为先，好身手！”

“谁？”

弘延一转身，已拔剑在手。

他看见一个身影从窗子飞出，立在当院。

没人，只有风吹树叶沙沙响，一会摇落两片堕叶来。

弘延不抬头，他只是数着地上的落叶。地上的落叶不多，只有几片。

树上没人。

弘延心里狐疑，谁？比他手脚还快？

× × ×

弘依心里快活，坐在轿里哼戏。

他一接到那块白木令就心里直突突，像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禁苑祖地。那是什么地方啊，玩没玩的，吃没吃的，除了林子、林子，再没别的，哪有他喜欢的女人、鸟呢？哪有他天天要吃的肉羹要喝的美酒呢？他不乐意去那里，他要留在京城快活。爹娘奈不过他这个独苗苗，爹就想出了这个“移花接木之计”，真是好计。他找到了弘延，把白木令一交，他过他的舒适日子，八公子抢八公子的神木。

弘依快活得很，恨不得马上乐出声来。

突然轿子停了。

到家了。

弘依打开轿帘，只见家门敞开，父母从堂屋向外走。老王爷急于听听弘依和弘延商谈的结果。

突地，弘依面前站了两个女人。

这是两个十分漂亮的女人，弘依一见这两个女人就下意识的笑，笑起来有点谄媚的

样儿。他喜欢漂亮女人。

可这两个漂亮女人站着不动，笑也不曾笑一下。

可就让弘依的笑显得尴尬。

笑着笑着弘依的脸儿就僵住了。

这两女人长相一般漂亮，穿黑色箭袖短衣，都右手提剑，左手抓着个网兜兜，并不时地摇动。

弘依的脸变了色儿，他惊呼一声：“血滴子！”

还没等他这呼声落地，两个女子一冲而上，弘依只来得及看见两条黑影冲到了眼前。他这会儿惊异地看见他自己的后背，他的屁股正笨拙地向前扑倒。他没明白这是谁的身体，咋这么笨笨坷坷地向前扑。

当弘依的父母赶到跟前时，只见儿子的身子正缩成一团，衣物也越皱越没颜色。弘依的母亲哭着要扑过去，弘依父亲紧抱住她不放。

夫妻二人眼睁睁地看着弘依的身子渐渐化为一汪血水。

“把这儿埋上……用土厚厚地埋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来往行人十分惊讶，在和亲王府前，涌起了一个大大的土包。土包正在府门前，和亲王府的大门紧闭，王爷和王妃称病不出。

第三章 三绝老人

京都西郊有个卧佛寺。

寺内有一大佛，成年卧躺，呈舒畅状，以手支颐，向众生嬉笑，那神态分明笑世人看不透世故，弄不通人情，才会有六欲七情，伤肺浸心，不得善终。

卧佛寺不空寂，佛堂前有八百罗汉罗列。

八百罗汉姿势各异，嬉愁悲欢，各持异状。

有人说，早年有道人空腹饥饿，来这卧佛寺拜佛，一磕云求果腹。

佛说：汝无腹，谈何果腹？

那人就觉得不甚饿。

那人就又磕说二磕求钱财。

佛说：汝无负，用何物负钱财？

那人就知道他身上除了一件贴身衣衫，不曾有任何什物。

那人想一想，就又磕头，这一次更为虔诚，竟至长磕而不起。

那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求佛给予女子，以求将来子嗣。

佛说：所需几人？

那人且惊且喜，知佛有垂怜之意。又有点踌躇，知道佛为金口，一诺便可至。

想之再三，求佛赐女子二人以上，五人以下。

佛亦笑问：既为求后代，何必二人以上，五人以下？

那人木讷，言：怕不能稳便。

佛大笑，笑声震庙宇。

笑毕，佛示那人：回头，当让你遍看世间佳丽。

那人一回头，见美姝丽女迤迤而来，有笑的，有怒的，有悲的，有乐的，状态各异。

那人怎么瞅怎么爱。笑的有七分媚骨，惹人心动。怒的有三分嗔娇，牵人情肠。悲的有楚楚哀泣，令人怜悯。乐的有淫荡骨气，让人挂牵。那人看看心动，就一一上去求欢。

女人也不推拒，遂一一成其好事。美姝丽女一一而过，那人尝遍天下禁脔矣。

好久，他觉得气力不济，身疲心软，就气喘吁吁，问佛：还有多少美女？

佛说：天下美女如云，遍选至此，数止八百，何不鼓起余勇，一一而试？

那人说：先歇歇，先歇歇，容待他日。

佛又大笑：止此今日，他日则不待君了。

那人则仍想一试，但身疲力软，躺倒在地。

佛说：你试一试如我之卧，向前瞧人生，看众生忙忙碌碌，不知所之。

那人也像佛一样躺下，看面前，人在忙碌，在佛前佛后转。那人想亦觉可笑，说力争学佛之姿态，可总也学得不像。

佛说：你瞧瞧自家身体，看有无变化？

那人看自身，见骨骼突出，肌肉瘦损，肋骨累累然。

佛说：劳了神，皮了相，汝何苦于此？想汝看你自身，便不再求.....

那人默然，尚无悔意。

佛说：都说为后，实求自己快活。你回头再看.....

那人回头再看，见美姝丽女——变化，为八百筋头虬骨的须眉男汉，人人男形。从那先前几十人手上，淋淋向下流汁水。

那人说：何如此之湿？

罗汉齐说：世人皮相，以为图媾合之乐，实其精血入我手中，为我浇手罢了.....

佛亦大笑：世人色相，为我浇手。天下寺庙，皆是你这等人所供，为佛浇手，佛日子快活，自然有所不能之笑意。

那人顿悟，于是坐在八百罗汉面前，十年不食不寝不喝不嗔不怒不乐不喜不悲，创一式三绝。

一绝曰绝情剑。

剑为七七四十九式，令那人奸四十九罗汉而为罗汉浇手之意。式式绝情，没有人伦没有怜悯也没有亲情，剑剑狠辣，招招绝情。

二绝曰绝欲掌。

掌为五十式，每式为复合双分，上下两掌，又互为反出，化为四掌，四掌回环，变为八掌，五十式计四百掌。掌掌绝欲，式式改变。

三绝曰绝性拳。

这拳式起式为佛之卧姿，处处出拳不离人之生处，欲绝人根蒂，这拳式是那人坐看八百罗汉时所悟，那神情、手势与八百罗汉形像无一不肖。

那人于是称为一代武学宗师，自号“三绝老人”。

× × ×

夏日初晨，卧佛寺游人不多。

弘雨有一喜好，爱游山玩水。他嬉戏山水之间，常流连忘返。有时他濯足小溪，听松涛喧，有时他游名山古刹，面佛静修。弄得随行家人急颠颠在身后撵，口里直喊：“少爷！少爷！”

弘雨游山，和众人不同。一至名山古刹，专门挑拣人家的毛病，从大雄宝殿到屋檐房角，必然一一点点指指，说出不足。很少有人以为精明，大多人以为他呆气。

弘雨进了卧佛寺，打发众仆人在寺门口等待，一人昂然入寺。

寺内没什么游人，所以弘雨就晃荡荡直走到大佛前。

大佛以手支颐，笑嘻嘻地看他。

弘雨笑了，指点佛说：“无喜无悲，无嗔无怨，佛何必喜？”

身边就有人应了声：“佛无世相，世相无佛，何处见到佛的喜，佛的快意呢？”

弘雨回了头，就见到一个瘦削老者站在身后。他何时来到弘雨身后，弘雨一点也不知道。

弘雨慢慢打量一下他。

“人活在世，喜怒哀乐，多是世人自身陷溺所致，何必这么在乎呢？”

那老人就哈哈大笑起来，指着弘雨说：“你这小子真不错啊，我倒是对你这人挺有兴趣。你来，你来，我要教你看点好东西。”

弘雨就笑呵呵地起身，拂了拂膝盖上的灰，站起来和这老者走了。

两人走到庙后，向照壁边转弯，绕过后墙，走出卧佛寺，一直走入后山松林。绕过松林，来到一块崖石下。

“能不能上去？”

老人笑问他。

弘雨看了看上面，上面是一片更茂密的松林。

弘雨想说上不去，见老人斜着眼瞧他，便心里有气，说：“上得去。”

弘雨说完，就手脚并用，向山坡上爬。

老人站在下面笑，看弘雨爬坡。

坡很小，但有些陡，弘雨爬了一半，滑下来了，回头见老人在笑，就转身又向上爬。

弘雨终于爬上了坡。

老人见了，哈哈大笑，从坡下一跃而起，像一只展翅的大鹏，一跃几丈，双脚在坡上一蹬，复又跃起，直落在弘雨面前。

“我带你上去！”

说完，他不待弘雨说话，便一手挟持着弘雨，向坡上纵去。

弘雨只觉得耳边呼呼风响，身子一跃一纵，树在身边飞逝。

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一丛松树中间。

这儿的树长得很怪，松树长得极密，一棵一棵挨得很密。寻常生长起来的松树偶尔也会有三株两株紧挨在一起的，那不足怪。这里的树是三棵五棵排在一起，枝臂绕咬，根本钻不进去。隔三五棵外有一缝隙，只可容一人入。

老人扯住弘雨，左拐右弯，走了许多时才进入到里面。

这儿有五棵松树，上面虬枝相绕，枝上搭起了一间间小草屋。

老人慢慢走过去，坐在树下。

弘雨站着看，看这奇怪的树林。

放眼望去，一排排的树像是特地种的，几棵几棵地挨在一起。冷眼一看，眼前都是树干，连一丝缝隙也没有。

这古怪老人就住在这里。

“你知道我是谁？”弘雨摇了摇头。

“‘一式三绝’你听说过吗？”

弘雨点点头。当然，八大公子之一的他，整天满脑子里都是天下武功的事儿。

“‘一式三绝’是天下最厉害的武功……”

“对，对，你说得对。”老人放声大笑。

“我就是‘一式三绝’在世的唯一传人。你乐意跟我学武功么？”

弘雨摇了摇头：“不乐意。”

老人愣了愣：“为什么？”

弘雨笑了：“我厌恶武功。”

老人低下了头：“既不乐意，你就走吧。”

弘雨挺高兴，一边走一边回头，瞅树上那些小草屋。他想，不知道这卧佛寺后有这么一座山，还不知这山上有这么一片林子，那小草屋肯定挺有意思的，以后得来看看，玩玩。边想边向外走。他记得进来时都是从左边拐弯的，他就每见一排树就向右拐，想这时该差不多走出去了，一抬头，又看见了那一排树，树上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草房搭在枝臂上。

弘雨愣了。老人正在树枝上坐着，那枝高达五、六丈。

“想学‘一式三绝’了么？”

弘雨摇了摇头。

“既不想学，又回来做什么？”

弘雨一愣，转身又向外走。

这一回他走得很慢，一点一点寻找记忆。他知道这些树被人种成了一种阵法，他很难入得来，既被老人带进来，就不容易出得去。他惊讶地看这些树，每一棵都长得有人身粗细。怕也有几十年了吧？

转了半天，斜阳西坠，树影子越来越暗，他也就越来越急，越走越快。树身子暗了，只有树梢处透一点微薄的天光，他的心紧促促地跳，脚下一绊一磕地快走。

出来了！

他一抬头，月亮在天空上挂着，月亮边的一枝树梢下，树臂上仍是有一间小草屋，树臂上仍坐着那个老人，这半天他像是酣睡未醒。

“怎么又回来了？”

弘雨一屁股坐在地上。他又饥又渴又恨又累又饿。他恨自己不会武功，如果会武功，他一定要给树上这老家伙一点厉害看看。

弘雨不做声。

“你吃点东西，在树下打个盹，明天再找路去吧！”

老人扔下一袋食物。

弘雨躲开了，不动那食物。

老人笑了，笑声很尖，像夜猫子叫，这笑声叫弘雨浑身发冷。

“我就是喜欢你这个模样。你呀，见佛不敬，无慈心；见物不取，无贪心；见武不学，无机心；见林不惧，无邪心。我要找的可就是你呀，可费了我几十年的心神了……”

弘雨笑了笑：“现在你更是白费心神。”

老人又笑了：“不会不会，除非你走得出去，不然我就等着，等着你说：师父，我求你教我，教我‘一式三绝’吧。那时我再说话。”

弘雨冷冷地说：“那你可白费心思了，一直到饿死，我也不说这句话。”

老人慢慢躺在那树枝上：“那我就睡了，我吃饱了，睡，等着。”

弘雨气急了，拿石头向老人身上扔。

“挺好，挺好。我要睡了。”

不管弘雨怎么扔石块，老人的鼾声还是响起来了。

弘雨累乏了，坐在树下打盹。

他知道，他如今只能饿死在阵里，永远也走不出去。

第四章 九天秀女

路边，一个酒店。

店内，只有一个贵公子独斟独酌。

他左手持壶，右手端杯，两臂平伸。远远的就倒酒，酒成一线，涓滴不漏，皆倒入杯内。

他就一口喝干。

半天，他已经喝了三壶酒。

门外走进来两个人。

一个是老人，垂着头，像没脖筋，看他一眼，人就觉得很累。另一个是个白脸公子，这公子很漂亮，眉目清秀，模样姣好。

“人样子！”这贵公子心想。

两个人就坐下，叫了酒菜，低头喝酒。

白脸公子只是一口一口的浅浅地用唇嘬酒，像女人喝酒。老者也喝得少，两人只是不时地瞅门外，像在等人。

这老人像个道士打扮，又有点神不守舍，似有点癫狂，他那左手总好像举着和谁要打招呼，像要提醒别人听他说话。可他讲起话来又谁也不看，只是一阵阵自念叨。

“说是八大木令都出来了，天下武林都要看看这宝贝呢，你说这玩艺怪不怪，就那

么一块一块的木头，人都想看，是不是？看它做啥？有啥用？不当吃不当喝.....”

他身边那个公子的脸十分白皙，整个人像用玉做的，白得透明。他不顾这老头念叨，自己独自在浅浅地撮唇啜酒。

“其实，人这东西也怪，就那么几块破木片，要看它做啥？”

这会儿，就见一个魁梧结实的汉子走了进来，他身穿一件短上衣，立在柜台边，要了杯酒，一点一点地喝。喝完又向店掌柜伸去空杯子，也不说话，店掌柜既担心他付不起酒钱，又怕他精光闪闪的眼神，就只好捏着心，小心地为他斟上酒。

这汉子好像没听这老人念叨。

这阵子外面就走进来好几拨人。

第一拨是一个公子，手里摇着扇子，这扇子摇得怪，虽是夏日，也正是季节，但一大早就打着扇子进店，这没什么道理。而且店掌柜一看那扇子，就吓了一跳。这位公子的扇子黄澄澄的，十分精巧，上面雕刻着佛祖轮回图，整把扇子是纯金打成的。那扇面雕得细，扇骨却结实，片片扇骨不就是根根金条么。

敢情这位是阔爷，店掌柜想。

这公子坐在店里，喊来酒，也慢慢地独酌。

又进来的就是一群人，四五个人簇拥着一个衣衫华贵的阔公子，他走进店内，向那金扇公子瞟了一眼，下颏似乎点了点，坐在一边，那四五个人就静静地站在他身后。

他也只要一壶酒，慢慢地独酌。

店掌柜心里有点发慌，这是什么景啊，这几个主儿，都早早起来，跑出城，到这小店来，不吃点心不叫菜，干巴巴地弄酒盅儿？

那老头就念念叨叨：“其实啊，有人还真没钱，没钱人外表阔。就像我，里外就这么一套袍子.....”

身边的白脸公子笑了：“你可不止这一套袍子.....”

老头愣了一愣：“我还有袍子在哪儿？”

白脸公子笑而不语。

老头就又说：“把钱都放在面上了，人家这叫有钱使在刀刃上。还有的主儿啊，喝酒站柜台边，穿的是破烂衫儿，人家那家业呢，大着呢，整个京城能买下一半来。这叫真人不露相……”

那金扇公子像没听见他说话，只是一边饮酒，一边唰唰地玩扇子。

身后簇拥四五个人的公子也坐那儿不动声色。

这会儿，那自言自语的老人忽然低下头去喝酒，连头也不抬了。

因为从店外进来了三拨人。

头一拨，是一个老者和一个年轻人。老者和年轻人肩并肩走进了店里，老者面带笑意，始终是那么笑着。他两眼漠然没有什么光彩，向四座看一看，众人也看了看他，都没把他当回事儿。他身边这年轻人可不一样了，众人见他眼神有光，双目炯炯，而且颇有威仪，虽然穿一袭陈旧长衫，但仍不掩其富贵之相。

这二人就拣桌子坐了。

第二拨是一个人，他右手拎剑，左手握拳，竖起拇指，不停地从人中处抚到下颏儿，那动作像一直不停地用拇指比划称赞自己。他右手的剑鞘上是一些破烂的铜皮锈铁，掩住了那一身乌黑的鱼皮鞘骨。

这人眼神一扫，众人都为之一凛，好厉害的眼神。这人慢慢地去找了张桌儿，坐下了。

他喊店掌柜端来一坛好酒，放在桌上。

他把店掌柜拿来的杯子放桌上，看了看，皱皱眉，喊掌柜的拿大一点的杯子来。

“叭——”，左手一摔，杯子钻进了桌面，杯口与桌面平齐。

店掌柜忙又拿来一只大盅。

“不行不行，还是太小……”

说着，“叭——”，又一摔，这一只杯子又齐齐嵌入桌面。

店掌柜哆嗦了，人老了，脚站不直，站在柜台口说什么也走不出去了。

站柜台边喝酒那汉子伸出一只手去，抓过了碗。

店掌柜看见了他手上戴着三只玉环。

这汉子手一伸一送，人又不动了，碗却平直向那要杯的汉子飞去。

那汉子双目瞪着酒碗，不动。

酒碗飞向他的额头，如果让这酒碗飞上额头，那劲儿不把头劈碎了，也会劈得血淋淋。

但这汉子眼也不眨。双手不动，手指都没紧缩一下，姿势没一毫变动，人既看不出紧张也看不出松懈。

那酒碗突然一下子从他额头前落下来，正正地落在前面桌上。

“不愧是八大公子之首……”柜台边飘过来一声叹息。这叹息像是那掷酒碗的站着的汉子所发，但他分明在低头喝酒，又不像是他所发出。

这要酒碗的汉子看了看碗，似乎不大明白这碗为什么要成这样子，看了看，又“叭——”地一摔，这一只碗又平平地嵌入桌内。

他看着酒坛，用手指在坛口边轻轻一捅，酒坛便露了一个手指粗的窟窿眼儿来，酒便流出来了。

说时迟，那时快，他左手逼一支筷子在孔上，就见那酒流在一处了，流成一线在那筷子上颤颤巍巍地爬过来，一直射进他口里。他一口不知吞下了多少酒。仰起了脖，未见喉结上下动，那酒就一直射进了胃里。

他一闭嘴，酒已经下去不少了，酒高度已经在坛子的窟窿眼以下了。

他又若无其事地捅了一个眼，又吸了一回酒。

众人都看着他，独有那个和白净公子来的好念叨的老人低着头，另一个后来的老人正注视着他，而不看这吸酒的公子。

“其实，这也算不得什么……”

这是一句轻描淡写，把这“虹桥过渡”的绝顶武功说得平平淡淡。众人不禁失色，回头寻觅说话的人，只见一边桌上坐了一个戴面罩的女子，她身后站着三个绝色的女子。

这三个女人都目空一切，好似眼前不存在这些喝酒的人。

这戴面罩的女人凝神端坐，而且桌上也有三壶酒。

众人竟没有注意她们四人如何走进来的，没见她去要酒，竟然就坐在了桌边。而且显然是她在不屑一顾地说了那么一句话。

喝酒的公子抬起了头，眼中精光四射，右手握起了剑。

那女人反倒气定神闲，双目低垂，注视着眼前的那一杯酒，呆呆地看起酒来。

酒杯里的酒是清澈的，自然没什么神奇。

众人注目着，这公子慢慢走向那个低头看酒的女人跟前。

那女人似乎不觉，仍低头看酒杯。

“把头抬起来！”

那女人真的抬起头来了，像一个柔顺的乖女孩。

“把面罩拿掉！”

那女孩好像一下子没听清，又好像在思索，慢慢地她摇了摇头。

“你还不配见我……”

这女人的声音很轻，像在自语，但居然让坐在酒店四墙边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咣啷——”剑拔了出来。

剑尖平平地指向她的额头，指向她的面罩。

她还不动。

剑尖过去，只需轻轻地挪上一寸，面罩可能被挑掉，面目可能被刺穿。

那女子居然仍不动。

她浑身毫无防范的坐在公子前面。

她身后的三个女人的手都握在剑柄上。

这喝酒的公子突然一转身，回到了桌边。捧起酒坛子继续喝酒。

“好，好，这一回可不错，大家伙儿都这么喝，你不这么喝，是新出彩儿，那人家可不大乐意……”

那女人柔言慢语，令人销魂，像在嗔语娇羞地劝情郎进觞。

这喝酒的公子放下酒坛子，居然没再生怒气。

“这八大公子啊，来了六个，也真不少了，是不是？”

这女人像对身后的三个女人商量，这三个女人居然连一声也没敢吭。这女人就像是自顾自地自言自语了。

“七公子弘依呢，说是没了，化了水，是血滴子干的。还说是在人家王府前干的呢。这不好，这多不好，杀了人家的儿子，还伤人家老人的心，古人云：少怕丧父，中怕丧妻，老怕伤子嘛……”

众人都不言语，显然众人都知道这事儿。

谁也没注意，那个端酒都战战兢兢的店掌柜眼神突然变得很奇特，他挨个地看看六个公子的脸色，马上又低下头去。

这女子轻轻叹了一口气，说：“那个弘雨大公子呢，也没了，说是去卧佛寺看佛去了，一去不返。谁没去卧佛寺看一看，弘雨公子是不是钻进佛肚子里去了，想肉身成圣啊？”

众公子有的惊讶，有的沉思。

“赤、橙、黄、绿、白、蓝、紫、黑，八大木令紫为先，是不是？”

众人不语，那个喝酒的汉子抬起了头。

“弘环公子，你干嘛不坐？站在柜台那儿，我都觉得累。”

那个穿短衣站着喝酒的汉子不睬她，仍自顾自地喝酒。

“北方之雄，一疯一狂一痴一傻，一老一少一男一女，不知疯道士和痴书生都来趟这浑水了，可叹可叹……”

众人一惊，忙把目光转去注视那两个老人。

随白脸公子来的那自念叨老人哈哈大笑：“多蒙夸奖，多蒙夸奖，不知秀女也来了，还有他……”

疯道人哼了一声，瞪眼看着那低头的老人。

那老人猛地抬起头来。长长地叹息，他脸色清癯，但仍清秀，看上去显得儒雅之极。

他轻轻地吟了一句：“都云此生痴，谁解个中味……”

众人都变了脸，连那蒙面女子也动了一动，像是坐累了变换一姿势。众人知道，江湖上人人淡之色变的痴书生杀人之前总是长叹，总要念叨这么两句诗不诗词不词的念白，然后出剑。

众人盯着他握杯的右手，谁知望了好半天这只手只是捻动着酒杯。

能捻转酒杯的这只手瞬间就可以拧下别人的脖子，而且拧脖子时绝不会像拧酒杯这么温文尔雅。

那戴面罩的女子看着这只手，突然身子轻轻一抖。

那痴老人叹道：“秀女秀女，你又何必……”

他仍是说这么一句话，多少年了，他也只是说这么一句话。这话是说秀女何必怎样呢，谁也不知。

也许秀女明白，也许这痴老人明白。

戴面罩的显然就是九天秀女明姑了。

第五章 谁下了毒？

秀女突然看见了那个身后侍立四五人的公子，冷冷地说了句：“冷面冷心果然不善，还敢杀艳水四姬，你杀了人面桃花二娘，天下人可再也不睹人面桃花了。掩映生辉，桃花矣，人面矣，孰相辉映？……”

那公子眼也不眨地看着她。

秀女明姑轻婉地说：“干嘛不交出你的黑木令，交给那有能有识之人去。禁苑，虎狼之地啊。”

她这么柔言蜜语的样儿，让人不禁心动。

果然，这冷面冷心弘德笑了，从怀里掏出一块木牌来，黑黝黝的似碧玉非碧玉似宝石非宝石的东西，晃了一下，自握在手中。

“说得也是，我也想，不如一个跋涉，大家免去旅途之苦？神木不是在禁苑长白山上等着我们么？”

众公子望着他，目光中满是不屑。

金扇公子弘澧听着，索性把腿放在椅子上，盘腿而坐了，他细细地瞧着他那金扇，又一遍一遍地看佛祖轮回转世。

“我看冷面冷心说得对。谁手里的木令多？大伙儿就都把木令给他，让他上山去算了。”那个喝酒的贵公子说。

众人瞧着这一剑冲天弘延，奇怪他说出还有人木令占多。八大公子一人一只木令，谁手里有多？

弘延冷冷地伸出右掌。

赫然在手的是紫木令。

众人仍静静地看着他。

他又缓缓伸出左手，手心亮处，是只莹洁无瑕的白玉块块似的东西。

“白木令？”众人中有的冲口而出。

秀女冷冷地笑了几声。

“这么说，高枕无忧弘依公子是你杀的了？”

弘延冷冷一笑，他平直地伸出去双手。

众人看他的双手，指甲是白白的，透着轻淡的肉色，不是黑黑的十个指甲。

显然，他并不是一个血滴子。

“禁地遥远，又多虎狼之患。出关进山，多有不测，各位公子，兄长，还是把木令给与老弟吧！”

弘延突然起身，向四外打揖。

众公子冷冷地看他，没一人答腔。

弘延一回手把木令揣入了怀里，右手便去抓住了剑鞘。

“慢着！”

九天秀女喝了一声。

她回手招呼三个女人上前。三个绝色女子袅袅娜娜地走上前去，向冷面冷心弘德打揖。

“感谢冷面冷心弘德公子的枕席厚爱，我艳水四姬日后必报。”

冷面冷心脸红一红，他今天才知道让他真正体会到白夜销魂的四个绝色女子不是青楼歌女，而是艳名天下的艳水四姬。

他哼了一声答应，知道日后她们必不会算了事。

谁知这艳水三姬突然拔剑，嗖的一声削去高高的云髻的系带。

散乱的头发披了冷面冷心一身。

他仍凝坐不动。

三姬入剑归鞘，轻轻缓步走回九天秀女身后。

众人眼盯盯地瞅着三姬走回，衣袂飘飘，莲步摇曳，每一动一步，都十分怡人心意。

疯道人摇头：“老喽老喽，真不愧冷面冷心，似如此尤物老疯子得见一个搂一个，喜欢还来不及，哪里舍得杀呢。”

金扇公子弘澧笑了：“老前辈雅兴不浅。”

疯道人似答似絮叨：“咱可不行，不行。你不知道，这世道是，能干事的人不说话，不干事的人瞎忙活，吹大话。你瞧人家……”

疯道人也不睬也不瞅，只是说。

痴老人冷冷一喝：“你又胡扯！”

疯道人仍絮絮叨叨自念叨。

白脸公子说了句：“你别说了。”

疯道人立即就不讲话了。

几个人就惊讶地看看这白脸公子，这公子漂亮极了。艳水三姬不由得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突然九天秀女叹了口气。

“唉，我以为你们解发自谢，从今不再贪恋世色，谁知道……”

三姬站在她身后，没见她回头没见她动，三姬的神色她似——看在眼里。

三姬脸色通红，都低下头去，不再抬头。

这时痴老人才端起杯子，喝了一口酒。

“咦！”他惊讶地抬起了头。

“店掌柜，店掌柜！”

痴老人叫起来。

一个店伙计应声过来，盘子上端着四壶。他依次把酒放在桌子上。

“店家，你们掌柜的呢？”

店伙计说话结巴：“在后边，在后边。”

痴老人提起酒壶，摇摇，向后厨房走去。不一会儿，他飞速地走回店里，见一剑冲天弘延正举壶欲喝，金扇公子正往自家杯子里斟酒。他不说话，只是衣袖一扬。

“叭——”，“叭——”

两声响后，弘延的酒壶碎了，弘灏的杯子也没了。

二人一惊，站起。

“酒里有毒……”

痴老人冷冷地说了一句。

倚在柜台边的短衣公子是三环独行弘环，他哈哈大笑：“有七公子弘依在时，就有我三环独行在，他下得毒，我解得毒，不正是一场热闹么？”

他慢慢地在酒店正中走一圈儿，挨个儿看众人的神色。除了艳水三姬，所有的人都喝过酒，难道他们都中了毒？如果他们都中了毒，他们怎么都动也不动？他们在这性命攸关的紧要时刻，怎么不顾惜自己的性命？

众人都凝坐不动。

痴老人回到桌边，见一旁的年轻人看着他，轻轻的，不惹人注意地飞快地皱了一下眉头。

痴老人若无其事地坐下来。

他抓过那年轻人的手，握了一下，又很快地放开了。

弘环站在一剑冲天弘延身前。

“三哥，我可是看明白了，这些人你酒喝得最多。

一剑冲天弘延低头应道：“那也不一定是我中的毒最深。”

弘环一笑：“三哥差了，这毒无色无味儿，或多或少你总是难以驱除，不信，你试试，它让你筋疲力软，气不通行，那样儿你还能一剑冲天么？”

一剑冲天弘延闭目了一瞬，又睁开了眼。

“你要怎样？”

“把木令给我。”

“无耻！”

“我不要三哥的紫木令，这木令本为三哥所有，那白木令么，三哥就让与我吧。”

弘延迟迟疑疑，把白木令递了出去。

弘环的白木令来得好不容易。他笑了：“诸位不是说谁木令多，就交他去禁苑么？他从兜里掏出一块似碧玉非碧玉似宝石非宝石的木牌牌来。这是一块绿得晶莹的东西。

突然，他紧紧地握住白木令。又把它细看了看。

他把白木令向空中一扔，然后叭地弹了一下无名指，一只玉环飞了出去，打在白木令上。

“叭——”，一片粉碎声。

众人惊讶，惊奇，也惋惜，三环独行弘环疯了，怎么去用玉环击叩无坚不摧的神木令？众人知道，弘环的这只寒玉环必定是粉碎无疑了。

再一看，弘环正笑吟吟地往无名指上戴指环。那一块白木令呢？粉碎在地了，一地的玉石碎块。

这一击十分强劲有力。

但寒玉环也不至于一击打碎这白木令啊。

白木令是假的？

那么弘依呢？是不是真死了？

众人还未想明白，弘环的身子一晃，已经来到店堂门口。

痴老人双手垂着，不拦阻他。

“店掌柜呢？”金扇公子问。

“他早走了。”

弘环边走边应，话声已在门外数丈。

门外马上寂然。

痴老人叹了口气：“除了三姬，你们都中毒了。老疯子，你也中了毒。”

“不用你管！”疯道人睁了一下眼睛。

“好在这毒发作慢，但也危险，别到处走，过了三日方保无事，这三日内，自家只能慢慢运功疗毒了。大家快散吧。”

众人都起身，纷纷离去。

“秀姑，你.....不要紧吧？”痴老人讷讷地问。

九天秀女冷笑了一声：“还不至于要你收尸.....”

说完，她身子一闪，人已没影儿了。

艳水三姬也急急出门。

金扇公子一掠而起，直飞出数丈。

痴老人点头赞叹。

一剑冲天弘延也飞身出外。

疯道人和白脸公子急急地走出去，二人向身后山上走去，一会儿身影儿就没在山间小径里。

痴老人这才对独坐在桌边手里仍捧着酒杯的弘山说了声：“走吧？”

弘山点点头，他这人从来不愿意说话。

两人最后走出酒店。

这时，大路上已经是喧嚷嚷嚷，车马匆匆了。

酒店里，仍归于冷静与沉寂。

第二卷

第一章 书章棋画不是武功

弘雨坐在阵中。

三绝老人坐在树上。

已经这么过了三天三夜了。

“这地方真不是玩艺儿，连点儿吃的也没有，不像那禁苑里，虎豹鹿獐漫山跑，山里松籽随便食，那可真是个好地方啊。”

弘雨闭上眼，不看三绝老人。

三绝老人突然叫弘雨：“下一局棋如何？”

弘雨想了想，点点头。

三绝老人很高兴，让弘雨在地上画一块棋盘。

弘雨划了半天，也没画成。

“笨，笨，就这号人还这么傲？天下的事儿就是这么怪，明明什么都不是，却要装做天下第一能行的人。”

三绝老人双臂一振，人如大鸟一样飞到了树下。

他在卧牛石的光滑石面划了几十下，用手指空空在石面上滑动。再吹一口气，石面上就有了一块刀刻过似的棋盘。

“这手可不错……”弘雨称赞了他一句。

“乐意学？我教你……”

弘雨突然想起了他的强横，不吱声了。

老人身子向后一缩，人又稳稳地坐在树上了。

他手一扬，一只钵飞向弘雨。那钵先是向弘雨的顶心飞来，倏而又转了向，直奔弘雨的咽喉，看看要撞向咽喉了，却力道一松，叭地落在了石块上。落的声响挺大，看一看，那钵却完好无损。

弘雨看也不看，抓起一子布棋。

老人叹了一口气：“孺子，笨，连这手都看不出.....”

弘雨抓一把棋子在手：“有什么看不出的，这不就是‘一掷三变’么？”

老人乐了，颤着笑，树枝哗哗急响。

“你知道‘一掷三变’？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

弘雨根本没理会他，念书背诵一般说：“‘一掷三变’，乃是上朝大侠无名道人所创，是天下暗器的最高手法，以气驭器，以心驭器，二者兼而得之，气驭器则巧，心驭器则顺，巧矣顺矣，天下之至难矣，非高功之士不可达之。”

老头一愣一愣地看弘雨，好半天不说话。

“对了，对了，你小子真行，看来我这老三绝真要有后啦.....”

弘雨冷冷地瞥了老人一眼。

“啥事你这么高兴？走棋吧.....”

三绝老人愣住了，定神瞅了弘雨一会儿，然后回手摸出粒子，叭地掷在星目上。

弘雨不以为怪，顾自地布子。

三绝老人叭叭地掷子，每一子都力道甚匀，恰恰好似舒长了手臂，直接把棋子放在棋盘上似的。

这一局棋终于下完了，是弘雨推枰认输。

三绝老人这次没有哈哈大笑，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要看书么？”

弘雨既不点头，也不摇头。

日子多了，三绝老人就知道弘雨这人的脾气，他不点头也不摇头，就算是认可。

一本书就悠悠地飞过来。

弘雨接住了。

他一见书，就挺快活，自从入了卧佛寺，他已经好几日没摸到书本了。平日居家他除了被逼去看别人习武，就是整日在书房里闲坐看书，他书房里是半医半诗半词半武，文辞歌赋的书远不及武典秘籍多。他又抓起什么都看，自然于武功一道也懂，也修习过上乘内功心法，但他总以为他没学过武功，那一切只不过是看书玩玩而已。

他翻开这书一看，书里面潦潦草草都是草书的大字。

“这是书圣的笔墨。”三绝老人轻声说。

弘雨忘了问问是哪一本书圣，他以为是读书人人人皆知的书圣张旭，就细看，又一想不对。张旭绝不可能活至宋时，来抄写宋人黄庭坚的词。这是黄庭坚的名词“春归何处”，行文洒脱，有锋若无，有骨若化，有芒若藏，让人百看不厌。

字之文墨成草。字之潦草似韧。

弘雨耐心揣摩。

从“春归何处”句起，他把这“春”字挥手描摹了一遍。一臂平伸，手若挥若停，若动若息，一瞬点就，笔墨酣畅，像那个草圣的大字。

写完这字，像有气充盈臂中，臂自平举而不觉其累。就又写那个“归”字。古字“归”很不好写，原草书似挥洒极快，但弘雨知道写者此时极慢，差不多有一分钟，他脸色凝重，手臂慢慢挥动，如揽千斤之重。

弘雨看这“归”字，心似有所悟，写字之人如练武之人一样，每天斟酌思虑，但求一通字，他细细斟酌。这“归”字写得看上去极急极快，为什么写时就得那么慢那么重？这字之势，似把天下的凝重都取尽了，那么这词的下一个字他怎么处理？如果二字一

势，还称什么书圣？

弘雨急不可待，忙将书翻到后面页上，看一眼那个“归”字，心一下子轰地响了，那个“归”字如梦如醒，像整日在他身边，只是懒懒的瘦瘦的几道枯笔，一个弱不禁风的瘦字。

弘雨马上不看了。他突然觉得有点心乱神迷。

三绝老人在树下轻轻地不满地哼了一声，似乎是嫌他习书不持之以恒，不能循序渐进。

弘雨又看那个“何”字，左边的人字只一抖腕便成，而右边的“可”轻轻地缓手过去，竟划成了一个绳结式的手势。弘雨突然觉得这极像一个武功招数。像什么？平沙落乌？随巢揽雀？都像，又都不像。

“屁，这是写字……”三绝老人像看进了他心里，咕嘟了一句。

他又开始写“处”字，当写下那上面字头后，他左手竟上去挥了一下，写下了旁边一撇，随后右手才写完那一个字。

弘雨觉得奇怪，莫不是到时得用双笔写字？书圣当年也这么写么？

他又学了一遍，想慢一点儿，但是不行，仍是那么疾徐有致地写出，而且到时，左手竟一上来就挥了一下。

这方法和刚才一样。

写完了这四个字，弘雨的头上已经冒汗了。

“笨蛋，笨蛋，还叫个什么‘嗜狂书生’？写几个字就出汗……

弘雨定了定心神。他知道不好，这回可能是着了这老头的道儿。他写完了这四个字，觉得浑身像充盈了气儿，久久不下，闹得肚腹十分难受。但他还是放不下这书，他想知道这“书圣”怎么能把这词写成这样子，想知道他下面的字如何写。

他就时疾时徐，时紧时慢地比划。有时是右手一臂轻划，有时是左右两臂互挑，他

把两臂甩得呼呼生风。

他一直写到结句，“百啖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

这十二个字一写完，他马上把书扔掉，人躺在沙滩上。

他似痴似狂。

什么人能写出这样的字来？这不是人写的，这是天地造化，那字那势那幅就存在于那里，只不过有人把它画了下来，这画下来天地造化的人就是草圣了。

他轻声地曼吟。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啖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

弘雨读过这首黄庭坚的词，心里如有所悟。过去读这词，只感受到一种落寞孤寂，今日读之，却有一种豪气自胸中来。

“你得还我的书……”老人念叨着。

弘雨着急，怕这老人催逼，他就把这词从头揣摩了两遍，直至确信自己弄清了这字的奥妙，才把书恋恋不舍地放在石上。

老人身子一纵就落在了卧牛石上。

老人又取书飞回树上。

又掷下一本书。

这书是人自己书写的，不是石版印制，文字却不大通顺，只是图画人形，教人怎样站着坐着。弘雨闲来无事，也就一张一张图地看。

说这是“先天吸气吐纳法”。

弘雨看着，觉得奇怪。别的书上提练习气功，都是从吐纳开始，而这书却要人抱元守一，目凝神清，只注视着眼前树木上的飞叶，屏息而不呼气。

弘雨试了一试，顿觉气息涌起，直奔向头颅，双目视树，先是视无所见，树叶之密，

迭迭杂杂，毫无次序，后便是一叶一叶，挨得实实在在，再视就是目光只落在一片叶上，它叶皆不可见，像渐渐自身边退远了一样。

弘雨便按图上所示，手从身前身后游动，身子或屈或伸。双目凝视，觉得焦燥，火气皆从双目中射出，心里一片空明。他做了两次，其心舒畅无比。

三绝老人仍坐在树上，看他练习。

从这一晚上起，三绝老人天天从树上抛掷给他一袋食物。这是些长白山的红松松籽。

红松结籽，在树之顶端，松树耸立，高度达十丈余，风一吹动，如巨人撼树，梢荡两米余，人采松实，其危险可想而知。但这树梢处便有松塔，籽抱如菠萝状，一块凸起处中深埋一粒籽实。将松塔打下，搓出松籽，洗净去漂，只留下那些实沉的籽粒，食之可以提气祛痰，清心除病。

弘雨便一日三餐，净吃这松籽。

吃常了，他觉得心里发慌，空落落的，舌根又涩，苦苦的，不愿再吃，一见松籽，便自欲呕吐。

“你不是有一块橙木令么？你不是要进山去寻找神木么？你若不吃这松籽，上山去吃什么？”

三绝老人冷冷地看他。

弘雨只好又去吞咽松籽。

“告诉你，你只能这么看，看完了我所有的书，你才能出山去。”

弘雨也没大计较，因为在他看来，只要有书读，而且那书他足以能够读得进去的，他就不管世界上的其他事儿了。

“以后下雨了，或是累了，你可以爬上对面屋子里休息。”

在三绝老人对面，有一棵树，杈上也有一间小小的草屋。

第二章 原来公子是女人

三环独行弘环急急地走，进了林子深处。

面前站着两个人。

是那疯道人与白脸公子。

三个人默然相对。

“留下解药。”

疯道人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弘环不应，只冷冷地站在那里，盯着老人看。

他与老人之间，只有十米左右。

用力西纵，即可进击，而且他有天下人都闻之丧胆的三环。

疯道人却没大在意，一双眼半睁不睁地盯着他看。

他和老人中间有一截树桩。

这树桩是他和老人之间的禁忌。谁先飞上树桩，脚一点树桩，才复可进击。

他不愿用三只寒玉环，尤其是对这天下一疯。

“留下解药……”

疯道人又念叨了一句。

这一句是像对自己提醒，又像是在和弘环讲话。

“你是谁？你不是弘水……”

白脸公子脸红了。

疯道人笑了：“你说他不是弘水，他就不是弘水？弘水有什么标记？”

“黄木令……”

白脸公子缓缓伸手，手向他一张，赫然在手的是一块黄澄澄的东西，好不耀眼。

“有黄木令，可你还不是弘水……”

“弘水又有什么标记？”

“枯风掌。”

白脸公子转身，面对一枝树枝，缓缓伸出掌去。

手掌渐渐逼近那树枝，弘环看得清楚，那枝上的几片树叶正奇迹似的褪了颜色，一点一点儿变黄。

“那你也不是弘水……”

“怎么知道？”

“弘水好赌……”

“也可以赌一场给你看。”白脸公子突然说话了。

弘环觉得这话说得好轻，没怒气没敌意也没一点蛮横，听上去好舒服。

白脸公子叭地甩过来一副牌九。

这不像赌具，更像玩具。是用象牙雕成的。

弘环笑了，上去拾起来，甩过去。

牌九并不散，飞过去，在白脸公子眼前，突然炸开了。

在牌九刚炸开时，白脸公子的手轻轻地划了几下，牌九就没了。

“好身手……”弘环想。

“留下解药……”白脸公子说。

弘环沉吟着，说：“如果你能受住我三环之击……”

白脸公子笑了：“独步天下的夺命三环，是不是？来吧！”

弘环也站开，缓缓把右手伸出。

阳光下，三只寒玉环闪着冷光。

疯道人脸色变得凝重起来，他慢慢地一步步走近白脸公子，满脸关切之色。

弘环先把五指朝天，掌心向内，犹如正专心细致地看自己的手掌。

白脸公子眼不眨，人不动，只是盯着弘环的五根手指。

一环如发，必得中鹄。

弘环的手轻轻向外一划，好似洒脱地甩指，就听见嗖嗖风声奔来。

一环是绿色的，飞来的劲道极大，让白脸公子感到身边四周都是指环那呜呜的死亡
嗡鸣。

一点绿光飞到眼前，白脸公子一斜身，来了个斜身入巷，让过去了。

他面有喜色，两眼盯住弘环的手指，见他未连发二环，心中暗喜，以为这一环躲过了。

“叭——”，指环从头上绕过，一下击落了白脸公子的帽子。

疯道人连忙一个纵身，站在白脸公子前面。

晚了，弘环已不必再发一环，他看得清清楚楚，眼前的白脸公子失落了帽子，披散着一头秀发。这不是个翩翩公子，而是个绝妙佳人。

他凝神注视着披散头发的女人，说：“弘水没兄弟，这就对了……”

他转身要走。

疯道人一闪身，站在了他面前。

“疯老前辈……”

“留下解药。”

弘环笑一笑：“噢，见了小姐，忘啦……”

他把解药递给疯道人。

疯道人接过药，他看着弘环的手，突然脸色变了，变得十分冷峻。

“看掌！”

疯道人飞速地向弘环连击三掌，三掌都拍在弘环必救处。

弘环连跳两纵，第三掌实在让不过，就伸出手迎击一掌。

“叭——”

弘环一闪身，退走了。

疯道人怔立在地。好半天，才听见幽幽的叹声：“他走了.....”

疯道人回头看看，见披一头秀发的弘云正向山下眺望，那目光迷离，似有一种深深的关切。

疯道人闭上了眼，叹口气。

“咱们走吧？”

疯道人把药给了姑娘。

姑娘披发在肩，因髻被弘环打乱，索性披散着，长发如垂瀑，脸净如满月，更是美丽无比。

她笑呵呵地说：“师父，都吹都吹，吹夺命三环天下独行，我不是轻轻松松就躲过了他这一环么？我只要注意点呀.....”

疯道人冷冷地说：“他只用了三分力道，不然，打落的可不是你的头巾。”

姑娘的脸刷地红了。她痴痴地站住，不动了。

她望着山下，那儿有一个人在疾忙地走。

“有的人哪，自以为呢，看准了人，看准了么？看清了？看准了，看清了。看准了，看清了，却没看明白，这人哪，可最不易看.....”

疯道人又开始自念叨。

姑娘的脸一下子绯红

“弘云，”疯道人脸上没一丝嬉笑神色，“你知道他被我猛击一掌时回身侧步从肩上递掌，那是什么掌么？”

弘云奇怪地看着他。

“那是寒风掌的第十一式，逆风挂雪。”

弘云的身子一颤。

“他会寒风掌？”

疯道人点点头。

“据我所知，寒风掌是外门内功正邪双修的一种掌式，十分霸道。起掌呼呼偕风，变化神鬼莫测。这是前辈一个少林高僧至北方禁苑之地坐等晴雪，连候四四一十六天而悟出的，他从雪吼、雪飘、雪嘶、雪崩中体味寒风的推波助澜之力。这寒风掌极难练，又说是早经失传，现今弘环竟已练成，而且已经有七分火候了。”

“师父，你不是说枯风掌正是寒风掌的克星么？”

“是。当初那少林高僧误传匪人，弟子有人横行江湖。少林达摩堂长老智心禅师就静坐秋林，以内功振气，波荡树木，逼树木萧瑟、枝萎叶枯，因之定名为‘枯风掌’。此掌也是江湖上一大绝技。后来，我师父与少林智心禅师印证武功，从智心禅师学下这‘枯风掌’。”

“那么，我不是也不怕他么？”

“不行。你敌不过他。而且，他有夺命三环。”

第三章 一棋赢得天下富

“夺命三环究竟如何厉害？”

“说是弘环曾带御银七十万两去两广赈荒，途经荒山，南岭七魔齐上，他用三环齐施，双掌夹风，使七魔全数喋血，无一生还。”

疯道人没注意到，披发姑娘的双眼炯炯有光。

“说是他家富可敌国，是不是？”

“说是在康熙爷在世时，一日和他祖爷爷下棋。康熙爷棋道高明，一向无敌手，和他祖爷爷打赌，说如输了可以让他得到康熙爷的四个亲笔御赐大字贴于厅堂之上。他祖

爷爷弈棋之道极精，与康熙爷推枰而战，三个时辰方见输赢，康熙爷负了几目。康熙爷问他祖爷爷：‘这盘棋谁赢了？’他祖爷爷心惊，决不敢说这盘棋是奴才赢了，就急中生智，说：‘这盘棋皇上赢了.....’康熙爷先是面有得色，继而又微生愠意。他祖爷爷马上说：‘这盘棋奴才也赢了。’康熙爷忙问他为什么如此说，他祖爷爷说：‘皇上赢的是亲笔赐诏，奴才赢的是亲受赐诏。’康熙爷见他会说话，大笑，叫拿纸笔来。如果康熙爷那阵儿顺手写几个字扔给他祖爷爷，也就没这以后的事儿了。偏偏这时皇上被他捧得欢天喜地，提起貂毫笔，饱蘸了墨汁，还回头问：‘写哪四个字？’他祖爷爷装做想了一想，说：‘富可与国’。康熙爷一愣，知道他祖爷爷是一个穷酸贝勒，时常去各大贝勒那儿勒银子花呢，怎么能‘富可敌国’呢？康熙爷就问他原故。他祖爷爷这人会说话，就说康熙爷您看这匾额一放在堂上，人人见奴才没钱，那怎么行呢？我这富可是皇上写的，皇上怎么能说假话呢？看来我一定是富了。这样儿大伙儿可不就帮了我啦？还有，皇上您看，我这匾额倒着也可念，您从左向右念，就是一额‘国与可富’，皇上您一看我穷，看不下眼去，就从国库那儿往我这里赏赐些针头线脑的，我这一家子就可吃用不尽了。康熙爷一见他祖爷爷这么会说话，而且又聪明能干，善体会皇上的心思，就一高兴，赐他这匾额，还让他经管天下漕运、织造，还带管供奉局。于是这明亲王可就再也不穷酸了，打那时起，现今的皇家六部院前的那些字号大都是弘环家的。都说他家的玉树比大内的还大还高，都说雍正帝三次赈灾，都是向他家借了钱的。”

“看不出他富啊.....”

“说是，人家说他府内殿堂成群，只他总是居住在间个陋室内，每日总是枕席卧毡，不近淫乐。这人很怪啊.....要是我疯道人有那么大的家业，要么就把我愁死，每天忙啊忙的，愁得白了头发，掉了头发，没了头发。要不就是把我乐死，天天享受啊吃啊喝啊玩啊乐啊把我乐死，老了脸老了身子老了心性。可他不，听说是当朝行走里善断理乱的好章京之一呢。”

披发姑娘呆呆地听，站住了。

“走啊，不说了，不说了，谁说天下尽怨怼，听朝钟暮鼓？走，别去太晚了……”

二人纵身飞起，瞬间无影了。

第四章 一老一少

弘澧坐在床上，双腿盘坐，膝向外，头低垂，若老人垂暮，待时日悄逝。

但明眼人一眼可以看出，他正在运功疗毒。

他知道自己受毒很重，在酒店里，除了一剑冲天弘延，便是他喝得最多了。他不知酒里有药，见那酒不浑不浊无色无味，便放心地喝。酒店店主那伧腰弯背，哆哆嗦嗦的样子，让他更是十分放心了。不料，他着了别人的道了。

他专心疗伤，把毒从体内驱逼，引向肩肘涌向手掌，缓缓抬起手来，双手沉重如提千斤重物。

“金扇公子好下功夫哟……”

话说完了，人就飘到了眼前。

他看清了，是一个老人，一个小孩。

这两人很怪，老人打扮得像个孩子，身上孩子的物什应有尽有，锦裆、锻袄儿、兜兜儿、串铃儿、手镯，什么都带着，一走起来身上哗哗乱响。他偏又好动，站在一边乐意清闲，腿脚不停地挪动，弄得串串响声不断。他瞅着公子弘澧，见他那把金扇平展展铺开放在双膝之上，双目瞑然不视，双臂平伸不动，知他在疗伤自救，就凑上来说话。

那孩子的打扮又自不同，一个小小孩儿，挺肥挺胖，双下颏儿，眼里还闪着幼稚的光，偏身上穿一套皂色直裰衣裤，腰里系一条玄色布带，身边系一柄古鞘短剑。这是一把鱼肠小剑，长只尺余，在那孩儿的屁股边腰间跳跳荡荡。他还皱着眉头，好偏着脑袋，好像在深思。见这孩子样的小人弄出这么一个神态来，叫人不觉十分好笑。

但金扇公子弘澧可笑不出来。

他知道他没法儿笑，他知道他的生命这时刻系于一线。

要是在平时，他看见了这两个人，他不能上去打，要去惹他们，他还没有这个本事。但他可以跑，他有一身轻功，可以远纵而去，不凑近这两人。

这两人在武林是出了名的“惹不起”。

有人也叫他俩“说不清”。

说是陕甘大盗一条枪快手孙奇见了这两人吓得脸都白了，把刚截到手的镖银七十万两让给他俩，还笑着说了一句：“你们两位老人家……”

话未说完，连嘴还没合上，头就搬了家。这时那小的在假装捋须而乐，其实他小小的尖下巴上根本没须。但那老的可就不乐了，他快手如风，谁也没见他怎么出手的，只是感觉到剑光一闪，听见他咔嗒一声搭剑入鞘。

老的就满地念叨：“你听他叫啥？你听他叫啥？”

少的可不让了：“你管他叫啥？你管他叫啥呢？人家就是尊敬你，叫你一声老人家，你年纪一大把了怎么还这么不懂人味儿，你咋能这么随随便便就把人给杀了呢？你这叫草——菅——人——命，草菅人命，你懂不懂？”

老的可火了：“我平生杀人无数，这几年杀个人也得你乐意，我还怎么能越活越年轻呢。你滚一边去！”

“你叫谁滚？是叫我老人家？”

“你滚一边去！也就是个毛孩子，硬充什么大人……”

“你才是个毛孩子！”少的喊。

“对，对，再喊，再喊！我就是个毛孩子，我就遛个毛孩子！”老的对这称呼乐而不疲。

少的火气十足，拔起鱼肠短剑就刺向老者。

老的更不示弱，挥剑相迎。

两个人就打起来了。

一场好杀。

看镖的人和劫镖的人先是看着，看了半晌才明白这俩是打得难解难分，就都去镖车上装银子，一人一封，一人两封，也有弄了十封八封的，都一哄而去。

两人还是在打，直打到日头要没了，老的才架住剑说：“唉，我说，太阳要落山了，咱们得弄点银子去吃点喝点，明天再打吧。”

少的也停住了手，说：“嗯，我好好想想，行吧。”

这两人才四外看，镖车都在，除了一个无头尸首外，只有空空的镖车了。

“人呢？银子呢？”老的问。

“我问你呢，人呢？银子呢？”

还有一回是中州大侠过寿日。这一老一少上门去了。

有人通报，管家一面叫人去喊寿星自接，一面忙不迭的来到门口，他一面打揖一面寒暄。

“不知您老人家来了，有失远迎。这一位是书僮吧？请到客厅待茶……”

话还没说完，乒乒连挨了两个响亮的耳光。这管家挨了两下，才明白是这少的赏的，瞪眼刚要问话，这边又乒乒乒挨了三下，管家身子像风车一般转了几个圈儿，才没倒下。

中州大侠的管家，哪吃过这个，他抬起臂来，就要缓缓伸出。

这一条手臂立时就变得血红。

这一老一少都斜眼瞅着这条胳膊。

只要他一递上去，准让他们尝尝赤阳掌的厉害，打他们一个难看。

这一老一少看着这条胳膊，知道他只要再递上来几分，这条胳膊就不属于管家，而永远属于这中州地面了。

这时只听得唿唿风响，一条影子闪过来，叭地击了管家一掌，管家的胳膊就再也抬不起来了。

来的是中州大侠。

中州大侠笑着对老的打揖：“许久不见，老前辈越发红光满面，真是越活越年轻了。”

那老人脸儿红红的，像挺害羞的孩子样儿，不大好意思。他也就笑着向中州大侠打揖，答礼。

中州大侠又向那少的打揖：“少前辈，这些日子不见，少前辈越发老成持重，前辈风范，实在可敬。”

那少的也点头答礼：“哪里哪里，不过在江湖上多淋了点雨，弄白了几根头发而已。”

这管家瞪眼看看，这小子一头黑发，说不上是一堆胎毛胎发呢，怎么还弄这花糊哨？

管家膛目结舌。

中州大侠转身对管家喝道：“还不谢过老少二位前辈，谢他们手下留情，留下了你一条胳膊。”

管家忙连连打揖。

管家在心里骂：妈的，世界哪有这种混人？说不清，惹不起，凭人眼睛看不透。妈的，什么世道！

眼下，金扇公子弘澶正在运功疗伤，来的就是这二位“惹不起”“说不清”。

他不知这二人来做什么，也不能动，只能一心用功疗伤。

老少二人如鬼魅般一飘飘到了他面前。

“黎明即起，练功运气，一生勤奋，可为宗师……”

一老絮絮叨叨，念念喋喋的不住嘴。

一少就啾啾直乐：“我说你干嘛那么一本正经？这练武的事儿，谁也不是不懂，别这么一本正经的。唉，看现在这些人练武，我真难受。我们年轻那时练武，跟玩似

的.....”

一老就帮腔：“是啊是啊。”

金扇公子弘澧就觉得气血上涌，脑袋一阵阵轰响。

他急急地屏息定心，运功疗伤。

一少小心地嘿嘿笑，笑得一片童真：“听说你有一块木块块，是不是？”

金扇公子弘澧闭了闭眼，算做回答。

“说是那玩艺儿是神木，对不对？”

金扇公子又眨眨眼。

“那好啊，咱听说这玩艺挺好玩的，说是一共有八样色儿。咱说世界上的木头只有两样色儿，不是黑的，就是白的。可这小家伙不信——”他一指一老，“咱就和他打了个赌，把八块木块块拿来，用咱这鱼肠古剑削削，看看它是不是没色儿。不是黑的就是白的，咱说肯定那回事儿。我说金扇公子，你有一块木令，是不是？红木令，对不对？拿出来吧.....”

一少笑嘻嘻地看着弘澧，一脸天真的孩子气。

“如果你坐在他对面，一定会不忍拒绝。这只是个爱玩的孩儿，他拿出红木令只是要用剑刮一刮，看看木令里面是不是白的，是不是黑的。你能拒绝一个强人，你可不能拒绝一个孩子。”

金扇公子先后闭了一下两眼。

“你不乐意？”一少很吃惊，像孩子那么失望。

金扇公子弘澧闭上了双眼。

一老有点不耐烦，咳了几声说：“啰嗦什么，偏你话儿多，岁数不大话不少，你翻翻他的兜子，有木块块拿出来不就行啦？”

一少很天真，很吃惊地看着弘澧：“那不好，那不好，咱可不敢翻人家的兜儿，那

多不好.....”

“你退后，我来翻.....”

“慢点！”

一声娇叱，飞过来三个女人。

这三个女人都穿一袭白衣，随风飘颺处，衣袂飞舞，十分俊逸。三人一闪身，分别站立在弘灏的身前身后。

一少仰脖问：“你们是谁？”

一个女人笑了，不回答，只是笑着看他。

一少赶快扭过头去，看着一边，说：“别，别，别这样，你能说话就说话，不能说话你就不说话呗，别那样眼光看我.....”

后边一女人灿然一笑：“小兄弟，我在这儿给你行礼了。”

一少也忘了这称呼他不乐意听，赶快打揖：“还礼还礼。”

女人笑着说：“金扇公子风流潇洒，武林人都好生敬重，不料在酒店误被人投了毒，正在运功疗伤，二位前辈就抬抬手，让过这一回算了。何况以二位前辈之英名，怎么取这红木令，还不是探囊取物一般？何必这么着急呢？这会让武林人不以为然呢。”

一老一少的神色渐渐凝重。

一少对一老说：“唉，老家伙，咱们不玩了，回去算了？”

一老摇了摇头。

“你们少管闲事。像他这种人，身怀红木令，非福即祸，你们知道什么？”

二女的手都去抓剑鞘。

一老冷笑道：“你们也配和我动手？唉，这世道，越来越不济事了，怎么我越来越多和年轻人打架，过几年是不是得和光腚娃娃玩剑啦？”

一老赤手空拳走向三女。

金扇公子弘澧闭上了双眼。

三女抢先过去，占住一老前后。

一少身往后退，一边退一边念叨：“这扯不扯，我老前辈可不像你，和这般娃娃们玩，脸儿没地方放……”

一老双手抱臂，立在三女围中。

突然一声娇叱，三女一齐出剑。

艳水四姬名不虚传，这一剑果然有名堂，三人一齐出剑，都是剑锋平平，不偏不倚，剑奔中锋，直挑当胸后背心脏。

“好一着 ‘三女投梭’！”

一老念叨着，突一闪身，人就走出了圈子。

三女急忙收剑，不然就伤了自己了。

转身回头，见一老仍双手抱臂站在一边。

“这把势不错，原来还可以看得过去，那叫 ‘四女投梭’，还看得过去，这三女嘛，不怎么样啊……”

一老嘴里念念叨叨。

三女出手一剑，不见了一老，转身寻找，才知人在身后。她们互相一递眼色，心知这一次和对方相差太多，没什么办法，只好心里打鼓，又站成了阵势。

“这回呀，别玩什么梭子啦，我自小就没见过那玩艺儿。”

这一老还在不紧不慢地念叨。

三女引剑不发，待一老先动。

一老大咧咧地立在当中，全身皆是空门，无一处击之不立处死地。但三女越看越不敢击，越不敢击就越看。

“唉呀呀……你们举剑不累吗？一少在一边玩树枝子，他在用鱼肠剑削树皮，做吱

吱叫吹着玩儿。

三女一连几剑，都是一势连发，唰唰一连就是十几剑，挽出一串串剑花儿。

“不错不错，这一回还可以玩一玩。”

一老一边说，一边用掌左拍一下，右撩一下，弄得三女一阵忙乱，剑尖奔向剑尖，人身奔向利剑，好一阵子忙乱。

你们呀，你们呀……不行，不会打。”一少瞪圆了大眼，瞅她们三人。

三女互相瞅了一眼，又缓缓走近老人，把剑入了鞘。五指箕张，向上做舞蹈状。

“你看你看哪，这样儿可没见过……”

一老念叨着，喊一少。

一少抬头看，也脸红了。

只见三女左右手分拂，五指箕张，臂肘身姿一一扭动，跳着北里之舞，还边舞边歌：

“哥哋哥哋，你没看看月哋，

月是弯弯的哋，像妹的眉，像眉。

哥哋，哥哋，你没看看林哋，

林是散散的哋，像妹的发，像飞瀑。”

三女边舞边歌，歌是媚的，一点点入人骨子里去。

一老垂下了手，呆呆地立着。

一少傻傻地张大了嘴看着。

三女先是褪下了长衣的肩围，露出白嫩圆润的肩头。

“这不好玩，这可不好玩。”

一少大声喊。

一老嘿然不语，站在阵中，像呆了似的。

三女就又躬身起舞，还是边舞边歌：

“哥吔哥吔，你没看看山吔，
山是壮壮的吔，像哥的人。

哥吔哥吔，你没看看林吔，
林是洼洼的吔，像妹的发，像飞瀑。”

这时，三女曲膝而进，全身裸舞，只在手臂上绕一缕轻纱。

三女身曲如蛇，嚶嚶而进。

一老长叹了一声。

“咳，都说周兴商败，纣王其罪。谁知道这舞世人任谁也受不了哇。”

一老闪身一退，扯起一少欲退。

一少嚷道：“看看，看看，看看还有啥名堂。”

“走吧，你看这个不好……”

二人的身影向山林中一跃一跃，瞬间就不见了。

三女裸立着不动，似乎仍没从那沉迷中醒来。

金扇公子把手缓缓放下，“扑——”一声，金扇展开，直立于土中。

弘澧双手飞快一点，十指指尖皆触在扇牙上，他急忙双手向前平伸，一束束黑黑的
血线飞了出去，后面的血力量不继，便涓滴地流淌。

好一会儿，弘澧站起来，向裸立着的三女做一长揖：“谢谢三姬帮忙了。”

三女忙用双手护胸，忙去扯衣披裳，她们连头也不敢抬，不敢看金扇公子弘澧。

“多谢三姬救命之德。”

三女突然抬头看着弘澧，一齐唰地跪在地上，俯伏不起。

弘澧忙去搀扶。

三女说，她们艳水四姬原是被遗弃在溪水边的四个女婴。都是在七七乞巧之日（富贵人家生女儿拾巧，穷人家嫌多了张嘴弃婴），被她师父拣去，弄在艳庵里养大。好在

她父有驻颜之术，有北里之舞，习阴阳交媾之术，又恨毒男人薄情，就命她们四姬下山，见那些刻薄男人，杀之媚之，让他们一个个死得绝净。她们四人入世不久，便渐渐心生爱意，喜欢上了一些男人，便没把他们处死。师父叫她们回山，告诉她们，可以再下山一试，四人一齐投到冷面冷心弘德府上，如果一年之内不被驱出或诛杀，则让她们四人以后自行其是，不必再听从师命。如果一年的温情不成，则必须听从师命，再入世杀人。而且师命又有一条，无论弘德是杀是撵，决不能还手，示己武功，如若不服，则一定处死她们四人。她们四人小心翼翼，战战兢兢服侍冷面冷心弘德，为他侍寝，给他歌北里之舞，让他体会洞房销魂，谁知最后还是被他杀死了人面桃花二娘。她们四个亲如一人，她们一生，必报此仇。

弘澧低头半晌，问：“他见过你们的北里之舞么？”

三女点头。

“他当时如何？”

三女说再三为弘德舞过，他衣袂不举，呼吸不变，颜色不改。

弘澧低头半晌，才说：“以三位姑娘才貌，刚才若不是在疗伤救命，我肯定.....弘德有这样的定力，他的武功必定高于我.....”

三女恍然。

弘澧一揖到地：“别急。救命之恩，徐图后报。我先走了。”

三女不语，静静看着金扇公子远去。

第五章 琅琊剑谱

在山坡上，弘延坐了下来。

他实在走不动了。

他知道，这毒下得妙，无色无味，又下得不露痕迹。

他想他知道这是谁下的毒了。

他坐在坡上，运功疗伤。

但气息翻涌，雍塞不畅。

他知道那一坛酒喝得太霸道，且又在众人面前露了相，出了丑。白木令拿时肯定是真的，他连挽十几个剑花，击之无恙，一转眼，这白木令怎么就被换成了一块玉牌牌呢？而且那令牌竟和真的神木令不差分毫，让他一点也没看出来。

必是那人先就做了手脚。

那人是谁呢？他怎么先就知道白木令是可换的呢？

天已黄昏，一剑冲天弘延站起身来，告诉随行的几个人先回府去。他便一纵而起，飞向城里。

× × ×

和亲王府。黑夜刚刚降临，府内一片死寂。

厅堂内，有几线光明，是莹莹灯火在闪。

弘延悄悄地落在院落里。

厅堂内，丧幛飘摇，鬼气阴森。有人在焚纸钱，风绕旋着，让纸钱在棺柩前飞舞。

弘延远远望去，见焚纸钱的是和亲王府的管家。

这时，灯笼闪动着，一簇人拥着进了厅堂。

这是老王爷和夫人。

老王爷让手下人站一边，那几个人都侍立着，太阳穴高高贲起，显然武功不弱。

老王爷和夫人就焚化纸钱。

焚纸钱的火一点一点地燃起来，照着和亲王的脸。

这是一张老年丧子的悲苦的脸。

弘延看见，亲王夫人凄泪双流。她一句一句悲苦地念叨：“依儿，依儿呀，实以为

你可以依靠，谁知你.....”

老亲王看着夫人，说：“别哭了，看伤了身子，你呀？就忘了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吧.....”

夫人仍啼哭不止。

老亲王劝着劝着，也忍不住热泪双流。

好半天，老亲王才劝得夫人止住哭啼，他让几个人送夫人回去，有两个壮汉迟疑着，要在灵堂陪他，他挥挥手，让他们都随夫人去了。

老亲王站在堂前，凄凉地回顾。

弘依是老亲王的独子。

当年亲王随皇上征战，从战马上跌下来，就有了痼疾，久治不愈。亏得雍和宫的和尚用印度密宗的疗法使他恢复了男人的机能，那一夜里夫人有妊，产子之后，百般呵护，才长到这二十岁的年纪，谁知有一天竟眼睁睁地看着血滴子把他化为血水。他让家人把土堆在门前，然后又令家人改建门楼，称那土坟为公子台。

京都人都知道这件事。

老王爷久久地望着弘依的灵牌，泪眼模糊。

弘延等得心焦。

这时，只见老王爷斜过身来，轻轻地但字字清楚地说：“来的是哪一位，请下来叙话！”

弘延一惊，见老王爷在那里目光凛凛地望着他藏身处，没一点儿年老体孱的样子。

弘延只好轻轻一飞，落到了厅上。

“是你？”和亲王眼睛眨了一眨。

“是我。”弘延也只答了两个字。

两个人对峙着。

“你拿走了弘依的白木令.....”老亲王说。

“我拿了。”

“还来做什么？”

“那白木令是假的.....”

“听说你当场拔剑，连击木令，怎么会是假的？”

“我当时是用剑连击了木令，可一回头，那木令就被人换了。”

“谁？”

“弘依。”

和亲王眼睛突然睁大了一下，又马上眯缝起来。

“弘依已经死了。”这话冷彻心骨。

“死的不是弘依。”

“你凭什么说死的不是弘依？”

“那天他拿出白木令时，是一副忙着推出去的神情，我从他手里接过木令，他手哆嗦，还直出冷汗。我当时不以为然，后来才知道。他不是弘依。‘高枕无忧’弘依，天下使毒的大名家，不会送别人白木令也吓得手颤。”

“弘依胆小，使毒时也胆小.....”

“那天血滴子杀弘依，王爷和夫人见私依骨肉化成血水，夫人欲冲上去，王爷拉住她，那时有人见过，好不凄惨。可惜王爷忘了一件事儿.....”

“忘什么事啦？”王爷阴森着脸问。

“王爷忘了，夫人应该向那血水扑，王爷也该哀恸万分，两人决不会见亲生儿子化为血水还立在府门前不动。再说，你听说把儿子的血水用土埋上，在府门兴起个公子坟的事儿吗？这做法未免太招摇了。如果皇上不是多忌多猜的话，你还能用这法儿去障世人的眼么？不如悄悄铲土去祖坟埋掉。你以为皇上信你这事么？他不过半信半疑罢了。如果给他知道了，他还是不会放过你的儿子。”

老亲王怨毒地看了他一眼。

“都说一剑冲天剑术不错，原来也还会这么说话。心术也不错……”

弘延轻轻冷笑了一下：“王爷此计忒毒，好是好，但忘了一个，不该贪心换回白木令，谁能巴巴地弄好一块一模一样的白玉去换这白木令呢？如果这白木令不与他身家性命有关，又何必送出去后又偷偷换回来呢？王爷这计，只不过是嫁祸与我。这没什么，只是太歹毒了些……”

和亲王嘿嘿冷笑了几声。

“弘延，别以为你会挥舞几下剑，就叫了个‘一剑冲天’，其实，你那武功，差远着呢。”

弘延盯住和亲王的脸。

这脸放出光来，一下子减了许多皱纹，又放出勃勃生气。

弘延很吃惊。

和亲王在朝上可不是这个样儿的。

一天，皇上与众家亲王在皇苑射猎。皇上兴致大发，与众王爷赌射。弘延之父允亲爷英姿勃勃，三箭中鹄。侍卫将箭靶给雍正皇帝看。

雍正皇帝笑了，看着这箭靶，说：“好，好，真我清皇族，真我勇将啊。允亲王宝刀不老。这三箭，正中我心啊！”

雍正皇帝就用手中的金弓连点了三点箭靶。

允亲王还是得意洋洋，意高志满。

和亲王却心里连打三个冷颤。

雍正帝就玩心大发，令众亲王都——试射，说射得好的有赏，射得不好的罚俸。

有的就射得还行，勉勉强强中鹄。

轮到和亲王射了，他故意曲腰弓背，一副十分吃力的样子，未射之时，挽弓竟然是

脖筋勃胀，气喘吁吁。

“和亲王咋这个样子呢？”

“会不会夜夜搂抱女人，淘虚了身子吧？”

“也不尽然，看那样儿是有点病啊。”

和亲王不争不辩，十分窘羞，一点点好不容易拉满了弓，搭矢飞射，箭似芦杆不直，飘忽忽途中坠地，连箭靶的面儿也没沾上。

一连三箭，都是如此。

箭杆飘忽，三矢都坠在草地。

众亲王自然是哂笑和亲王，他自己也在羞惭中自嘲。雍正帝赐允亲王绸缎，赐金弓一柄，金矢一壶，赐匾一额，字曰“鸣镝飞将”。允亲王亲受了这些赏赐，从宫中角门跨马出游，好不威风。

雍正帝严厉斥责和亲王，说他一日日不理大事，只是听乐饮酒，这耽溺失态的事还是少干些才好。众亲王听了，莫不惕然自省，以为今后该多加检点。看来，皇上是一天也没把眼神离开过众亲王啊。

众人出宫门来，渐渐走散了。

允亲王跨马在宫廊中走，一边走一边和和亲王打趣：“老兄，不光马儿骑不上，连这铁帽子翅儿怕也不大牢靠了吧？”

和亲王只是连连点头，唯唯诺诺地陪笑。

等允亲王从身边过去，和亲王失神地望着他骑在马上那兴冲冲的背影，说了句话，叹气。

和亲王说的是：“我看他这样子真像一副骷髅啊。”

六个月后，一日允亲王被杀死在他的练武厅里，是被人用金弓从后背一击，直摧心肺而死。

他临死前，见到了儿子弘延，只是睁圆了眼，说了一句话，还带一丝苦笑：“和亲王.....和亲王.....”

弘延的心里总记着父亲临死时这一句话。

他不知道为什么，只以为是和亲王用计杀死了他父亲。

这会儿，弘延胸中的热血上涌。

他拔剑在手。

和亲王突然说：“来吧！”

弘延毫不迟疑，飞快地连刺了三剑。

和亲王身子一长，弘延这才知道和亲王身子忒是高大，动作又十分敏捷。老亲王迎身一晃，竟用一双肉掌来击弘延。

弘延身子一斜，剑锋走偏，从老亲王额发边飞去。

老亲王食指一弹，剑发金石之声。

弘延手一热，剑几乎脱手。

“住手，别再出剑了，你听我说.....”

弘延心里十分恼火，他想来想去，就没想明白这一件事。那个荒淫无度，夜里连度三四个女人的和亲王怎么能杀害他的父亲呢？他百思不解。这一动手他可明白了，和亲王的武功饶是他一剑冲天弘延也不是对手，何况他的父亲允亲王呢。

杀父之仇必报，弘延又一连击出几剑。

弘延学的是琅琊剑法。本来琅琊剑法在明末至清，已大大式微了，本门中弟子慧者甚少，门派规矩又极严，净弄些呆头呆脑的人为一代代传人，那剑法便一式一式成为招数，而得不到其精幽。可到了本朝康熙爷时，一位贝勒在赌场掷骰子，输了一切，最后竟从怀里掏出一本破旧的明版石刻线书来，放在案上，吼着：“谁最后赢了去，这是琅琊剑法的至上剑法。值得上几百万银子！”

于是这本剑谱就到了另一个贝勒的手里。

这贝勒是弘延的爷爷。

贝勒年老时，弘延之父一日马踏中街，踩死一个老婆婆，回来时面有得色。老贝勒问他什么事这么快活？他说今日在街上跑马，中街跑马是头一回，一看左右店铺飞快地闪，踩死了一个老婆婆。贝勒问后来如何？他说给扔下了十两银子。老贝勒见他若无其事，就沉思着让他回房去了。吃饭时，弄上来血淋淋的生肉煮涮着吃。老贝勒看着肉里的血，问：老婆婆碰伤了哪儿？她出了血吗？儿子笑了，那还不出血，马蹄正踩碎了脑子，不光有血，还有白花花的脑浆子呢。老贝勒听了，一句话也不说。他回到了书房，找出一个锦玉匣来，抽出一本旧本，把前后都用线缝好，封上皮壳，让它成了一个书匣儿。

那就是琅琊派的至上心法剑谱。

允亲王没练上这剑法，他跨马走出宫墙之后不久，就被金弓击穿后背，死去了。

儿子弘延也就成了铁帽子王。

年轻的允亲王有个习惯，好一页一页地把书翻遍。其实，每一册书他都不耐烦读上十几页，有时只是读上几页，但他把每一册书都翻上一遍。也不为什么，好像只要是他书房里的书，他就都翻上一遍。

这一天弘延就翻到了这本奇怪的书匣。

他左看看右看看，奇怪极了。

他认定这本书订错了，世上谁见过两边都订上缝线的版书？还要不要人看了？

他先细看了看这缝线，占了卜，才决定得从这蓝丝线处开拆。

这一拆就拆出了琅琊至上心法剑谱。

弘延不知道这是他爷爷用骰子一滚就赢来的一本剑谱，以为是天助他可得这神秘剑法。他关门熟习，日夜研习浸淫了六年，方才悟透了这剑法。因为这剑法六六三十六

式的第一开手式都是一剑指天，人们便叫他“一剑冲天”。

这琅琊剑法是内功愈高者发动愈厉，人用其剑，气驭其剑，剑随人意，气随剑行。弘延习得琅琊心法，使出剑来嘶嘶有凌风之声。等他剑成，一出道便名声大振。

如今，他要用琅琊剑法来杀他的杀父仇人。

他回手扼腕，左手虚引，右手持剑，剑尖指天，这就是“一剑冲天”。

老王爷的脸色也凝重起来。

“侄儿，你要是用起杀招来，怕要后悔啊。”

后悔？为什么后悔？父亲临死时不是说了他的名字，恨恨不绝地死的吗？他当年那么装佯，三箭坠地，做龙钟状，肯定心怀鬼胎，他那心思不都是用在害死父亲身上吗？

弘延一抖腕儿，剑挽飞花，连连进击。

老亲王开头还能闪躲挪动，后来便越来越见身影迟滞了。突然，“叭——”地一响，弘延一掌正击在老王爷胸口。

王爷站住了，呆呆地看着弘延。

“你好莽撞，你好糊涂啊。”

弘延不吱声，想递上剑去。剑锋平平地缓缓地直指向老王爷的咽喉。

“你这样子，亏你还能发现那书匣儿用线缝起来的……”弘延猛地住了手，阴沉地问。

“你说什么？”

“你那琅琊至上心法剑谱是我祖上所得，被我失去，赌场上输与你爷爷，你爷爷说剑谱先放他那儿，在书房里，用书匣儿装着，让我用时可去取……”

“那你为什么不去取？”

“你爷爷见我输了家业，给了我七十万两银子，把我输去的祖宅全数还了我……”

弘延迟疑了，他半信半疑。

和亲王抬起了头：“他们来了，是血滴子，来找我的，快。躲起来。”

弘延来不及细想，他也听见有唿唿风声，有夜行人飞身上树、上房声。他急急地爬进和亲王揭开的棺槨之中。

棺槨里黑黑的，他只好曲身歪着，凝神定力，细听外面动静。

“叭——”，老亲王打开一侧一小孔，递与他一件东西。

“解药。”

弘延用舌尖一舔，极苦，以唾沫吞咽下去。

只听得唿唿风哨响，他知道，这是血滴子行动的声讯儿。

× × ×

血滴子，是雍正时用大内侍卫分出来的一些人马，这些人都是些神鬼莫测的人物，武功招数其邪其高都不可思议。雍正在昭华殿接见血滴子，血滴子其时与雍正皇帝都戴面罩，对面不知人模样，只能听到这人的口音路数。血滴子也可能是朝臣，也可能是武林人士，只有大内总管于程知道他们是谁。

但血滴子有一个认记，那就是他们的十指在昭华殿的立鹤熏笼前站过，双手紧握鹤嘴，鹤嘴冒出的点点缕缕的毒烟一瞬间将他们的指甲染黑。这是毒遍天下的“五毒雾”，每过两个月便得来昭华殿面君，再受立鹤一染。

这就是雍正皇上用的血滴子。

血滴子管的事儿不少。

大臣家里的大事小情，雍正皇帝都爱打探，八大贝勒、铁帽子王家里更是毫不放松。庆亲王时时耽于玩乐，和房中女子时时嬉戏。庆亲王溺于床第之乐，一边叫几个绝色女子在一边奏乐，一边和几个侍妾在枕席上寻欢。玩到快活处，庆亲王常学狗吠，用牙咬住侍妾之亵衣绕床而吠，学狗扑狗叫。

这是庆亲王家的秘闻。庆亲王夫人不许人向外传，一日一丫头在井边说了句：老王爷的声儿学得像。几个丫头都掩口而笑。隔日，那一个丫头就上了吊，三四个掩口而笑的丫头都被药成了哑子。

所以，庆亲王这事儿，朝野都不曾与闻。

谁知一日上朝，雍正帝突然冲庆亲王连连三笑。

庆亲王心中忐忑，十分不安。

雍正帝想了想，看庆亲王那发窘的样子，忍不住大声哈哈大笑起来。

雍正帝喝令内侍捧上一只金盃，一匹红缎来。

内侍捧上。

雍正帝命将这二物赐与庆亲王。

庆亲王下拜受赐。

雍正帝问：“知道为什么赐你二物？”

庆亲王嗫嚅着，不敢说什么。

雍正帝笑着说：“金盃赐你，学过狗吠之后，要洗洗你的嘴，不然，一个堂堂的铁帽子王，要和皇帝讲话的，怎么能总是像狗一般吠叫呢？还有呢，你再要用牙咬女人的脏衣服时别咬那个了，就咬这红绸吧。”

雍正皇帝哈哈大笑。

众臣也陪着笑脸。

庆亲王心里十分震惊。

血滴子时常潜入大臣府内，窥视隐私。

血滴子也干些杀人灭口的勾当。

武威将军维扬，是当年康熙爷西征时颁封的武将世家，他家有子，三人武功都十分惊人。

一日夜里，十个血滴子光顾武威将军府。

武威将军维扬从门内走出，看了这些黑色衣的人，心里明白了。

他回头嘱咐儿子，儿子向府里走去。

不一会儿，府内的夫人和一个小姐都走出来。夫人和小姐不会武功，但手里都提着剑。

血滴子们明白，她们这剑是给自己准备的。

武威将军搬了一只椅子，稳稳地坐下。

血滴子呼哨一声，六个人齐上。

武威将军的大儿子练的是黑砂掌，他在两个血滴子中间闪躲腾挪，一双肉掌对一对链子锤和一口剑，还是攻多守少，显然武功不错。

二儿子用一口松纹古剑，是武当派的夺命剑法。他气定神闲，一步不苟，稳稳地向两个血滴子连连击剑。

三儿子的情形有些不妙，他只有十五六岁，手脚忙乱，枪连连刺空，递不过十个回合，便见出了险境，他连连惊呼。

武威将军的脸上一片痛苦之色。

但他知道他不能动。

进来的十个血滴子，都听那站在最后边的一个人号令，维扬刚刚见她喊出了一声，众血滴子才上来围杀他的三个儿子。他知道这血滴子的头儿是女人。他知道他不能动，任怎样他也不能动。

他一动那女人就会出手。

如果他敌不住那个女人，另外三个血滴子会奔向他的妻女，杀死她们。那时，他的儿子们便会心慌意乱，更快地露出败象，那时，他一家人死得更快.....

“唰——” 一个轻灵的血滴子把剑刺进了他小儿子的腿。

“啊——”他想不叫，知道一叫必然让哥哥们分神，但这一下剧疼，让他不能不叫。

“扑——”一声轻响，剑扎入了他的胸膛。

旁边站着血滴子和武威将军维扬，还有他的妻子、女儿都眼睁睁地看着小儿子被杀死在血泊中。

维扬的夫人嘴唇哆嗦着，从剑鞘里拔出剑，要刺向自己的胸膛。

女儿拉住了她的手。

人们就静静地看着血滴子在小儿子的尸体上撒上药粉，让这尸体渐渐化成一滩血水。

武威将军维扬一动没动，坐在椅子上，看着儿子的骨肉全数销蚀，他像在看一场久远的恶梦。

他眼睛眨也没眨。

“扑——”的一声，是女儿没扯住，老妻把剑扎入胸膛。

武威将军站了起来，慢慢地走到老妻身边。

她把剑尖对准了胸，胸被剑尖扎进去了不多，血汨汨地流，她死不瞑目，双眼恨恨地怅望夜空。

维扬好像没听见耳边的叮铛兵器声，也好像没见到一边站立的四个静静的血滴子。

他站在老妻身边了。

他看了老妻一眼。

这是凄凉、匆促的一眼。

女儿站在一边，看出了父亲的凄迷，看出了他精神有些恍惚，就叫了声爸爸，把剑掷给了他。

他一抬头，刚把宝剑接在手里。

女儿一声呼叫，匕首已插在她胸前。

女儿也死了，为了他，为了母亲。

一转眼间，他家里连丧三口。

他看大儿子发怒了，连连向血滴子下杀手，他一掌击在一个血滴子头上，把那血滴子当时击毙。他又回头向另一个血滴子连击三掌。

他知道大儿子要拼命了。

二儿子仍是用那把松纹古剑一招一式地同两个血滴子斗。他虽然知道这阵势险恶，父子三人势不能求生，但他想力争自保，以免让他的父兄挂牵。

维扬长啸一声，一纵身飞到了院子当中，他左右连击两剑，迫使两个要去追杀大儿子的血滴子回身自救。

他剑势果然快，唰唰几剑，两个血滴子连连后退。

那女人又一挥手，其余四个血滴子都冲了上来。

先是三个血滴子围他进击，他觉得局势不妙。二儿子眼前是两人围斗，尚可自保，大儿子身边是三人围攻，让他十分担忧。

他突然长啸一声，对身边的三个血滴子连施杀手，转眼间又一个血滴子毙于武威将军的剑下。

那围攻大儿子的三人又分出一人来向维扬进攻。

两个儿子心里略宽，见台阶上只剩下了那个女人，觉得对方阵势也不过如此，就匆匆进击，想再击毙一个血滴子或者有胜的希望。

眼前的一个血滴子突施三剑，欺身而进，奔维扬胸前而来，他见维扬向身边血滴子连击两剑，左手向另一血滴子施出一掌，以为他直奔维扬的空门，不禁心中一喜，以剑低进，直奔维扬的下三路，以为这一次肯定得手。

“小心！”那女人突然喝斥他。

晚了，他刚刚要把利剑递向维扬的双腿，维扬突然腾身，空中连踢三脚，这是维扬成名的“豹剪三式”，那血滴子哼也没哼，就倒地死去了。

那两个血滴子愣了一愣，站在院中，看维扬。

妈的，这些血滴子，皇上是怎么选出来的呢？个少都身手不错，今天杀这个，明天害那个的。朝中大臣不少人失了踪，他还是没想到这厄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来。

他迅速地扫了一眼地上的尸体。

够了，血滴子死了仨，他的妻子、女儿、小儿子也都死了。

他向四外看看，两个儿子还可以坚持，只要他把这两个血滴子杀掉，再杀死那个女人，他和儿子就可能有生路。

他一纵起身，向一个血滴子袭去。

这一次他又纵了起来，用他的“豹剪三式”，他知道这个血滴子准躲不过。

他从对阵的招数上看，知道这个血滴子是个女人。

不料他在空中翻腾滚过，凌厉的腿劲连施几次，均成为空招。

一待落地，他马上看明白了。

原来是站在一边的那个女人，是血滴子的头儿，不知怎么一飘而至，把这血滴子向旁边轻轻一扯，维扬的剑就走了空。

这女人轻轻举剑，用剑平平地向维扬一击。

维扬劈剑去迎，这一迎去，便觉出一股力道直奔过来。

他知道情势不妙。

围攻他的血滴子闪开了，只有这一个女人和他对阵。

他心里十分清楚，他不是这个女人的对手。

他在剑光刀影里，看见了这女人的手。这是一双纤纤素手，指甲是鲜艳的，没有那涂乌的毒色。但又像是指甲上蒙了一层皮，涂了色。

这人是谁呢？

维扬的剑越来越迟滞，天下剑客他见得多，也从来没有在对方剑下走上四十招就这么吃力的。他一边猜测对方的身份，一边拼尽全力地出招、击剑。

那边“啊——”地一声呼唤，是他的大儿子被血滴子劈倒了，他听见那一声低低的闷喝和嘶嘶的轻响。轻轻的闷喝是一种死前的绝望，而那嘶嘶的轻响，则是他一向就听说过的，而今天头一回亲见的血滴子用狠毒的化骨粉蚀人骨血的声音。

血滴子杀了人，连尸骨都不留在这世界上。

这会儿维扬的头脑里已经没了一切顾忌，也没了一切希望。他知道完了，他一家子人全完了，如果刚刚动手时，他先让小儿子溜走，那不还使他维家有后么？但这凶毒狠歹的血滴子能容许他家逃走一人么？

他知道血滴子是雍正皇帝的大内侍卫里的杀手。

有一次，雍正帝召他入宫，他去了昭华殿。

在昭华殿外，几个卫士不让他入内。

他很诧异，就一再向卫士讲是雍正帝召他来的。

无论是谁也得等，否则——除非你不要自己的命了。

他就站在石檐滴瓦下等待。

大约等了三个时辰，才见有五个人鱼贯走出，在走过他身边时，他闻到了那几个人身上的特殊味儿，那是一种陈年檀香木味儿，是一种常年不见太阳的陈腐味儿。

“他们住在哪儿呢？他们身上咋有这气味呢？他们为什么全都戴着面罩呢？”

有一次皇宫赐宴，他喝醉了酒，问过大内总管于程：“那天从午门走出来，从昭华殿出来的五个人是蒙面人，他们是那……血滴子吗？”

于程脸变了色，佯装没听见。

他还问了一句：“那天他们出宫以后，就是听说允亲主被刺，金弓透背，死得好惨。

对不对？”

可能是那天一问问出了毛病。

也可能他这一身本事害了他。

最后，他听见了几个血滴子的呼声，听见了他所钟爱的二儿子的喊声：“爸爸，快走……”

他心里一阵酸楚，知道儿子没了。

倏忽间，身边已经站立了几个默默不动的身影。

连这女人他们也只剩下了五个。

维扬心里一阵悲怆，他长啸几声，扑上去，连施杀手。

那女人的剑道轻盈，见他这么不顾性命地直杀直拼，也不由得吃惊，向后退了一退。

维扬要的就是这一退，他转身一扑，扑另外两个血滴子，“叭——”地一掌，击在一个血滴子的天灵盖上，又“扑——”地一剑，将一个血滴子穿透了胸。

那女人剑锋凌厉，这时手腕几抖，维扬身上已被刺中了好几处穴道，他的手臂轻轻地放下来，身子斜倚着不动。

那女人轻轻地喊了声：“化掉他！”

身边的血滴子慢慢从兜里掏出一瓶化骨粉。她手哆嗦着，不敢往维扬身上倒药粉。她下手杀过无数次人，也曾用过化骨粉化掉无数人，但还从来没有把化骨粉滴在一个活着的人身上。

“快，化掉他！”

维扬看着他身边的这些血滴子，突然从心底里浮上一种绝望，他干嘛总是留恋这武威将军府呢？他干嘛总是留恋头上这顶乌纱帽呢？人如果离开了这一切，早日离开京都，告病回乡，不但没了全家杀身之祸，而且还能如闲云野鹤。妻儿家小，团圆快乐，这些又都到哪儿去找呢？

身边的血滴子的动作仍很慢。

她拿出化骨粉，拔开瓶塞。

维扬便闻到了一股甜甜的味道。这味道如同最醇香的美酒，撩人酒兴，维扬不由得深深地吸了两口气。

这两口气吸入了毒味儿，他浑身自然筋骨松软。

他像在梦里，见那女人的手哆嗦着，把瓶子倒倾过来，舍不得似的把化骨粉倒在了他的肩上。

化骨粉可不管你是活着的生命还是死去的肌体。

滋滋一阵响声，维扬的半边身子便近乌有了。

他凄厉地叫，像一只垂死的豹子。

那血滴子手抖，反倒使维扬加重了死前的苦楚，他全身乱蹦，被封闭的穴道仍解不开，只有双腿可以活动，身子没了半片，那样子十分可怕。

另一个血滴子在一边看不下去了，马上从她手里接过化骨粉，把它洒在维扬身上。

维扬这才倒下，身子嘶嘶叫着，缩成了一团，又缩成一堆，最后，萎在地下的是一滩血水。

血滴子们纵身飞起，飞上房檐，几个纵跃，身影飞逝在暗夜中。

据后人文献，雍正帝起用血滴子，杀死大臣将领武林人士无算。

但这也是如历代帝王，谁也不曾少杀臣属部下。

这没什么奇怪的。不独雍正，谁当皇帝时都是如此。

这时，厅堂内多了十来个人。

弘延从棺材的小孔内窥测，见到这些人都是血滴子，都戴着面罩。

血滴子都冷冷地站在和亲王面前。和亲王拭拭嘴角的鲜血，他刚才与弘延比试，被弘延击伤了。

“和亲王，你过得可好？”

这是一个血滴子在说话，她是个女人，步态、语言都很和婉，让人思羨，但戴上这面罩时，便只有一阵阵的阴森鬼气。

她同和亲王说话，显得毫不在意，轻轻松松。

可是和亲王是八大贝勒之一，是铁帽子王。

她呢，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大内侍卫，是一个血滴子。

和亲王不言语。

“和亲王绝对有大智，三年前那一场皇苑比箭，和亲王便连今上也瞒住了。那三枝箭，虽然都跌落在地上，可给和亲王换来了三年的好日子啊……”

和亲王仍然若无所闻。

“和亲王，能不能讲讲你儿子弘依，他去哪儿啦？”

“他死啦。”

“死了？”

“死在哪儿啦？”

“你们知道。”

“谁杀死他的？”

“你们知道。”

“和亲王，你以为在府门前堆上一个土包儿，别人就以为你儿子真死了么？”

和亲王凝立不答。

那女人又笑了：“和亲王，这回先不管你儿子，早早晚晚会找到他。这回轮到你了。”

和亲王双手握紧，握成拳头，他身子在抖。

“到底是老了啊。和亲王，你是不是束手就擒？”

她没说一句下文，血滴子行事没下文，不管你听不听，降不降，统统给你来个死不见尸。

和亲王突然冷冷一笑。

“笑什么？”

和亲王冷冷地问一句：“我自知必死，但还是想问你们一句。三年前，允亲王三矢中的，是不是引起今上的猜忌，今上下令，让你们杀死了允亲王？”

那女人只是嘿嘿一笑，并不否认。

“咳……”和亲王一声长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我既然知道命不可逃，当初就和允亲王一齐死在你们手里，不也免了许多麻烦……”

那女人又笑了，笑得十分甜：“那可不行，那样子，谁还会怀疑是你杀死了允亲王，你没看我们还给他留下了尸骨么？”

和亲王又问：“那么，用那张金弓入击而成，力透前胸，必定是雷家的‘开山斧’路数了？不知哪一位是山西雷家的传人？”

一个血滴子昂然而出：“是我，那又怎么样？”

弘延在棺材里细细地看，他的心怦怦直跳，想尽力看清这个人的样子。他看不清这人，只看见他身材略有点短粗，双手执两柄刃薄而宽的半圆口大斧。

弘延觉得他的心咚咚直跳，他要跳出棺材去，和这个杀父仇人一拼死命。

但和亲王又提高了嗓门，大声说：“我不会怎么样，但总会有人找你算帐的！”

弘延就不动了，他知道，和亲王是告诉他，不让他轻举妄动。血滴子个个武艺高强，他出去了，反而报不了仇。

那个血滴子看来不耐烦等待，他抡动双斧，直逼向和亲王。

“叭——”，两个人乍交即分，胜负立见。

那血滴子的一肩受伤，滴血不止。

和亲王神色安然，气不长吁。

那女人就又笑了：“和亲王真是老当益壮，真叫人羡慕啊。不知道我能不能陪和亲王走几招？”

“请！”

和亲王身材长大，全没了平日那一副颓老之相，他出手狠辣，三四个血滴子仍占不得上风。

“果然比允亲王高明许多。看来，不光是皇上看走了眼啦.....”

那女人拔出宝剑，这是一柄乌黑黑的古剑。

那女人踩着莲步，款款而行，来到和亲王面前。

那步态十分安娴，那姿势十分美妙。

血滴子们就撤到了一边。

和亲王看定这女人。

这女人袅袅娜娜，轻飘飘地刺出一剑。

这一剑似奔面门，又奔当胸，又蕴含无数机变。

和亲王竟愣了一愣，因为这一剑出剑慢，像是先打了招呼，和亲王闪挪了两步，才让了开去。

和亲玉急急地刺出三剑。

那女人也不躲避，只是左右闪动，竟看不出她的步法，人就闪到了身后。

和亲主连刺十几剑，一剑比一剑快。

但是她更快。

她笑了，声音似铜铃似的：“这样的剑法，竟也能在朝中称雄？”

和亲王长叹了一声，跳到了一边。

“你奉诏而来，我可以束手就擒，但有事不知可不可以求教？”

“请讲.....”

“不知是满家杀戮，还是罪只我一人？”

“现在只杀你一人。”

“你不惊动我妻子老小？”

那女人点点头。

和亲王长叹一声：“那么，对我的儿子.....弘依也可以饶吗？”

那女人幽幽地叹了口气：“王爷身后之事也挂虑得太多了。”

和亲王定定地望着她。

“不过，亲王不必过虑，现在还没叫杀他呢，铁帽子嘛，终究还得有一个人戴下去.....”

和亲王深深地向她打了一揖：“那么谢谢了。”

她微微点了点头。

和亲王盯定她的面罩，说：“我看你举止高贵，行为娴雅，全不类乎江湖人物，我想你一定是大内的公主、淑妃一类，以你天资，来杀戮大臣将军，实在是可惜啊。不知你能不能揭去面罩，以真面目来垂示临死之人？”

弘延在棺内用劲地瞪眼看。

她呆了半晌，缓缓地撩起面罩。

“噢，原来.....”

和亲王话还没说完，两支剑就从后心刺了进去。

尸首就扑倒在地。

血滴子走上去，要用化骨粉化去尸骨。

突然丧堂外面喧哗，有人急急赶来。

她喊了一声：“快走！”

血滴子仍在迟疑：“这尸首……”

“复诏由我去办，快走。”

血滴子们由窗而出，一冲出去。

丧堂内又是死一般平静。

只有和王爷扑倒在地，后背上浸透了鲜血。

冲进堂来的是老夫人，还带着那几个精壮汉子。

那些人像有预兆，三四个精壮汉子跪在老王爷的尸体前，默默流泪。

老夫人站在王爷尸体前面流泪。

汉子们扶老夫人坐下。

老夫人脸色灰白，但很镇定。

“你们走吧，去吧，找找他。”

汉子们叩头，哭泣，但都没有声音。起身来，一个个走出去了。

厅堂里只剩下一个垂头嗒坐的老夫人。

这时，只有那些白色的丧幛素花在灯下飘。

老夫人一动不动，像是睡着了。

“弘延公子，你出来吧。”

弘延吃了一惊，他从棺材窥孔中见，老夫人仍是那么坐着，动也没动。

是谁在喊他？

弘延迟疑着。

那声音又叫了一遍。

弘延这回听清了，是老夫人在呼唤，而且她分明知道弘延是坐在棺材里的。她那脸冲着这棺材说话。

弘延推开棺盖，跳了出来。

他慢慢来到老夫人面前。

“你是弘延？”

弘延点点头。

“我们没仇，我们根本没仇。”

老夫人念叨着，一行清泪从腮上滚滚而下。

弘延急忙点头。

“去找弘依，告诉你，去找弘依，告诉他这事儿。”

弘延给老夫人跪下了。

“婶母.....”

“你母亲那会儿和我是最要好的了，都一块嫁给了亲王。嫁时，大家说今后都是亲王福晋了，以后一定常聚聚，谁知一分手就是二十几年，直到她死了，我也没见到过她面.....”

弘延觉得鼻子有点酸。

“去吧，走吧。在这儿干嘛？除了血，就是血.....”

弘延想劝老夫人一句什么，一抬头，见老夫人的眼里空洞洞的，只有那么一点点绝望。

他站起了身。

老夫人的身子一歪，倒在地上。

弘延忙去搀扶。

他看见老夫人嘴角流出了乌黑的血。

转瞬间，老夫人的身子变得僵硬。

一剑冲天弘延把老夫人轻轻扶住在椅子上，他看了看灵堂，看了看死去的和亲王、

老夫人，一咬牙，转身走了出去。

第六章 情痴谁解其中味？

弘山和痴老人向山上疾走。

两人一句话也不说。

弘山问老人，我也中毒了么？

老人没说话，只是点点头，说：“痴啊，痴啊？你的第一杯酒里有毒。你刚刚喝下去半杯，我便见那店掌柜在柜台后面长起身来，眼珠转了一圈儿，他是在看都有谁已经喝了毒酒。怪的就是他那畏畏葸葸的样子，分明是一个不会武功的人，却眼光炯炯，一览无余。我便断定这酒不好，当下给你把酒换了。可你只是看着那九天秀女和艳水三姬，不再回头……”

弘山脸红了。

“你中毒不深，吃一粒化毒丸即可。如有两个时辰，毒当自解。”

弘山慢慢点点头，从痴老人手里接过这一粒药丸。

他当即把这药丸吃了下去。

“那天，在我们独坐时，有人喊：紫为先，蓝当第二！那人是谁呢？”

痴老人摇摇头。

弘山看看这老人。

× × ×

弘山和这痴老人有一段奇缘。

弘山是在山里把这痴老人捡回来的。

严寒冬日，弘山带几个人去京郊西山狩猎。

天寒地冻，冰雪交加。

弘山赶獐，来到一个树洞，见那獐子一闪就没了，再细看，树洞里有一个老人，他面色微黑，一条手臂已经肿了冻了，又有些溃烂。

他知道这是中了毒。

老人已经昏死过去了。

弘山看他病势危急，就让家人把他架上马背，驮了回去。

回到府上，请来了最好的神医为他治病。

说是神医，自然是京都最好的郎中，但这些人看了这老人的肿臂，都不知是怎么回事，投了药，也不见效。

这肿也怪，一圈圈向里肿，肿得黑了一段手臂，再向里肿，又肿了一段手臂，现在这手臂已经全黑了，手越肿得厉害脸也就浮上了一层黑黑的毒色。那样子很吓人。

天傍黄昏，这老人醒过来了。

“秀女，秀女……秀女，你呀……痴……”

他就这么念叨。

又一会儿，他清醒过来。

看了看弘山，笑了：“你把我从树洞里弄出来？”

弘山点点头。

“痴，痴，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用呢？”

弘山惊奇地看着他。

“痴啊……”

说完了这句话，他竟闭上了双眼，再也不想看这尘世一眼了。

弘由就说老人家你看看这是载亲王府，天下的事儿没有办不到的，我可以请来北京最好的医生，我可以弄到天下最好的良药，治好你的病……”

“有灵芝么？有千年灵芝么？有人参么？百年人参？”

老人睁开了眼，似乎很不耐烦弘山在他耳边絮聒。

“有，有。”

弘山说着，让人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他面前。

那老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他告诉弘山，把人们都弄出去，弄一木桶，内浸人参须汤，用一些灵芝与酒吞下，然后坐于盆内，浑身热蒸，汗气淋漓。直泡至齐脖颈处，桶下熨以热火，人大汗淋漓，就口含人参，双手环抱，见臂上毒线一点点褪向手臂，直向指尖。

三个时辰后，双手十指突然变得漆黑，再把手从热气中抬起，指向面前。面前放一笼子，笼子是木制的，里面放十只蟾蜍，也就是癞蛤蟆，笼子只有那么扁扁的一条，蟾蜍张开大口，正好咬着痴老人的指尖，就吮吸起血来。

不一会儿，十只蟾蜍便不再吸。

把它们放出来，一只只胀鼓鼓的，趴在地上，又用十只蜈蚣，放在指尖上。

然后再放蜘蛛。

痴老人满脸痛苦之色，汗珠淋漓。他把双手翻过来，看指甲。

“白了，白了！”

仿佛那指甲白了是他最大的快乐。

弘山不明白，他怎么这么快乐？依他看，痴老人身上的药毒远远不曾褪尽，那指甲虽然不像刚才那样乌黑发亮，但也还是不十分正常。

但痴老人却笑了。

“痴，痴，谁明白这痴，这呆，叫全天下的人难受啊……”

弘山让家人都出去。

他坐在老人对面。

两人举杯饮酒。

痴老人一会儿看一下弘山，看一会儿问一次：“你怎么不问我话？”

问了好几次，弘山都不回答。

痴老人又问。

弘山说：“我问你你就说？”

“看我是不是愿意说。”

“我要问你，你不愿说，我不是白问么？所以我不问。”

“如果你问的是我乐意说的呢？”

“那我不乐意问。”

“那你就问，我乐意的就说，不乐意的，就饮一杯酒。”

“你叫什么名字？”

“一痴。”

弘山听了，还是不由一振。天下知名的一痴一狂一疯一傻，一老一少一男一女，这痴老人是天下的武林至尊。

“你为啥中了毒？”

痴老人仰脖喝了一杯酒。

“谁给你下了毒？”

痴老人脸上竟升起了一片红晕，他抬头看看弘山，很郑重地又喝了一酒。

“你知道这叫什么毒，解药是什么？为什么我要去请‘高枕无忧’弘依你不让去？”

痴老人低头连喝了三杯酒。

弘山看着他。

“为什么不问了？”痴老人眼光炯炯。

“都问完了。”弘山一笑，“我说不用问么，问也是白问。”

“既然你不问，那就由我来问你。”

痴老人突然推杯站起，在堂上踱步。

“你知道痴老人的功夫独步天下么？”

弘山点点头。

“你愿意跟我学功夫么？”

弘山更是欣喜地点点头。

“你能做到我说的三件事么？”

弘山想了想，点点头。

“第一，我教你武功，你学我武功，我报你山洞救我之恩，不必言师，你与我，非师非友，相偕而行。”

弘山点点头。

“第二，我教你一切，你不必问我，我做什么，你也不必管我。一旦我知该走，也不告辞，起身即走。”

弘山也点点头。

“第三，我有难言……难言之苦。有些事做上去，似乎背了侠义之理。你做你的，见我不该做之事，你也该阻则阻，该行则行。这一条，行么？”

弘山惊诧地看着痴老人。好半天，才咬紧牙，点点头。

就这样，痴老人就和弘山在一起，教他武功，相偕而行。

× × ×

弘山看着痴老人，想起了他曾在酒店里唤那人为秀姑。那人是个女人，虽戴着面罩，但那一声一颦，一举一动，莫不姣好，实在是绝色女人的姿态。面罩一戴，更让人为她的美貌添几分遐想，更认定她美极了。

那女人和痴老人肯定有关系。

他们是父女，他们是祖孙？

他当堂在那么多人之中，独关心她，问她一句，反遭了秀女的一顿抢白。

但如果是祖孙或父女，他怎么会一见她们入店便低下头去，不再抬头看了呢？

这里面还是有许多疑团。

弘山心里想着，这些他都没法儿问痴老人。

第七章 一只小布老虎

弘雨看过了书，坐在树荫下。

三绝老人仍坐在树枝上。

三绝老人给他讲“神木令”。

“如果要带着神木令进禁苑山里，得八块齐全，才能找得到神木，那时你咋办？”

“把神木令弄到一起呗。”

“谁来弄？”

“大家商量好了，一起去。”

“诏令上说什么？”

“没有诏令，只有皇上的口谕。”

“口谕？唉，我总也说不清楚这些烂词话儿。”

弘雨不插嘴，他知道三绝老人是绝世奇才，他读书亦多，决不会不懂这些，只是嫌这讲法啰嗦罢了。

“口谕是什么？”

“对别人怎么说我不知道。对我是讲：得神木，运木入京，可封为摄政王。”

“如果是你想把这些神木令聚在一起，握在手里，你怎么办？”

“把大家弄到一起.....”

“怎么样？”

弘雨不说话，他知道了这种神木令的一个秘密。如果皇上的口谕对八木令的得主都这样下一样的口谕，那八木令之间不就只有火并了么？八大贝勒是清皇室的贵臣，八大贝勒的公子是铁帽子王的承继人，雍正帝让他们入山伐木，这用意……

弘雨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

这是一招。

如果八木令是有意赐下的，那么清渊阁的失火呢？

那一次失火，既烧了祖先像，又可以打八大贝勒的主意。

这招忒狠毒了。

“听说神木令只有八令集在一起，方可以寻到神木。如果这样，你怎么办？”

“把我的橙木令交与别人，让他们去寻好了。”

“如果大家都不愿交呢？”

“说服他们交出去，何必要自相残杀呢？”

“如果他也不愿交神木令，也不愿自己死在别人手里，又会怎样？”

弘雨嘿然不语。他知道，八大公子心高气傲，个个自以为武功不凡，那结果只会是人毁令失，最后的结果只会是八大公子死的死、伤的伤，只余一人。那一人也是耗尽了气力，才可以得到这令，去伐神木。

“怎么办呢？”弘雨心里没了办法。

“只好让他杀了你，不然，让你杀了他。”三绝老人的口气冷冰冰的。

“如果不杀人呢？”弘雨问。

绝老人叹了口气：“你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三绝’呢？如果要不杀人，你得有能力，制止住别人动手杀人才行。”

弘雨默默地坐下了。

他在想心事，在想一个他从来也没想过的问题。

他一生厌憎武功，他怕见鲜血。说明白了是讨厌见鲜血，但如果别人在他面前一味杀人，而且他也只可能被杀时，他怎么办？

他不愿习武，但更不愿被别人糊里糊涂地杀死。

那样死去，实在是太不值得了。

弘雨默默地沉坐着，像睡了似的。

“偏天下有这样的痴人，止戈为武，止戈为武，这道理你懂不懂？”

弘雨浅浅地笑了，是无可奈何的笑，是决心已定的笑。

他慢慢站起身来，文雅迂腐地向三绝老人深深打揖，叫了声：“师父……”

三绝老人从树上一下子跳到弘雨面前，这一飘让弘雨没料到，又快又轻，像烟尘一荡，就落在了眼前。

“你说什么？”

“师父！”

三绝老人哈哈大笑：“不行不行，只有酸绉绉的文人才打揖躬腰，你该给我磕头才是。”

弘雨就要跪下磕头，三绝老人一手平伸，一股绝大力道托着他的身子，他跪不下去。

“等一等，等一等……”

三绝老人纵身上树，取下一个小札，从中取出一捻线香。他二指向前一掷，两根线香竟插入地下。

线香是软的，竟能像铁一样插入泥土中。这让弘雨又惊又喜。

三绝老人双掌一搓，用掌心在线香两侧平平一放，也不见火苗不见燃点，那一缕轻烟就从线香上袅袅升起。

弘雨就给三绝老人磕了个头。

“得三跪九磕才行。”

弘雨神色很郑重，他很认真地跪下，磕头。

三绝老人说：“本门武功传了五代，从先祖师三绝道人传至我，如今你是第六代传人了。记住，本门武功只传与一个传人。而且那传人必须对俗世三绝：绝情、绝欲、绝性。绝情是说对世人无情，对世道无情，独行独是，不与人同。绝欲是没贪欲，对金钱、权势都不贪不取，不盼不顾。绝性是没有世人性情，七性六欲，牵肠挂肚之事绝对不沾不惹。这是先祖师三绝道人所悟的理法，你得记住。”

弘雨刚想问，又想摇头，但想一想，就忍住了。他想问，既无情无欲无性，还何必学武以止人之杀戮呢？干脆什么也不理睬就算了呗。他又想摇头，以为这祖师的理法实在是荒谬，人的肉身来之父母，怎么能三绝呢？他没有问，就像对他所读的书，如果不以为然，只是摇摇头，不记它就是了。

“你得记住，否则你研习‘一式三绝’，则不能进到本门的最高境界。”

弘雨点了点头。

三绝老人把一本书放在弘雨身边。

“这是本门心法。你细读读，必须在五日之内研习明白。有不懂处可以随时问我。”

这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弘雨拿起来，见那字迹渍迹斑斑，显是练功人研习好久，日夜以汗水浸淫，才弄成了这般模样。

三绝老人又从怀里掏出一紫玉小壶，递与弘雨。

“这是我三十年来从长白山禁苑里采到的好药。人参籽红顶，是在那秋阳九九之日，在长白山巅顶石砬子上，采龙蛇呵护之千年古参，在日月交映那一时刻，采来参籽顶红那一粒，连连九年，加上千年灵芝，百年芙蓉草，一起研制的秘药。你服了它，可助内力，如修三五十年……”

弘雨接过紫玉小壶，就要向口里倾。

“不行！”

三绝老人一把抢了下来。

“如果你此时将它服下去，便立时七窍出血而死。你得先学会了本门内功心法。然后在阴阳交晦之时，坐溪水流瀑之中，目定神凝，一连九日，才可以服完这药。”

弘雨小心地把这药揣入了怀里。

他拿了那本薄薄的小书，走到卧牛石上盘膝而坐，细细研读起来。

三绝老人背手走到一边去。他站在那些松树前，看着那些小小的茅屋。茅屋都是搭在大松树之间的，他一一数过，共是一、二、三、四、五，五个茅屋，他记得他是进到这里已经五十二年了。每到十年为一限，他就筑一个小屋，每到十年到一限，他又筑一个小屋。

他脚尖轻轻一提，飞上了第一棵树。

这是他筑的第一间小屋。屋里有许多用具。点火的火种、锅碗瓢盆，甚至还有一只逛庙会时买来的布老虎。他拿起那只布老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他记着那是来山里的第三年，他下山去除一个采花贼，在一个庙会上，遇了一个美丽的姑娘。那姑娘美得没法儿说，她笑得咯咯响，周围的太阳、山、庙和人都有这笑才变得更有味儿。他不知不觉地跟着这姑娘走进庙里。那姑娘身姿袅娜，跪在佛前告祝。他想也没想，就也去跪在佛前告祝。

他和那姑娘只有一步远。

姑娘跪着，以为她一心向佛，以为她所说的话只有佛才知道，以为她的心事只是向冥冥之中的神佛讲述。所以她一心郑重，也毫不矫情。

人在这时讲的是心里话。

她喃喃念叨：“佛啊，神佛啊，我知道我是个清白女儿身。这些日子我老做恶梦，昨夜还梦见窗外有脚步声。窗外是楼檐，不可能有脚步声的。是不是我的梦有啥不好的兆头？佛啊，我盼……盼我早嫁个好男人，像……像身后这个男人那么年轻，那么英俊，

那么讨人喜欢.....”

说的人念叨念叨，嚶嚶细声，只以为自己 and 神佛能听见。她为了让神佛听得见，还真把话都小声地讲出来了。

神佛不一定听得见，身后的他却听见了。

三绝老人那时就是“三绝老人”，因为三绝老人一待师父谢世之后，便只能以此名称于世了。

那时的三绝老人却只是个血性方刚的英武侠客。

他听见了那美丽姑娘的私语告祝。

他愣住了。

没想到女人可以这么向男人说出爱来。

他头有些热，低下了头，没一句话能向神佛说。

那姑娘盈盈起身，风姿千般地向他嫣然一笑，走出去了。

他给这一笑怔在了当地。

那时，他忘了面对慈眉善目的佛，忘了他已是绝情绝欲绝性的三绝老人。

他痴迷迷地走出大殿。

美丽绝色的女孩子不见了，她回到了尘世俗间去了。他慢慢地跟着，梦一般地见她回了家。

他好半天才醒过来。

他突然想起来了那美女的梦。那梦也许是那个采花贼去了她院里，被人冲撞过，才走了。

今晚他会不会再去？

一定会去。

他马上换了衣束，去那女孩家查看。

天已入夜了，他在屋檐上飞，那身影只像一溜烟尘。任何人这时看见人影子在房上飘，只好以为他是鬼魅夜行。

他飞得极快，快得不可思议。

他来到了那姑娘的绣楼。

楼是两层的，有些钱的人家，都叫女儿住在楼阁上，全不顾女孩儿思春，也没想女孩家可以凭栏眺望，用眼睛去渴望俗世。

他绕楼而走，但愿这时姑娘已经入睡。

突然他见西窗虚掩。

他心一阵子狂跳，心里在想：完了，她完了.....

他一翅冲天，直飞入楼内。

他看见了最后的一幕。

那女孩儿赤裸着，已经死在了床上地上，那个采花贼正歪着头，喜孜孜地看他在墙上用女人胭脂描画的一朵牡丹花，那花只有一朵，下面是一根硬硬的茎茎。

采花贼偏有他的喜好，在每个被奸杀的女孩儿绣楼上画下这朵凋残的离茎牡丹。

采花贼一听见窗响，回头见了她。

“你是谁？”

见他不说话，只是看着床上那赤裸死去的女孩，就龇牙一乐：“老兄，你来晚了.....”

他就仰天一叹，又定定地看着采花贼，冷冷地说了句：“不晚.....不晚.....真的不晚.....”

采花贼瞅定他的眼睛，从他的眼睛里射出一阵子无形罡气，这气逼得采花贼一点点退到了墙边。

“我找了你一个月.....”

“你是谁？”采花贼有点不以为然，他见这不速之客如此年轻，以为仍然是他杀死的那些江湖上的年轻侠客，便不怎么在思。

“三绝老人。”

采花贼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

他知道三绝老人，几十年前这三绝老人就在江湖上飘忽行走，任何人不知他多大年纪。有人说他白发白须，有的人说 he 已练成了不坏之躯，每过五十年便又恢复为一年轻后生，须发渐渐变黑。凡是见过三绝老人的，好人都惕然自省，坏人则无一活命。

眼前这人是三绝老人？

“你胡说……”采花贼喊了一句，腿却不由自主地筛起糠来。

“本来想要你一死完事。你今晚又害了她，我得让你尝尝三绝老人手下死去的好滋味。”

他说这话时，声音冷得像冰。

采花贼心知躲不过。他向一边一步一步挪，他期望这三绝老人再向一边游走，那时他就可以夺窗而逃。

“扔下你的剑！”绝老人命令采花贼。

采花贼很听话，把剑扔在了地上。

这一扔也有点力道，剑插在楼板上。

在他的目光一去扫那落剑时，采花贼的身子倏地一动。

“唰唰唰——”，不知有多少暗器向他飞来。

他一凝神，袍袖用力一挥，那些暗器被他震飞的震飞，捞住的捞住。

这是漆黑的铁珠，显然浸了毒。

他用力一握，铁珠成了扁饼饼。

采花贼见他用手接暗器，脸上不由得露出了奸笑。他以为这三绝老人必然中毒。

可三绝老人把铁饼扔在了地上，两手拍了拍，拍去点尘土，脸上仍带着笑。

采花贼慌了。他想夺窗而出。

“叭——”，三绝老人身影只一飘就来到了他面前。一伸手，采花贼又退回到了楼上。

采花贼不明白他怎么又回来了。

他又一冲而至，双手齐出，直夺三绝老人双眼。

三绝老人只一动，手向前平伸了伸，伸出食指、中指，遥向他指了指。

他便一下子失去了视觉，像一下子没了月光，没了床边那一星烛影儿。

马上他才知道了疼痛，脸上流下了粘粘的血。他知道双眼被刺瞎了。

他只见对方在距他两尺远处用两根指头点了一点。

三绝老人会江湖上人人传说早已失传的隔空击穴手法，而且那力道之大，简直叫人心惊。

采花贼不动了，他知道今夜必死。

他一下子又感到对方那杀人的罡气瞬间就没了。

他明白，三绝老人练到了罡气随性随身随势可发，随心所欲随时可收的地步。

他一转头，向墙上撞去。

头没撞在墙上，却身子向后趔趄而行。

三绝老人抓住了他的肩头，点了他的穴道。

三绝老人点了他的哑穴，麻穴，又点了他死穴，手指又飞速地在他的胸背上点了几处。

奇怪的是，手法这么重，他竟没死。

“戳穴法点了你的穴位，你一时半会死不了，但是你一定得想快死，因为这样活着比死还难受。”

采花贼马上就体味到了，他浑身奇痒奇痛，满头流汗。

三绝老人站起身来，看那个赤裸死去的女孩子。

这姑娘真漂亮，是神佛为俗世造就的一尊美塑，浑身如玉般洁白，满脸是那么晶莹。

但那眉眼间有一丝惊慌，怨恨。

她怨恨这尘世么？她以为这尘世中只有暴虐么？

三绝老人静静地站了一会儿，他仿佛又回到了檀香味儿飘溢得直浸心肺的佛殿上，又听到了这姑娘喃喃自语的告祝。

他叹了一口气。

回头看，采花贼已经疼得浑身哆嗦了。

他还是不忍心见这人受罪，走上去，轻轻地在他背上拍了一下。

采花贼一声不吭，倒地死了。

他回到那姑娘身边，坐下了。

他呆呆地看姑娘的脸。

这脸让他心里不平静。

如果他早来一会儿，就好了。

他应该早来，应该早点来啊。

他轻轻地拿起衣服，给那姑娘穿上。

穿衣服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尽量不让他的手触及姑娘的皮肤，他伸出手去，用罡气托起姑娘的身子，给她穿好衣服。

他用手掌在姑娘的面上拂了两下。

姑娘的眉眼舒展了，眉一不那么皱紧时，她的神色便有了一分安详。

现在，姑娘像睡熟了似的。

他又轻轻地为那姑娘盖上了被子。

他起身来，用手指隔空虚虚地划了两下。

墙上的那朵牡丹被划了两个叉。

这天夜里，他悄悄跑了一百里路，回到了这卧佛寺后山的树林子里。他爬上了这间茅屋，枕着这只布老虎躺在茅屋地上。风吹林涛唰唰响，他睡在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茅屋里，月亮照着，他脸上流下了一串清泪。

第八章 十年居一室

三绝老人把布老虎轻轻地拂了拂，灰尘没了，把它又小心地放在地上。

他看了看这间茅屋，头十年里，他还有这么多东西。锅碗瓢盆，还有这么一只布老虎。

三绝老人走出茅屋，脚踏在树枝上。

这只是一根指头粗的松枝，三绝老人踩在它身上，整个松树连松针也不摇颤一下。

三绝老人一纵身，人又轻轻地落在第二间茅屋。

这间茅屋比头一间要小，而且立地比第一间还险。

三绝老人走进了茅屋。

这一间又与第一间不同。

茅屋里挂满了字画。茅屋太小，有些字画就三张四张叠挂在墙上。风吹松动，那些字画都轻轻地唰响。

这里有天下绝迹的唐代画圣吴道子的画，有晋时王羲之的书法立轴，有怀素的草书如龙如蛇爬满壁纸，有钟繇的草字书帖。

这些字画已不再为尘世人所能见到一眼。

三绝老人一张一张地看这些字画。

他闭上眼睛，能想起当时从皇宫大内拿出这些字画的情形。

就说这一张王右军的真迹，当时是挂在养心殿的。

养心殿是皇帝读书、睡觉的地方。

皇上有时到寝宫去。但做皇帝的，也有厌了女人的时候，这时，皇帝就搂着小太监睡在养心殿，或者是皇帝自己一个人睡在养心殿内。

头一天晚上，三绝老人去了养心殿。

他看了半天，用点穴法制住了门前的两个侍卫，让他们昏睡。进殿了，又如法炮制，让皇帝侍寝前的两个卫士昏迷过去了。

他就背着手在养心殿里来回看。

养心殿里尽是书。

他翻了几本看，觉得这些书都不错，决定一过了二十年，搬到第三个小屋时，把这里的天下孤本、善本书多搬些去放在他树上的第三间小屋去。现在这小屋他准备藏些天下的名画，放不下书籍了。

十年，一晃就过去了，他想。

他坐在皇帝的龙椅上，看御案上的墨池砚海，看见那里是用上等朱砂研成的墨料，心里挺好笑。难道皇帝这一辈子只用红笔写字么？

他好奇心大发，决定也试一试做皇帝的滋味。

他在那一纸御诏上写了四个字，风逸云清。

拿这字和皇帝比一比，他觉得他这字比皇帝老儿写得好。

他很自得，三绝老人做皇帝也不比皇帝本人差。

他在皇帝的椅子上坐了半天，心里很诧异，不明白这么大个椅子，坐上去两边空落落的，皇帝坐着也不难受？难道皇帝坐着就得左右什么也挨傍不上？那多累啊.....

夜已深了，御道巷里传来夜更侍卫的呼喊，直门叫嚷要睡过去的人小心风火。

三绝老人把墙上的字画都飞快地摘下来，手一抖，就卷起来一轴。

任何人见了他偷皇宫字画这一招式，都得服气，天下人没第二个可以像他这么轻松。

他把这些字画放在了御案上。

用什么来捆系呢？

他想起了皇帝的腰带。

皇帝的带子是雕花暖玉的，一块块拼凑起来的暖玉。他抓过来，把这些字画扎起拿走了。

他想起来了，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儿了，第二天，皇宫内一片慌乱，皇帝坐在养心殿上正对所有的人发脾气。宫内有人偷了他的暖玉腰带，还偷走了他墙上的字画。他以为这一定是那些狗胆包天的太监们干的。

他命令拷打太监。

正在行刑，他突然怔住。他才见到砚海下面压着的一张纸，上面有用朱砂写的字。他知道他没写过这字。

他慢慢把纸条抽出来。

这是四个字：风逸云清。

皇帝愣住了。他不知道写这四个字的意思。从那以后，他经常在案头，心里把玩这四个字，有时对新进的文渊阁大学士考稽，也突然问他们这四个字的意思。那时的皇帝不像后来这么坏了心术，他还有些勤黾政事的劲头。

三绝老人只知这些，如果他知道得更多，他会一喜一忧，喜忧参半。

因为，从他那一次进宫内起，雍正皇帝就知道他一当皇帝就该有一些武功高强的人做他的大内侍卫，否则他的脑袋怎么搬家的他都不会知道。从雍正时起，就有了清朝皇帝的私刑机关，这也实在是由于他们怕了三绝老人这样来去飘忽的侠士。他们一蓄养起大内侍卫，给天下造成了多少祸乱。再就是，从他入宫起，皇帝就知道他的头不一定那

么有把握地可以永远长在自己的颈子上，他们想干点什么事时，心里总还是犯点嘀咕，别干得太过火，过分荼毒天下百姓，保不准有哪一天会脑袋搬家。

三绝老人这时看着四壁墙上的古画古字时，突然想：在这儿的第一个十年里，那姑娘的死和买一只小布老虎说明他还没绝情，对女人对尘世还有心有意。而在这林中的第二个十年里，他去了一次皇帝的寝宫，无意中写下那四个字，无意，但总是有欲有性的流露，不像一个三绝老人的举动。

绝情绝欲绝性，难呵。

三绝老人又一纵身，飞到了他的第三间茅屋前。

这一架茅屋又比前两间大些，但怪的是用藤索扯在第一间与第二间中间的两棵树上。藤索编成了人头大的网眼，织成空间的地，而四边全是用大块的树皮围成了墙，如果是一个身笨体壮的人在上面，藤索颤得厉害，树皮墙和茅草顶都会在颤动中摇摇欲坠。

可偏偏在这间屋里，堆了许多的书。

这里的书和世界上任何书室的书都不是一样的置放法。

每一匣书都用白白的桦树皮包裹，成一捆系在一块藤索上的大树皮上，书捆很多，藤索就被拉弯成弯曲的吊篮。与吊篮不同的是，这吊篮上面是一间又大又怪的小茅屋。

三绝套人一遍遍地审视这些书。

第三个十年里他寻遍了天下的书。

桦皮都黄了，又脆又硬，捆系的绳索都很怪，有时是山里的藤条，有时是簇新的绸缎，还有些是用金丝勒成的线捆系的。这些书都有些来历。如果它们能讲述，每一匣都会有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他那十年里就是在全天下找书。

他找的是珍本、善本、孤本书。

先是找那些文人墨客，文儒雅兴之人的书籍，他常常抱卷吟诵，在山风松涛里找那些琅琅诵读声，学那文人墨客的雅兴。后来，他读倦了，他悟出文人墨客的书写得再好，也只是对笔墨纸砚枉寄一片深情。他有点可怜这一片温情。最后他不读这些书了。他又去读那些农工桑麻市井伎俩之册。他知道酿酒之秘，能酿出天下第一美品佳醴，他知道制出毒药，能毒倒整个城市的市井之徒和达官显贵。他又给自己找事干，专门为各种天下剧毒配制解药，直至天下任何一个人也毒不死他。最后他不读这些书了。他知道天下所有的技巧都是一种执意的苦求，而一切苦求都不过是活了一个生命的过程。他何必总是苦苦地活这个过程？过程结果都是一个：成功。成功的结果也总是一个：放弃。那么一切的重新开始和一切的终结放弃是一回事么？最后他开始寻找天下的武功秘笈。他抱着寻遍天下的目的，找出了许许多多的独门武籍！除了少林寺的达摩掌他不曾翻遍以外，他几乎把天下的武功秘笈都弄到了，有的是摹本，有的是与人交手之后影摹的真图，他先还是珍惜这些秘籍，但躺在松涛之后，他忽然彻悟了，以他的功力，以他奇绝的“一式三绝”，以他自身的绝顶轻功和惊人内功，当世已是无人可敌了。那么，他研习这些武技绝籍有什么用呢？它们奈何不了“一式三绝”。

三绝老人又扫了一眼这摇篮式的藤索茅屋里一捆一捆的书匣，叹了口气，这第三个十年他似乎开始觉悟了，他开始知道一切忙忙碌碌的修身习性其实都是执迷，只有不动与淡泊才是三绝老人的本性。

三绝老人走到藤索边上，又向另一棵树上飞去。

这茅屋里只有四本书，有一钵一剑一袭长衣。

小屋虽然很小，但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就显得很空荡。

这小屋就建在两棵树上。

他用摧心掌力把树的心脉震断，树的肉便一片一片陨落，中间形成了空巢，两树对搭成了一把巨伞，巨伞下就是他的第四间小屋。

他在这小屋里住了山林里的第四个十年。

这十年里他很少外出，出去也只是去解决天下武林的棘手事。他杀了江南七省的倚天剑雷虹，那人是黑道上的武林败类，七大帮派联手也只是让他轻伤落败，七大门派反倒折了两个掌门人。他毒死了“天下毒星”，和他的弟子一个后生娃娃订了盟誓：他不死掉，那娃娃绝不能在江湖上公开行走毒人，只能暗地里干点事儿。他一日一夜奔了八百里来到关东，杀了九天秀女的师傅邪婆婆。办完了这几件事后，他就在江湖上匿了踪迹。他坐在这两棵松树的巨伞下，仔细研读这三本书，这三本书是他祖师留下的“一式三绝”，即绝情剑、绝欲掌、绝性拳。

他将这三本书浸淫了四十年，参悟出了无数心得。像前几位师父师祖一样，把心得写于其上。

他又把各家轻功研习一遍，结合本门轻功，创出了奇绝天下的“若波若影”步法。

他又把本门内功心法参悟透彻，理出了“绝情七式”心法。

这些东西，加上对于天下毒经的研究，成了他的第四本书。

他轻轻地坐下了，看着这四本书，看着这里的一钵一剑一袭长衣。

在第四个十年以后，他活在人世间就只需要这么点东西了。

他这时愣愣地看着这些东西，心里突然想：我真的就只需要这一点东西了么？真的如此么？

他轻轻地摇了摇头。

这是他在山里呆了四十年的屋子。

这四十年他很少走出卧佛寺的山外去。

他常常在秋阳升诞之时，眺望太阳把一山枫叶洒遍猩红的那情景，那时的景致颇为壮观，但他仍是有兴无心地看着。

他知道，他不会为秋残冬酷而悲叹。

他也不会为自己的孤寂而苦闷。

他像在这屋里住了第四十年后告别这屋子时一样，无悲无喜无忧无怒，走到屋门前。

说是屋门前，其实只是两棵大树树身中间的洞边。

这断了烂了的树身边沿被他踩踏成了平平的一块。

他每天出入就是从这一点立锥之地么？

他纵身飞向第五间茅屋。

说是第五间茅屋并不准确，这里只能说是一个树洞而已。

如果说第四间还可以算是个屋的话，这一间只是一个天然枯树的树洞，是一个北方棕熊可以拿来作越冬之巢的树洞。

这里，只能容他一人，他在这里不能左右转身自如。

在这里，已经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无剑无衣无食品用具，更没有什么他喜爱的什物。

因为他对这个世界已无甚需求。

他渴饮山泉，冬食冰雪，食物所需无几，有时去卧佛寺取用，有时一连几日不食。他能静静地坐在树洞里看天飘大雪三五日，又能躺在树洞里连连睡上好几天。

他在这个树洞里呆了两年。

他回过头来，看坐在卧牛石上的弘雨。

他知道弘雨禀赋极佳，是个学武的好材料，而且他熟知典籍，极有悟性。他挑选的是个好传人。

他仰天长啸，啸声传出数里，卧佛寺香山周遭树木俱飒飒招摇。他的啸声中，除了有告慰、悲凉，还有将要卸下重负的一点儿轻松。

第九章 莫道孟姜独钟情

山海关上，有天下第一楼之称的城堞门楼。

门楼陈旧，但仍不失雄伟。

这儿只有一个小酒店，卖酒也卖吃食，也留愿驻足逗留、一观海涛一睹雄关的行商过客。

这天，是小店最热闹的一日。

先是来了一位阔绰的公子，他独身一人，长衣大衫十分考究，团花绸袄，暗花绸裤，走路都是一派富家公子派头。他骑一匹乌龙驹，店家是明眼人，一眼看出这马是匹千里马。

这公子坐在店里，掏出一把折扇。

已是近秋，又在海边关上，山坡居处，海风带阵阵腥气扑面而来，带扇子做什么？

真是富家公子的派头。

这公子一展扇子，店家更吃了一惊。

扇子竟是纯金所铸，而且雕镂得十分精细。

这公子要一坛花雕，坐小店门廊桌上观海涛拍岸。

他自斟自酌，好不豪兴。

从外面又走进来一人，也是独行一人。

这人是短衣短袖，箭袖扎束，像习武人，又像是走镖的镖师，背一个包裹。

店家看了他一眼，认定这人不如刚才来的那一位公子阔绰。这一位那倒霉的样子，看上去就是走镖也是总失镖的主儿。虽他不是正主儿，但也是走镖没银子，做买卖赔钱的一类人。

可这人也要一坛花雕。

店家就有点迟疑，怕他付不出银子。

这人当然不耐烦了，他连喊店家拿酒来。

店掌柜忙去搬了一坛酒。

那人是穷酸相，捧坛子就喝。

他嘴角左边直流洒，喊：“好酒，好酒！”

一伸手从兜子里掏出两片金叶子，一并给了店掌柜。

“喝酒，吃菜，还住一宿。”

店掌柜脸上马上堆满了笑。

“用不了，用不了，用不了这么多。”

那人不不耐烦了：“快去弄菜！多的赏你了。”

店掌柜满脸堆笑：“公子，有鱼翅、海参，一应海货俱全，还都是鲜的呢。公子想吃什么？”

“拣你们的拿手菜做一桌子来。”

店掌柜一听犯嘀咕，这公子犯疯？

他还是喜孜孜地下厨房去了，一边走一边直念叨。这穿戴阔绰的公子手头倒没这衣衫陈旧的短衣汉子大方，可能是他把全数家当都用在置办衣物上了，用他所有的金子打出这一柄扇子四处装阔。

哼！店掌柜看不起这种人，面上货，装阔，没什么了不起。

这时，店门外又停下了一群人。

这些人都骑着神骏的马匹，人人佩剑挂枪，行囊沉重。一共有四五个人。

这些人簇拥着一个贵公子昂然走入店内。

店掌柜忙笑脸迎上去。

这些人话也不说，进店搬了一张桌子，放在门廊里，又搬了一张椅子，放在桌边。

那公子坐下了，向店里看了看，看那个站着饮酒的汉子，又看了看门廊里正自斟自

酌的金扇公子。

那人的脸儿怪得很，十分冷峻，怎么看怎么怕人。即使是他笑起来，也叫人十分惧怕。那笑不让人放心，无论他多热闹，也让人感到他的心是冷的。

他就只是对那金扇公子笑了一笑。

后者毫不在意，拿起他的扇子从头至尾看了一遍佛祖转世。

天下怕是再没有任何人比他对佛祖轮回转世更为熟知了，他比所有的得道高僧都虔诚，虽然佛祖被他不恭敬地刻雕在扇子上，被他不断地把玩着。

“来吧，看看海，就知道有些人那肚肠子里的玩艺儿太见不得人了……”金扇公子突然轻声说。

这话说得轻，但店里的短衣汉子和门廊里的神气公子都听得见。

“没什么意思，在朝堂里站班，和你俩站一块儿，我都扫兴。你俩一个装模做样，一个心怀鬼胎。”

讲话的是短衣汉子。

“你那更是装模做样，谁见过穿短衣短裤的粗人怀里揣一堆金叶子？谁又见过怀揣金叶子的人穿一身破烂的？短衣短裤？这不是装模做样又是什么？”

短衣汉子捧着酒坛子来到门廊里。

“叭！”那富贵公子抛过去一物。

短衣汉子双指一挟，是一只蟹。

他抓过来就吃。

“可惜，这时的蟹儿不肥。怪，怎么海边吃蟹，反倒不如在京时新鲜？莫非这蟹不是生在海边，反是生在京城里？”

店掌柜听来听去不大明白，以为这些人都有些火气，有些疯癫，他挺害怕。

“喂，我告诉你我现在心里怀的什么鬼胎啊。”

“乐意讲你就讲吧。”

“我想看看你俩那神木令。”

“想看一看？你自己不是有黑木令么？”

“就是想看看你们的。”

金扇公子弘澧笑了笑，把扇子向前一伸，扇面上平托着那块似碧玉非碧玉似宝石非宝石的东西。

“看过了吧？”

“看过了。”冷面冷心弘德点点头

“你的呢？”他又转头去问短衣短袖的三环独步弘环。

“凭什么给你看？”弘环冷眼看他。

“也是。”冷面冷心弘德点了点头，“人家当宝似的一块神木令，干嘛给你看？”

三环独步不作声，把空酒坛子向前平推，那酒坛子竟飞出去好几十米，落到海面去了。

酒坛子就漂荡在海面上。

“要想要神木令，今晚姜女庙里见。”

弘环如飞一般飘上山去。

× × ×

姜女庙内寂无一人。

这个倒透霉了的女人，从迢迢千里赶来，用诚心的泪哭断了长城，还是见不到她的丈夫，就只好一个人默默地站在这山坡上。

姜女已经几百年没有梳洗了，她弄得披头垢面，愈见憔悴。

庙门嘎嘎打开了，一个人走进来。

他安安稳稳坐在姜女像前边。

山风呼啸，海的咆哮和腥腥的海风一阵阵扑过来。

他仍坐着不动，像睡着了一样。

他闭上了双眼。

在海哮里，在山风的呼啸之中，他似乎听到了人腾飞纵跳的声音，他睁开了双眼。

晚了，身边已经围上了三个人。

这是三个女人。

三口剑正指向他。

他抬起头来，三女都穿着素色的长衣，在月色下显得冷艳绝伦，那乌发素裳，在静静的幽夜里显得更美。

但她们手里的三口剑都指向他。

他不能动一动，一动，锋利的剑就会刺透他。

奇怪的是，刚才三姬包围时逼近她们的那一身罡气突然消失了。

三姬手执剑，一眼不眨地看着他。

“何必……”他喟然一叹。

这叹气好像是为这些女人惋惜，而根本不曾想到他自己。

“我想你们大概知道，‘高枕无忧’弘依最会下毒，大概也知道，只有一个人不怕他的奇毒，那个人就是我……”

三姬不动声色。

“一个人如果不怕世上的任何毒药，那他一定是个使毒的大行家……就是说，你们三个人已经中毒了……”

三姬之一“怅望秋水”三娘冷冷地说了一句：“我们原本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三环独行弘环不说话了，低下头去。

“环公子为什么不说话呢？”“妙性仙子”大娘问。

“说也无用。”弘环闷闷地讲。

“芙蓉小妹”四娘笑微微地说：“环公子行毒天下闻名，且又有独步天下的三环绝技，我姐妹三人有事求公子，不知公子能否应允？”

弘环点了点头。

三姬互相瞅一眼，突然脸色一沉，阴切切地说：“杀了弘德，杀了冷面冷心这家伙！”

弘环不答。

“如果环公子能够杀死弘德，我们姐妹三人当侍巾榻，为环公子侍寝一生……”

弘环笑了：“久闻艳水四姬艳名，得其一，生平足矣。不想三姬竟想全都归我，我真是福气不浅啊。”

弘环突然脸色一沉：“听说四姬归冷面冷心，你们本来可以在床上乘机杀了他，为什么不杀？”

三姬收起了剑，一齐跪下。

“公子，环公子，你听我说……”

于是三姬就又向公子弘环讲了一遍师父严命，不可杀弘德的缘故。

“有北里之舞可与我舞来？”弘环突然下令。

三姬互相望了一眼，凝聚真力，试试中毒与否。

弘环笑了：“你们刚才——说话，那毒已经解了，如果刚才谁不向我讲两句话，她这会儿怕已经是躺倒在地了。”

三姬很是高兴，向弘环作揖致谢。

然后，在清冷的月光之下，在这冷寂寂、阴森森的姜女庙里，三个着素披发的美女，如鬼如魅，翩翩起舞。

三姬的头发披拂，人在弘环身前身后转。她们一边起舞，一边歌唱：

“哥吔，哥吔，你没看看山月，
月是弯弯的，像妹的眉，像眉。
哥吔，哥吔，你没看看山林，
林是散散的，像妹的发，像飞瀑。
哥吔哥吔，你没看看山峰，
山是壮壮的吔，像哥的人。
哥吔哥吔，你没看看山林，
.....”

弘环忘记了自己，他的坐姿变了，双腿不能再硬生生地交叉端坐了。他的小腹发热，发软，他知道那壮士气一点也没有了，他的身子疲软了，烧热了，他的唇干燥而灼热，需要寻找湿润的吮吸。.....

弘环从三姬的肉体中寻到了欢乐，他的心颤栗了，他的心跳猝急，血涌神迷，他从与三姬的躯体绞杀中找到了他自己，又迷失了自己。

他已经忘记了一切。

“唉——” 这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弘环想跳起来，但三姬的身子还在身前身后地拥着，他就不能立起身来。

他知道他已经晚了，他已经太晚了。

他才知道他有生命之忧。

这一声长叹的人说话了，弘环和三姬都呆坐到原地。

“瞧，瞧，连孟姜女都看不过眼去了，她可是望穿秋水，空在这儿等了好几百年的呀。但她也羞见你这狼狈样子。看来，你这人没一点儿定力.....”

“你是谁？”

问完之后，他马上想起来，这一问是多余的，从姜女像后面缓缓走出了个人来，这

人是冷面冷心弘德。他手里提着宝剑。

弘环知道该向三姬击一猛掌，但三姬的手是软软的，三姬的心是火热的，三姬的皮肤是温柔的，只有他自己的小腹是冰冰凉的。

“你.....还是站起来吧。”

弘环就慢慢站了起来。

说来也怪，人这东西对衣服有一种着了迷的热爱，你也知我也知他也知，这只不过是一层遮羞布罢了。

如今的弘环即是，一边是他刚缱绻交欢的三姬，一边是同他一样的男人，立边上沉默不语的姜女又是个泥雕粉塑。大海之边，山崖之上，谁见他来？偏偏他自己怯了气，有了几分不自在。

现在他手里什么武器也没有，只有手指上戴的夺命三环。

“怅望秋水”三娘把他的衣物轻轻放在脚下。

他不敢看一眼，更不敢说去穿，这时眨一眨眼也许就会被人家取去了生命。

“把你的绿木令交出来，可以免你一死。”

弘环冷冷一笑，面对着冷面冷心横着张开了五指。

冷面冷心弘德盯着他的手指，这三只寒玉环有神奇的妙用，关于它们，有许多近乎于荒诞的传说。

“叭——”，手指轻轻一抖，一环飞出去。那环带一道绿光，向弘德面门、嗓眼、心口奔来，环飞得极快，又像是上下蹿跳，又像是横直飞掠，让弘德看也看不清。

弘德不敢去抓，只好横身一掠，闪向一边。

寒玉环又向回飞，一直飞到弘环前面，突然被妙性仙子一把抓住。

“这寒玉环就赏了我吧？公子.....”

弘环的脸色苍白。

弘德冷笑了笑，虽然那笑让人觉得比见了哭还难受。

“你小心了……”弘环又伸出了五指。

弘环出手之快，是人所不得预料的，那横放的五指前后摆动，其它只是个样子，只有那一根手指上凝聚了他全身的功力。指环一弹出后，他立如发，像人随环出，那一阵杀气便随着指环的嗡嗡响声扑面而来。

这一回弘德看见的是一片绿光，根本看不见指环向哪里飞来，他突然觉出这时危险之极，全身无一着可击处，然而又处处是可击处。问题是他不知道那指环在何处，所以他的剑掌也只能那么虚虚一迎。

谁知道指环正向他顶门打来。

他马上仰身跪地，半剑向天。转身连来了两个动作，先是“迎君一揖”，后又是“横链锁江”，这才算把这一环躲过去了。

指环又嗖嗖从身下转回去了。

弘环去抓指环，这时的他两肋空虚，空门四露，他以为这一次肯定是没了命，三姬只要任何一个出手，他都只能尸横当场。

他心里有点悲戚。就是尸横当地，也弄得狼狈不堪，身上竟是一丝不挂的。

不料三姬只是低垂着头，并未向他出手。

他是用最险的招式去抓住了这指环，只要他二环在，就能胆气壮些。

他的手微微颤抖。

弘德慢慢抽出剑身，向他挥剑，轻轻比划了一个式子。

他知道，这是达摩剑法的“起手礼佛”。

他经不起一套达摩剑法，他又不能心躁神浮地把两只指环掷出。

突然，他从怀里探手掏出那块绿木令，平平地飞出去。

“给你！”声音低沉暗哑。

弘德挽起一串剑花，叭叭一连向木令刺出了多剑。

弘环觉得这一剑一剑正刺在他的心上。

弘德用剑平平一挑，木令直飞向空中，又毫无声息地落在剑背上。

“多谢了。”

弘德挺有礼数的，向走出去的弘环深深地打揖。

× × ×

弘澧坐在炮台那儿出神。这炮台是一块平平的伸向海水里的一块方城，城上有箭堞有炮垒，火炮被雨水淋坏被海风蚀成坑坑洼洼的样儿。海水哗哗拍击着炮台的城墙，弘澧像坐在海面水上，他两眼平眺，夜的海水都是黑黑的，只有远处海天接壤处有一线反光。

弘澧像是与海接成了一体，凝在海喧哗与拍溅声中。

“你去了？”他问。

弘环换了衣服，他这次穿上了长衫，是一套极华贵的公子绸衫。他站在箭堞边，把那套短衣短袖的衣物丢进了海里。

弘环看了他一眼。

“我在庙里，见了他，也见了……孟姜女。”

弘澧惊讶地看看他。

“我把绿木令给了他。”

弘澧没动，但弘环感到了他的身子已微微一振。

“我一连飞出两环，根本没奈何他。他只是做了个达摩四十九式的‘起手礼佛’，我就把绿木令丢给了他。”

弘澧眼睛亮亮地望着他。

“你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我一连掷出两环，这一次，手有些软，心跳不止，手

里还有汗。我无论多险，掷指环时，都心嘣嘣急跳，浑身血涌，满身是劲儿，手从没出过汗.....”

弘澧的眼睛低下来了，他不忍心看弘环那张苍老的面庞。

“我走了，你得小心.....”

他转身要走，忽然又停住了。

“你看过北里之舞么？”

弘澧冲他点点头。

“你真幸运，说是看过北里之舞的人就不再活着了，也说活着的人都没看过北里之舞.....”

弘环摇摇头。

弘澧突然问了一句：“艳.....艳水三姬都在么？”

“当然都在。被弘德杀了‘人面桃花’二娘，还有‘妙性仙子’大娘，‘怅望秋水’三娘，‘芙蓉小妹’四娘.....”

弘环脚步沉重，一步步迈上台阶。

弘澧的眼珠子瞪得圆圆的。夜光的影子下，大海闪动着烁烁点点的光波，遥远地轻轻地喧嚣着。

弘澧轻轻地问大海：“你说，你说，他讲艳水三姬都在，他讲艳水三姬都在，那刚才来这里，和我柔情缱绻，嚶嚶细语的那女人是谁呢？她不正是那天看见的艳水三姬之一‘芙蓉小妹’四娘么？”

弘澧仍呆呆地坐在炮台上。

他的身后，是暗暗的黑夜。岭上是姜女庙，还有黝黝幻幻的长城。眼前，是波涛汹涌的大海。

第三卷

第一章 天下至毒

北方的山看不出雄伟来。

南方的山是千峰迭秀，峭丽叠嶂，像楚江女子，钟天下秀。北方的山呢，就不一样了，你不知不觉地走在它的足踝上，继而又爬上了它的胸腹，最后攀上了它的绝顶。如果你能看见山下的平地时，你会惊叹北方山脉的雄伟，壮大。但可惜的是你永远看不到山下的平地。平地在百里之外，从那儿起你就一步一步爬上了它的足踝。

一剑冲天弘延一边走一边看这山，看着看着竟心胸十分开阔。越向山里走，林子越密集。他有时躺在哗哗流淌的小溪边濯足，听着流水哗哗响过；有时就站在山上，看风从山坡凹谷中间扫过，扫出吱吱的尖厉叫声。

他站住了。

眼前的小径上横躺着一个人。

那个人破衣褴褛，正躺在一棵倒树上。这棵树倒得也不是地方，正横横地切在小径上，那个人就躺在树上。

人不动，不知是活的还是死的。

弘延看了一眼，踌躇了一下，决定还是飞过去。

这棵树倒得也不是个高度，如果树撅了桩子，直落在地，无论多粗的树，人也可以跨过去或跳过去。可这棵树呢？树根处被人砍折了一半，树身子吃不住劲儿，咋咋地撅了过来，树根子就仍扯在根桩上，劈折了的树根像无数尖似枪地斜刺向天空。树倒了，从下面钻呢？丢人。从上面跳呢？吃力。

弘延一纵而起，落到了树身上。

那人马上坐起来，“叭叭叭”连向弘延击了三掌。

弘延立在树上，身子不由得向后退，几乎退到了倒树的树根桩处。

“你是谁？”

“还我血仇.....”

那人眼珠子都是红的。

弘延的双手突然放下了。

“你是七弟。”

那人也不辩解，又是一连击出几掌。

弘延急忙躲闪，几乎掉下倒树去。

“伯父和伯母都过世了。”

“你还我血仇.....”

弘延忙回一掌，两人对峙在倒树上。

“伯父和伯母都是血滴子害的.....”

“胡说！”

“我亲眼见的。”

“你怎么到我家去的？”

“我知是你在酒店下的毒，就去找你要解药。伯父和我动了手.....”

“你杀了我父亲，又杀了我母亲.....”

“没有，七弟，你听我说.....”

“别胡扯！”

“高枕无忧”弘依一闪退至一边，阴森森地笑着：“你想当摄政王，是不是？你当上了摄政王，我的血仇怎么报？拿出木令来！”

弘延摇了摇头。

弘依冷笑了：“弘延，你试试运气看。你早已经中了我的毒了。这棵倒树上全是毒

药，拿出紫木令来，我去砍伐神木。我当上摄政王的头一件事，就是砸烂了你家的铁帽子，把你一家杀个精光。让你家那允亲王的门户根绝喽。”

弘延身影一闪，人已飞至树下。

弘依冷笑说：“你走不了，不信你试一试？”

他身子一振，也轻轻地飞到了弘延面前。

弘延抽出了宝剑。

“没什么用，只怕你的琅琊剑法还没使用几招，人就先昏过去了。”

弘延不说话，举剑平击。

先是一式“平山出岫”。

琅琊剑法讲求奇峭，出剑如山势倾圮，一泻千里，而不讲演变之圆润熟练，所以上下招式似连非连，似熟非熟。这看似平钝笨拙的剑法先是让多少武林人不甚经意，以为持剑人是拙者，持剑用的是钝剑。须知拙者也可能是智人，钝剑亦可能是利器。待到他一式一式笨笨拙拙地使将起来，而且一式更比一式快，一式更比一式狠时，你已然落下风，想挽回颓势，已是不可能了。

所以武林宗师一痴曾说琅琊剑法如琅琊群峰，初看诸峰皆孤孤独立，细睹则万峰相连，如走如挽，如依如偎，如屈如抱，实实在在峭奇刚劲……

弘延一出手，弘依便落下风。

弘延一剑快似一剑，一剑狠似一剑。

弘依便急急应对，他先是左右腾挪，以手中药锄应对。弘依这药锄是一件邪门兵器，前面打成一个回勾，上铸一精钢锄板，锄板由厚至薄，极为锋利，如砧上案刀，不独可以芟除杂草，也可以切割血肉。他用这药锄推、铲、剁、切、勾、挑、拉、挡，招数亦十分巧妙。可惜他的功力不够，抵挡不住弘延的锋利剑法，只觉得那剑下罡气一点点漫侵，直逼向面门，直沁入骨髓。

弘依脸红了，心中就有些慌乱。

他退后一步，以一手握锄抵住弘延的宝剑，另一只手去从兜里掏出一节短筒来。

“咳——” 远远有人一声轻叹。

这叹声是人在叹息，不过是在这山林之中某处的一个人叹了一口气。

可弘延和弘依马上都停了手，他们两人都惊恐地向四下查看。

这儿是山林边的偏僻小径，难得见到人影儿。这叹气的人在哪儿呢？

两人凝定了神，只听得见飒飒的风声和潺潺的流水声。两人又想拼杀。

“咳——” 还是一声长叹，仍是那么轻轻悠悠，不疾不徐。二人这才又四处寻觅。

弘延和弘依的目光终于一齐望到了人。

在他俩身边，傍路口的一棵高大的青松上，松尖梢顶端坐着一个人。

这树高有四五丈，树是笔直的，到了梢头，便树干不过拇指，梢头尽皆嫩枝，风一飘摇，树梢平平荡出去一米有余。让人心悸的是这老头竟坐在树梢之上，那身子随风左右飘摇，却无一点惊慌之色，像婴儿甜睡于摇篮，那脸上还带笑呢。

两人呆住了。

这老人如果不是鬼魅，就一定是身怀绝技。

老人在树上飘摇摇地坠到了地上，竟没有一点儿声响，“咳——”，他落地之后，又是一声叹息，好像他这人的叹息比起弘延弘依的父母血仇来都更重要似的。

两人都知道他这一来必有话说，而且也知道不让他说话不行。

这老人的目光有些呆滞，总是瞅着一个地方，定定地瞅上半天，眼珠子凝住了不动。弘延和弘依以为他是看到了什么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才会有这目光，不料半天他目光没动，是在瞅一棵树身上的一个疤结。从那棵松树树身的疤结里正向外流出松油来。

弘延和弘依才认定他这人神情有点傻。

“你们俩呢……别打架。” 这老人讷讷地说，像一个口齿不清的老爷爷劝阻儿孙辈

淘气似的，“你们俩呢，一个用个刨药的小锄头，这东西我认得.....是一个老毒物的东西。”

这老人说着说着像想起了什么悲伤事儿，他定定地瞅着弘依，突然问话也利索了：

“你师父是不是个老毒物？”

弘依不敢不回答：“师父的称讳是‘天下毒王’。”

“怪不得，怪不得.....他在哪儿？”

弘依仰起头，看树梢，看云，看天，不吱声。

那老人唰唰几步，身子像鬼影一样在弘依身边飘过，弘依的穴道就被制住。

“你师父呢？”

弘依闭上了眼睛。

老人的手指是弯曲的，一指迅速点向弘依的死穴。

一剑冲天弘延一看，顾不上说话，飞身一冲，又是一剑“平山出岫”。

这是琅琊剑的起势，起势平平，却含好几个变着，所以刚才弘延用这一剑击去，在弘依荷锄起迎时变了招式，一连击出三剑，让弘依落了下风，势已难再扳回。这一次，一剑冲天弘延又是这一招“平山出岫”。

“娘的，老子给你.....送.....送书，还用这书杀老子.....”老人骂道，一面挥起右手，在胸前轻轻地划了个弧。

弘延的剑就递不上去了，这轻描淡写的一划就把他的几个变招尽数封在未着之先。

弘延立时就撤剑，回身半步。

老人顺势上了半步。

这一下攻守立变。

老人像在林子里走路，左挡一下，右拨一下那些枯树丛叶，又像是在沐浴之后，捡起衣服在抖在拍在除却灰尘。这一下一下既慢又稳像是毫不在意，弄得弘延手忙脚乱，

穷于应付，一套剑法施得半开半闭，半封半掩，心里十分憋屈。

老人那眼神还是有些发呆。

他一边慢慢地出招击向弘延，一边回头向弘依吼，那意思是回头他还得来杀死弘依，他吼得不依不饶。

弘依只好看着弘延同那老人苦苦争斗。

弘延当然知道他敌不过这老人，他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这么个老头儿来。这老人掌法凌厉，却又软如棉絮，轻轻地像在用柔软的白白的手去掩住锋剑的剑芒，又像在掩住风中的烛火，那神情痴痴的，不像是在进行拼死的打斗。

但弘延知道，这老人一飘一荡的掌风一振，很可能就会让他和弘依一同毙命。

蓦然，老人一声长啸。

这啸声极怪，在耳边，在身边的林木上都引不起极大的响声，而在远远的山壑渊谷之中，在万峰迭竞的山峦之上，回荡着一声迭一声的雄浑啸哨。

待得那啸哨声音响传回来，竟出来了比他啸出的声响更大的回音来。

一剑冲天弘延的剑顿了一顿。

老人欺身而上，将弘延的剑一指弹飞，那剑“嗖”地飞向了一株老树。“嚓——”，剑就插进了树身子里。

“咳——”老人又是一声叹。这一声叹气不勉强，也不气喘，甚至比刚才那一声还要轻。

弘延闭上了眼。

弘依的左手轻轻地又去抽那根短短的竹节筒。

“你……你敢！”老人瞪他。

弘依的手停了，他真不敢。

现在，他不能动，不能跑，只有这左右手可以勉强动，如果那老人要治他，会让他

的左右手也不会动，像一个哑子瘫子傻子。

“把兜里的玩艺儿给我，快点给我！”

他突然大吼起来，目光中透出一丝残忍。

弘延和弘依挺害怕。

他们把怀里的东西都掏出来了。

一块金子、一堆碎银，还有两个小包金的连体背坐弥勒佛，这些是弘延的东西。

一把金叶子，两个小瓶瓶，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木片片、草叶子，都枯得干巴巴的，这些是弘依的东西。

“没.....没有了？”老人目光呆呆地瞅地上这些物什。

弘延和弘依连忙点头。

老人瞪眼看弘依，那目光仍然和看山看树一样，有些发呆。

“那个.....那个竹筒筒呢？”

弘依只好把那竹筒筒放在脚下，放在离自己最近的地方。

老人看着这些东西，想了好半天，好像想得很吃力。

“再.....没.....没有了？”

“没了。”

“那.....那我就可以杀.....杀死你们了。”

弘延和弘依一愣，不知他为什么说这话。

“你们俩不是好东西。我来之前答应人家，有三不杀。第一是想回头的人不杀。第二是手里有牌牌的人不杀。第三是好人杀。你们俩呢，一个劲地往林子里走，这个把树弄倒了，那一个还想飞过去，你俩可不想回头。你俩呢.....不是好人。他在树上洒毒药，想毒人，这人呢，上来就拔剑，招招辣，用你那狠心眼子的‘琅琊剑法’杀人，都不是好人。你那毒药洒完了，我也用水给你冲完了，你再也没这毒劲儿了，毒不死人。

但你这人心眼坏，那人心火坏，都想杀人，都不是好人。再说呢，我答应人家，有牌牌的可以不杀。你俩都摸完了，没牌牌，是不是？现在我是不是得杀你们俩了？”

弘延和弘依不语。

“你说，我先杀谁呢？”

弘延和弘依自然没法儿回答。虽然他俩都在心里一下子闪出了一个回答，但都说不出出口。

“咳——”老人又轻轻地叹息了。“我杀人呢，不让你受苦，用这两手指呢，轻轻一触你脑后的死穴，你就行了，好不好？”

老人看看弘延，弘延冷漠地闭上了眼。

他又看弘依。

弘依回头看看弘延。

“三哥……你说，我爹、娘是怎么死的？”

弘延叹叹气：“现在，说它又有什么用？”

弘依低下了头，半晌，才抬头说：“三哥，说吧。”

那老人瞅瞅弘延，也坐在了对面，他闭上了眼养神。

弘依就看了看那竹筒筒。

老人突地睁了睁眼，那眼光仍是呆呆的，但看定了弘依放在身前的左手。

弘延就开始讲起来了。

这是一个又长又辛酸的故事。

“允亲王是个刚性子。他在校场禁苑上射猎击靶从不藏奸，雍正帝奖掖他，让他跨马出宫，而身为和亲王的你父亲却一连三箭把箭矢落在了半路上……”

“装佯！”闭着眼的老人突然说。

弘依脸一红，看定了老人。

“允亲王被处死了，是那张金弓从后背直插了进去.....父亲临死时说了句：和亲王，和亲王.....就以为是和亲王害死了父亲。所以那天去找和亲王，一是解毒，二是杀仇人，谁知血滴子已经来了，和亲王让我进了棺材，他来对付血滴子。其中一个血滴子以为和亲王必死，得意洋洋自认杀死了我的父亲.....”

“那斧子从后背打进去，斧刃从前胸透出来，是不是？”老人闭着眼，突然问。

弘延点点头。

“那是山西雷家‘开山斧’，这是用第二十九式‘力透斧背’，这一着是偷袭人身后得手。”

弘延又点了点头：“我记住那人了，是血滴子，双手指甲漆黑的，是个短粗身材.....”

弘依问：“杀死我父亲的是谁？”

就又讲，讲和亲王之死，死在那一个披面罩的女人手下。那女人身材袅娜，姿态万方，一举一动都十分美妙，使用一口鱼肠古剑，短剑黑黢黢，是口宝剑，她的身影很快，也很忙，和亲王那么凌厉的招数也敌不住她。

就又讲，和亲王的死，和亲王夫人怎么自杀，讲那些血滴子怎么来去无踪，讲他如何从棺材的那个窥孔里看，那个女人被和亲王盘诘挖苦，她只对和亲王撩了撩面纱，但他没法看见，只知道她使一把鱼肠古剑，也只知道她是一个姿态万方，袅袅娜娜的女人。

弘延讲完了，那个老人仍微微闭着双眼，弘依仍是双手抓地，手指深深地插入泥土之中。

突然，弘依飞快地抓住了那个短竹筒筒。

老人一下子飞身而起，几个鹞落就落在了弘依的背后，在弘依刚凝目要对前面那老人发射时，老人的身影已不在面前了，他站在弘依身后。

“放下！”

弘依慢慢放下了它。

“我.....我.....”那老人拔剑，要击破那个竹筒筒，又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凝立不发。好一会儿，才说：“对呀，对呀，我答应不动他这破劳什子，可没答应他不杀这坏小子呀.....”

老人提剑一步步走向弘依。

弘依知道，这回老人不乐意让他全尸而死了，想要他尸首分家。

他闭上了眼等着。

弘延也闭上了眼等着。

闭上了眼也不行，他的眼前总是有那个小弥勒佛。别人塑的弥勒佛都和他的这一个不一样。他的这个弥勒佛是两个佛背向而坐，一样的大肚量，一样的毫无机心的笑，一样的模样。记得当年父亲送这个佛给他的时候，曾经说过：这弥勒佛是一点儿机心也没有，是个好佛爷，不像那些佛爷，有时纳贡吃着，偏不干利人的事。佛与佛也生龃龉，一个殿里，放不下两尊佛爷。这当面时都人人笑嘻嘻，众佛太平；一转身，你就不知佛面如何了。哪像这个佛，如果人人都会和这弥勒佛一样，人前人后一样脸儿，人和人也和这弥勒佛一样，背向而坐，都是满脸笑意，那该多好.....

弘延想到那个山西雷家“开山斧”的传人，他究竟是一脸佛相呢？还是满面横肉？他是善心佛祖呢？还是杀机沉沉？看那人的短粗身材，讲话语言，不大像是个善类。

如果他今天死了，就不用再天天去挖空心思如何报这血仇了。

真怪，他觉得心里一阵子轻松。

× × ×

老人的剑逼向了弘依，弘依的眼睛定定地瞅这剑锋。老人的剑走得很慢，他的心脏也跳得和剑一样慢，平平的，没一点激动，没一点变化。

“慢点！”

弘依喊了一声。

老人的剑停在了弘依的耳边。这是一个会杀头的人，从耳根子向下削，剑向上再旋一下，从另一边耳根子飞起来，在脖颈上削了一个弧形，那样头不会直撅撅地飞到一边，血不会从腔子里一下子窜溅人一身。

杀别人的人还是很顾惜自己的衣服的，他们不愿意让别人的鲜血溅在自己身上。他们嫌别人的血脏。

老人的目光仍呆滞滞地看着弘依，似在看他的脖颈，似在看他的耳朵，也好像在看他的头。

弘延打了个冷颤。他想这个老人如果不是个痴人，就一定是最狂的杀人狂，他杀起人来没一丝感觉。快活、残忍、悲戚、不适，任何感觉都没有。这种杀人者可能是世上最可怕的杀人者。

“你喊什么？”老人问弘依。

弘依睁圆了眼。

“我有那木牌牌。”弘依说。

老人惊诧地看看他。

“别唬弄我，别唬弄老人.....有罪.....”

弘依又说了一遍：“我有那木牌牌。”

“拿出来看看，对，拿呀，拿呀，看一看。”

弘依很坚定地从身边摸出一个洁白如玉的东西来。

老人接了过去。

他眯起眼细看，看得可细了，一边看一边念叨：“你这小子真是和亲王的儿子，真是那个什么高枕无忧？咋叫这么个名字？不好，不好。你小子没在这木牌牌上捣鬼？先告诉你，捣鬼可没你的好啊.....”

老人把木牌牌唰的一下扔出去。

木牌牌一下子横插入树身子里。

“果然有些斜门儿，是不是？”他问弘延。

弘延不应声。

“你也有一块木牌牌吧？你没有？没有那可就没办法了？只好割下你的头来了。”

老人走向弘延，举剑欲刺。

“他有，”弘依看也不看弘延，只是瞪眼看着树身上那露出一条浅浅的白玉似的木牌牌边沿，“他有，八大神令紫为先，他有一块紫木令。”

老人扬起了眉毛：“那可不容易，是不是？皇帝那老东西把紫木令给了你？那可不容易啊，拿出来，拿出来看一看。”

弘延不动。

老人飞快地在弘延身边走了几步。弘延和弘依只觉得他身子闪得极快，像是踩得好虚，又好像踩得好实，身子摇摇晃晃，像踩在水里似的。

弘延和弘依当然不知道这是绝世轻功“若波若影”身法。老人的手举起来，弘延和弘依眼前一亮，紫木令正握在老人手里。

老人顺手一甩，紫木令也飞嵌入树，在树身下与白木令横成两片。

老人纵身一飞，向两木令击出宝剑。

但听得一片金石之声，像是有人在敲石，又像是兵器在撞击拼杀。

老人又纵回了原地。

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儿。

老人看了看树。

树身上被刺了几十个洞，他在飞起的那一瞬间竟能挽出几十朵剑花，让宝剑飞速地击出几十招，真让人连想也想不到。

那两木令仍嵌在树身上，完好无损。

老人把木令拿出来，揣入怀里。他又看看弘依眼前那短筒筒，想伸手去拿。

“不能动这个！还我白木令！”

老人惊讶地看着他，像奇怪地看一个陌生人。

“为啥要还你？为啥不让拿这玩艺儿？”

“你与别人有约，不得动手伤持木令之人。”

“你怎么知道？说是不能伤手持木令之人，没说不能抢木令。哎，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你不能动我的短竹筒筒。我与他也有约。他的人不能动我的短竹筒筒。”

“我不是他的人。”

“你是。”

“我不是！”

“你是！”弘依瞪圆了眼看他。

“咳——”老人又轻轻叹了一口气，“算啦，没意思，你说是就是吧，行不行？我不动你的竹筒筒，行不行？”

“还我白木令！”弘依仍然静静地看着他。

老人拿着白木令，那神情分明很可笑，像一个顽皮的孩童不舍得归还抢来的玩具。

“还我紫木令！”弘延突然也说。

老人看一看弘延，又看一看弘依，才下定决心地摇摇头：“不，我先借用一用，行不行？”

弘延和弘依不愿意。

老人把玩着木令，突然他的眉头皱起来了，皱得很紧，接着就轻轻地摇头，又像人丢在了冰窖里似的浑身哆嗦，他双眼发红，这回目光反倒不那么呆滞滞地瞅人了，但目

光里满是痛苦之色。他先是一再轻轻地“咳——”“咳——”一声声长叹，好像要借这长叹来减轻头脑中的痛苦，继而又一纵而跳，飞上松树之上，三窜四窜即在树上游走，又跌落下来。他跌倒在地。这次没刚见他们二人时那飘逸的身法了，他爬起来，抓起剑，十分恐惧地看着弘依手边那竹筒筒，转身飞纵，瞬间不见。只有风吹树响声和飒飒的丛草飘声。

弘延和弘依穴道被制，只能自己去用劲地冲穴道。

弘依突然说：“我明白了。”

弘延说：“我不明白。”

弘依看了看他：“这老人中过我的毒……”

弘延笑了笑，他不信。

弘依叹了口气：“你当然不信，我给你下毒，他就可以轻易除掉。但这种毒你这辈子没见过。你看，就在这竹筒筒里。”

弘延看了看这短筒筒。

“我师父号称‘天下毒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采过多少药，配了一生毒。人们原以为天下最毒的不过是蜈蚣、毒蛇、蜘蛛、斑蝥什么的，更有的人以为是鹤顶红，是毒蜂针这一类，其实，这些东西都不算什么。因为它们既可能毒死人，又可能被解药除去。”

弘延来了兴致，问：“那么，天下还有不能解的毒么？”

“有。就是这个。十年前我师父来这关东，入得大清禁苑，上了长白山。师父带徒弟三人，是我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山里夜间多瘴气，随身带一狐皮皮裘，众师兄推让师父穿了，大家身穿长衣，一连几日，在山里采药制毒。这一日大师兄说背痒，二师兄也说背后难受，师父命他俩脱下衣服，看他们的后背。看一看，实在没有什么异兆。但大师兄和二师兄就直嚷：麻、疼，尤其是每日太阳将落下山那一会儿，疼得嗷嗷地叫。

这一会儿师父叫三师兄点起火把，让大师兄趴在席上，细细地看他的背，这一回师父发现了，在大师兄后背上，有一个小小的针眼孔。师父看见那个针孔里有一个小小的虱子正把头钻入针眼之中，而虱子屁股还留在肉外。师父笑了：‘这么个小玩艺儿.....’当时师父一拽，把那毒虫的身子弄折了，只剩下头在大师兄的后背里。当时也不以为意，谁知第二天起来，喊大师兄不应，见他正目光呆滞滞地看树，盯着树身子不动。二师兄喊他，三师兄喊他，他都不答话，只是傻傻地笑。师父看了，知道不好，让二师兄三师兄赶快点火，将千年灵芝百年老参熬上，制成解天下奇毒的解药‘百灵丹’给大师兄服下，让他昏睡一会儿，谁知大师兄躺不下，只是坐着坐一会儿，总是轻轻地‘咳——’‘咳——’叹气，又过了一會兒，这‘咳——’就变成了‘嘿嘿嘿’的傻笑。又过了一會兒，大师兄不会笑了，只是咧着嘴，口涎在嘴边流。二师兄和三师兄喊他，他也看不出是谁，也听不出喊声，一天到晚不吃不喝就只‘嘿嘿嘿’地傻笑。三师兄哭了，给师父磕头：‘师父，师父，您是天下毒王，你什么毒都会做，什么毒都能解，您救大哥一命吧？’师父看了看大哥的瞳仁，叹了一口气说：‘把他埋在树下吧，他活不过三个时辰了。’二师兄一听师父这话，一下子就躺下了，师父喊他，喊了半天才醒。他在师父怀里抱着，说：‘师父，师父，我也中了毒.....’说着泪如雨下。师父也哭了，师父说：‘知道，知道。我都知道。’二师兄说：‘师父，师父，你真的解不了这毒么？’师父摇了摇头。二师兄的眼神也开始呆滞滞的了，二师兄也和大师兄一样，一点点发病了，也是轻轻地叹气，‘咳——’‘咳——’地叹气。这叹气声又轻又柔，像在为别人叹息似的。这一夜师父的脸像冰一样冷冷的，三师兄流了一夜泪。天亮了，二师兄突然明白了似的，他对师父说：‘我和大师兄是不是最后两个中这毒的人？’师父不答。二师兄瞪眼看着师父：‘师父，您尽可以用别的毒，这毒别用，太可怕了，连个救法儿都没有。师父.....’师父流泪了，点头说：‘好，好，我答应你，尽量不用就是了。’这会儿，二师兄就嘿嘿嘿地乐起来了。”

“你二师兄死了？”

“死了。”

两人不吱声，突然想到他们都是去禁苑，去那片久已不大有人烟的老林子里，想起那儿的瘴气，想起了那儿的这种毒风，不寒而栗。

“这，就是那毒虱之液……”

弘依指了指那短竹筒。

弘延看了看，真不敢细细地看，马上把眼光移向一边。

“你师父答应不再用的……”

弘依冷笑了一声：“你真迂，我师父在二师兄病危时答应的话怎么能算数？再说，我二师兄、大师兄的命，我三师兄的两条胳膊都没了。不用它，流这么多的血做什么？我师父说得好：我答应你不乱用，可没说不用。”

“你三师兄怎么啦？”

“他回来弄这毒虱养，师父和他发现那毒虱是在最漂亮的松树上的，在天露暖之后，伏雨之前这一段时间才有。一棵松树上有几十万这毒虱，随风向下飘落，师父和三师兄又知道了这毒虱只有千分之一才有毒，就是一千个里九百九十九个是没毒的，只有一个有毒。这毒虱被师父和三哥叫成草爬儿。他们小心地穿戴好皮衣物，从树上摇落毒虱，装入玉瓶，带回来，让它们的尸体化成液水，这样就越浸毒素越多，最后就不是千分之一、百分之一、十分之一了。瞧这儿——”弘依指了指身边的短竹筒子，“它全是毒液，人的皮肤点上一滴，准没救治之处。那天我三师兄正在弄这毒虱，突然觉得左右臂痒，急忙脱衣看，就看见了臂上的红线和那两处小小的针孔和一个顾头不顾腚的毒虱身子。三师兄马上脸就白了，他目光傻傻地看这针孔眼。师父见了没一句话，拔出宝剑‘唰唰’两剑，三师兄左臂全没了，只剩下臂根，右胳膊只从肘以上还有一截。三师兄就这样成了废人。”

“真的没有任何药可以解这毒么？”

弘依摇了摇头。

“那么，你如果沾上一点一滴呢？”

弘依静静地看着眼前，松树哗哗地飞响着，林涛一阵阵传过来。

“那也只是一死……”他冷冷地说。

第二章 俗人哪能没欲望

弘雨学武学得痴迷，竟至于不食不寝。

他肯用功夫，又善理会古籍，进取自然极快。

他没有发现他身后传来的那一阵阵林啸，也没注意到师父递过来的那日逐一日越来越沉重的目光。

他每天只是沉浸在三绝老人博大精深的武学奥妙中，每参悟一招一式，便高兴得情不自禁，快活得手舞足蹈。

他已经把绝情七式内功心法学得纯熟，每日勤学内功。他已经参悟了“一式三绝”的妙用。

当他这一日看一式三绝老人施展绝性拳时，他竟完完全全地呆住了。

这套拳法不像武林人所为，每一拳每一式都荒唐极了，极像人喝醉了或是在沉迷之时所胡乱比划出来的招式，每一招都既狠又辣，每一招又都匪夷所思，你如果不亲眼见到，绝不会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种狠毒歹辣的武功。

弘雨虽然看书明白了此拳的精义，但一见三绝老人施出的这套“绝性拳”来，仍是免不了十分吃惊。

三绝老人慢慢施来，想让弘雨看得仔细。

拳风过处，周围的树木皆瑟瑟而抖，二十四拳过后，收拳站住，四周旋风般抖颤的

草木方才静止。

弘雨沉思着。

三绝老人一拍树木，说：“绝性拳之奥妙，全在施拳之人已经先失了本性，才可以得拳势之妙。虽然只有二十四拳，但内里变化无穷，失性之人不由脑而由神经驱动身体，自然是人性全无，躯体灵便，这时的人就勇猛过于熊罴，灵便胜于虎豹。”

弘雨说：“师父，人要绝性，岂不是最为可怕？”

三绝老人叹一口气，没回答。

过了一会儿，他说：“要施拳时绝性，只存一念：杀伐。当然是必杀伐武林中的败类。想到这，过后时也就心安了。”

弘雨默然不语。他请求师父再施一遍。

然后他就一声长啸，跳起身来。如法施了一遍。

“好，好，你悟得极快，虽这拳法走势不过习得了皮毛，但竟不走样，这就难得。”
就又修习绝欲掌。

三绝老人立身合掌，口诵一揖，说：“人已无欲，复又何求？”

然后就气凝身静，一动不动。再缓缓起势，这一起势只是右手轻淡描画了一个圈圈，左手也随之轻描淡写地划了一个圈圈，然后就是劈、掀、剁、挂、引，连连出掌。

“绝欲掌一连为五十式，每式分为复合双分，如对偶之势，左右掌自力道不同而势道相同，上下两掌，互为反出，化为四掌，四掌回环，变为八掌，五十式计四百掌，掌掌绝欲，式式巧变。”

三绝老人神色凝重，脸上神情不痴不喜，不怒不悲，不嗔不羞，无欲无求，掌风似柔似刚，周遭的树木咔咔作响。四百掌转眼施完，他长啸一声，人在地上游走，半晌方趺坐于地，凝神闭目，收力定性。

弘雨想了一想，又央求师父：“师父，这四百掌只是复式，记本五十掌就是了，师

父请把五十掌施出，我再细琢磨一遍。”

三绝老人就又将五十掌重新施了一次。

弘雨看看书，又看看师父：“师父，此掌狠处，全不像人所思想之处，每一出掌，便想摧虎豹，夺人命，又像无求无寻，不扬不怯，不知为什么？”

三绝老人一笑：“绝欲者，人之大事也。你既为三绝老人，头一件事便是绝欲，这绝欲是一生所修，清静……但也是怕人的……孤寂。但是，好在有这些武学秘籍，有这‘一式三绝’的无上武功伴着你。”

弘雨笑了：“绝性绝欲，只怕我做不到。”

三绝老人呆呆地看着他，突然转身向后走了。走出十丈之遥，才清晰地说了句：“你得办到，也一定办得到。一开始都说这句话，一开始都这么说，后来就什么也不说了。”

只剩弘雨怔立在地。

突然，他身边的树木都咔咔作响，他急急向外窜跳，十几棵高大的树木蓦然倒下，巨大的树冠织成了网，企图抓住他，他只好急急地窜跳。

他好不容易跳出了几十米。

再一回头，见刚才站立处，地下躺着十几棵树身。

细看看倒树，都倒得很怪，截断处是齐齐的一块一块的断痕，像是用什么震断了树的心脉。

弘雨呆住了，他突然知道了，这是师父的拳和掌带起的掌风摧断了大树的筋脉，它们这会儿才齐茬儿断折。

× × ×

三绝老人带弘雨看他在头十年所居的树上茅屋。

弘雨看见了锅、盆，见到一个林中独居人的用具。他指着那布老虎问：“师父，这是什么？”

师父叹了一口气：“人欲不绝，何以成剑？”

弘雨没听明白，但见师父眼睛一沉，显然不愿再提这事。

他只好不再问了。

他看着这茅屋内的摆设，突然想起，或许他习武之后可以将这些东西忘掉，可现在他知道忘记不了这些，他做公子贝勒的日子比这复杂得多，也需求得多，他怎么能忘掉尘世生活的一切呢？

他看见了屋角有一只布口袋，便去翻检。一见之下，他大吃了一惊。那口袋里面装满了稀世罕见的珍宝。

一串钻石，全嵌在一只大大的螺贝上，在茅屋里闪闪发光，他看得清清楚楚，这几十颗钻石都比他怀里挂的金锁上那一颗大，比那一颗好。他惊讶极了，用这只螺贝可以买下京都闹市的一条街。

再看口袋里，玉树、珍珠都有好多。

弘雨看了这些，惊呆了半晌。

平日他对金银极淡，对珠宝也不甚喜欢，但他是亲王之子，是八大铁帽子王家的长公子，自然明白珍宝的价值。

“连皇宫大内也没有这么多的好珠宝……”

他念叨着，看着。

“本来有些东西就是皇宫大内的。”三绝老人说，“还有——”

三绝老人将弘雨拉出茅屋，带他身子一纵上了树顶。

弘雨站立不稳，总觉得要掉下去，紧紧地抓住三绝老人的手。

“你看——”三绝老人往茅屋上面一指。

弘雨就看见了茅屋的屋顶。

这屋顶很怪，在太阳照射的时候，发出闪闪的金光来。那里本来都是一些茅草树叶，

怎么会发出金光来呢？

三绝老人一纵，身子飘落在茅屋上。

这回弘雨看清了，这茅屋上的那一片片闪光的叶子都是黄橙橙的赤金。

“师父，为什么你用金叶铺这屋顶？”

三绝老人叹了口气：“噓——，人哪，有时就这样，有欲求欲，有情求情，绝欲仍有欲，绝情还有情……”

弘雨听了三绝老人的话，就沉思起来，若有所悟。

这一夜多雨。雨点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

弘雨先是坐在树下，后来就爬进了三绝老人的第一间茅屋。

三绝老人早去那树洞里睡了。

弘雨坐在茅屋里，把那只螺贝拿出来，看着钻石在夜里熠熠闪光，他的眼睛让钻石闪得一亮一亮的。他爱不释手，想把这个螺贝带在身上。可他的衣服都快成了丝条条了，怎么带？他只好把挂锁上的那一枚钻石摘下来，把螺贝穿上去。这一下子他胸前多了只螺贝。

这螺贝很大，晃晃荡荡的，很不好看。

但它上面嵌满了世上的稀珍钻石。

弘雨又听着屋顶的唰唰雨声，他想像着他在一片大大的金钹之下躲雨，雨点淋在金钹上，发出这么动人的唰唰声，是一种轻轻敲击金钹的金石之声，这声催人入梦。

这么多的金叶子，都用来遮雨？

他爬起来，疯了似地去屋边，从那儿伸出手去一拽，哗啦啦——，毫不费力，一堆金叶子就落在他身边。

他觉得这挺容易。可是，他没有一点东西可以去包那金叶子。想一想，只好把条条缕缕的衣服撕了，撕成一条一条的，就着钻石那弱弱的光，一点点穿那金叶子。

金叶子每一片上有三四个眼儿，把布条条绞紧，从那眼里穿过去，不大容易。

但有一个时辰，弘雨就穿了厚厚一摞金叶子啦。

这些金叶子是他父亲一个铁帽子王的全数产地收入和一年俸禄所得不到的，所比不上的。

弘雨干劲很足，就又一点一点地穿金叶子。

他完全没有发现，茅屋的一边已经被他扯出了窟窿，山里的苦雨正一点一点地淋浇在他头上。

他双手不停地很熟练地穿串金叶子。

他不知道雨已经停了，他也不知道天已经大亮了，手也熟练了，身边已经堆了十来摞金叶子啦。

“噓——”一声轻轻的叹息在他身后响起。

他像在梦里一般，回头呆呆地看。

是三绝老人站在他身后。

“人活在世，一袭衣一瓢饮一簞食一茅屋足矣，又加上一女人，衣食家居所需要的只不过这么多，何必苦苦聚敛钱财呢？有时为它耗尽了心血，有时为它送了命，多欲有什么好处.....”

弘雨呆呆地听着。

“多欲必无情。你的那钻石挂锁呢？挂上那个，你还是个富家公子，挂上这螺贝，你只是个守财的怪物了。”

弘雨听了一震。

三绝老人从茅屋地上拾起弘雨的那粒钻石，飘然飞出茅屋。

“金叶无用，只能如同茅草，茅草有用，可以为茅屋中人躲避风雨，风雨袭你，让你病贫交加，有金叶作什么用？”

人飞飘在外，声音轻语，如在耳边。

弘雨这才觉得浑身燥热，双耳轰鸣，昨夜的凄风冷雨淋浇透了他。

“只有再去练绝情七式内功心法，才可祛病除灾！”

弘雨向林子里看一看，没有师父的影子。

他慢慢地坐下，把脖子上系的螺贝放下，那螺贝太沉，让他出气不畅。

他的面前放着那一堆金叶子，还有珍宝。

他开始时练绝情七式内功心法了。

他先将气息凝于目，从目中透出冷漠，再让那一丝丝气息从眼目中经脑而入胸膈，再向下行走，可他渐觉气息不畅，浑身气息行走不适，心思集中不起来。

“绝情七式，先谈绝情，如有人欲，怎么能绝情？”

三绝老人已经站在了他身后。

“你马上就会气息运岔，下肢瘫痪，再连走也走不成了。以你这身功力，去练这么强的绝情七式，心境稍有不顺，心中多有牵挂，你命就没了。”

三绝老人两手一伸，虚虚地向弘雨一引，弘雨的身子就转过来，面向三绝老人。

“赶快再试绝情七式！”

弘雨眼前没了三绝老人，眼前只是密密的林子，还有那初升的朝阳，林梢上震飞激荡起来的雀群。他渐渐心生空明，气调理顺些了。

他足足做了一个时辰。

他再站起身来，前去寻找三绝老人。

老人坐在树下，已生一丛篝火，为他烧烤了两条鱼。

他默默地吃完了一条。

老人让他再吃。

“一条已足，何必再吃呢？”

他淡淡地笑一笑，走了。

三绝老人见他走远，笑了，随即又悲哀地看着这条烤鱼。

烤鱼散发出一阵阵香味。

“我可是不说什么一条已足的傻话，再说，我也没有多少日子活啦。”

三绝老人贪婪地大吃大嚼，鱼骨头在他嘴里咯咯直响。

三绝老人又带弘雨进了他第二个十年所居住的茅屋。一进屋，弘雨的眼神就不够用了，这里有许许多多他见也不曾见过的古人真迹。

吴道子挨着唐伯虎，王羲之下面压着钟繇，一张压一张，都挂在风雨飘摇的小茅屋里。茅屋透风，也偶尔浸雨，一些稀珍的字画便变得焦黄陈旧

“你.....你怎么能把这些画挂在这里？”

三绝老人笑而不答。

弘雨气得直抖。他把全天下最好的东西都弄来了这里，把它们破纸一样挂在一边，让风吹着让雨淋着，这.....这怎么行呢？

三绝老人慢慢地开了腔：“这是我在这儿呆了第二个十年时弄的。后来本想送给一些鉴赏的人收藏，又一想既无欲，又何必有情？你不必心疼，你就坐在这屋里，看着它们，直到你知道它们只不过是一张一张的废纸时就行了。”

弘雨看着字画，有的地方已经要字迹模糊了，有的地方像要烂坏，他看着，眼里不由流出泪来。

“身外之物，何必动情？”三绝老人的话冷冰冰的。

弘雨猛地站了起来，向三绝老人击出一掌。

这是刚刚向三绝老人学的“绝欲掌”。

三绝老人就在小屋里闪身腾挪。

弘雨一连击出了四五十掌，连三绝老人的衣袂也没有碰到。

三绝老人叹了口气，飘飘飞出茅屋外。

弘雨就坐下来，看那些字画。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应该用胶漆，应该用细毛刷，应该用檀香料将这字画重新刷过，重新漆过，重新装裱过，然后将它们置挂于一间好房子的墙壁上。

可是，他哪儿有这些东西，哪儿去找那一间好房子呢？

“应该用胶漆刷？用细毛刷耐心地一点一点地刷最好，然后用檀香把这些字画重新刷一遍，待它们干了之后，用竹席帘子卷了去，送去一间干燥温暖的屋子，挂在墙壁上，细细把玩最好。”

弘雨心一惊，回头四顾，没有三绝老人，只有他这清清晰晰的话传过来，在他耳边响。

是的，这方法他想到了，三绝老人也想过了。只不过是想而已，你困在这阵子里？有什么办法可以办到呢？

“情欲不绝，自然也不可能绝性，贪欲之求，是最难除掉的。”

三绝老人的话又在耳边响起。

弘雨看着，突然看到那些极好的字画的边缘都被摸黑了，显然三绝老人不断地抚摸这些字画。有些画轴的轴卷要露木色了，显见他也是时常卷起。

弘雨冲上去，一轴一轴卷起来，把他们用一片破席片包好，放在身边，他把这堆字画当做他的枕头。

“噓——，咳——，”三绝老人又叹了口气。“不管你把它放在哪儿，都不如挂在墙上好。因为你时时刻刻都惦念着仔细把玩它们。”

弘雨的手停住了，他这会儿正想把它们打开，一轴一轴地再把玩一遍。

这个三绝老人，就像看到了他心里一样。

弘雨停了停。终于耐不住了，他先挂起来三幅字画，坐在一边细看，后来又挂上三幅，然后就是愈来愈急地一幅一幅地挂上。

“嗯，还是这样最好。”三绝老人喃喃说。

三绝老人在哪儿？他不知道。老人只从他的脚步声中和他一举一动里就可窥出他在想什么，做什么。这叫他从心底里有些惊惧。

弘雨很聪明，但他这时恰恰忘下一点，他这时所做的一切都是三十年前三绝老人所做过的。

× × ×

三绝老人又带弘雨上了第三间茅屋。

弘雨觉得人世间真不能想得出有这样的屋子。

藤索牵绕，做成了两树中间茅屋的地面。这种地面也许只有三绝老人才能住。弘雨一举一动都胆战心惊。

茅屋在他的脚下摇动，三绝老人每一步踩下去，既不经意又很实在，但茅屋动也不动。

这屋里用树皮、用藤索、用金带子、用珍珠串捆着书匣，书有许多。

弘雨嗜书如狂，自然见书着迷。

他先翻开一匣。这是《六一诗话》，是宋时大文学家欧阳修所撰写的。他马上就读了进去。全书计六册，弘雨在王府里只见过两册，现世没有这么全的印本。

一会儿，他就觉得字迹有些模糊了。

天已晚了，不知不觉，他已经读了几本诗词选本，几本明时词话，也读了几本论兵战论兵阵的书，还读了几本来自天下的武林秘籍。

除了练武以外，弘雨在这屋里待了十天。

他匆匆地把这些书翻阅了一遍。

弘雨有过目成诵的本领。小时亲王怕他顽皮，不许出去玩，只是关在书斋背诵诗文，先是许诺背诵四首唐诗绝句就让他出去嬉玩。弘雨读过就能记得。亲王大惊，再一试，果然过目成诵，自此对弘雨更加喜爱，教读也倍加认真。

弘雨就整理了一番这茅屋里的书。

这里的书在今天下可称善本、孤本、秘籍，都乱乱地用藤索珍珠串捆上，扔在一边。

“不对，不对，怎么用珠串去捆这册《山海经》呢？应该用它来捆这本天下没了全书的孤本《搜神记》……”

他一边念叨一边整理，藤索的茅屋地乱晃，他只好像野兽一样在藤索上爬来爬去。

× × ×

三绝老人又带弘雨到了第四个十年住的小屋里。

这是个双树合抱的树洞，里面地方不大，但好在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四本书，一袭长衣一钵一剑。

弘雨惊异地看着这些。

三绝老人摸着这些东西：“三本书是我三绝老人的‘一式三绝’，这一本是我修习天下武林秘籍所领略的武学要旨，共创出了三种武学秘法。”

一是轻功，是一门奇绝天下的“若波若影”轻功。三绝老人已经教了弘雨，只是他功力不逮，飞起来不若三绝老人那般神奇。

二是“绝情七式内功心法”，这是一门内外兼修的正宗内功心法，习法不同于武林七派的正宗心法，易学而法式怪诡。

三是“天下毒经”，本来三绝老人对毒经就有研究，又加上杀死“天下毒王”，得了他的一本毒经，细细研习，就有了“天下毒经”。

三绝老人在这树洞屋里和弘雨说了句话：“一袭长衣，可蔽风寒，若无人面对，一

袭长衣也属多余啊。一钵可以果腹，一剑可以习武。这些于我就够了。在我上山第四个十年里，这把剑只是挂在这里，它从不曾用过。”

老人抽出宝剑，剑芒在树洞里也隐隐闪光。

“这是名传天下的莫邪宝剑。也是我从大内拿出来的。你可以用它来杀人，扶正除恶……”

弘雨双手接了。

“你记住，你没有临敌经验，每日只可以与我对掌拆剑，一旦出去，人心险恶，头一件事应记得：绝情绝欲绝性……这也是三绝老人的行径……”

弘雨打揖接受。

× × ×

弘雨看过了师父的四个茅屋。

这四个茅屋是师父四十年日子的居处。

那么现在师父所在的那个高高的树洞里有什么呢？

那里一定有师父近两三年来所用的东西？师父浸淫武学一生，这树洞里必有他的最后积蓄。

但师父从没说要带他上去看一看师父的第五个茅屋——高高在上的树洞。

这一天师父给了弘雨一本书，限他一天看完，三日背熟。这是天下阵法要旨，所有的兵法战阵都在这里。

弘雨看了一日，背诵了三日。

这一日师父把他叫到树下，让他看山下。

实际上他什么也看不见。

“那里是一个情的世界，是一个欲的世界，也是一个性的世界，你可以下去看一看。”

“我想回家.....看看父母.....”弘雨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

是的？他想起来他去卧佛寺，被三绝老人带入这里，已经二月有余了。

三绝老人低下了头：“父母之情，也已经绝去，但你可以去看，看与不看，也是一样的.....”

弘雨心里想，那可不一样，一定去告诉父亲，看看他们，然后去关东长白山禁苑，去制止他们互相杀伐，去砍那一棵神木。

“咳，你现在所想，根本不像一个三绝老人。”

“我不是三绝老人。”弘雨说。

“从今天起，你就是三绝老人了。”

老人说着，看着他，笑了，但脸上却流下了泪。

弘雨吃惊地看着师父，这才发现，这两月以来，师父变化极大，人更消瘦，头上的白发已经皤然，面上皱纹更多了，已露疲老之态。

他没敢吱声。

三绝老人命他坐下。

二人坐于卧牛石上，一起演习“绝情七式内功心法”。

又起身来，绝情老人陪着弘雨演练一次“绝性拳”，又演练一番“绝欲掌”，又叫弘雨独自演习一次七七四十九式“绝情剑”。

绝情老人坐下了，凝神思想，半晌无语。

弘雨心里十分感动，师父今天对他和颜悦色，很慈和，根本没有一个绝情老人的样子。

三绝老人看着弘雨，说：“我要告诉你最后一件事。三绝老人最绝的一件，就是一生对自己无情。他不光一生苛刻待己，而最终更有绝情之举。在他认为自己已经不能再存活于世时，就选一人做绝顶武功的传人。待得武功传毕，那人出山时，这个旧的三绝

老人就必须死去。”

弘雨惊问：“师父，师父？你说什么？”

“别叫我师父，从今日起，你就是三绝老人了。”

三绝老人紧紧地抓住了弘雨，抓得他手臂咯咯响。

“记住，千万别叫三绝老人在江湖上没了名声。”

弘雨流泪了，点点头。

“师父，你别死去，你住在这林子里，谁又知道你呢？”

三绝老人摇了摇头：“我不知他们是如何活的，祖师活了一百多岁，下面的就是九十岁，八十多岁，到我这里我活了不到七十年。我到处找你，那时我就不想活了。他们传授心功法也越来越快。师父传我时用了二年，我传你只用了两个多月，你知道为什么？”

弘雨摇摇头。

“因为我已经不愿意再活下去了。”

弘雨抓住师父的一只胳膊，不知说什么才好。

“孩子，不要忘了你是三绝老人哪。如此儿女之情缠缠绵绵，不是很可笑么？”

三绝老人笑着说，但他的泪珠滚滚不断。

“现在，太阳出来了，我要在这阴阳交会之时，把我全身的功力都传输与你，然后你就出阵去。记住，这是书上画的那‘混元四象’阵。”

弘雨连喊师父，要躲开师父的手。

三绝老人的身形如鬼魅随形，一抓就抓住了弘雨。

他把弘雨摁坐在卧牛石上，二人对坐。

太阳刚从山顶升起，树梢上染成血色。三绝老人把一掌平伸在弘雨头上，弘雨渐觉浑身开始发热。

“我这一下子可以打开你的督任两脉，且让你有了上六十年的功力，其实这功力何止六十年，历代的三绝老人的功力都落在你体内，今后你只消慢慢学会用就是了。”

弘雨浑身动也不能动。

他看着师父的脸色变了，一股热流直荡他体内。

“通了，通了！”

督、任二脉的通畅让他觉得浑身百骸舒畅无比，一股热从上至下，鼓荡回环，又回到头上，从那掌里更吸一阵阵热力。

他想奔跑，想大声长啸，想起身挥拳出掌，想舞出绝情剑，他觉得浑身躁热，无处可去。

“快收摄心神，做绝情七式。”

弘雨缓缓地举起了手。

他每一出掌，绝情七式的每一式击出，三绝老人就出掌相抵，热流便又送入他体内。如此直至日上三竿。

他觉得浑身已经没了躁热，气在肢体内运行，浑身已然没了那种气息运行的涌奔感觉。

突然，三绝人身子一歪，倒在卧牛石上。

他马上去扶老人，去抱老人。

老人形如骷髅，面有死色。

他的眼神已散了，只喃喃地说了句：“但愿你觉得不寂寞。你别恨我.....骂我，你不能是最后一个三绝.....”

老人头一歪，死去了。

第三章 谁也没有家

在走向关东的驿路上，有两辆破旧的马车。

车夫低头打盹，马也走得没精神。

初秋的太阳在蓝天上，既熏又暖，远远地照着这驿路上的一切。

车马在缓缓行走，显然这车的主人并没有什么急事要做。

这儿挺荒凉，已经过了都市闹衢了，没有街镇，只是农田成片，茅舍相望，路边时有几个农夫在收秋。

车夫打盹时也在乐，瞧这公子，丧魂落魄的样子，两眼泪水未干，像刚刚离家的雏儿，难得有他这样的人，出手真大方，两辆破车，几日旅程，一付就是三片金叶子。看他那一堆堆破书匣子，还有几个破布袋，真是穷酸读书人。

这人是嗜书如狂弘雨，他这会正坐在第一辆车，呆呆地望着农田，望着山野。

他那日掩埋了师父，在师父的坟头上立了块石碑，碑上照师父所嘱什么也没有，只是让那么一块石头光光地立在那。

然后他就痛哭了一场，飞身出阵，走出卧佛寺。

他仍由后院入殿，来到嘻嘻笑着以手支颐的卧佛像前。

善男信女们已经在烧香求佛了，他从那一阵阵的檀香气味中感受到了腹中的饥馁，他凝神看着大佛，想起了那天在这里被三绝老人诱入后山，引进“混元四象阵”困了两个多月，如今出来，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只知读书的弘雨了。他不禁浩叹一声，双膝跪倒，向笑嘻嘻的卧佛求告让师父的灵魂安息。

他站起身来，如今他已是混迹于尘世的三绝老人了。他仍觉得吵吵嚷嚷的人声很亲切，觉得这佛殿里浓浓的檀香味好闻，觉得他的肢体里有一股汨汨冲激的血。

他在林子里待了两个月，像久未吃食的鸟兽，一见食物更是饥肠辘辘，他一见这尘世俗人更是倍加亲切。

他慢慢走下殿去。

看着八百罗汉，他微微哂笑。恐怕现今天下任何人也不如他对这些罗汉的身姿形态更心如明镜了，他知道祖师是参悟了这八百罗汉的神情手势坐姿立势才创出了“一式三绝”的。他细看看罗汉的那一个个动作，便更悟出了祖师当日琢磨武功招数时的良苦用心。

他匆匆走出卧佛寺，回家去。

他的家本来离卧佛寺极远，一直到进城门之前，他都不知不觉用“若波若影”身法飘忽而行。路上行人稀少，但每一个人都驻足惊瞧，以为自己是大白天见了鬼魅。

转过胡同，他就来到醇亲王府了，那儿就是他的家。

他一抬头，呆住了。

偌大的醇亲王府，忽地变成了一片颓墙废瓦。

这就是他的家么？他的父母呢？

他一急之下，身子一纵，飞入了那片瓦砾之中。

他绕着废墟行走，身子飘忽得极快。

他最喜爱的碧波湖呢？那一小块绿水没了，变成了瓦砾半淹的臭洼子了，他父母居住的“危澜堂”呢？他住的那“听雨楼”呢？都没了，只有依稀一点痕迹，都是残垣断壁，焚木焦土。

这儿怎么啦？他像在做梦。

这时，他听见一片踢踏之声。

有一个讨饭的老丐，手捧一只破碗，走回到这里来。

弘雨喊：“顺伯！”

那老丐愣了，抬头一看，是一个衣服褴褛，样子和他一般狼狈的年轻人叫他。他迟疑走上前来，手哆嗦了半天，碗突然掉在砖瓦上，叭地碎了。

“少爷，是少爷，少爷，你还活着？……”

弘雨忙扶老人在砖瓦上坐。

顺伯告诉弘雨，那天他在卧佛寺外，一直等到下半晌了，还不见弘雨出来。他知道少年好迷痴，见了什么东西半天愣呆呆地看，不看够了不回家，所以也没怎么着急。但见天色已晚，就入庙去找，怎么也找不到。庙里没人了，顺伯和四个家人连庙上的和尚一齐点灯寻找，也没找到。最后在大佛身边找到了弘雨身上的那块佩玉，旁边还有滩血。他们慌了，忙回去禀报王爷。谁知王爷听了并没觉得奇怪，他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说：“咳，终于来了……”王爷拿过佩玉去，一下子就把它握成了两半。王爷还念叨了几句话：“要是他习武就好了……”但是又摇头，“习武也抵不得血滴子，有什么用？”王爷拿着那块碎玉，不吃不喝，一连看了两天两夜。夫人就只是哭。

弘雨急忙问：“老爷和夫人都哪儿去了？”

顺伯低下了头：“死了。”

弘雨心里一惊，一阵凉意从心底升上来。他突然想到三绝老人所说的那句话：“父母之情，也已经绝去，但你可以去看，看与不看，也是一样的……”他突然以为是三绝老人杀了他的父母，脑里一闪，想起把三绝老人从地底下掘出的那一瞬间。

“是谁……放的火？”

“不知道，也没找到王爷和夫人的尸体。那天我不在家，去给庆亲王送帖子，正在下房待茶，庆亲王匆匆走出来了，让我进屋，进了一间密室，他才告诉我，醇亲王府烧起来了，周围站满了蒙面人，救火的人没等冲过去，都被用箭射回来，有的人被射死在当街。我一听急了，想马上回来，庆亲王按住了我，说我去只是送死，如果他说得不错的话，这一会儿醇亲王府和夫人早已经连尸骨都没有了。”

弘雨的眼睛瞪得滚圆，他痴痴呆呆地坐着，只觉得碧波湖掩了砖木石块的废水一阵阵恶臭，熏得他脑袋疼，他头一歪，昏过去了。

老顺伯急了，把他抱起来，喊他：“公子，公子！”

好半天他才悠悠醒来。

他已经知道是谁害死他的父母了，他已经知道为什么父亲从小就要他习武了，也明白了为什么父亲一再给他讲那些江湖上的轶闻和故事，让他在演武场看天下各派的绝顶功夫，父亲知他厌见血，却偏偏让他看血，让他在血的搏斗前见见世面，那是因为父亲知道，他早晚有一天得见到血，这血不是从自己身上流尽最后一滴，就是从仇敌身上溅出一腔来。他没有别的可供选择。

弘雨心中渐渐升起一腔悲愤。

他跪下了，向这堆废墟。

顺伯轻轻地告诉他：“皇上下诏，寻找你呢。如果找到了你，重起醇亲王府，封你为醇亲王。如果找不到，就从皇族近亲中选一个孩儿，承醇亲王家的香火……”

弘雨鼻子里哼了一声。

醇亲王，八大公子，贝勒，将来的朝廷军机重臣，这些过去时常在耳边响的都随风飞走了。现在，他只是弘雨了，不，只是三绝老人了，他要让那些人偿还血债。

“顺伯，你今后不要叫我公子了，在别人面前，你叫我三绝老人。”

顺伯呆了。这公子是不是疯了，见这么大的变故在眼前，他失心疯了？不过不像，顺伯从小看大他，知道他那心性，这会儿，他额头平展，没一丝愁苦。顺伯只是觉得，这个公子比起两月前失踪的那个嗜书如狂弘雨公子来，显得冷漠多了。

冷漠也可能就是冷酷。

弘雨冷笑了笑，不无哀怨地想，这一会儿，三绝老人如果在，他一定会暗暗点头，称赞他的举动拿得起，放得下，不愧三绝老人的名号。

他凄然了，没了父母没了家没了他的书了他的一切，他不冷漠又如何呢？

他静静地看着那被砖瓦石块半掩的碧波湖，心里恍惚在想，这湖水竟这么少，如今

他用起“若波若影”身法来，身子晃两晃大概就能飞过吧？可当初他的小脚步在这儿一圈一圈量着，诵赋吟诗的脚步在这儿一阵阵留连，那时，他以为这湖简直就是他的天下了。

他如今可要去闯天下了。

他沉吟了一会儿，从怀里掏出两片金叶子递给顺伯：“你去雇两辆车，黄昏时去卧佛寺后山等我。记住：车子要破，车夫要老，顺便带几个肮脏口袋，我要装些东西……”

顺伯还像以前，听了公子的吩咐，起身就走。

“回来……”

顺伯又走回来了。

弘雨对顺伯笑笑，眼里突然满是泪：“这还有一片金叶子，顺伯，你去大满庄，自己叫一桌酒菜，吃饱了喝足了再叫车吧……”

顺伯愣了。

顺伯马上转过身来，他不愿叫顺伯看见他流泪。

顺伯走了，他跪在危澜堂前，痛哭失声。他在哭自己，为什么不懂父亲那苦心，不去习武？

他哭了约莫两个时辰，哭得筋疲力竭。

他又进了危澜堂，在地上寻找，他期望能找到一点旧日的回忆，找到一点父母的遗物。

他一下子看见了那佩玉。

佩玉碎成了两半，两个圆环都用丝绦系着，挂在危澜堂的厅柱子上，厅柱子倾圮折断了，半片佩玉垂地，一片在厅柱子旁边，另一片却在窗前位置上。

难道这两片玉在父母手里各有半片？他小心翼翼地看着脚下，那儿没有血渍，只有砖瓦石块的尘积。

他伸出手去，想去看看，半路上又停了手。

他不忍去看。

蓦地，他长啸一声，长身而起。

他站在危澜堂前，长跪不起。

他向父亲醇亲王告祝：父亲英灵不远，儿弘雨习得惊世武功，回家了。

他起身凝立，先做内功“绝情七式内功心法”。做完之后，他已经是心境澄澈，神清气爽。

然后他又施出“绝性拳”。

二十四式“绝性拳”施毕，他欲罢不能，又连连施出妙绝天下的“绝欲掌”。他一气呵成，略无迟滞。

自从三绝老人把他自身的功力全数注入他的躯体内时，他已然成了具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功力的绝世高手，他每施过一次拳、掌、剑，便就使他身上更加深了一层煞气。

四百式掌收势一成，“唰”一声他已拔剑出鞘。

这是三绝老人从大内皇宫窃来的莫邪宝剑。

他挥剑出势，一剑出手，便见满天剑光，一连七七四十九势，如长虹碧波，一直演毕。

他凝目剑尖，心无旁骛。

“咣——”他把剑掷了，跪下，向父母英灵朗声祷告：“父母在上，孩儿弘雨求告父母英灵护佑，孩儿去长白山取神木，去当那摄政王，杀血滴子和昏君，不报血仇决不罢休。孩儿从今真的应了那老人的话了，要做一个一式三绝：绝性，绝欲，绝情……”

他一跪俯地，长祷不起。

这时，耳边响起了嚤嚤柔声：“咳——，这又何必呢？”

弘雨一弹而起，弹向碧波湖上，他踏在一堆堆倾圯的砖瓦之上，遍觅碧波湖，也没

见到一个踪影。

那人是用“传音入密”的功夫向他讲话的。

也许那人不在附近？

他慢慢回到危澜堂前

他的剑没了，他的莫邪宝剑没了。

那人比他还快？那人比他还会用计？从他手中，把一把天下闻名的宝剑偷偷地拿走了。

让他迷惑的是，他连那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不知道。

× × ×

如今，他坐在第一辆旧马车上，顺伯坐在第二辆马车里，从关内驱出，直向关外。

他已经换了三次马车，都是换这种慢慢腾腾的破车。

他不着急，因为他怀里揣着一支橙木令。

这会儿，他的马车正走在一丛荒山之中。

他想闭目养神。

他已经听到了一阵阵轻轻纵跳之声，从远至近来了三个人。

“站住！”是个女人在喊。

他在心里说，对了，三个都是女人，身轻姿美，所以纵跳之声不大。

他睁开了眼。

这是三个绝色的美人。

弘雨是嗜书如狂之人，也从书里知道人们总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一类的词去讲她们的美。

弘雨吃惊，吃惊的是这三个女人都是那么美。

这拦在马前的是一个三十岁模样的女人。她头挽乌髻，身着皂服，一身白皙更是艳

不可视，她那嘴角微噙，一脸洁净，像是飘飘下凡的仙子。

旁边的这一个大女人大约二十年纪，她微蹙眉头，似在凝神思春，也像在想念征人，那怅怅怨怨的神色真让人见而思怜，她着一袭淡淡的白袍，像一尘不染的水上仙花。

另一边的是一个不到二十的小女人，她身姿袅袅，举动中带几分顽皮与不经意，脸上始终笑盈盈的，虽然手里握着剑，但没一点儿杀气。她像一个童心未泯、天真未凿的孩子，但她那笑又像水上芙蓉，染几点水气，又无一丝俗味。

弘雨呆了半晌，这一会儿脑袋里飞过了卓文君、王蔷、巫山神女，飞过了乱七八糟的一堆诗句文赋。

“请公子答话！”那拦在马前的女人说。

赶车的老人哆哆嗦嗦，对弘雨说：“这一带不大安生，不大安生……你，你和他们说吧。”

弘雨笑了笑，说：“没什么，我去说。她们若是累了呢，请他们来坐车一起走。”

他轻轻地飘下了车。

“哟，你这一下车的姿势好俊，让我看看你是怎么走的，怎么像没动脚，人就飘出去了？”那年纪最小的女人嚷。

弘雨对她笑一笑。

这时的弘雨已然不是那个鹑衣百结的流浪汉了，他身着一袭白衣，如玉树临风。现在三位美人看见的，是个道道地地的富家公子，王子贝勒。

“你是醇亲王公子弘雨？”

弘雨看看她，沉吟不答。

“你是醇亲王公子弘雨吗？弘雨就你这样子吗？”那最小年纪的一个问。

弘雨冲她笑一笑。她那天真童稚的模样儿，让他不能不笑。

他点点头，又摇摇头。

“这人不像，他不像弘雨。”那眉间微蹙的美人说。

“怎么不像？”弘雨问。

“弘雨号称嗜书如狂，不会武功。可这人会武功，瞅他那一飘下车的势儿就知道轻功不差。这人身上有杀气，没有文气呀。”

弘雨听得直点头，心里悲叹道：世道变了，你所听说的那个弘雨不见了。

他心里有些吃惊，八大公子之一的弘雨，人人皆知不会武功的弘雨，何劳这三位美人光顾呢？这里面是不是又有什么隐情？

他就笑着：“谁说我没有文气？”

他一边走向三位美人，一边口中吟诗：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他身子飘忽，已然走到那拦马的女人面前，那美人急忙出剑，迟疑地向他递出一式。

他身子一扭，人又飘至那个微蹙双眉的女人身边。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那女人一惊，急忙挽一剑花，回腕反向将剑递出。

他身子一飘，人又站在那个最小的笑嘻嘻的美人面前了。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那女孩呆了一呆，手中的剑垂下了，她瞅着弘雨，笑得更甜了。

“大姐，三姐，他夸我，他夸我漂亮哪。”

那个三姐骂道：“死笨鹅，他不是夸谁，是在文绉绉地念诗掉文呢。”

那小丫头脸绯红了，急急地狠狠地一剑刺向弘雨。

三女的脸色凝重了，这人在她们身边飘来绕去，她们连剑都递不上去。

三女都变了身形，围在了弘雨身边。

“你不是弘雨。”

弘雨笑了：“对了，对了。我不是弘雨。那么，我是谁呢？你说我是谁？”

“你不是弘雨，弘雨不会武功。”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弘雨？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武功？”

“那个女人告诉我们的。”小妹回答。

私雨一愣，一个女人，一个女人告诉她们弘雨不会武功，弘雨会来这里！

“什么女人？”他笑嘻嘻地问。

小妹刚要答话，那大姐一声呼喝止住了她：“小妹，你怎么啦？和他讲个没完……”

小妹脸更红了，她低下了头。

弘雨抬起了头，他的脸上没了笑：“对不起，我要出手了……”

三个女人也知他难测，就握剑凝势，引而不发。

弘雨刚想用绝性拳来和她们比试。又一想，何不把我那“春归何处”一词的笔法和她们对垒一试，反正她们又伤不到我。

于是他缓缓地伸出右手。左手五指平捺，像在抚摠案上的宣纸。

他轻而凝重地比划出一字：“春”。

这势极快，只是在连笔停笔时一滞。

这一势正对着那个小妹施出。

刚施这一势，那大姐和三姐似已瞧出了不妙，二人一起纵身飞剑，来击弘雨。

但已经晚了，一个“春”字划出，小妹已踉跄倒下，嗒然丢剑。

弘雨回手只轻轻一划，一个“归”字便翩然写出。

二女急急撤步，立在两丈之外。

小妹轻轻地起身，她的头髻已乱，脸色绯红，流下了泪。

“你，你……”她已经是一副哭腔。

弘雨惊呆了，他只知道自己在用心写字，在对着平扑直袭的剑势写字，不知道他本身一发攻势，便带罡气，剑气起自指端，一字写完，已将小妹袭倒，又一个“归”字，实实将二女逼退。

“不……不……我只是在写字，写……”

他还想向小妹解释。

“你到底是什么人？”大姐逼问。

弘雨一愣。

“我是弘雨，就是那个嗜书如狂公子弘雨。”

三女摇了摇头。

那个大姐说：“我们是艳水四姬。”

弘雨点点头。他听师父说过，艳水四姬形影相随。师父又再三嘱咐，艳水四姬手里的剑并不可怕，只是她们作为女人更为可怕。那时师父他看了看又说：不过，对于三绝老人来说，她们那一套根本没用……师父当时没说她们有什么过人的本事。

如今，艳水三姬站在他的面前了。

她们的剑术也不过如此，连师父教他的一幅字诀也对付不了，何况别的呢？他还没有施出“一式三绝”呢。

这时，那个大姐突然清啸一声。

三女都不动，一时如凝如痴。

弘雨以为啸声突发，必然是三姬急攻，谁知却不是这样，艳水三姬突然齐手掷剑。

弘雨以为这三支剑会飞来击穿他的胸膛。

谁知没有，这三支剑都丢在地上，半截剑插入土中。

三姬扬眉，突然脸上多了一层笑。

这笑是由人心生，又浮在脸上的。

这笑让弘雨知道了人之生，人之初，人之性。

三姬一脸媚色，一身媚骨，一副媚态，一阵媚气，直袭向弘雨。

弘雨呆立不动。

三姬袅袅娜娜，走向弘雨。

三姬身姿扭动着，那身姿透出女人的本色，女人的轻佻和女人的诱惑。

弘雨觉得两腿开始吃力，在变得僵直。弘雨觉得血在身上流得快了。

他瞪眼在看着三姬。

三姬的身躯开始扭曲绕舞，三姬的骨似没有了，只是柔柔的一条条躯体，从世人所没见过的身姿中透出逼人般的女人渴求来。

三姬边舞边歌。

.....

弘雨看到了女人的隐私，看到了女人的胴体，看到了世人之渴，他觉得他的头在昏沉，阳气从那儿走失。他浑身没有力气，比十几日不食不睡更孱弱。

三姬脸上绽开了笑。他看得出，大姐的笑是成熟的，是妙性的仙人一样的笑。三姐的笑是忧郁的，是那种令人垂怜万分的笑。小妹的笑是天真的，是含苞欲放的笑。

他从这种笑中读到了他自己的渴望。

“弘雨，弘雨，你是弘雨么？”有人娇声问。

他沉迷在这美色美舞之中，就答了话。

“弘雨，弘雨，你有一支橙木令么？”

他又回答了。

“弘雨，弘雨，把你的橙木令给了我吧，给了我吧，给了我吧，我身子都给你.....”

弘雨看着眼前绕舞的三姬，三姬都向他笑。

“给了我吧。”

“给了我吧。”

“给了我吧。”

弘雨呆住了，他不是没反应，而是有点犹豫，犹豫的是三姬都这么美，给谁呢？

他迟疑地掏出了橙木令。

想了想，呆呆地把手伸出，递给小妹。

芙蓉小妹笑了，这时笑得最甜。

他刚把橙木令递到小妹手边，耳边突然传来声音：“咳——，咳——”

这声极像是三绝老人，他惕然省悟，住了手。

“你呀，算什么三绝，算什么三绝？绝欲，绝性绝情……人家一蹦，你什么都忘啦？血仇呢抱负呢……”

他心里说：“我知道，我知道，可我……”

他身不由己，一身的阳气都已经沉在下肢里了，心里一片空荡，头脑一片空虚。

“坐下来，坐下来，做绝情七式。”那人命令他。

他趺然而坐。

“做不下去，她们还在我身边舞，而且，还……还……”他说不出，因为他一坐下，满眼都是三姬的袅袅的舞姿，更让他易于沉溺。

“咳——，你呀，先闭上眼，做第一式呀，第一式，第一式是什么？”

“我屏我思……”弘雨自自然然地念叨出来了，他的手已缓缓出掌。

然后他就又进入了第二式“我绝我性”。

三姬见他闭目出掌，以为他已然沉迷，小妹喜孜孜地说：“姐，我去拿这神木令。”

大姐哼了一声，显是对她不满。

她袅娜地上去，要从弘雨膝上拿去这支橙木令。

弘雨正恰出掌，“啪——”地一声，她又飘飞出了几丈。

“哇——”她口吐鲜血。

弘雨在她们忙乱之时，已然做完了绝情七式，他慢慢地站起身来。

这时的他已经是气凝神定，翩然自若了。

“你怎么啦？”他问小妹。

小妹怨恨地看着他，三姬都面有怨色。

“你受伤了？”

三姬跳起来。

“你到底是谁？”大姐问。

“一式三绝。”

三姬一震，都缓缓站了起来。

他就是名震天下的“一式三绝”？

不对不对，“一式三绝”是名闻天下的武林宗师，如神龙不见首尾，传说他已经是二百多岁的高龄了。他从不轻出，三四十年来只出了三四次，千里追击杀雷虹；毒遍天下，狂言一生不死、毒用不尽的“天下毒王”被他三掌击毙，和“天下毒王”的徒弟弘依订了盟誓，那一年弘依才十六岁。他杀了天秀女的师傅邪婆婆。

那“一式三绝”老人据说是白须白发，儒雅文静的一个老人。

但眼前这个年轻公子有惊人的武功，三姬若不是靠“北里之舞”，就连一击也承受不起，而且，他连艳水四姬的“北里之舞”也能受得住，显见是天下少见的高手。

“那么，你不是弘雨公子了？”三姐问。

弘雨摇摇头。

“嗜书如狂公子弘雨，一式三绝老人。”

三姬看一看他，面有惧色。

他们实在闹不清这人究竟是谁。

“走吧。”弘雨回头一挥手，两辆旧马车踢踢踏踏地又走起来。

三姬眼望着他慢慢跟在马车后。

奇怪的是，马车走得踢踢踏踏，还是比人走得快，可他不慌不忙，眼见得一步一步慢慢吞吞的，还是不时地超过那后一辆车。

“他武功招术一点都看不出路数，不知是哪一派……”三姐突然说。

“他很可怕，出手时十分冷静，全然不像与人拼生死，赌生命……”大姐说。

“他挺寂寞。”小妹突然轻轻说了一句。

两人突然回头看“芙蓉小妹”四娘，看得她又脸红起来。

“你今天有些怪。”

“她是伤得不轻。”三姐忙说。

大姐面色冷峻，说：“小妹，你记住，世人根本不把我们当人，我们一生下来，就被扔在艳水溪边。”

三个人都低着头。

第四章 艳水女儿天下秀

艳水，是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小溪流。

只知道它是一条溪的人多，知道它叫艳水溪的人少。

它在洛阳城外。

说是早年有一名仙姝，在洛阳城外徘徊，她流连于俗世不愿返仙界，便在城内买得牡丹花，随手都插在这艳水溪边，水溪边就开满了名贵天下的洛阳牡丹。世人种花薄情，常常记得俗事，忘了何花，就让娇性的牡丹凋零，日逐一年，代逐一代，便没了几种天下名贵牡丹。偏生这艳水溪边的牡丹花盛，每至花开，便香溢小溪，花瓣儿多落溪水之中，落于溪岸之上，久而久之，连护溪的花泥都是香的。这儿的牡丹不独品种名贵，而

且从不枯干凋零，就是康熙爷二十九年那一场天下大旱，这艳溪水仍清清濯濯，这艳溪边牡丹仍丛丛簇簇，香气四溢。

艳溪先是有几户农户，沿溪水傍山而居。他们日出而耕，日入而息，繁衍子孙，劳作不辍。闲来顶多泡茶品茗，闲话桑麻，没什么大事可提。后来又搬迁来一些所谓高人，即那些“读书不第，种田不能，经商亏空，习武不成”的儒雅之人，就在艳溪搞了不少名堂。

他们先在艳溪搞了一个一年一度的“牡丹花会”。这方法是在名闻天下的洛阳城中广选美女，选才色艺文俱佳者，其中上上之选，选为“艳水之姬”。这女人立时就名噪天下。

他们是文人，文人会舞文弄墨，临溪之水清清，临溪之花盈盈，临溪之女秀美，就引动他们大起诗兴。于是，风骚之诗多出，风流之事多做。没几年，艳水溪便名闻天下了，艳水之姬的“牡丹花会”也惊动天下武林，富豪之人了。

艳水自此世风日下。

每到牡丹花开，花苞欲吐未吐之际，艳水上下的壮年后生和青年小伙儿便来艳水夜游。他们举灯寻昼，在艳水上下寻女。偏偏艳溪之人这些时日又不禁闺女出走，为的是要中那“艳水之姬”的名头，女儿自然得先领风骚。

天下的轻狂浪荡、王孙公子都愿去艳溪一游，因为艳水之岸多有美女。

艳水岸边都是牡丹花泥，艳水一岸都是牡丹花香。花瓣落水，溪水流一路都是香的，艳水边的女孩儿都乌发飘飘，濯洗于艳水。

艳水的女儿秀美，秀色可餐。

蜂飞蝶绕之后，牡丹花丛自然再也不是圣洁之地。

溪水边多有弃婴。艳溪农夫性憨，见到岸边有男婴便抱去抚养，以期冀得一耕田农事之人，得一侍奉老年的后人。可弃掉的女婴，便无人收养。

就来了一个尼姑师太，她专门收养艳溪边牡丹花丛中的女婴。

也不知她在这里待了多少年，起先知道她在艳溪上游搭一土屋居住，时时下山讨乞度日。后来便见她在那儿破土，取艳溪之水，用艳溪之泥砌一小庵，取名“艳庵”。

艳庵内没有男人，也不见有男人出入。

农田上的耕作人知道，那里出出入入的都是一群女人，是一群与俗世隔绝的女人。

十年前，艳庵一举惊动了天下。

艳庵突然知会“牡丹花会”，艳庵出人，来争“艳水之姬”。

艳溪上下的人全惊动了。

除了艳溪与洛阳城的美人，现在又有艳庵。

× × ×

“牡丹花会”便又在牡丹花盛开的芬芳香气中来了。

在艳溪之上，横跨艳溪搭了三个台子，第一个台子起了拱桥，上面设了几个座席。

在席上坐的都不是无名之辈。

这里有艳名闻于天下的庆亲王雍卓，他是居了首位的，一为他的亲王名头，一为他艳绝天下的风头。还有艳溪的“风流秀士”文人邵骏，他不是习武之人，但是这“牡丹花会”的始作俑者。还有一个是名闻天下的武师疯道人，还有一个是师傅与徒弟两人均女辈的邪婆婆与她的徒弟九天秀女。邪婆婆是一身黑衣，而九天秀女戴一面罩。

“婆婆安好？”疯道人向邪婆婆打揖。

邪婆婆用鼻子哼了一声，显然是不屑于与来这地方流连的男人搭话。她就是这样人，只想着疯道人不该在这地方，而不想想她自己该不该来。

“令徒怎么还戴着面罩？天这么暖，捂着也热……”疯道人还在自念叨。

九天秀女有些愠怒，她也是中年之人，本不愿来这什么花会，无奈师父命她跟来，她不能不来。师父又命她戴上面罩，不在这儿抛头露面。她憎恨这个疯道人，如果不是

有她师父在，她早已扑向疯道人，连施杀手了。

旁边还坐着一个老人，这老人总是痴痴地笑，总是向一边的人讲他做的事儿，那神情那羞态就好像他是一个年轻人一样。

第二个台子用牡丹花枝扎起，中间用竹节搭成远远眺望，像一条横跨银河的鹊桥。不同的是，这鹊桥上全是牡丹花，朵朵簇簇，在清清湛湛的艳溪之上，使人恍然如处仙境。

第三个台子是两根竹竿交叉而成，在那台子中间，两竹竿的挑头处，挂着一簇“滴金洒玉”天下牡丹绝品。

这便是别具一格的、名闻天下的“牡丹花会”。

早来了的天下的浪子、京路的王孙公子，都在艳溪一边，张着伞，等着看选“艳水之姬”。

邵骏向邪婆婆打揖，然后向艳溪两岸的人打揖：“古人云：美女如云，秀色可餐。又讲：人面桃花，貌似天仙，美若牡丹，形姿绰约.....不外是赞美女人的秀美。”

下面的人起了一片喧哗。

当然不乐意听他讲话，人们千里迢迢赶奔洛阳，迟迟春日呆坐艳溪，原是为了看美女来的。

“.....天下之美在洛阳，天下牡丹洛阳艳，洛阳牡丹独艳溪。如今，大家又会在牡丹花丛的阵阵香气中看见艳水之姬了。今年不同于往年的是，不独洛阳美女如云而至，还有京城及它处的美女欲一试风采，更有艳水之上的艳庵师太带来了艳庵的美女，人说艳庵之女，天下不睹，不是牡丹花会，无人有福见艳庵美女，她们绝不愿以面目示天下俗人.....”

众人回首，看艳溪上游，那儿牡丹丛下，有一个面目冷峻的老师太，她身后坐一群蒙面女尼。

“现在，花会起始！”

便是一阵欢腾。

先是在两岸丛中有一阵阵花枝颤动，牡丹丛株里，露出一张张笑靥，一张张羞脸儿。又见人袅袅走行在牡丹花丛里，一点点向艳溪走近。嚶嚶笑笑，浅唱低吟，不绝于耳。

人便都立在艳溪之侧了。

风从艳溪溪水中缓缓吹出，美女们衣袂飘荡，挽一溪清绿。人又袅袅婷婷，走向那中间一座花台，在花台中向艳溪对岸涉跨。

花台窄狭，只可容一人行走。

走行在花台之上的美女，可在花台上向众人献艺。

就有的美女从花台上施放一只风筝。却是一只翩然蝴蝶，蝶飞狂舞，一点点升上蓝天，在溪水与蓝天的掩映之下如一点精灵。众人正呆看，那美女手一拉，蝴蝶便飘飘然飞走了。

台上也没了这放风筝的美女。

就又上来一个秀女。

她轻吟浅唱，手执一檀板，唱一曲“花枝词”，那歌声轻婉柔顺，岸边听的人不知是水声潺潺推出了歌儿婉婉，还是柔婉歌儿推出了水声潺潺，一时都凝目望水，以为那歌声从水中清清澈澈之处娓娓而出。

一时戛然歌止。

那秀女却不走下花台，一纵身，跳入水中去了。半天，一头乌发露出水面，人又缓缓从艳溪中走出。这时秀女的长发皆湿，披一肩一身乱发，长发及腰，又野味儿十足，偏偏口里衔一枝从花台上咬衔下来的粉色牡丹，不知是花映的，还是水染的，人面微现晕色。

众家王孙公子就大声叫好。

一时艳溪之美女皆从台上走过。

天下浪子、京城风骚的公子王孙们就饱看了个够。

但是艳庵呢？艳庵来夺“艳水之姬”名头的是哪一个呢？人们等不及了，就站立起来张望。

邵骏见状，就喊人去呼唤艳庵师太，叫她的人马上登台。艳庵师太冷笑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身边的一个蒙面女尼。

这女尼也同艳庵师太一样，一身缁衣。

这女尼就慢慢从艳溪上游走下来，走向中间的花台一侧。

她步法轻飘，走得连台上的疯道人和邪婆婆都目不转睛。

会看的人知道，这是一种奇妙的轻功身法。不会看的人也知道，这走法轻盈极了，是那种最漂亮最娴雅的女人的步态。

她手不抬，身不摇，走在牡丹花丛前。

那些王孙公子一个个屏息静气，直看她好像从面纱内透一双媚媚的妙目瞅定自己，那一感受到面纱后的注目，人便心怦怦直跳。

她就走到了那花台边。

偏偏这时人又不走上花台。

她在花台边先脱缁衣。把那长长的尼姑修行的无色无欲的外衣脱掉，一抖臂，那衣服飞到艳溪正中，缓缓随波涛去了。

众人正眼巴巴看着她，这时的人们急待着她现出面目，就瞪眼地看着，恨不得凑上来帮她一把。

她就又脱去了长长的披纱，手一抖，把它也扔入了艳溪。

她起身来，着一身薄薄的，若透若明的素纱。

风一吹动，素纱裹身，现半边玲珑胴体。

就有人惊呼叫好。

她又慢慢摘下面纱，也抖入艳溪。

人们就看见了她的面容。

男人们就惊呼，就呆想。她像谁呢？她是谁呢？怎么有点面熟，怎么有点像谁？

其实，她谁也不像，谁也不是。只不过是平日里男人们自以为最漂亮最漂亮的那个美女，但一看长了又发现这儿那儿有点瑕疵，而这个女人又像他们所见的最漂亮的美女，比起平日所见者又没那么些瑕疵的一个美人就是了。

她又把尼帽扔下艳溪。

风吹乌发，披直如箭。

她缓缓回身，向四外撒目。她美目四盼，王孙公子皆挺胸扬脖，以为美人在凝目视己。

她慢慢走上花台，从袖中拿出两条纱绳，绳细如线，她把纱绳系于花台最高处，身子轻轻一纵，于是，她整个人便浮在花台的花海之上了。

花丛踏于脚下，她像踏花而行的散花天女。

她立于线绳之上，玉手柔腰，便开始了边歌边舞：

“哥吔哥吔，你没看看山月，
月是弯弯的吔，像妹的眉，像眉。
哥吔，哥吔，你没看看山林，
林是散散的吔，像妹的发，像飞瀑。”

她在线绳上边歌边舞，翩翩若仙。她一边舞，一边把身上的白纱从肩上抖落，白纱一点点向腰背滑去，露出她圆润剔透的肩。

王孙公子张大了嘴巴，神呆意荡。

她愈舞愈狂，愈舞愈快，歌也越发炽热：

“哥吔哥吔，你没看看山峰，
山是壮壮的吔，像哥的人。
哥吔哥吔，你没看看山林，
.....”

这时，她已经让那一袭白纱飘飞到艳溪里去了。只有这一次，所有的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她，没去注意这一袭白纱飘飘飞落艳溪。

她盈盈立在台上。

“疯了，疯了，都说疯道人疯了，没这丫头疯，她这是干嘛？”疯道人自顾自念叨。

“你别受不住，男人没一个好东西。”邪婆婆看也不看他。

邪婆婆向邵骏耳边说了几句话。

邵骏站起来，大声喝问：“还有没有谁上台？”

没人答言，两岸牡丹花丛中没了嚶嚶喳喳的笑语。

“那么，这一位就是‘艳水之姬’了。”

众人一阵惊呼。

便有王孙公子派人送上千金皮裘、绸缎锦衣去与那美女。

她仍坐在花台之上，将那些衣物一掷与艳溪。

众家王孙公子又是一片呼声。

这时，邪婆婆从台下一个纵身，飞上了花台。她向艳溪两侧看了看。

人们都看到，她目光炯炯，神色严厉。

“你们都以为天下女人是尤物，是不是？”

众人不应声。

“这丫头，看上去像妙性仙子，一身柔骨，一片柔情，又生万千风流，是女人中的尤物。可谁又知道，十多年前，她只是这牡丹花丛中的弃婴？干这事的就可能是你，是

你，还可能是你.....”

她用枝一点一点，岸两边的人有的就心咚咚跳，以为她是在说自己。

他们很少有人没干过这种事。桑间濮上，也许不是在艳溪边的牡丹丛下，但一定是在别处干过。他们都欠下过风流债。

“男人都是混帐！”邪婆婆骂。

没人应声，疯道人想应声，想了想，忍住了，只是摇摇头。

“咳——”邪婆婆叹叹气，“女人都是傻瓜.....”她低下了头。

她停了一会儿，又扬起了头。

“我曾发誓，如果这艳水溪边抛弃的婴儿有一百个，我将杀死天下的富豪王孙二百个来偿这抛弃骨血之恨！”

远处，艳庵师太起身，向邪婆婆打了揖：“前辈，贫尼前日收养一婴，恰恰满一百个。如令这会之后，又不知会造下多少孽。”

邪婆婆大声喊：“我说的话你们可曾听过？”

众人不语，有人知道她武功高强，高强到了不可测知，世上也许只有一式三绝老人才能和她齐名。

“这艳庵之女叫妙性仙子，是艳庵师太的徒儿，今后你们凡是寻上她找欢乐的，必定要受一生之罪。我邪婆婆言出必践，你们可记好了？”

艳溪两岸无人应声。

邪婆婆回头对妙性仙子说：“去吧，娃儿，去取那花来，那花归你了，另让那花弄迷了。”

妙性仙子袅袅起身，一个纵身，又站在那一线竹竿上。

她双手握竿，用牙咬住了那束“滴金洒玉”，又一纵身，回到了花台。

下面又是一片欢呼。

她慢慢走下台来，从艳水溪边慢慢走过去，岸边的人眼睛看不够，从她的身上恨不能看出个“停”字来，让她站自己面前。人人看着眼前这个妙性仙子，没一个人记得住刚才邪婆婆的那一番话语。

她不管不顾，像她身边没有一个人在，独自缓缓地向上游走去。

众人的目光自然是随着她一齐走上艳溪。

妙性仙子成了十年前的“艳水之姬”。

× × ×

自那以后，十年以来，回回是艳庵出人，回回是艳庵之人夺了“艳水之姬”的名号。

至今十年，直到去年，艳庵四姬一齐出台，在花台上舞“北里之舞”，得天下闻名的“艳水四姬”的名号。

后来，这“艳水四姬”不知怎么又拜了九天秀女为师，邪婆婆也被一式三绝老人除掉，当一式三绝老人杀邪婆婆时，她已经杀死了一百七十七人了。她开始时杀人还看一看要杀谁，后来便翻书求卜，占上字的便杀，只要他有钱，只要他去过青楼。

这两条，世上的人偏又不能不犯，偏偏人要有钱，有了钱偏偏又要去青楼。

邪婆婆因此杀人就不用想第二件，索性只要有钱人又壮年就可以杀。

于是，一式三绝老人出山，把邪婆婆杀死在艳溪水中。九天秀女没说什么，她知道她不是一式三绝老人的对手，她也知道她不能再杀人，所以她什么也不说。

她不说话时，心里自有主意。

第五章 鱼肠剑

弘雨坐在马车上，想着那个传话给他的人。

她救了他。

他知道那人一定是个女人。这女人在她身边出现过两次了。

一次是在他的家里，在他对着那一片墟地时，有人轻轻叹息，引他去那碧波湖上游走，她随手就偷走了他的莫邪宝剑。

这第二次是在荒山之下，在他遇上艳水三姬时。想一想他还是心惊，脸红，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他想起刚刚过去的那一场梦一般的打斗，他初试武功，还没有用“一式三绝”，只是用了当初三绝老人教他的那一幅字画，那是宋人黄庭坚的“春归何处”一词，他只舞出了两个字，三姬便受挫而退。

后来三姬舞出了“北里之舞”，他这才知道当初师父为什么说时那么看了他一眼。师父那一眼是北里之舞，以你现今之定力，怕要受不住。他知道他当时就要完了，三姬那么情意缠绵地偎依上来，让他失去了一切阳刚之气。

如果不是那个女人急急地告诉他做“绝情七式”，他恐怕当时就没命了吧？他怎么能自称“一式三绝”呢？他不能忘记父母的慈和面容，这就不能绝性。他不能在艳水三姬面前安定自若，这就不能绝欲。

他不能坦然置之对那个偷剑、传音的女人，这就不能绝情。他哪里是“一式三绝”啊，他恐怕什么也绝不掉。

弘雨长叹了一声。

她是个什么人呢？她为什么要偷去他的莫邪宝剑？她为什么又传音给他，救他一命？

弘雨怎么也想不透。

“嘭——”一声响，从他身后传出。

是一支剑？剑尖已经透进车棚。

弘雨手一扶车夫，人就斜刺飞出，脚斜蹬向天，头枕卧在下，身子飞了出去。

他一个纵身，立了起来。

他看见了一个身影，飘忽飞过了山坳。

他急忙纵身去追。

“若波若影”身法妙绝天下，他只纵了几纵，人便凑近了林子。

见到了林子，他脚步慢下来了。

他得细看看林子，然后才能进去。

待他进入林子时，林子里已经见不到什么人了。

只有飒飒风声和林子深处幽幽的鸟鸣。

他看到了那身影，那影子很小，像是个孩子，又像个女人。

他宁愿相信那是个女人。

为什么这么想？他也不明白。

他向林子里看看，什么也没有。他只好慢慢走回来。

“公子，你看，你看！”

他看见了，那是一支短剑，透木而入，还插在车的后厢板上，他当时如果不是本能地身子一振的话，那支短剑就刺入了他的后背。

他拔下了短剑一看，呆住。

这不是一把平常的短剑，这是那把名剑鱼肠短剑啊。

鱼肠是名剑，据说春秋吴国吴公子眷顾伍子胥于街头，伍子胥吹箫过市，公子听明白了，知他箫声中有鸿鹄之志。大约是那箫味儿低沉，心境不大好罢，就把他请回府中，密谋夺位。伍子胥就去找专诸，让这人先去太湖学烹鱼，回来之后公子设家宴请吴王僚吃鱼，那鱼肚子里就藏了这把名剑，专诸把剑捉住吴王僚，一剑刺入重甲，吴主僚毙命，吴王的从人也乱刀剁死专诸。

这把剑就是当年专诸刺吴王僚的宝剑。

这人是谁呢？干嘛给他一把宝剑，又干嘛从车辆背后刺入，险些伤他后背？是不是那个在醇亲王府偷走莫邪宝剑的人？如果是，她偷去了宝剑自然该喜上加喜了，干嘛又送他一把鱼肠宝剑？为什么不还他的莫邪宝剑？

他细把玩了一下，拔出宝剑，在阳光下看。

剑锋先是一片白光，然后色暗转青，那剑的锋刃很薄，锋芒闪闪，剑芒一现，宝剑的锋利就看出来了。宝剑的剑锋一片暗色，渐渐闪褪了那一片血气。

弘雨知道，这剑过了两千多年，不知握过了多少人的手，不知多少人在剑下丧生。

剑柄上的珠嵌已经没了珠子，只剩下了一个个凹凹的痕。也许是有人把这珠子拿掉了，也许是这珠子在人的血手腥汗里握脱了，反正这剑没了那珠光宝气，更显得杀气阴森。

弘雨走在车后，细看看车后棚，他在猜测从哪一个方向能出手掷剑，想了想不得要领，就走近车边。

这下他看明白了，车的后横撑木上有两点灰尘。

这是那人双脚踏蹬之处。

那人是站在这横撑上把剑刺入车厢后板的。

弄明白这个，弘雨笑了，十分快慰的笑。

那人既然是站在车后出剑，自然手中有准头，否则那么一把鱼肠宝剑，透板而击，截入他躯体自然不要费很大的气力，这就是说那个人不想要了他的命。

他沉思着，呆傻傻地笑了。

第六章 汤里煮烂的鸡还是活的

弘雨把车停在一家小店内。

车夫说什么也不干了，他下车看见那一柄短剑插在后车板上，两人都吓得呆呆地说不出话来。

弘雨说再走几日，多给一片金叶子，车夫还是摇头。他们虽然是村野之夫，但也饱经风霜，知道弘雨这雇主是走动江湖的人，不大稳便。

弘雨只好和顺伯帮店家把东西都弄到店房内。

顺伯和弘雨住在两间房内。

弘雨至晚，仍不能寐。

他知道这店不大安稳。

从进店时起，就先后有三四拨人住进了这店。吃晚饭时，这些人先后都进了大厅。

先是两个短粗身材的人住店。这两人一看就知道是练家子。一个满脸横肉，胡须扎透了腮边肉，从另一边腮上透出来，满脸肉都往横里长。这人说话声如破钟，没那宏亮劲儿，偏有大嗓门儿。另一个面色赤红，像那脸皮上的肉都是染透了色儿的。

这两人边吃酒边小声说话。

即便是小声讲，那大嗓门的话也让人能听得清。

他在讲些一路上的见闻。

又进来两个瘦小的俊俏男人。一个是个娃娃面，穿一件蓝袍子，另一个是个漂亮后生，那白白嫩嫩的脸儿板着，没一丝表情。别人怎么瞅他怎么觉得这人举止文雅，像是大家公子，但又为他觉得难受，这么一个俊俏美貌的后生，干嘛一天到晚板着个脸？

这二人吃相文雅，酒是一口一口地啜，菜是一筷子一筷子地夹。

后进来的就是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孩。

这两人是老不像老，小不像小。

进饭厅时是老人颠颠地在前边开门，打揖，那小的呢，在后面挺胸凸肚，一副大爷相。让人乍一看以为这两位是一主一仆，但细一瞧瞧，就觉得不大对劲儿了，那老的干嘛身穿一件用一块一块细碎花布补缀成的“百家袄”呢？这玩艺儿在关东只是人家刚出生或十来岁以前的孩儿身子孱弱，怕养不活，才干乞百讨从一家一家凑一些小细碎花布，缝缀起来的。这么一件小“百家袄”，穿在一个老头身上，前露肚皮后见腰，真正叫人好笑。后面那个小孩呢，扎个总角，像关东人家养的小宝贝，在后面扎个大头辫，

东北人俗言笑说这叫“小尾巴”。穿一件直缀老头衫，头上戴一顶瓜皮帽，上衣又套一件狐皮马褂。这两人呢，老的拎一串“叫妈妈”，少的叼一根旱烟袋。“叫妈妈”是一种用蜡做的线扯玩具，一根棍握在手里，一摇嘎嘎叫，是孩儿一摇，娘就来了，嚷：别吵，别吵，孩儿，这太吵了。这么一件小孩玩具，偏在这老头手里嘎嘎直叫，那一根长长的古木烟袋，却在一个小孩嘴里叼着，烟袋锅差不多从嘴巴里直伸到地面，还噗噗直吐烟。

这两人在一起坐着，叫人好笑不好笑。

但除了弘雨笑了笑外，旁的人见了这两人都很吃惊，脸色凝重，连那短粗汉子也不和同喳喳讲话了。

这一老一少的吃相也怪。

两人都嚷饿，都说要一只鸡，要一只鸡来，快一点儿！

掌柜忙跑去厨房，弄来一只鸡。

关东人吃鸡乐意煮，就见一锅汤里煮着一只整鸡。

这一老一少就吵。

“这只是我的，下一只才是你的！”

“不对，这一只明明是我的，下一只才是你的！”

“唉，你这人怎么不让让老年人，你怎么不讲点礼数？”那老人还很正经地一叹。

“咳，你这人怎么不让让孩子，你怎么能跟小孩抢吃？”那小的还做了个鬼脸。

别的人都凝神看着他俩，不做声。

“一齐吃，二齐吃，这总算行了吧？”老人像在哄那小孩。

“一齐吃，一齐吃，这总算行了吧？”小孩也算在安慰那老人。

两人四只手一齐伸进滚热的汤里抓鸡。

两人吃鸡很怪，不扯碎，只撕肉，转瞬之间那一只鸡被吃得干干净净。

桌子上剩一只鸡骨架，这是比任何人见到的鸡骨架都完整的，身上没一丝残肉的鸡

骨架。

“再来一只鸡，快一点儿！”老人喊。

“再来一只鸡，快一点儿！”小孩也喊。

“来了，来了！”掌柜就又端上来一只鸡。

两人又照样子吃光，这会儿两人面前摆着两副鸡骨架。

弘雨一边看着，觉得有趣。

顺伯觉得有点不大对味儿，他想告诉弘雨，赶快回房去。

弘雨笑而不答，他知道这里快有戏可看了。

短粗汉子这时不看那老头了，只看着弘雨。

那俊俏小伙儿也不看那小孩儿了，只看着弘雨。

只有弘雨仍在看这老头儿和小孩儿，不知道别人瞅不瞅他。

这时，那老人和小孩开始比起喝酒来。

一入关东地面，自然随俗，连酒店也不例外，没有那鸡啄米的浅碟儿、牛瞪眼的小盅儿和一应小巧家什，在这儿，讲的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这老人和那小孩就一碗一碗地喝白酒。

奇怪的是，两人头上都没有汗。老头是越喝脸越红，红扑扑的脸儿像个娃娃，像个满脸皱纹的娃娃。那小孩呢，越喝脸越白，像个长着娃娃脸的老人。

“那酒，都喝哪儿去了？”那俊俏的蓝袍小伙儿问他的那个板脸儿的同伴。

板脸儿眼向地下一瞥。

蓝袍小伙儿就惊呆了。

那老一少的脚下已经湿了一大片。

原来，两人正在用内功心法把酒从肠胃之中逼下去，一点一滴地让它透过肢体，由脚底入地。

这会儿那一老叹气了。这一声叹很苍凉，让人一听，不由得悲从中来。

那小孩也紧跟着叹了一口气，这叹气让人一下子把心里的悲绪一扫而光。

“捣什么乱，你？”老人瞪眼。

“各叹各的，谁也别管谁！”少的也不听他。

“掌柜的，你过来！”那老人喊。

掌柜忙跑过来。

“这鸡怎么没煮烂，就给咱们吃？”老人瞪眼问。

掌柜的脸上带笑，心里直犯嘀咕，手都气凉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瞧这老头儿，穿着不老不少，嘴里直说胡话。这两只鸡就差骨头没啃嘴里了，怎么还说没烂，这鸡连星儿肉都没了，看上去怪可怕的。只有黄鼠狼才这么吃。

“这.....这肉烂了，不是吃.....吃光了么？”

“这鸡咱吃光了么？”老人问小孩。

“没有没有，掌柜的，你是不是眼睛不好使，这鸡是活的呢。”那小孩一脸天真。

掌柜的笑了：“小人知道您老是开玩笑，这鸡吃光了肉，光剩头了，怎么能活呢？如果这鸡活了，小店情愿让二位白吃白住。”

“你听见了没？”老人问小孩。

“他说让咱们白吃白住，是么？有这样的好事儿？”那小孩一脸天真。

两人的手一下子拿到桌上来了。

一双黑乎乎的枯巴巴的手和一双白嫩的小手就伸成掌。

这会儿，躺在桌子上的鸡骨架突然站起来了，鸡脑袋直立着，鸡身子挺着，鸡爪子抓在桌上，一点点向前走。

这是两只没皮没肉的鸡，居然一前一后在桌上走。

那老人的手掌停在半空中，笑嘻嘻地问掌柜：“你说，没皮没肉的鸡是不是活鸡？”

“不是。”

“它能不能走？你见过它走么？”

掌柜的怔住了。一会儿他哈哈大笑起来：“好，好，两位前辈、高人让我开了眼界，您老有什么吩咐？咱办就是了。”

“没什么大事，你就过去把那位公子爷请过来就是了。”

他指的是弘雨。

屋里人都为之一凛。

掌柜的就走到了弘雨面前。

他没有看见，这时的弘雨左手和右手分别在桌面上划字，他在练习左右手一齐写字，天天练那“春归何处”。

如果现在有人把纸笔放在弘雨面前，让他两手执笔，一气呵成，你会目不暇接，见他在眼前的两张宣纸上飞快地写字，而且那字写得笔酣意畅。写完之后，你把两张纸一看，竟然是左手右手每写一字一处跳笔，右手写了“春”和“何”，左手写了“归”和“处”，这样两纸一重合，便见一幅最漂亮的字。

因为他在蘸酒写字，所以除顺伯没人再看得见。

顺伯当然是想他在写字。咱公子，就知道看书写字，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老顺伯在心里叹气，但又没有办法，咱公子就叫“嗜书如狂”嘛。

弘雨这时神思全集中在桌上这些酒渍中了，根本没听到他们的谈话。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他很生气，觉得这左右手写字的方法他还不能一气呵成，融会贯通，臻于至妙。

他这一叹，那老头脸马上变了颜色。众人心头一震。

“你听没听听，那小子叹了一声？”老头很紧张，问小孩。

小孩也变了脸，看着弘雨，目光凛凛。

“这小子如果活着，我这声叹气就不是天下第二了”

“那个三绝老头你还可以让让他，再说你自己也打他不过。这个小毛孩你要是不杀了他，这叹气你可就是天下第三了。”

“他真的比我叹得好？”那老人四处环顾，像是在问所有的人。

当然没人回答，除了这小孩之外。

“那是那是，我听得清清楚楚的。你那叹气，天天在我身边练，我听着心没动，这小子一叹，让我想起人垂垂老矣，暮之将至，何必总与人争一日之短长……”小孩的嘴很能讲。

“你知道，我对叹气比我强的人怎么办？”那老人一张嘴想叹气，但见了弘雨势在前面，就生生憋回去了。

“可气死我了，可气死我了。这么个破世界，这么个鬼日子，想想干点什么都不行，连叹气都不行了么？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你好像输过一回。你听说江南名伶稚玉玉一叹全台下落泪，你不服，去比划一回。人家在台上一叹，你在暗中一叹。人家一听，失惊变色，向观众打揖，请你出来，可你硬是不出来。在人家出唱词闭口歇气那会儿，你就又是一叹，人家咬咬牙，向场子里所有的人那么瞅，轻轻地叹了口气，全场人都没了声响……你一气之下，把她弄山洞里，好吃好喝祖宗似的供着，让人家一叹，可惜人家不吃不食，饿了七天七夜，最后饿得像这只鸡。你趴在人家床前，跪着说：‘你倒是叹气一声啊，我这么坏？’人家不叹气，只是瞅瞅你，最后临咽气，人家说了一句：‘才知道，这世界上只有你才知道，我这一声叹有这么大的力量。’说完就咽气了。你一个劲儿地哭，比死了娘还难受。这些年其实我忘了告诉你一句话……”

“什么话？”老人问。

“稚玉玉叹得不比你强。”小孩说。

“胡说！”老人脸通红。

“真的，那只不过.....”

“不过什么？”老人抓住了小孩的胸襟，像要把他拎起来。

“只不过她是个女人，漂亮的女人。”说着话，这小孩贼眉鼠眼地看一看那两个俊俏后生。那两人忙向一边瞅，不看这一老一少。

“你咋不早说？”老人抓紧了衣襟。

小孩笑了：“告诉你你当时也不信，你着了迷了。”

“她不比我强？她不比我强.....她不比我强，我干嘛弄死她？”这老人说着竟像孩子一样，哭起来，满脸泪痕，哭得呆呆的。

“那.....你说的，这是真的？”老人又问。

小孩认认真真地点点头。

“混蛋，那你这小子咋不早告诉我，你咋不让她吃点东西？她也就不会活活饿死了.....”

老人一松手，飞快地用五指向小孩点点戳戳。这一瞬间，不知向他身上的大穴命穴点了多少遍。

那小孩就用烟袋飞快地在胸前移动，只听得烟袋上有“叭叭”的轻微炸响。

“告诉你，我告诉你，这回可是除了三绝老头儿，还有一个人比你叹得好了。”

老人马上停了手。

“你说的是这小子？”

小孩点点头。

“他真的比我叹得好？”

小孩又点点头。

“那么说咱们不光得要他的那片破木牌牌了，对不对？”

小孩又点点头。

“那可是对不起了。”

老头站了起来，像个傻小子一样地跳着走，手里摇晃着那一只嘎嘎响的“叫妈妈”，还唱：

“人生哪多少不如意呀，
把酒呀临风呀全忘光。
忘光呀它还呀梦里来，
长叹哪一声呀开心怀。
谁知呀叹气哪有学问，
苦世人不知呀吐酸辛。”

这会儿，他走向弘雨。

弘雨仍在苦苦琢磨写字，对走近的这穿“百家袄”的老人仍无知觉。

顺伯在一边推了他一下。

弘雨这才抬起了头。

“老人家，你要干什么？”

一老笑了：“你是不是再叹声气，让我瞧瞧？”

“人生艰难，去日苦多，何必总是长叹？心有积郁，便一叹而光，复又可在世上碌碌存活，总是哀声叹气，于人于己何利？”

那一老的眼光剑一般犀利。

顺伯一下子被一股气浪冲撞在地。

那一边俊俏后生一个箭步冲上去，把顺伯拽至他身边坐下。

那俊俏后生又慢慢坐下。

一老就向弘雨深深地作了一揖。

“老人家何必多礼？”

“为你的这一声叹还因为……你是个能人，我不得不杀了你。”

“你杀我？为什么杀我？”弘雨刚才沉浸入他的字画里去了，什么也没听见。

那老人以为他在装糊涂，不再说话。

“先把你那木牌牌交出来！”小孩在一边尖声喊。

一老就向弘雨伸出了手。

这会儿，顺伯看见那个拉自己的俊俏后生把用绸缎包着的剑放在桌上，让剑柄落在右手前。

那短粗身材的两人也放下了酒杯。

弘雨笑了：“你要木令是不是？”

一老点了点头，他把手里的那“叫妈妈”一划，那玩艺就不知塞衣服哪处去了。他向弘雨伸出了一只黑乎乎的枯手。

弘雨看了看他的手，这是一只练过寒风掌枯风掌一类极厉害手法的手，而且这掌练得已臻化境，看上去那皮肤、那血液都流得很明晰、很细嫩。

“这木令是别人给的，决不可能送给你，看一看还行。”

“那就看一看。”

“看吧。”弘雨掏出橙木令，放在那一老手里。

那俊俏后生身子动了动，又坐下了。

“看完了么？”弘雨问。

“他看完了还能还你么？”小孩笑嘻嘻地说。

“为什么不还给我？”弘雨像有点迂。

“你想想就明白了，我俩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呀，他看完了，我又得看，我看完了，他还得看，这样，你就用不着讨回去了。”

弘雨呆呆地看着小孩，像是不明白他的话。

“其实呀，你也用不着担心，这木牌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再说，放在咱们手里，老实诚恳的人手里，它也丢不了，你就放心吧，嗯？”

他这最后一句话，像在哄个孩子。

弘雨说了一句：“谁说放在你们手里谁也抢不了？”

弘雨这话还没落地，一飘忽，人不知怎么竟走到了一老面前，他右手向前一抓，直抓一老面前空门。

一老大惊，忙起手去护。

弘雨用右手和他连击了六招。

一老的眼光只注意到了弘雨的右手上了。

弘雨的左手飞快地一划。

一老觉得右手一松，手里的橙木令没了。

一老一闪身，后退了十余步。

“我的木牌牌呢？谁拿去了？如果不说话，就都是一个死！”

他的声音死气沉沉，让周围的人听了感到阴森森。

“还我的木令！”弘雨说，“不是说在你手上没事么，哪儿去了？”

一老这回呆住了，没话可说。

小孩一闪，来到了弘雨面前。

“伸出你的左手！”他的声音也冷冷的，像个成年人，再也不是孩子式的那絮絮聒聒了。

弘雨一笑，左手平平伸出。

他左手掌中，赫然便是那支橙木令。

一老傻了，好半晌没说话。

“我说，他不是那老绝户？三绝？”

“不是，那老家伙是他爷爷……”小孩也轻声说。

“这是一击双搏？”

“是一击双搏。”小孩说。

“那老绝户要练成了这个，咱这天下第二的叹气就得当一辈子啦。”

“咱也没天下武功第一啦。”那小孩也挺沮丧。

“不过，你看，他没长胡子。”小孩说。

“那是。他不是老绝户。”老头还有点乐。

“咱得杀了他。”小孩说。

“对，咱得杀了他。”老人说。

两人一左一右站在弘雨身边。

俊俏后生的手去抓住了剑柄。

顺伯吓得透不出气来。

“等一下！”那短粗身材的人站了起来。

一老一少向后退，看着那人。

那人冷冷地抱拳一揖：“在下京城人，大内侍卫雷鸣。”

他唰地从身边拎出两把斧子。

“开山斧？”

人都知道这是开山斧雷家的传人。

“你是醇亲王爷的公子‘嗜书如狂’弘雨？”

弘雨点点头。

“你交出橙木令，跟我回京，皇上下诏，让你回去承袭醇亲王王位，起建府第！”

“建什么府第？”

“你家醇亲王府被烧了。”

“烧了就烧了，还建它干什么？”

“你家是铁帽子王。”

弘雨悲凄地一笑：“铁帽子有什么用？古往今来，铁帽子杀死多少人？我可不要这铁帽子……”

“你必须得回去！”雷鸣冷冷地说。

“不回去呢？”

“杀人夺令。皇上会另选他家亲主之子，承继醇亲王血裔。”

弘雨一声长叹。

一老又要冲上去，一少忙拽住他。

“你忙什么？”

“难道让他们把他带走不成？”

这时，那短粗的雷鸣和他身边那红脸汉子一起向弘雨齐下杀手。

弘雨起身一飘，人就飘出几步远。

弘雨那张桌子挨了一掌一斧。

“告诉你，他说他那话没准头，你看这小子根本不像弘雨……”那红脸汉子冷笑。

“为什么？”雷鸣问。

“弘雨名‘嗜书如狂’，只会念书，不会武功，更不会他这种鬼影子一样的步儿……”

红脸汉子说。

“那么，你是谁？”雷鸣站住了，问。

弘雨凄凄地一笑。

他是谁？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是谁。他再也不是那个整天只是呆呆地看书，以吟哦诵

读为快的公子弘雨了，可他也并不是那个飘忽不定，于世于俗不再关注的一式三绝老人。可是，三绝老人死了，三绝老人的真力，他的精神，他的武功都在弘雨身上了。

而三绝老人是不该死的。

“我的名字叫‘一式三绝’。”

这时，那俊俏后生一愣，站了起来。他呆呆地看看弘雨，又坐下了。

一老一少脸色严峻。

“他说他是老绝户，你听清了没有？”

“听清了，他是说了，他说了。”

两人呆立在当地。

雷鸣和那红脸汉子也呆立在当地。

一时谁也不知说什么。

谁不知道一式三绝老人呢？他轻易不出，一出惊天下。七大门派掌门人一齐出手，都没制服的雷虹，被他千里追杀。宣布只有他自己可以毒死自己，天下人任何人也无奈他的“天下毒王”竟被他赌胜毒死，他还和“天下毒王”的唯一传人“高枕无忧”弘依订盟，让他不得为乱天下。他又杀了九天秀女的师傅邪婆婆，因为那邪婆婆杀男人杀红了眼，有钱的男人就杀，进过青楼的就杀，弄得全天下的有钱人害怕，弄得青楼人人难活。

他就是一式三绝？

不像，怎么也不像。

一式三绝是个老人哪，而他，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儿。

“他能是老绝户？”一老问。

“他不能是老绝户……他也许是老绝户。”小孩说。

“你说他是不是老绝户？”一老憨问。

“他像是，那鬼步，那一声叹，都像是。他又不是老绝户，老绝户没这么年轻。”

“他该不会是像你一样，去长白山弄吃了一颗异果，吃得再也长不大了？他也许是吃了越长越小……”

“屁，只会长不大，怎么会越长越小？”小孩也生气了。

“要不就是他练成了一门什么鬼功夫，越练越像个娃娃了……”

“那咱们就完了，二十年了，二十年前才打个平手。”

“咱练了二十年，要是他用那一击双搏，就是有两个老绝户了，咱还是打不过他。”

“那我就叫不成‘天下一叹’了。”老人有点伤感。

“我也叫不成‘天下一击’了。”小孩也长长地叹口气，和那一老的叹声一样，学得维妙维肖。

“咱把他带走，带到一边去，试试他那一式三绝。”

“好。”小孩说。

“走！”老人命令弘雨。

“和咱去玩玩！”小孩嬉皮笑脸。

弘雨笑一笑，不动。

雷鸣向这老人打了一揖。

“老人家，让我们把他带走吧。皇上有圣谕……”

“皇上？皇上是什么东西？！”老人大声喊起来。

“臭狗屎！”

雷鸣的眼冒火了。

“你是那臭狗屎下面的尿窝窝！”小孩又骂。

雷鸣吼着一声喊，冲了上去。

他一气连向那小孩砍了二十几斧。

“住手！”那红脸汉子喊。

但已经来不及了。

雷鸣仍是一斧一斧地向那小孩砍去，但这时明眼人可以看得出，已经不是那斧头在砍小孩了，而是那小孩手一扬，雷鸣的斧头也扬起来，手一落，那斧头也落下去。雷鸣这时像那小孩的牵线木偶。

“这小子，总爱玩活的‘叫妈妈’。不好，不好，他怎么比划也不嘎嘎叫，没什么意思。”

这一老一边念叨，一边紧盯着弘雨。

私雨垂下了手，又回到桌边饮酒。

这红脸汉子一看不对劲，马上冲上来对那小孩出掌。

那小孩仍是不慌不忙，对付他们两人还是很有余裕。

“这大内侍卫是脓包，怎么练的？那个九天秀女是不是也这个样儿？”

小孩一边打，还一边叹息。

那俊俏后生的手又去抓剑柄。

两个人渐渐不支了，小孩的手也越挥越慢，弄得雷鸣和那红脸汉子都险象环生。

“婆婆，救我们一救！”那红脸汉子突然回头向这俊俏后生喊。

这俊俏后生一愣，随即拔出了剑，飞到那小孩身边。

他一加入战团，形势顿变。

他一口宝剑出鞘，满屋便辉光一闪。

弘雨差一点儿叫起来，他用的是那口宝剑莫邪！

小孩先头几势还可从容，但这口莫邪宝剑一剑冲破他的罡气，直冲向他的太阳命穴。

他急忙大叫：“老头儿，老头儿，还站那儿瞅？一会儿人家就把我打死了……”

一老叹了口气：“这孩子，这孩子，总也不成器，总也不成器。”

他一掌向那口莫邪剑挥去。

那刺向小孩儿太阳命穴的宝剑便向外略略一偏。

这老头儿就对这俊俏后生挥掌不已。

两人打成一团。

那边雷鸣二人又渐渐不支。

这时那穿蓝袍的俊俏小伙儿也冲上去了，三人一齐围攻那小孩儿。

“打群架，欺负小孩儿，不要脸，呸，啥玩艺儿儿！”那小孩显见不惧，一边动手，还一边奚落这三个人。

三人中只有这蓝袍后生脸一下子绯红。

现在，这些住店人只有弘雨和顺伯隔桌相望，没有加入战团了。

弘雨慢慢站起来，身子一飘一闪，走进圈子里。

他左手一挥，那雷鸣的开山斧便飞向了一边，右手向下一压，那红脸汉子的掌就再也抬不起来了。

那小孩忘了他刚才还想要弘雨的命，一边向那穿蓝袍的俏后生击出一掌，一边向弘雨喊道：“好，好，快打发了这几个崽子！”

弘雨回手一击，拦住小孩乘隙闪身向那蓝袍后生身上击出的杀手，冷冷地说：“你小小年纪，怎么心术也这么坏？”

他回头一瞅，顺伯呢？顺伯人怎么没有了？

“顺伯，顺伯！”

弘雨急急忙忙地喊。他的心一下怦怦乱跳起来。他做为醇亲王府的公子，八大铁帽子王的儿子，和那个醇亲王的联系只是因为顺伯，有这个从小看他长大的老人念念不忘地总讲他小时如何如何，使他能想起那粉红色的宫墙，那深宅内寂然无声的府第，使

他能想起小时候在碧波湖边摸蟋蟀、钓小鱼的温馨。

是谁，是谁抓走了顺伯？

没了顺伯，他只能是那个一式三绝老人了。

他长啸一声，悲愤已极。

听了他这一声啸，那老人和小孩都惊呆了，他们的脸色变了，一齐扑向弘雨。

弘雨一瞬间和他们交了手。

转眼过了二十多招。

他还是有些迟滞。那一幅“春归何处”字幅没有写完，便觉得力不从心，觉得不顺手，这两个怪物一个在头上三路出击，掌掌击向他胸前脑后。那一个小孩在地下蹦蹦跳跳，扬腿踢向他的下身。这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

“他就是那个老绝户！”

“听那一声啸，足有八十年功力！对极了，他就是那个老绝户！老绝户，还记得二十年前被你打哭了的不长童子和求少老人么？”

弘雨越打越吃力，他知道今天他或许难以幸免。

一式三绝老人那么长叹一声，最后告诉自己，但愿我就是最后个三绝老人，是不是呢？他是已经算定我会死在这些人的手里而为我的少年夭折而叹呢？还是以为我战胜不了那性、情、欲而不能算一个真正的三绝老人而叹息呢？

这时，弘雨一直没有使用那“一式三绝”的拳、掌、剑。

他知道，他还能维持很久，这一老一少实在奈何不得他。

突然，那一老一少一齐出声长啸，二人齐向弘雨飞来。

他们使出二十年浸淫，用来对付三绝老人的拳掌法“老少求近”。

这一套掌法是二十年前失败后两人苦心研习的。他们知道三绝老人的拳、掌、剑已臻化境，已难奈他何。但二十年苦心琢磨，他们弄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无论他武功

多高，他也只能一心一用，不能心有二鹜。二鹜则心乱，心乱则志不达，志不达则事不成。三绝老人出手快，鬼神莫测，但一人四肢，只可同时用一拳一腿，或双拳双腿。那怎么能没有破绽？只要你能把这飞起来的拳、腿抵住，再去攻其立足实地的那一腿，抑住那未得出击的一拳，则胜已必矣。这道理想通了，实在让他们兴奋，就苦苦练习出这一套专门对付“一式三绝”老人的“老少求近”。

这一套拳掌交施的方法的确很厉害，这方法是快中无破绽，快中有扎实。老的双掌齐施，人就飞在空中，少的就双腿齐飞，来卡弘雨的立足之腿。反过来就是少的向弘雨腰部猛攻，老的则双掌托擎，不让弘雨向腰下出手。

这一下弘雨顿显劣势。

弘雨身子一侧，脚下忙又走起了“若波若影”步法。这天下无双的轻功步法让他免遭被两怪一击毙命，但那“老少求近”的诡怪身法却使他应接不暇。

忽地一下，他双掌击向一老一少，一老一掌与之相抵，一掌攻其下盘；一少一手取他双膝，一手击向中腹。偏在此时，脑后又风声一起，他明知是有人偷袭，却也顾不得了。

是雷鸣见人都怔立，有机可乘，飞起一斧，击向他后脑……

这一斧可击后脑、后腰和后背，是允亲王所力不能避的“开山斧”二十九式中的一式“力透斧背”。

这一下如若砍下，弘雨的后背上便是一个窟窿，那柄斧子就会透胸而出……

第七章 长白山满人的传说

“啊——”，一声惊叫，马上飞来一支利剑。

“咔！”那剑飞架住了雷鸣的开山斧。

“婆婆！”雷鸣惊叫了一声。

“快撤，不然要你的命！”那人低吼。

雷鸣和红脸汉子抽剑撤身，出屋飞掠而去。

这边弘雨仍是时时有惊无险。

“住手！不然我也要用这支剑来削你那头上的角角了！”那人对小孩说，他像是在笑，但那脸上呆呆地没一点笑意。

一老一少向身后一纵。

“今天夜里，松花江三姚渡，不见不散！”一老说。

“我一定恭候！”

“带上神木令，不然咱们还得费劲儿找。”小孩笑嘻嘻地提醒弘雨。

两人飞身出店。

店里这会儿只剩下两个俊俏后生和弘雨。

弘雨向这俊俏后生深深一揖：“谢谢婆婆三次救命之恩！”

那俊俏后生笑了：“你也管我叫婆婆？”

那穿蓝袍的小伙儿也噗哧一乐，这一乐之中，显见是女儿之态。

“咳——，”这俊俏后生叹息了，“人哪，这东西可真不好，你帮了他，他偏在心里想你是另有所图。他这边向你打躬作揖，那一边还在心里想别人偷了他的剑，人这东西，怎么都变成这样子了呢？”

那蓝袍的小伙儿更露出一副女儿态了，抿嘴乐。

“婆婆，我不是这样想。再说，那剑也不是我的，我也不乐意用剑，我只乐意用笔……”

“用笔？”俊俏后生一乐。

“对了，我乐意写字。”

那人又乐了，显然他以为这弘雨说的是兵器之中的双笔点穴的那种兵器，却没料到

弘雨说的是那管写字的毛笔。

“多谢婆婆援手……”

那穿蓝袍的人又笑了。

“援手，哎哟哟，援手……”

弘雨被他笑愣了。

这被称为婆婆的人又一笑，从脸上轻轻揭下这张面皮。

“我说这东西不好，偏又得戴，一戴上板板着个脸，笑都笑不出。”

弘雨就看见了一个光艳照人的俊美绝伦的女人。

这是满人的那种美女。广额，秀目，高鼻，小嘴，刚气之中透着秀媚，俊美之中有着娴雅，像这么美的女人，弘雨出入王府二十年也没有见过。

他印象中，除了妈妈年轻时这么美外，再不见第二人。

可这被称为婆婆的人就是这么美。

她又轻轻地把头套摘下，一下子飞散了一头暴发。

弘雨突然惊叹了一声：“真像我们的祖婆婆佛库仑啊！”

那女孩突然一下子脸涨得绯红。

× × ×

满族人早先归女真部落，传说乃祖有一支发源于松花江，松花江从长白山出。长白山那里有一簇高高的山巅，群峰奇峻，怪的是中间还环抱着一池清水。这水是清湛湛的。从山峰上眺望，那一泓池水像被点乱的蜡染，一块块碧绿，一块块深蓝，那色块在阳光下慢慢移动，像蜡染布上流动着染料。这池一日千变，在阳光下闪闪烁烁，不见定形。那颜色像在天池水面上一块一块地永久地飘移。

这天池深不见底。

也不知是什么时候的天造神设，这天池就一眨眼巧端端地落在长白山群峰之间。

从天池边流出一道河，人们都叫它乘槎河，这乘槎河其实什么也不用乘，里面有一些大如房顶的石块小如拳头的卵石。水很清，人踏三两石块便可过河。乘槎河流出一里远，便一垂而跌成瀑布，咆哮怪吼，直落至四五十丈深的山腰，水喷溅飞吼，十余里外也听得见。

传说中的佛库仑是满族祖先的三姐妹中最小的妹妹。她美丽无比，和两个姐姐天天在这天池的乘槎河头、天池池边洗浴，看那一轮浑圆的红日从天池水上跳颤，直从峰边跳出来，挂在天空上。这一会儿，天池美得人间难见：一轮红日在峰间，山峰身子单薄，就掩不住那炽热，一团团火就微微焚烧在天池水边。那一熹微光照在身边的山峦上，那些据说是地火烧溅出的赭红土石都熠熠闪光，这山峰被照成一片神奇的世界。五光十色的周遭就失去了人间本色，像进入了神话中的仙境。

佛库仑就是在这样一个早晨，在这样一泓池水边洗浴。

她美极了，未出岫的太阳的光辉把她点染成微红的仙女。

她把长长的秀美乌发在清清的池水里洗。池水那么清，那么滑，洗得一头乌发更黑更美了。

这时，她看见水中有一块奇怪的卵石。

这卵石在她眼前的水中，显见和别的卵石不一样，是一块像鸡蛋一样，又比鸡蛋大的红卵石，这卵石在水中闪闪发光，很惹人爱。

佛库仑就去把它摸起来。

她把这卵石放在手里。

手里就托着一片晶莹。

太阳升起来了，她无意中把这只朱果放在太阳下看。

这只卵石竟是活鲜鲜的，她从那卵石里看到了整个人间世界。

她太专注了，竟不知不觉地把那卵石越拿越近。

那石卵一下子滑入她口中，进入了她的肚腹。

她很吃惊，知道她吞吃了鸡蛋大的卵石，活不长了。

她不怕死，如果能在这天池边洗她的头发，听乘槎河水唱一会儿歌，她死了心里也是快乐的。

这乘槎河可能是世界上最短的河了，可它最善解人意了，它能唱世界上最柔和最美妙的歌儿。

这时，佛库仑慢慢闭上了眼，她觉察出胃在绞痛。她知道她发病了，她不行了，她再也不能在这世界上爱太阳了。

有一个声音在轻轻地告诉她：到岳桦林中去，到岳桦林中去。

她不知告诉她这话的人是谁，但她马上就要死了，去哪儿都行。而且，她心地善良，不愿意死在天池边，死在那里，让心软的姐姐们再怎么去梳头呢？

她慢慢走向岳桦林。

在这里，她疼得实在受不了，就慢慢躺在草丛里，岳桦树是一种黄皮、弯曲身子的桦树，正像她这生了病的女人。她看着岳桦，听着风吹周围的丛草哗哗响，闭上了眼睛。

她死了么，她睡着了么？

她没死，也没睡着，当太阳又从那长白山的峰岫中跳出，她躺在草丛中，向那一轮红日笑了，红日跳动在她的岳桦姐妹身边。她笑了，她身边冲出一阵嘹亮的男孩儿的啼哭。

据说，这婴儿就是女真人，也就是满人长白山部落的第一个男子汉。

他是光赤赤从娘胎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降生在岳桦林的草丛里。

× × ×

现在，私雨惊叹了一声，说眼前的这美女像他们的祖婆婆佛库仑。

这美女脸红了，她也是满人，自然知道佛库仑那故事。

她从心里高兴，一羞涩就低下了头。

“小姐，小姐……”那蓝袍人又叫她。

显见那蓝袍人也是女孩子了。

“慧珠，什么事儿？”她心不在焉。

“人家说，多谢你援手啊，那援手的意思你懂不懂？人家公子是说，多谢你，要他和她拉拉手。”

“胡扯！”小姐脸一子绯红。

“我拿了你的剑……”她低着头喃喃说。

弘雨笑了，心里很乐，这时，别说是剑，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拿去，给了这女孩子，他也从心里乐意。

“我这儿有一把短剑，是不是你的？”

弘雨从身边抽出那一把短剑，是专诸刺吴王僚之物。

“这是鱼肠古剑，凶杀之器，用之不祥。”他说，“如果是你的，放起来，莫让那腥杀之气迷了你的心性。岂不闻‘侠以武犯禁’，天天用它，难免染乖戾之气……”

那美女低头不语。

蓝袍的慧珠笑眯眯：“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呀，人家这一柄剑是还给你的。人家这宝剑，也不见得出比你的差，你说，比你的宝剑差么？”

“不差，不差，一长剑一短剑，都是名剑。”

慧珠看他有点呆，就笑：“哪支剑不带血腥之气？你这支剑，叫莫邪。当年是干将莫邪二剑齐出。炼剑之时，火焚不就，剑师投妻与子才炼成的，剑成后，人也被楚王杀死。后来，秦始皇游洛水，这两支剑从江上变为游龙戏水，沉没不见。始皇低头一看，他佩的那把宝剑干将没了，只余一只剑鞘。那把雄剑干将你猜哪里去了？”

弘雨想了想，笑：“不知道。”

慧珠笑了：“告诉你吧，那把雄剑找莫邪去了。这样儿，他们就在洛水里双双化龙，戏水嬉游了。你说这宝剑不带乖戾之气？它落在乌江之畔，被楚霸王所宠爱的女人虞姬用来自刎。那楚霸王当时是不是还唱歌呢？他呀，傻了，唱：虞姬呀，我的乌骓马和你，都是我最心爱的东西啊，这把宝剑算啥呀，你干嘛临死时还紧紧攥着它呢？”

弘雨大笑起来：“哎呀，你说的这些，我怎么都不知道？”

慧珠正色起来：“这是小姐告诉我的呢，你没看过吧？你想想，天下的书你都看过么？”

弘雨想了想，倒也是，天下书他哪能都看过来呢？他就摇了摇头。

这会儿，小姐笑，她笑起来，顿时让弘雨觉得身边的一切都亮起来。

“慧珠，别胡扯，虞姬也没用过这剑。不过，公子你说，天下之物，因人而别，用于君子则安，用于小人就乖戾。一剑因心念生，心躁则剑恶，心安则剑清。对不对？”

弘雨只有连连点头的份儿。

“公子手里的那一把鱼肠古剑，是我身上最要紧之物，公子用它可以防身。我知道公子武功过人，摘花折枝，也成利器，然而你手里确有一支利剑，说不准会真正有用场。”

弘雨也只有点头。

这小姐笑了一笑。

“今夜恶斗，公子务必小心！”

弘雨还是只会点头。

她们俩转身走了，一会儿就飞得没了踪影儿。

弘雨嗒然若失。

他不知道他这会儿是不是那个一式三绝老人，他失去了顺伯，不知道顺伯被谁带走了，生死未卜。如果失去了这个他自小的牵手绕膝的老人，他又会怎样呢？他现在竟

没有时时想着顺伯，也许顺伯正在哪儿受罪，他却在这里听那个俏丫头白话《搜神记》，讲什么干将莫邪，而且看了那俏小姐就让他心神不定，一个劲地只知道傻点头。

就他这样子，他能做一个一式三绝老人么？但他又有几分那个嗜书如狂公子弘雨的劲儿了呢？如果没了顺伯，他也没了醇亲王府的一切旧的回忆，他再也找不回那个嗜书如狂的公子哥儿了。

他能找回顺伯么？

× × ×

他飞身入店，在店内寻找了一遍。

除了那个缩在角落里的店老板外，店伙计都吓跑了。

他进自己住的小屋里细找找，一切都还在，只是没了顺伯。

顺伯到哪儿去了呢？

他又飞身出院，奔向林子，在左右林子里飞快地绕了一圈儿。

在林子里没一点儿痕迹让他起疑。

他悲愤地向林海长啸。

啸声在昏昏的夕阳下回荡。

第八章 艳水四姬

刚刚入夜。

一座大大的宅邸，隐在林木之中。

好些房子，都是昏黑黑的，只有中间那一幢房屋里闪着灯。

这灯光在林子深处闪，如果这时有人看得见这灯光，也肯定会同林子里那些瞠目而视的虎豹豺狼一样，以为这只不过是磷磷鬼火而已。

这屋子里有一男一女。

这二人坐于床上。

男人是冷面冷心弘德，那女人长得很漂亮，脸色白中透红，红里似粉，面皮细嫩，似乎那烛火儿一扑，风也弹得破皮儿。

女人说话声儿娇弱无比：“你不能天天总缠着人家……谁不知道你和那个鬼道人一起学过采战之术？饶了我吧？行不行……”

这女人脸上媚笑着，手也动着，撩着那男人的下颏儿。

女人一仰下颏儿，露一副无骨的媚态。

弘德笑着。

“谁不知你‘人面桃花’二娘是靠什么得上‘艳水之姬’的，你那一年上花台，让多少男人失禁，令天下的人都以为花台上只有花，没有人，又有人说只有人，没有花……”

“那只是那个傻看书的邵骏胡诌的诗句，那是奉承……”

“你是不是陪过他？”

弘德嬉着脸笑。

他把“人面桃花”二娘的脸儿扳过来：“别，别，别弄美人向隅，干唤头不回，问郎今宵何事，靠一枕花烛。剪去烛花消夜，让清秋冷月陪。别来这一套，行不行？”

“谁是你的‘人面桃花’二娘，她早被你一剑给刺死了！”女人笑着说。

弘德不再讲话，只是把冒火的眼儿渐渐向人面桃花凑去。

这烛光就跳得紧。

女人的气儿就急了，两人的呼吸变得很急促。两个身子已经紧贴在了一起。

“叭——”，一团彩绸扔在了床上。

女人还未能回头，弘德已经端坐在床上了。

“是哪路朋友？”

没人声张。

“叭——” 又一团彩绸扔在了床上。

这两团彩绸系成了牡丹的形状，后面连出长长的尾绦。

“人面桃花” 二娘看着弘德，冷笑一下，又闭上了眼。

“大姐，三妹，小妹，出来吧！别吓着我们的如意郎君……”

弘德的脸上顿时恢复了那一阵冷面。

他明白人面桃花这是在奚落他，心里一沉。

这时，走进来三人。

果然是那“妙性仙子”大娘、“怅望秋水”三娘、“芙蓉小妹”四娘进来了。

“你倒快活，弄得挺风骚的样儿……” 妙娘子冷冷一笑。

芙蓉小妹不说话，低着头。怅望秋水只是看着二娘那裸露的双肩。

“大姐、三妹、四妹，如果你们再不回来，我也要‘窃已啖之矣’。不是因为他不来，而是他来得太勤了。我受不了……”

“你挺快活……” 秋三妹说。

人面桃花不讲话了。

弘德站起来，坐在熊皮椅子上。

“你们拿来了几块木令？”

三娘不说话。

弘德笑一笑。

“如果我当上了摄政王，你们四个人就都是王妃了，靠你们和我的力量，我可以推翻当今皇上，做一个真龙天子，你们四人就都是娘娘，当今万岁的正宫娘娘、东宫娘娘、西宫娘娘和我的侍寝妃子，是不是？秋三？你说对不对？蓉小妹？可是……”

他玩弄着手里的木令，他手里有两支木令，是一支黑木令和一支绿木令。

“说是那白木令和紫木令都被那个傻老头弄去了……” 妙娘子说。

“弘雨那呆子不会武功，你们怎么不把橙木令带来？”

秋三妹冷冷地一笑：“他不会武功？他若再不会武功，全天下的人都不会了。”

弘德一下子跳起来。

“他会武功？他练的什么？是刀是剑？是拳是掌？”

妙娘子定定地看他：“他练的不是拳不是掌不是剑不是刀，他练的是‘一式三绝’。”

“胡扯！一式三绝根本就不收徒弟！”

“可他偏偏是‘一式三绝’。”

“他还会那种鬼影子似的步法。”

弘德的脸变得铁青，他轻轻地说：“听说那步法叫‘若波若影’，叫人无法捉摸。如果会了那心法，即使只会一套长拳，也可以和一流高手斗武，不被打死或重伤。”

四姬都默默地对望着。

弘德也陷入沉思。

第九章 三姚渡

北方的夜，天高，阴冷，遍地的月光给人一种深深的寒意。

从林子里不时传来睡鸟的梦呓，偶尔还有一两声长长的虎啸。虎啸给林子边的夜带来一种深切的孤寂。

在这样的夜里，有一个人偏穿着一身白衣服，来到江边。松花江水清澈，江面很宽阔，隔江望人，只能依稀见到人影，分不清眉目神情。这江水就是从那一泓碧水的天池里流出来的。那么一截乘槎河，人可踏石而渡，又跌成一汪瀑布，奔腾咆哮，一泻百里，到了这儿，就成了偌大水面。

这儿有一个渡口。

松花江流成三道，就成了三条江，有人叫它三道松江，有人叫它别的名字。这儿有

一片沙滩，沙滩多闪烁晶堂的细沙，阳光一照，沙粒金子似的，河水浅而清，里面有些破碎的贝壳，在水里隐隐现一片玉似的洁白。这里很少见人，可不知贝壳为什么也总破碎，可能是每年采珠人来这里采珠子的缘故吧。

这贝水滩多产珠子。珠子叫东珠，一种晶莹圆润的北方奇珍。那些含珠之贝常常在月华洒在沙滩上时，慢慢地濡游至浅水处，吸月华之阴，吮润东珠。采珠人年年在八月月圆之夜，驾一小小桦皮轻舟，在这浅滩边摸贝。当然也在深水处寻找，那些又大又圆润的珠子决不是浅水里的贝壳所含养出来的。

这儿岸边有一只桦皮小舟。

一条用百年古藤拧绕而成的藤索从两岸的树上悬出，孤垂在江面上，横锁松花江。

索上垂一条绳，渡江的人就手扯悬绳，踏舟过渡。

也可能这儿先来的人是三个姓姚的，也可能是三个姓姚的人弄了这悬索瓠舟，所以这地方叫三姚渡。

林子的影子落在沙滩边上，飘忽成了弯弯曲曲的一线，沙滩上飘散着一阵阵熏人的鱼腥气。

这个一身白衣的人站在沙滩上，看月亮落在江面上，一下子被切割成无数块，闪闪烁烁的，若金若银。

他呆呆地看了半晌，又身子一飘，人就在沙滩上闪，来回跑了一次，才又在这三姚渡站下。

没人。

他就慢步向那只桦皮小舟走去。

刚走到小舟前，突然小舟上站起了两个黑黑的人影。

他身子疾速一闪。

有两把沙粒从身边疾射过去。

“哈哈——”两人在笑，一个声音苍老，一个声音天真。

“我说这小子准得吓一跳。”一老喊。

“我说这老绝户准不会上当。”一少说。

白衣人站在他们面前。

“我说，老绝户，这边不好玩，去那边……”一少指指对岸。“随便。”白衣人点点头。

“按说呢，应该让你一块过河，可是这小船又容不下三个人，只能容两个人。咱们想了半天，如果我俩先过，让这老家伙再过来和你一块过河，怕你半道上把他害了……”一少说。

“按说呢，应该让你一块过河，可是这小船又容不下三个人，只能容两个人。咱们想了半天，如果我俩先过呢，让这小家伙再过来和你一块过河，怕你半道上把他害了……”一老说。

私雨不应声。

“这是个狼、羊和白菜过河的难事，不过咱们不是羊，不是白菜。”一少说。

“这是个狼、羊和白菜过河的难事，不过咱们不是羊，不是白菜。”一老说。

“想了半天，想得直困。”一老说。

“想了半天，愁得直哭。”一少说。

弘雨还是在月光下站着，凝望江水。

“咱想，你是一式三绝，用一根木棍也能过河，咱就不来接你了吧？”一少说。

“咱就不接你了。”一老说

说完，一老用力一扯悬绳，小舟就箭一般过江了。离开江边百步远，小舟就停住了。

“咱等你三个时辰，如果不来，就把木牌交出来！”一老喊。

“咱等你三个时辰！”一少也喊。

船也不动，就等着看弘雨怎么过江。

“他咋不去拾根棍子？”一少问。

你看他手里没有？”

“他动了……”一少嚷。

令两人睁大了眼看。

只见那白色的影子连腰也没弯，就轻轻地下了河。那影子动得很慢，像在河面上踱步，远看以为在赤脚踏水过河。江风吹拂，一身白白的衣袂飘舞，让人以为他是仙人。他的身子一荡一荡，人就飞在了江心中。

“妈的，我一见这鬼步法就头疼！”一老说。

“是‘若波若影’啊！”一少赞叹。

转眼间，那白影人已经飞到了对岸沙滩上。

“你能不能什么也不用飞出这一小半远水面？”一老问。

一少摇头。

一老叹口气：“那你肯定不能让他活在这世上了。”

一少问：“你能不能容忍他？让他成为‘天下一叹’？”

一老紧摇头。

一少嬉笑。

“那你肯定也不会让他活在这世上了。”

× × ×

弘雨站在沙滩上，看这儿的地势。

这儿也是一片沙滩，沙滩和对岸一样。不一样的是沙滩边不是林子，而是一片山，是陡峭的山岭，那一边像刀削般垂立在江上，这一边影子重重地压在沙滩上。

弘雨看着月亮，月亮快圆了，快要到中秋节了。

他心中又涌上一阵悲凉。

顺伯呢？他的顺伯呢？

他想起了每年中秋，家里人在后园碧波湖边小亭上赏月那情景。去年中秋亦如旧，今年中秋无故人……他不禁想吟出这么两句诗来。现在，我独自一个人了，在这黑山白水之间，在生生死死中找自己，这就是嗜书如狂弘雨公子啊。

他又掏出那支神木令。

这是那天雍正帝亲手递给他的。

他进了殿，给皇帝叩安以后，雍正帝唤他起来，让他走上前来。

雍正帝问：“近日读什么书？”

弘雨答：“回皇帝的话，近日奴才不读书……”

雍正帝意外地咦了一声。

“奴才近日只是坐在书房里，一天一天地看那些书匣的书脊目录……”

雍正帝的眼睛就亮了，他长叹一声：“咳，这么说你已经读透了，读得精熟于胸。大智者不言智，大悲者不显悲，这是上上境界啊。”

雍正帝就从那匣里掏出一支木牌牌来。

“这是天下武林至宝八木令，这东西号称神木令，是先祖康熙爷留下的。你看过皇事御览，一定知道这事吧？”

弘雨点点头。

“这是一支橙木令。你必须拿这一支木令，去长白山咱大清禁苑寻找神木……”

雍正说着，低下了头。

“本来，你不尚武，身子必弱，我不该派你去。但你也是八大贝子之一啊，我不愿叫人说我偏袒。”

弘雨注视着那打开的匣盖，那匣很奇怪，盖上雕着八条神龙，中间用朱笔写上了六

个字：戒血、滴血、畏血。

雍正帝见他去看匣盖，就回手轻轻一弹，匣盖就合上了。

雍正帝又问了他几句话，他见雍正帝面露不耐之色，就起身告退。

雍正帝临走时拍拍他的肩，很惋惜地说了一句：“咳，你为什么要读那么多书？脑智寿不永啊……”

弘雨这时琢磨雍正帝的那一番话，似有很深的意味。

× × ×

这会儿，一老一少已经来到了江边。

二人一声长啸，身子一纵，已站立在弘雨的两侧。

这位置站得恰好，既封住了弘雨的身子，也封住了他向江面飞去的退路。

“放心，我不会先想退路的。”弘雨冷冷地说。

“他还是二十年前那一句话。”一老喃喃地说。

“别费口舌，先杀了他！”一少嚷。

这时一老的脸沉下来了，一副沉凝端重的神气，没了一点儿嬉态。这时一少的脸色严峻，显得十分老辣，二人冷冷地瞅着弘雨。

弘雨全身空门，像没一丝防备。

一老一少猛然起身，一老在上，一少在下，上如搏兔，下如叼羊。

弘雨的身影也动了起来。

一瞬间，三个人就过了十多招。

双方一合乍分，一少袖子上少了一片布，一老的领子开了线，但弘雨的肩上被击了一掌，虽不太重，毕竟是亏了些。

“这老绝户没过去老辣。”一老说。

“还没使出来呢，你得小心。”一少提醒他。

在沙滩上行招，沙软人重，得凭一口真气疾行，飞速过招之后，人又轻轻地落在沙上。沙上就依稀有几个浅浅的脚印。

弘雨心思缜密，他知道白天过招时他一用那“绝性拳”，这两人便奔鹰搏豹地上下出击，那攻势十分凌厉。看来，对那“绝性拳”他们显然很熟。不知对“绝欲掌”和“绝情剑”如何，他不敢贸然一试。如果当初三绝老人告诉他一点什么，譬如关于这一老一少当初二十年前的那一场打斗的话，如今他就不会这么犹豫了，他就会知道用“绝欲掌”、“绝情剑”呢，还是仍用这“春归何处”一幅字和他们游斗。

他知道，这一幅字的“一击双搏”让一老一少头疼，虽然他没能悟彻这“一击双搏”，用起来不大顺手，但好在这是写字，现今活着的书家，没有几个人可以比得上他嗜书如狂公子弘雨的。

他就用双手抵挡一老一少的攻击。

左手后出，自然就比较笨拙，无论如何也是辅助一击，而右手先出，便成为大开大合的攻敌之着。看上去，像是他在全力攻向一老，而勉力支应一少。所以一老一少打起来不大便宜。

“不行，不行！”一老住了手。

“怎么不行？”一少问。

“这活儿干得不大内行。你瞅你，两条膀子闲了一对，我呢，手脚乱忙。还是你来对付他的右手，我来对付他的左手。”一老说。

说着，二人就互换。一齐攻向弘雨。

“放下木牌牌，饶了你！”一少说。

“放下木牌牌，让你全尸而死，让你在松花江上漂。”一老说。

“碰上个俏女子就会捞你去，把你埋了，还会流几粒眼泪瓣儿。”一少说。

弘雨不回答，他忙于应付。

一老一少显然很毒，原来那样子，一老对付上三路，一少对付下三路，虽然是轻车熟路，但也有一定规矩，打起来还可预料。如今这么一换，一少矮小，一窜一窜地攻击，时常从不备之处出手，动作虽慢，但虚招过实，实招成虚，让人防不胜防。一老攻向下三路，手拙腿快，就一劲用腿，双手扶地，虚搥沙面，反倒更是灵便。

这一下弘雨频频落险。

弘雨长啸一声，飞退出几丈开外。

他刚才支应出那许多招数，已经是等到了“除非问取黄鹂”这一句，还剩下两句“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了。

但他知道太险了，如果让他们一着得手，就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他决心用“绝欲掌”和“绝情剑”。

一老一少也凝神不发，等他出招。

第十章 冷面冷心

弘德让四姬点着纱笼，那纱笼内的炭火一闪一闪，把这间宽大的卧室映得更黑，人都影影绰绰的，对面视人，朦朦胧胧。

弘德坐在床上，床榻极大，放在屋中央，周围没什么家什。

“来吧。”弘德冷冷地说。

四姬就起身，站在弘德面前

蜡烛点燃起来，四姬就翩翩起舞。

还是那“北里之舞”。

妙性娘子是一身细缕，披纱抖抖，人便隐映在白色的纱雾里，只有那一双媚眼时时从纱雾中透出，她那身姿在白纱里隐隐现现，似一条柔软的鱼。

弘德看了一眼她的眼睛，这女人会用眼睛向人说话。你要想不被她迷住，你就只能

不看她的眼睛。

弘德不看她的眼睛，因为他可以看别人。

但一般的男人不行，他只要看了妙性仙子的那双眼睛，这一生恐怕就不会再忘记它。

“人面桃花”二娘更是柔媚。弘德之所以把她留在身边，就是因为她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熟谙一切风流的女魅。

这人面桃花的面上带着笑，她时时回眸向弘德一视，浅颦顺眉，那一笑真是千娇百媚。这一笑就让弘德想起了近日的那些日日夜夜。

弘德就又去看秋三妹。

× × ×

秋三妹是一个冷面女人

刚进弘得府时，她对于弘德，是无可无不可。

这让弘德恼怒，如果讲人情淡薄，有谁讲得过他冷面冷心的？可这个秋三妹就偏偏不买他的帐，仍无所思无所事，每日眉尖微蹙，似有愁怀。

“你愁什么？”弘德问。

“怅望秋水，不知渊深几许？怅望高山，不知空谷缠云……”她轻声说。

弘德认为这都是扯淡，是她在摆样子。

一连六夜，都是背抵而眠。

这让弘德受不了，他十分生气。

人都知冷面冷心是天下第一娇客，既柔又刚，既会献殷勤又能降服女人。

于是一夜，弘德和秋三妹喝酒为乐，两人都饮足足一坛酒。

弘德给她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

在京城，有一个亲王府，亲王府里有一个小公子。

这小公子从八岁起，亲王就把他叫到前厅，交给了他一条鞭子，让他去打那个绑在厅柱上的仆人。

他不干，还哭。

这一天亲王饿他饭，不给他水喝。

母亲也劝他，你干嘛不干脆呢？我们满人入关，有多少奴仆多少土地多少房屋啊，我们一代一代都用不完，这是我们用刀剑枪和鞭子才拿到手的。

母亲拍拍儿子的头，领他走到庭院里。她忽然脸上没了那慈和的笑容，没了那亲切的语调，她厉声命令奴仆们做事，奴才们都在台阶下跪倒，听她一个人讲话。

母亲说，这就是王府，这就是王爷和王爷福晋的样儿。他将来是王爷，他将来要统治这些奴才，掌管王府的家业。不能威严治事怎么行呢？

第二天，亲王又坐在厅上，一排奴仆肃立在廊，王爷让他进来，又扔给他一条鞭子。

这回厅柱上绑的是一个裸体的丫环。

他头一回见到成熟女人的乳胸，一个完全的女人。他从前只见过母亲的乳，而那完全不是一回事。

老王爷笑着对他说：“这是奴才，奴才是供主子们玩的。”

王爷走了上去，用一只干枯的手当着众人的面轻轻地揉了几下那绑着的丫环的奶。

王爷一边揉一边发出那种浪笑：“你看，可以玩这个。你摸摸看……”

他战战兢兢地上去摸，他还不懂这个，他才只有八岁。

“用鞭子抽吧！”

他又拿起鞭子，看看父王，这回王爷的脸上很威严，没了一丝笑。他也不明白刚刚王爷摸那丫环的奶时这些站着的奴才们怎么都一动不动，看着跟没看见似的。他还小，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抽她！”王爷又命令他。

他终于抬起了手，在她身上抽了三鞭子。

他只抽了三鞭子，而且这三鞭子抽得不重，抽在她肩头上，抽在她腰上，抽在她腿上。

眼见得那洁白的身子被抽出了血色。

他看不下去了，扔下鞭子就跑。

这个丫环在这一天夜里上吊了。

第二天在厅堂上，王爷对来客们讲：“瞧，这个奴才，昨天我儿子抽了她三鞭子，她竟去吊死了，从今我家少了一个丫头……”

客人笑：“再花二两银子买一个就是了，买一个比这个更水灵，更俊俏点儿的。去江浙买吧，那儿的女孩儿灵秀。”

又有的客人夸他：“小王爷这么小，就干练管事了。王爷，你家这铁帽子是世世代代，万代无尽哪。这一辈子比一辈子戴得稳当啊。”

众客人就都暗笑。王爷这天开心极了，一高兴，赏了他许多好东西。

王爷以后逢人便夸。

“看我的儿子，你看他拷打起奴才时那样子，小脸冷冰冰的呢。”说完，就是一阵得意的大笑。

从那时起，他就明白了，他是王爷的后代，是铁帽子王，他对人有生杀大权，可以随意主宰别人的命运。他对这个世界上的人，除了皇帝他必须跪拜以外，简直就可以目中无人。他可以对这世界上的一切都冷面冷心。

弘德的脸上浮起了沉思，这是对他十几年前决定他一生性格的那一幕的回忆，这回忆深深印在了他心里，而且会影响他的一生。

× × ×

“小妹，你说，我确实是冷面冷心么？” 有一夜，他问小妹。

蓉小妹呆呆地看着他，她那瞅人的神情就像是一个未成熟的孩子。

“我听秋三姐说，你是个很重人情的男子。”

秋三妹？这话是从秋三妹口中说出来的？

弘德愣了，他用过计，秋三妹和他同床异梦，抵背而眠，他曾把春药放在酒里让她喝下去，他想用这法儿让秋三妹委身于他。尽管没得逞，但这方法挺毒的，不料秋三妹还说他是个重人情的男子，这让他心里一时很不是滋味。

“睡吧，好不好？”蓉小妹说。

蓉小妹很快地在他的怀里睡着了。他睁着双眼看着跳动的烛火，想着他在那深似海的侯门王府内的儿时生涯。

他再从沉思中转来，双手抚着熟睡的蓉小妹。这才发现，这女孩子是穿着小衣躺在榻上的。

“爸爸，爸爸……”蓉小妹在梦中呼唤。

她哪里见过她的爸爸呢？她生下不几天就被扔在艳阳之下的牡丹花丛里了，艳溪的水这一辈子就跟着她身边响，响得像心里的泪。可是这个身世凄苦的孩子却有一副笑嘻嘻的女儿情态，这真叫弘德心里吃惊。

“嗯，孩子，孩子，睡吧……”

他轻轻地喃喃着，像抱着一个未成熟的女儿，充满了慈父之情。

× × ×

现在，冷面冷心弘德看着四姬起舞，他心里就匆匆闪过这一切。

他眼看着四姬的披纱从肩上落下，眼看着四姬光洁的身子在烛光下十分美妙、诱人，他突然叹了一口气：“如此美妙的舞姿，如此绝世的佳人，公子血勇刚性，不上美人的钩，这怎么可信呢？”

突然，他一声断喝：“停住！”

他慢慢回头，向那个动作迟缓，面色绯红的蓉小妹问了一句冷冷的话：“你怎么啦？这么慢，又心不在焉……”

蓉小妹头都没抬，嚤地一声哭了，她从地上拾起面纱，冲出房门而去。

弘德不解地看看三娘。

妙性仙子缓缓地坐了下来：“那天，我们三个去迷弘环，让他去和金扇公子纠缠，回来后她一直心神不定。”

弘德眼望面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沉沉地说了句：“金扇公子？”

第十一章 却说真情

金扇公子弘澧坐在客店床上，在练功。

“扑——”飞进来一件暗器。

他飞身而起，身子顶起了帐子，飞向天棚，又飘忽忽地落下。

“谁？”

屋外响起了咯咯咯的笑声。

他慢慢走出屋外。

是那个芙蓉小妹。她正一脸盈盈的笑意，站在他面前。

“芙蓉小妹？！……”

“是我呀，不认识了么？”她笑盈盈地走上前来。

弘澧怔怔地看着她。

就是她。那天在山海关的孟姜女庙里，弘环和三姬周旋，她来到了自己面前，不知怎么搞的，先头两人还坐在炮台的城堞上，还存有戒心，后来被她扑哧一笑，笑得他的心态也松懈。

“金扇公子，你的金扇子能不能让我看看哪？”

“不能。”

“为什么？”

“扇在人在，扇亡人亡。”

蓉小妹嘿嘿笑了：“哟，有这么严重？”

金扇公子当时是低下头，看着他的扇子。以往每一次心绪烦乱时，他都低头向扇，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看佛祖从人世中沧桑轮回，渡苦渡难，看得他的心一片空明。

这一番看扇子却不大灵便。

金扇公子也看过无数美人。

但那都是些粉面玉琢的女人，不似这个蓉小妹，天真未凿，一片童心，像一个孩子。她有孩子似的天真，这是他从未见过的。

王爷贝勒家的女儿，他见了不少。

那是一堆头饰，一阵秀气，一片柔语，一些做作，造成了那些女孩的装佯。那样子都是在讨他的好，当然有的想做铁帽子王的侍妾，有的想当他未来的福晋，还有的是仰慕他，他的金扇公子的名头，在江湖上也给人一种风流倜傥的传闻。

他头一回见蓉小妹这种不加装饰不施粉黛的女孩儿。

那一天他们就在炮台的城堞上坐着，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话。

她问：“你的金扇子上刻着佛祖轮回的故事？”

他说“对，佛祖肉身成圣，渡过九九八劫呢。看来，成佛不易，做人也难。”

她吃吃笑了：“人家都说，金扇公子不爱女人，天天看那把金扇子，想肉身成圣呢。”

他笑了：“那倒不是，有时想做人不易，像佛祖成佛，人世之间的艰难，就能挺得住，坚韧不拔，也就过得劫难……”

小妹的黑眸子闪闪发亮，她笑得咯咯响，笑声在海浪的浪花上飘：“你真会讲……”

她就又问他王府里的事儿。他讲，他不能和她讲很多的事儿，就讲讲王府里的梧桐

树吧。他小时候最爱梧桐树了，天天在树下看，看那树的枝子，是那么有味地长着，伸向天空。他看那梧桐树的身子，像人的皮肤，挺细腻的呢。有时候，看呆了，就以为梧桐树是人，就天天在梧桐树下，和梧桐树说话。

“梧桐树会说话么？”她瞪圆了眼。

“会。风一吹，它就轻轻地响，讲话，讲一些悄悄话。”他说。

“后来呢？”

“后来，有一天，来了一些人，把院子里的梧桐树都砍了，是用斧子乱砍，砍得乱七八糟的。我问王爷为什么砍树？他半天没说话，后来拍拍我的头，说：孩子，都砍了，皇上不喜欢。我问父亲皇上下诏了么？父亲摇摇头，说：不是，皇上今天做了一首诗。”

“什么诗？”小妹问。

“记不得了。只知道皇上喜欢瓜尔佳氏，把她娶到宫里做妃子。这一天皇上和妃子在花园游幸，皇上心里快活，就赋诗一首，那诗记不得了，只记得末一句是：京都庭梧唯一株。当天朝房行走的大臣贝勒们都看了当天的邸报，纷纷无言，回家都砍树……”

“为什么砍树？”

弘澧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你不知道皇帝宫院的事儿。皇帝讲这一句诗，就是说在京都城内，庭院里有梧桐树的，只有这御花园的一棵。”

小妹笑了：“怎么这么笨，皇帝是拿这一棵梧桐树自比，引那瓜尔佳氏妃子到他这树上落脚，这是卖弄诗才，又不是讲就他一个人有梧桐……”

弘澧望着她，她真像是整个人在这湛蓝大海里洗浴过的，浑身竟不染一点儿俗尘。

“说是这么说，但王爷们还是连夜把家里庭院中的梧桐都砍掉了。第三天以后吧，皇上一时偶然问起：听说你们这些日子都在忙着砍树？怎么你们都来了兴致，要土木大兴么？亲王们都跪下启奏：臣们是在砍梧桐。皇上惊讶道：为什么要砍梧桐？大臣们启

奏：从今起，真的是，京都庭梧唯一株了。皇上一听愣了，突然想起了那诗，愕然道：那是算不得数的，我只是写诗赞妃子的啊。皇上停了停又哈哈大笑，让亲王们平身，其实，他心里还是很满意的，大臣们做的一切，他都挺满意.....”

蓉小妹突然咯咯笑起来：“傻子，傻子，都是些傻子。”

就这么扯一扯闲话，他就没有去姜女庙，弘环在那儿失去了神木令，把他的木令交出去了，而且像他一样，看了一次“北里之舞”，显见得弘环是在“北里之舞”中失了手，丢了神木令的。对了，那一天他说三姬都在。那么，这个蓉小妹当时可不在，她在金扇公子面前说笑呢。

那么，那三姬是谁呢？

“人面桃花”二娘不是已被冷面冷心弘德杀死了么？

弘澧看着蓉小妹：“你那天骗得我好苦.....”

蓉小妹瞅瞅他，叹了口气：“你去也是一样。任何人也受不住‘艳水四姬’的‘北里之舞’，只要他是一具血肉之躯.....”

“那天你不在，不就剩下艳水二姬了么？”

蓉小妹低下了头：“我不知道。”

弘澧叹气：“你又说了一句不知道。那天你说了好几个不知道。我现在才知道，你一说不知道就是那么回事，就是我说得对，就是你知道。”

他声调突然一转：“可我知道，那天在姜女庙里又有了艳水三姬，虽然你不在。我真想知道那个人是谁.....”

“人要知道得太多了，他的命岂不是容易没了？”

一个声音轻轻地从一边飞出。

弘澧侧身，回头，从暗中转出来三个人。

这三个人都是女人，这三个女人都定睛看着他。

弘澧一个个地瞪她们一眼。

一个女人少妇风韵，绰约不凡；一个女人低眉蹙思，凝神娴雅；一个女人笑容在脸上，顾盼生情。

弘澧仰天轻轻一叹：“怪不得三环独行败了，原来艳水四姬都还活着。”

“是啊，人活着不易，像那桃花，经不得三七之数，转瞬间也就败了，只能吞下那么一枚苦果……”人面桃花也叹。

秋三妹冷冷地说：“干嘛说这么多话？”

妙性仙子笑了，笑得很放荡。

三姬渐渐地围了上来。

“我想知道，金扇公子这一次带没带那块神木令，他别忘了这事。不然，咱们杀了他，还找不见木令，添烦……”妙性仙子笑着，像和人聊家常。

“放心，随时带着，如果拿去了弘澧的命，木令自然归你。”

“四妹！”人面桃花仍笑吟吟地喊蓉小妹。

弘澧冲蓉小妹冷笑了一声。

“告诉你，别太信实了，我和你讲的那一切都是假的。”

蓉小妹抬起头来：“你讲的砍梧桐树也是么？”

“也是。”

弘澧看见她身子抖起来。

“四妹，来吧！”妙性仙子向前迈出一步。

她们知道弘澧的武功，想四人围上，然后用“北里之舞”。

蓉小妹仍是一动不动。

三姬愣了一愣，妙性仙子仍想喊蓉小妹，秋三妹止住了她。

“大姐，我们三人，也侍奉得了弘澧公子的。”

三姬就默默地围了上来。

一交手，弘澧就占了先机，他先向妙性仙子来了一式“佛向俗世”，这一招平平出扇，意似犹疑，像佛迈入俗世，慧眼已识俗世之腥之恶之乱，又不得不迈入中去历练，那一式在陈述佛之慨然，像在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这一式虽是平平推出，但扇骨之中透出嘶嘶风声，显见金扇公子的内力不弱。

三姬飘身一避，獠身再上。

就见形势突变，“怅望秋水”三娘剑击中路，“妙性仙子”大娘剑走头顶，“人面桃花”二娘总想偎身凑近，金扇公子以一抵三，渐渐显出吃力。

突然，蓉小妹站了起来，慢慢走向前来：“大姐，二姐，三姐，请住手！”

三姬不理她。

“三姐.....”

芙蓉小妹慢慢走向秋三妹。

秋三妹停住了剑。

“小妹，你想干什么？”

“求求三位姐姐，放了他.....”

妙性仙子一听，大怒，她向芙蓉小妹冷冷一笑：“你真忘了你是什么人了么？你忘了你在艳庵静夜，清冷月光下身披缁衣手敲木鱼时的那万念俱灰了么？男人是什么好东西？他能把你蹂躏了，能再把你甩了。他们见到女孩儿，哪一个不是笑眯眯的好脾气？可你别忘了，把你一出生就扔在艳溪水边的就是一个这样的公子哥儿.....”

妙性仙子用剑指指金扇公子弘澧。

弘澧冷冷一笑。

“所以咱们的师祖邪婆婆想杀死二百个有钱有势专门淫乱人家女孩的公子哥儿，可惜她没杀到二百个。咱姐妹四个给祖婆婆补足这个数儿，这个主儿，看上去风流倜傥，

不知道害死多少痴情女儿哩。”

弘澧高声叫起来：“别废话了，来吧！”

他一声长啸，金扇横扫。

这一次他出手凌厉，着着绝情。

三姬显然不敌，回头互望一眼，彼此会意。

蓉小妹远远看见，喊一声：“公子，小心！”

三姬就慢慢贴近来，那剑渐渐变成了舞蹈，而非进招了。剑光掩在身边，防护自己。一边搔身而进，一边起舞，边舞边歌，眼波流连，身姿渐呈，金扇公子弘澧渐渐气喘。

金扇公子先还提醒自己：这是生死之搏，不可大意。但他的目光总是离不开三姬。妙性仙子的脖颈洁白如玉，手足踝腕柔软伸展；人面桃花笑靥如春，那流连目光撩人情欲；怅望秋水那么愁思频频，如西施病行，一副恹恹美人病态，让人见了从心中生怜。弘澧的目光有些迷离了，这是在打斗么？这不是一些绝代佳人么？自己干嘛还向她们挥舞金扇？佛祖也引渡虔诚人啊，他为什么要用这沉重的金扇去击打那风也吹弹得破的粉面玉肌呢？

他的手腕也低垂了，人也有些踉跄。

三姬这时就旋转着围着他。

谁见过这个呢，“北里之舞”是昔年殷纣王所喜欢的淫乐淫舞。当时的贤相比干看了，掩住双目，说从此天下乱矣。那一看就知道能乱天下，可见这舞有多邪劲。是以天下屡禁，不让它出来，怕乱了那些正人君子的心，迷了正人君子的性，坏了大事。

这时的弘澧突然金扇堕地，人的下身也没主意了，想坐下，想躺下。

于是，三姬又围绕着他且舞且歌。

终于，弘澧躺倒在地上。

他目光痴迷，眼里是一团火，他呆呆地看着三姬。

他伸出了手。

三姬笑着，迷惑着他。

秋三妹一边望着他笑，一边从身后抽出宝剑来。她只要把宝剑一挥，金扇公子就完了帐.....

“咔——”一支剑迎在了她的剑上。

秋三妹一惊，不知啥时，蓉小妹已经飘然飞入，紧紧抱住了金扇公子弘澧。

“四妹！”妙性仙子恨恨地喊。

“四妹！快起来，这块木令就算是你的功劳好啦。”桃二娘叫道。

秋三妹把宝剑轻轻提起。她惊讶地看到，蓉小妹不管不顾地抱紧了这个金扇公子，她的身子正在她剑下，她要是一剑刺去，正好是透胸而入。

蓉小妹忘情了么？她这么不管不顾.....

“大姐、二姐、三姐，快，快出剑吧，把我也一起刺死.....”

“起来，你给我起来！”妙性仙子气坏了，挺剑叫道。

人面桃花二娘也嚷：“小妹，小妹，你这是——何苦？”

妙性仙子挺剑要刺，秋三妹一把握住了她的手腕：“大姐，大姐，这是四妹。”

妙性仙子就停了手。是啊，她们四个人虽然不是同年生，但都是在那清冷的艳庵里渡苦日子，除了每年一度闻见那牡丹花香外，从没有一点生气，而且那牡丹花丛只能让她想起自己凄苦的身世。

她们的身世一般苦，谁可以说她们不是一母同胞呢？

她们早就这么说，生的母亲是牡丹花，养的母亲是艳庵师太。而她们就是一母同胞的四姐妹。

妙性仙子看了看，地下的小妹紧紧抱住金扇公子，那神情很凄惨，叫人不忍目睹。

“走！”妙性仙子说完后，和人面桃花二娘转身飞纵而去。

秋三妹眼望林子，悠悠地怅立半晌，转身慢慢走了。

这儿，只剩下了蓉小妹和金扇公子弘澧，蓉小妹没把身子抬起来，只是把头抬起来，向四外看，看外面的林子，看她所觉得如此清静的世界。

“你冷么？”她俯身问弘澧。

弘澧浑身打战。

月亮明亮起来，弘澧扶着蓉小妹，坐了起来。

“你能走么？”她问。

“腿软。”他说。

“那就先坐一会儿。”

她陪他坐着。这一会她像在梦里，刚才她怎么啦，怎么竟噤里叭啦地闯入三位姐姐的剑阵，从冷酷无情的三姐妹手里求饶他一命？她现在怎么也不敢相信她会那么做。

弘澧正坐在她怀里看月亮。

“月亮大，又圆。”他说。

奇怪，她过去从来也不看月亮。如果是圆月，她只会瞥一眼，想起该是十五了，如果反之，她也会想起那是初一。月亮对于她来说，只是朔望之日的象征，哪里会想到它圆不圆大不大呢。

她现在看那月亮，又大又圆，很美。

“讲讲你那梧桐树……”她像在呓语，嘴在轻轻擦他的头发。那儿有一股男子汉的汗味儿。

他就讲那梧桐。梧桐是都砍了，那天他看见那在院里，在湖边剩下的一排排大大的树桩时，心里很害怕。他问那个砍树的老花匠：这树得长多少年？那花匠叹口气说：得长上二百年吧。他说：这么多？老人叹气说：对，对，可是人呢，说把它砍了就砍了。他那时看着这些树桩桩，想想怎么也活不上二百年，所以人更容易被砍，人死得快……”

“所以你就打铸一把金扇子？”

“对，你知道了我的心。我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我每每一人无趣，便坐下看这金扇子，看佛祖是怎么一步步走的，我想，我也得一步步走，但有时会急躁，不耐烦……”

“干嘛急躁呢？世上的事，该来就一定会来，不该来时，你想它也不会来，是不是？”

弘澧看着她，吃惊地瞧她。她仍是那么一副天真的神情，但这一番劝导，又是饱经沧桑的口吻。

她也是吃过了人世的多少苦辛啊。

弘澧伸出手臂……

“我没劲儿，刚才真丢人……”

“你瞧，那林子，在月光下，像洗过了似的……” 她不让弘澧讲这些。

他看着林子，笑了。

起风了。

北方的风吹起来，如刀如剑，割人骨肉。

“咱们走吧？”

他不好讲，说他走不动。

她笑了一笑，看透了他的心思。

“你还得好几天才能好。亏你定性高，不然你会脱力失形而死，身子一夜之间就会瘦得没了模样。”

她轻轻抱起了他，向客店走去。

他轻轻叹了一声。

“北里之舞啊。”

这声音之中透出几分怅惘来。

他毕竟是人，是血肉刚性的男人，所以无论他怎么看那金扇子，还是抵御不住这“北里之舞”。

她从窗子进去，把他放在床上。

“你睡吧。”

他失神地看着她，像一个孩子似地用眼光挽留她。

“我不走。”

她坐在床边桌子上。

“那儿凉，北方……秋夜……冷。”

他说得挺吃力。

“来，进来……”他说，让小妹来他身边。

小妹羞红了脸，摇摇头。

她坐在他身边。

“我再也不去跳那个舞了，好不好？”

他点点头。

“你让我看看那个神木令吧，行不行？”

他点点头，但没掏出来。

“你不相信我？”

他摇摇头。

她拿起了那块神木令，看了又看。

“就这么一块红牌牌？为了它，没命地抢？”

他叹了口气。

他想起了母亲，想起了离京那日母亲那神情，心里一阵凄伤。

他已经是当朝的铁帽子王了，还来这里弄什么神木呢？

“你想什么？”她问。

“想母亲。”

她呆呆地望着他。

人都有母亲，想母亲时那神情都这么可爱么？她看得呆了。

“你母亲好么？”

“她好。”

小妹的眼湿润了，流下了泪。他摸着她柔荑似的手：“她会对你好的，我要娶你……”

“你不会娶我的，你是一个大官，是王爷。是不是？”

“我要娶你！”他说。

“你这么说说我也快活。”

“不，我要娶你！”他又说。

“那好，那好……”她应付似地说，显然不信。

夜更深了，地下浸润着凉气，小妹就有些冷。

“来吧，上这儿来……”

她一下子涨红了脸。

“不。”

他看着她。

她真像个孩子。一出生就被扔在了艳溪边的牡丹花丛中。他仿佛看见了那个在牡丹花丛中啼哭的女婴。她身世多苦，可现在她对这个世界还总笑。

她是一个玉一般纯洁的女孩子。

“我要娶你……”他说。

“我相信，我信，你别起来！”她又安慰他。

“小妹，小妹……”

“嗯……”小妹抬起头，眼有些睁不开了。

“把我的扇子拿来！”

“晚上你还看佛祖啊？”她笑。

她把扇子递给他。

他把扇子放在枕头上，让扇面张开。于是，无数个佛祖在他眼前。

“来，小妹。”他拉小妹上来。

小妹迟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来，跪在这里。”

“跪佛么？这倒好玩……”她又笑。

“佛祖在上，弘澧愿一世娶小妹为妻……”弘澧虔心起敬，身子还有些跪不住。

小妹忙扶住他。

“你说什么？”她睁大了眼。

“佛祖在上，弘澧愿一世娶小妹为妻……”

小妹呆了，她怔怔地看金扇子。

突然，她飞快地给金扇子叩了三个头。

“够了吧？”她问弘澧。

弘澧笑着点点头。

小妹的脸上流着泪，听任他的手轻轻地温柔地抚摸。

这是全天下也没见过的新婚之夜啊。

第四卷

第一章 贝水滩

三条人影，从沙滩上边打边奔上山崖。

山崖上有一块巨石，上面只丛生着一团团草，没什么树木。

“这石头好，像望乡台。”一个苍老的声音说。

“谁望乡，你说该谁望乡？”一个小孩的声音问。

“自然是这老小子啦！”苍老的声音又说。

倏忽间，三条人影又奔在一起。

“瞧，我拿到了什么？”一老说。

在他手里赫然发光的是一支木令，是橙木令。

“你说句实话，你是不是老绝户？如果你不是，咱们可不愿杀你……”一少问。

弘雨冷冷地看着他们。

他想起了一式三绝老人那歉疚的神色，想起他最后那一句，他但愿弘雨是最后一个一式三绝老人，那意思是不是说他的命会毁在这一老一少的仇人手里？

师父杀过邪婆婆，据说她的徒弟九天秀女也很厉害，师父是不是当时就担心他的“一式三绝”没练到火候，担心他遇上一老一少这样的高手，他会殒命在这狠毒歹辣的“老少求近”上。

他知道，如果他那双手写字的功夫得到彻悟，他们这“老少求近”根本奈何不了他。但没办法矣，他只能左右手分写，还不能写得随心所欲，心思还不能到不思两处，不着痕迹，还是一会儿心在左手，一会儿心在右手，飘忽不定。虽然心念转动得快，可毕竟没有达到“心思随意”的地步。

所以，他斗不过这一老一少。

弘雨明白，当年一式三绝老人与这一老一少缠斗，也只能是把他们打跑。那是二十年前，他想，如果今天师父还活着，他一定会轻松地打败他们。

“我就是一式三绝。”弘雨凛然说。

“那咱们可就容不得你了。”一老说。

“那咱们可就容不得你了。”一少说。

“再说皇上也不让咱们容你。”一老又说。

“你该死得明白。一明白这个，你就死定了。”一少笑着说。

二人又扑击弘雨，用的仍是“老少求近”。

弘雨挥出鱼肠剑，剑太短，在罡气冲激中刺出，虽也嘶嘶生风，但没有威胁。老少二人齐心，想致弘雨于死地。

“扑——”一粒暗器飞入弘雨后背。

“你中了毒器了。”一少说。

“是九品红。你马上就会没命了。”一老冷冷地说。

“现在，我可是天下一叹了。”一老说着，轻轻地叹了一气。这叹就像是这冷幽幽的山发出的。

“现在，我可是天下武功第一了！”一少惊呼。

弘雨觉得后背一阵阵麻。

他的心一下子冰凉了。

原来这两人也是皇上的爪牙。

“咱们也收回了一支橙木令，是不是？”

“对，对。”

两人又飞一般地掠向弘雨。

一阵子歹毒的攻击，着着杀手。

弘雨已经站在悬崖边上了，下面是黝黑的江水。

一老一少毫不留情，连连出手，弘雨飞手一击，鱼肠剑飞出去了。

一少一个纵身，剑不知飞向了哪里。

一老猛击一掌，这一掌实实在在地击在弘雨肩头，他一趔趄，人立不稳，身子像纸鸢一样飘下了悬崖。

怪的是，他是轻轻飘落下去的，喊都没喊一声。

也许是他已经被毒晕了，也许是他咬紧牙关，不愿出声。

一老一少立在悬崖上往下望。

“不行，这不好玩，头晕……”

“他不行了，咱们下去找找他的尸骨。”

“找个屁，他早没命了。”

“回去找剑，那是把宝剑……”

“别找，不着痕迹最好。”一老说。

二人飞身纵下，从山崖边向林子里飞纵，一会儿便没了踪影。

× × ×

这会儿，两个人影立在沙滩边。

“这儿有脚印，浅浅的。是他。”

这是慧珠和她的小姐。

她们在月光下看着沙滩上的脚印。

“没了，他过江去了，还有两个人的脚印，一大一小，是那老头和小孩……”

“他没事儿吧？”说话的声音是颤的。

“没事，肯定没事。这儿有悬藤，应该有一只船。”

“船被他们弄过江去了。”小姐说。

她们就望对岸，沙滩上没人，石崖下黑黝黝的，那儿是一壁峭石，没沙滩，悬崖的影儿垂在江面上，江边更显得阴森、凄冷。

“过去看看。”小姐说。

“别，我过不去，小姐，小姐.....别.....”慧珠急得直喊。

小姐飞身一纵，人立在藤索上。

这藤索绞在这里几年了，是不是能让她在上面横身飞渡而不出事儿，她都没想。她只是身子轻纵，提一口真气，直窜向对岸。

沙滩上没人。她在沙滩上看这脚印。

有一大一小的脚迹，这些脚印始终围绕着中间那人，不能让他脱逸而去。在一片沙滩上，脚印变了，那一大一小的脚印变得复杂了，那大脚印反而越来越多，小脚印竟越来越少。这挺反常，就是说一老开始攻下三路，一少开始攻上三路法。这攻法不对呀，她想。要不就是他们找到了攻击弘雨的好办法，要不就是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受了伤，攻势锐减，才不得不舍长取短。

她但愿是后者。

她看见脚印迤迤直拖后山崖。

她就急急地向山崖走。

她知道她来得晚些了，她知道局势俱险，也许弘雨早已经被他们杀掉了。

想到这里，她的心一阵子紧。

她提剑在手，一阵急走，转瞬间就来到山上。

人呢？没人。

她看见了那块大大的岩石，石块上有血，血在皎洁的月光下显得很黑，黑得很特别，像泥土石的样子，这感觉让她心惊。她四外看看，没人，也没有尸体。

也许他被化了.....她不愿意这么想，只想了一下，就又四外巡视。

在清冷的月光下，她看见远远的一棵树上有一星闪光，她慢慢踱过去。

她看见了树上插的那一柄剑。

这是那柄鱼肠宝剑。

“鱼肠，刺器也。男人佩之，不祥。”这是母亲送她鱼肠宝剑时的一番话。她当时想，好在她不是男人，也不是想用它刺杀谁。

“终于，终于是……”她想落泪。

她站在鱼肠剑前，仔细忖度着那支剑的出手位置，这样她就不停地从树下向后退，最后她认定剑是从这儿出手的。

她忽然大惊失色，她身后就是悬崖。

她突然双手捂脸，一阵心酸。

他肯定是落下悬崖了。崖上石上有血，他受了重伤，他最后用力甩出鱼肠宝剑，被一老一少击下悬崖。

她上前去，拔下鱼肠宝剑。

她是在碧波湖第一次见到弘雨的，那是在醇亲王废弃的王府院里。

他是那么哀伤，一副不胜忧愁的样子，让她一见生怜。她知道他是在这一瞬间才承认了他没有家，他没有了家人，他没有了那彪炳显赫的铁帽子王的威风，没有了可以荫风避雨的一处存身之所。他那样子，像人走失了魂魄。那副清秀的面庞上刻下了几许忧愁。

她不忍心看。

她看见了他把莫邪宝剑丢在地下，那剑一下子没入半支。显然他身手不弱，随手一磕，便没入土中。

她趁他起身查看时，就去偷偷拿走了他的莫邪宝斜。

她存心是想开玩笑，另外她也喜欢这剑。

他把他的宝剑拿走之后，就很得意地在月下林中舞剑，

她边舞边想，这一支剑很孤单，传说中是雌雄两剑并存的，这剑有干将莫邪，如果她持莫邪，他持干将，二人在月下切磋剑艺，一同联袂飘泊天涯，游走江湖，那该是多快活。

于是她在车棚上留下了鱼肠古剑，她传音告诉他抵御“艳水三姬”，她处处留心为他排忧解难。可惜，在客店里这一次，她没来得及和他一起去江边。她知道他操心顺伯，她就赶上去找那个雷鸣和红脸汉子。

她从雷鸣和红脸汉子那里要回了顺伯，

她再和慧珠赶到江边，如果她能告诉他，那个他身边带着的老家仆还活着，他一定会十分高兴。

那样他会更添斗志。

可惜，她晚了，晚了一步。

晚了这一步，她这一生都完了。晚了，晚了……她在心里念叨。

× × ×

月亮正圆，这是八月圆月之夕。

静静的夜空没云，夜空静而高，圆月像在夜空的幕上缀着。

月华如水，在江面上洒一片银光。

这是关东女儿采珠的贝水滩，这是关东女儿采珠的良辰吉时。

关东山的风俗，未嫁女儿要在家里备“嫁妆”。

嫁妆有三样：

枕头顶儿。关东山人从满俗，满人用方枕，长长的方枕，六面，两边各有一四方形针绣枕头顶儿。一般都织些梅生百子，百年好合一类的吉祥话儿，也有绣上“吉庆有余，家福寿禄”这一类祝祷词儿的。有的姑娘心慧手巧，在枕头顶儿上绣上亭食楼阁，苍云

水月，荷莲牡丹，一块比一块美，一块比一块俊，这才显姑娘的手巧、心慧。

二是珍珠串儿。关东山的姑娘家从小就和父兄上山赶獐，下河捉蚌。赶獐杀脐取麝香，做个香袋儿佩着挂着，用它招摇过市。今人不知古俗，其实那麝香不是古意所说的避邪，而是可以避孕，以免乱了姑娘家的方寸，失了关东人的体面。下河捉蚌就是在这贝水滩下水，取贝壳，拿东珠。东珠是松花江上一宝，是关东山的黑水都护府年年向大清朝廷纳贡的关东四宝之一，那四宝就是：人参鹿茸、虎骨貂皮、东珠麝香、灵芝不老草。这些关东山的姑娘年年在八月圆月之夕，悬崖影壁山的山影垂下半江，半江明月半江山时，从那山影月影的交线处入水，去求那吸日月光华的大贝珍珠，从它们的蠕舌中寻那晶莹的珍珠。她们从河中取来珍珠，选了又选，拣出十八粒，在十八岁花开吐蕊洞房合卺之夜，将这十八粒东珠串成的珠串挂在情郎颈上，让他看这闪闪烁烁的明珠。十来年的八五之夕，仍然是摸上来一些大而圆润，秀而均匀的珠子了。男人们便从这珍串的均匀、圆润上来判定哪一个姑娘是最巧最慧最勇敢的人。

三是赶獐的香袋儿。关东山上多獐子，獐子有香，味异而多诱物，人得之可以入药，又可以绣一个漂亮的口袋装一块佩带在身边。关东女儿多做小小的弓箭，长不盈尺，弓巧而箭玲珑，一射而中，捕杀獐子，得其香袋而归。用块小小的皮，或鱼皮，或兽皮，或树皮缝制在其中，外面是那些千绕万缠的绣线。绣线上绣出了姑娘的万般心幽千种衷情，不与人说，尽付之绣线之中。在关东女儿与情郎偕合时，就悄悄付与他一个香袋。香袋里装的是关东女孩儿的心，给与他，用来驱蚊、避邪、护身。

所以俗语说：关东女儿巧不巧，不看眉眼不看貌，单比枕顶、珠串、香荷包儿。

今夕正是八五之夕，月儿正圆。

一只小舟是用独木瓢成，从江边慢慢荡出，桨声欸乃，捣碎了一江月影。船上有一个关东姑娘，她脸上吟吟地笑，手儿轻轻地摇，把一只小舟荡向松花江江心。

周遭是山崖，是沙滩，是林子，江中只有她这么一叶孤舟。

她不在意地看着月亮，让江水把小舟掉转了船头她不在乎船头冲哪儿，她只是瞅月亮。

她在惊诧，活了十八个年头，年年八五之夕，月亮都这么圆。

这么圆圆的月儿，叫她以为它是假的。

她看了一会儿，就抱起了块大石，把它“扑通——”扔到了水里，石头扯拽着绳子，扑碌碌都钻进了水中。

小船就被绳子拽着，被水冲着，摇头荡尾。

姑娘就开始脱衣服。

关东女儿的心，关东女儿的身，一样的洁净。她慢悠悠地脱，让圆月眯眼看，看她的丰盈，看她的俊美。

她慢慢站起来，要跃入江中。

这一会儿，她想起了爹，想起了娘，想起了那个憨憨的山子。

爹说：“去吧去吧，让大山子和你去。”

她说：“他要去，我跳江里不钻出来。”

娘说：“去吧去吧，赖皮缠，今年让你再捞最后一粒珠子。”

娘笑，脸上的皱纹都是笑。当年娘是捞了十八粒珠子，粒粒一般大，粒粒一般圆润，娘把这珠串给了爹。爹那时是山里的猎手，只会射箭，不会说话。

山子把她送到林子边。

她说：“别走了，再送那珠子就捞不上来。”

关东女儿迷信，以为男人一到江边，珠蚌便都沉入沙底。

山子憨憨一笑：“我在林子边等你。”

她想，这是最后一粒珠子了，捞一粒又大又圆润的珠子，串在珠串上，送给情郎哥

哥。

送给谁？送给那个憨乎乎的山子么？像爹一样不爱说话的人？

她不能多想，她头向下一扎，身子已然进入水中。

水是冷的，怨不得懒姑娘们宁愿日里捉蚌拿珠，也不愿黑天里来这里摸弄，河水扎人，夜黑怕人，山影吓人，干嘛要夜里来呢？白日摸就是了，嫁得出去的，关东女儿不是没有一个赋闲在家的么？她们都好歹嫁了个男人，为他们生儿育女，弄一个温温暖暖的关东山小家庭。关外有谚语说这儿的习俗是：关东山，三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十七八的姑娘吸烟袋，养个孩子吊起来。这自然是关东人的习惯。窗户纸不糊在外面，外面冷气一侵，内里热气一烘，就得脱落，糊在外面才可以糊得住。关东山多毒虫，蛇蜈蚣草爬子刨锥螫麻子，什么怪虫都有，十七八的姑娘不吸烟袋，毒虫怎么能一嗅那烟袋味儿就跑呢？养了孩子，关东人内外忙活，外面冷，自然不像南方，可以把孩子里外背着，只好放屋里，又怕他叫闹，就在梁木上吊一绳环，用一摇篮放置孩子，来回悠晃，吊绳上系一些纸折的鸟兽鱼虫什么的，孩子就在花色缤纷的摇曳中入梦。

这就是关东女儿的日子，被安排好的命运。

她不想这样也不行。

如今，她就来摸这第十八粒珠子了。

她摸上来这第十八粒珠子就结婚，就嫁给那个憨憨笑的山子哥哥。

她在江中摸索。

月光透不进江心的水底。

这儿有贝壳，它们都静静地躺在沙滩江底，看着她，等着她，看她的运气。有时它们就在她手边，但她的手一划，就错过了。

她已经换了三回气了。

她决心摸六回，如果摸不到，就要到明日来摸。摸得到今日的珠，是运气；摸不到，

是晦气。

她就又去摸了三回。

第一回，她以为摸到珠贝，谁知不是，是一块圆润的卵石。她有点恼，就早早地出来换气。

月亮看见了，从水中慢慢地漾开了一旋波纹儿，露出一头乌发，头发在水中奇异地荡散着，荡成在地面上风怎么也弄不成的舒散。她的脸露出来了，在月光下皎洁白净的脸，上面有两粒盈盈闪光的珠子，黑色的，她像一个江里的蚌仙，在向月亮吐纳，吸月华以充实她自己，以滋补她的秀气。

她不甘心，吸了口气又入了水底。

这一回她一下子就摸到了一块滑润的东西，她起先以为是珠蚌，它是那么滑，肯定是珠蚌无疑。但她双手一碰，马上缩回了手——这是一个人，是一个淹死的男人！

她一下子又露出水面。

她双手扶在船舷边小憩一会儿。那是一个死人，不得归宿的人，他可能从三江之源失足落水，一直在松花江底游动着，一直来到这风采秀美的贝水滩。让他在水里慢慢走么？怪不得她一直没碰见珠蚌，因为这月华之下，和她一起还有一个男人，一个死去的男人。珠蚌是有灵气的，它们知道被冲撞了，所以迟迟不肯到她手边来。

她看着影壁山。这山在月光的映照下，总忘不了把自己的影子投在松花江上，不管它的身子是瘦是肥，是枯是荣，都忘不了这投射。她又看看那一边的沙滩，沙滩后面是一片白白的桦树林，秀颀的桦林一排排、一片片，像女儿水洗的身子。看着这山这水，她决定潜下水去，把那人捞起来。

不一会儿，水声哗哗响。她的双手举出了水面，一个身影“咚”地一声扔入了船里，她又去攀船尾，上了船，打起桨儿，向沙滩边划去。

到了江边，她把小舟拉向沙滩。

她去弄那男人，这时，她看呆了——

这是一个十分俊俏的男人，那眉目，那神情都没有一丝怨忧，没有一丝哀伤，没有一点儿愤恨，这是一张平静的脸。

她想去唤人，走了两步又回头来。真胡涂，也许也可能会把他救活，也许可能，爹懂医道，也许会把他医活……

她抱起了这个男人，在沙滩上迈出了大步。

沙滩上，印出了一行行再清晰不过的脚印。

× × ×

小姐和慧珠、顺伯住在客店里。

她没说话，这一夜就不曾说话。

“少爷呢？你说，少爷呢？”顺伯总是喋喋不休地问。

他老了，老得只记得住他还有一个少爷。

是少爷把他从那乞丐堆中找回来。

少爷说：“顺伯，咱们家就咱们两个人了，咱俩一齐走吧……”

少爷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少爷只是看书，看书，刚开始时看一看书还拍拍桌子，后来就只是高兴地点头又点头，再后来就连头也不点了，只是嘴角一咧，笑一笑。现在的少爷呢，眼里也常露出凶光，恨恨地看人，也会拳脚，打起来也不要命，好怕人。

“少爷，少爷，瓦罐总是在井边破……少爷，少爷，你呀……”

顺伯就哭，呜咽着哭。

慧珠就陪着掉眼泪。

“明天……咱们沿江去找，找他的尸首……肯定找得到……咱们付给他们金子，让他们打棹捞人……”

慧珠就一边抽泣一边说。她也喜欢弘雨，心里早把他和小姐看在一起了。

只有小姐不做声，她摆弄着桌上的那两块碎玉。

顺伯说过，这是他小时佩带过的，在醇亲王府的废墟里找回来的。

他大概只留下这么一点珍贵的记忆了。

顺伯边哭边把他那破袋子里的东西给她看。

她越看越惊奇。

弘雨拥有一个连皇上也没有的世界。

他的藏书就特怪。那些孤本、善本、珍本，她有的听说过，有的连听都没听说过。还有那几十册武林秘籍，别人会把它们当成珍宝，为了它不惜丢失生命，而他却把它们统统装在一个破麻袋里。

“这是他珍藏的书……”

顺伯把四本书放在她面前。

他相信这个女孩子，虽然她从回来就没流一滴泪，但他知道，三个人中，她是最悲痛的，只是她没显示出来罢了。

这就是那四册书，一式三绝和那本天下毒经心法。

她刚想把它们放下，让顺伯包好，突然改了主意，把这四本书揣入了怀里。

她要研习这一式三绝，用他的剑，用他的一式三绝把那两个怪物杀死，让他们不得善终。

顺伯眼也不眨地看着她。

“慧珠，明天你弄一辆车，送顺伯回京都，让他在我家颐养天年。”

慧珠点点头。

“不，我要找到少爷，不管他咋样。”

小姐沉吟了一下，点点头。

这时，窗子扑扑响了三下。

慧珠和小姐都失色了，二人对望一眼。

窗子又扑扑响了三下。

“慧珠，和顺伯在这儿，我去一下就来。”

她身子一纵，飞出了窗外。

前面一个身影一闪，掠进了林子。

小姐也随之进了林子。

林子里有一片空地。

空地上站着六七个人，这些人围绕着一个戴面纱的女人。

小姐看见了，她身边站着笑吟吟的那一老一少正是那两个怪物。一边站着的还有那个红脸汉子和雷鸣。

“是拂儿么？”戴面纱的女人冷冷地问。

小姐点了点头。

“你在忙什么？”她又问。

拂儿低下了头，一手摀在胸前，那儿有他的四本书，她要好好习练这四本书上的武功，然后就把一老一少杀死。

“听说你得了一柄宝剑？”女人又问。

她点点头。

“是莫邪么？”

她又点点头。

那戴面纱的女人叹了口气，回头对那一老一少说：“恭喜你们了，你们可以自称为‘天下第一叹’和‘天下武功第一’了。”

那一老一少都嘿嘿直乐，苍老的声音和童稚的声音混在一起，很不和谐。

小姐也轻轻地说了句：“那倒未必。怎么就能天下第一了呢？”

一老一少都愕然地望着她。

“譬如说吧，这口剑，你就从来没和他比试过。如今，我来，你们两人来试一试……”
她说得轻描淡写。

“咱们当时就应该找那把短剑。我跟你说过，那是把好剑。”一少说。

“这也是一把好剑。”一老说。

“对，都一样，都是好剑。”一少说。

两个人都如山般屹立不动，但浑身骨节一阵子爆响。

小姐就抽出了那口莫邪宝剑。

“拂儿！”戴面纱的女人喊。

她又回头，轻轻走向一老一少。

“这是我的顽皮女儿，叫拂儿，任性得很，不知道老前辈与少前辈的厉害呢。”

“是呀，没了老绝户，咱就是老前辈，老前辈‘天下一叹’。”

“是呀，没了老绝户，咱就是少前辈，少前辈‘天下武功第一’。”

“什么，谁在这里讲大话？谁敢说‘武功天下第一’？还有什么‘天下一叹’？什么乌七八糟的。你说，这叫好笑不好笑？”

说着，从林子里闪出一个疯疯傻傻的老头来。

“老傻子来了！小心，这人是老绝户的难兄难弟。”一少说。

“你没看全呢，还有那个痴呆子，还有好几个给你我送木牌牌的人呢。”

月光清冷。

树林下走出了一群人。

他们是：疯道人和弘云，她这时已是女人打扮。弘山和痴老人，他们一起站在一边。
还有一个傻老头，他呆呆地站在最前头，像在等回话。

他们身后，站在树下，那鬼影子一般缄默不语的人是高枕无忧公子弘依。

最后一个步出树林的是一剑冲天弘延，他低着头像在庭院信步，在深思着什么。
戴面纱的女人嘿嘿一乐，说了句：“来的人可不少……”

第二章 关东女儿梦

在山坡边上，有一个窝棚。

窝棚里住一个病人。

关东山的风俗，溺死和被林中野兽咬死的人不抬进屯子。

他被救活了，是珠儿的老爹用药，用长白山那些奇珍异草救活了他。

珠儿眼看着不说话的爹爹用一根根三棱针扎在弘雨背上，然后用那些干枯的药草炙烤他的脊背。他又撬开弘雨的牙关，用一葫芦清水冲洗出来他嘴里的沙子，然后让珠儿掐他的穴位，他捏住弘雨的下巴，让他张开了嘴。

他给弘雨嘴里倒进去一些黄乎乎的药汁。

弘雨就醒了。

他的背上有一大块黑肉。

珠儿的爸爸用一把尖尖的长刀剜肉，从他背上剜去一大块肉，然后抹上药泥。

他笑着冲弘雨点点头，人就走了。

他走时回头看看珠儿，珠儿摇摇头。

珠儿要陪他。

这窝棚搭在坡上，从这儿可以看见小屯的炊烟，可以听见屯子那一阵阵的牛唤。

这是个安谧的世外桃源。

弘雨觉得背上不再疼了，有些痒，他天天喝珠儿爹那药汁。

他已渐渐好了，只是身子很虚弱。

珠儿天天陪他，笑着，给他讲关东人的故事。

珠儿的手巧，一边和他讲话，一边绣那花绷绷，那上面一会儿就有了一朵花，有了一只鸟。

怪的是，关东人不爱绣水不爱绣云，专喜爱绣些关东山没有的物什。

珠儿爱绣荷花。

“听说那花开出来很白，有时花瓣自己能开能合，像人会说话？”她笑着问弘雨。

弘雨想不起来了，他讲他家里有一个湖，叫碧波湖，详细的记不清了，只记得到时开花很好看，水上一片香气，不仅那花有香气，花一开，水都清凌凌的有了香气。只记得雨后新荷，那叶子翡翠一般绿，好清爽……

弘雨就叹了一口气。

“你说，打打杀杀的好么？”

“不好，不好。”珠儿笑。

“有时爹去打猎，看见鹿，他一搭箭，我就呦呦地喊，那鹿箭似地跑了，爹板板脸生气，猎手一天跑空，回家人会笑话他的。我就给他捡蘑菇，弄山梨山枣子什么的，让他眉开眼笑。我和爹一进屯子，人家就喊：‘珠儿爹又空手了，这丫头不让他害山’……”

弘雨也笑，他看着珠儿的笑脸，突然想，如果能像她一样，只知道这山，这水，这林子，外面什么也不知道，多好。

他就轻轻地抚摸珠儿的头发。

珠儿的眼睛放光，瞅他笑。

“我那天摸呀摸呀，什么也摸不着。我还骂，冲了哪一个鬼男人，弄得我摸不上珠子来。闹了半天，原来是你，你那时是个死人，死了也是个男人……”

她一头扎在弘雨怀里。

山风不放过这窝棚，山风也不放过他们两人。

珠儿从怀里掏出珠串，珠串是热的，带着她的肌肤之香，带着她心口的余热。

“这个，给你吧？你要不要？”

弘雨点点头，他要，他知道这是珠儿的心。

“这可惜只有十七粒，娘说，有十八粒时，我就可以嫁。那天我没摸上来最后这一粒。”

她觉得很遗憾。

“你怎么没摸上来，你把松花江里最大的一粒珠子摸上来了。你瞧，把我也串在这珠串上，不正好十八粒珠子么？”

她抱住了他的身子。

“明天，我如果好了，你带我去见你娘，我把这珠串往脖颈上一戴，问她：你数一数这儿不是十八粒珠子么？她如果点头，我就带你走……”

“去哪儿？”她问。

弘雨一时也呆了。他去哪儿？家没有了，一把火焚毁了，如今就是重新盖起来，那也是别人的敕封醇亲王府了，也不是他弘雨的家了，因为那儿已没有一丝一毫他的骨血关连，没有一丝一毫他幼时回忆了。唯一的他的亲人是活着的顺伯，但顺伯也没了，他也可能像他一样，在松花江里漂。

他心里浮上一阵悲怆。

珠儿眼尖，搂紧了他：“干嘛要走？在这儿，我们盖一个大窝棚，比这个大许多许多倍，你去射鹿，我来捡蘑菇，好不好？”

弘雨笑着点了点头。

珠儿把他放倒。

她轻轻地为他脱衣服。

她把珠串戴在他脖颈上。

她和他都痴迷迷地望着对方，以为这就是整个世界。

她轻轻地唱，这是关东人的小调：

“郎说江里是月影，

我说江里是蛙鸣。

月影常被水揉碎，

蛙鸣不断是妹情？”

弘雨觉得心中升起了火，他眼前失去了那倾圮的王府，失去了那碎成两半的玉环，失去了他在那树上的巢居生活，只有这鲜活活的身子散发出林子的香气，松花江水的柔肠的美丽女儿。

她和他的唇凑在了一起。

“嘭——”一支箭钉在了树上。

“是什么在响？”他想起身。

她压住他，不让他动，她当然知道那是谁。

“啄木鸟在啄树。”

“嘭——”又是一支箭钉在树上。

“不对，让我起来。”他说。

“除非你让我死……”她很有力气，她不慌不忙地吻他，松花江边的女儿，渴饮着欲火。

“嘭——”又是一支箭钉在树上。

弘雨在听。

“没了，没了。告诉你，松花江边的啄木鸟夜里一般都只啄三下。没了，没了……”

她又在狂吻弘雨。

弘雨也渐渐忘了自己。

他是一个血肉之躯的人，是一个血气方刚的人。他只记得在过去很久以前，他做过

一个恶梦，在那个梦里他手提着剑，到处找人算帐，论理，打斗。如今那梦过去了，他还是那个公子弘雨，他不再嗜书如狂了.....

第三章 “不毒”

林子里，飒飒吹出了一阵阵风。

风阴冷，让人觉出了秋寒。

林子里的人们都席地而坐，静静地坐着，谁也不开口。

“按说呢？有八块木牌牌，咱们都拿着，进山去看看那鬼木头也行了。”一少突然说。

“这样最好。”弘山突然说。

“可是，咱们不乐意。”一老说，他狠狠瞪了弘山一眼。

他看不上弘山，这种庄稼汉式的人怎么能是铁帽子王呢？是不是老天弄错了。

“咱们呢，只有一块牌牌。”一少亮出来橙木令。

“那是不会武功的书呆子的木令。”弘依突然说。

“他不会武功？”一少笑了，“他不会武功，你们就都是娃娃崽子了。”

“他会一式三绝。”一老说。

在场的人有的惊讶，有的着急，有的点头，有的悲伤。

傻老头突然问：“你说他会一式三绝？”

一老一少都点头。

傻老头突然泪流满面，连声叹：“何苦，何苦，你呀，这又是何苦.....”

他没了一点儿傻态。

“你们把他弄哪儿去了？”

“谁？”一少明知故问。

“那个会一式三绝的人。” 傻老头问。

“他们杀死了他.....” 拂儿突然说，声音有点哽咽。

傻老头站起来，走到一老一少面前。

“是你们俩杀了他？”

一老一少点点头。

傻老头说：“好，好，好.....”

他只说了几个好字，牙咬得咯咯响，手也紫紧地攥起来。

一老一少漠然地望着他的手。

这傻老头回头看看痴老头、痴道人，他们都半睁半闭着眼，坐在那里。

“我这里倒有两块木牌牌，谁能杀了这两个人，我都给他.....”

弘延和弘依就低下了头。

傻老头在手里把玩着两块木牌牌。

突然有人应了一句：“我能杀了他们。”

傻老回头一看，这个人从树下慢慢走出，是弘依。

人们都愣了。

弘依慢慢走在了一老一少面前。

“你说这世界是不是有点怪了？” 一老问一少。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他就能杀死咱们？” 一少问一老。

“老绝户活着，他也杀不死咱们。” 一老说。

“老绝户活着，咱们得杀死他。” 一少说。

弘依的脸儿很白，身子在哆嗦。

“我能杀死你们俩。把那块橙木令给我。”

一老一少嘿嘿冷笑。

傻老头突然身子一飘，闪到了弘依面前。

“你不能违背誓言。”

“和我订盟的人已经死了。”

“可他的传人还在。”

“你没听他俩说吗？他也死了。”

“那你也不能违背誓言。” 傻老人执拗地说。

“不。你是什么人？你不就是名震天下的一傻么？我是什么人？我是铁帽子王和亲王的公子高枕无忧弘依，你以为弘依是个什么人？他是个连面目都不敢让世人知道的人，他每天在柴房里住，找了一个无赖顶替他，天天花天酒地去混日子，享乐子。那也是他的替死鬼。那人死了，弘依活着。可弘依活着谁知道？天下人知道你们，什么九天秀女，疯道人，痴老人，一傻，一老一少，什么一剑冲天公子，什么金扇公子，连那个天天捧书本的傻子公子也比我弘依活得自在。我凭什么不能？就凭我是和亲王的儿子，就凭我爹是个破铁帽子王？就凭我是‘天下毒王’的徒弟？行了，这回，谁要拦我？只有一个字：死……”

一老一少看着他那拧歪的脸，也很吃惊。

“看看，这是天下最毒的毒药，它叫‘不毒’，无药可解，沾上一滴在身上，只有死。”

一老一少面色开始难看起来。

“你不能用那东西……”

“你别说了，再说，我先把你弄死！”弘依转过身。

“我得先把这两个怪物弄死！你以为我看不出你们这一套玩意儿。除了这个女人以外……”他指指九天秀女身边的拂儿，“你们身上都戴着那种人皮手套。你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莫不是手上都沾了鲜血？你们老远地赶来这禁苑之地，就是想好好保

护我们吧？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尸体化在这深山里？你.....你们.....你们.....”他突然哽咽起来，“你们杀死了我的亲爹.....他是爹，我爹！每隔两天，他就来柴房看我，每隔五六天，他就抱我在那些干草刺柴边睡一回。他说：‘依儿，依儿，只要你活着，只要你活着，咱不要这铁帽子，咱不要这铁帽子啦。从你开始，出去，过一点太平日子。’你们.....竟.....”

弘依突然蹲在地下，呕吐起来。一会儿，他又站起来，指着九天秀女、雷鸣、一老一少，恨毒地说：“你们，别忙，谁也跑不掉！”

弘依就慢慢地走向一老一少。

他一边走一边念叨：“看仔细了，是吧？看仔细了，行吧？”

他一边走，手一边一摠一抬，袖中一出一入地闪出那圆竹筒的影儿，一闪而入，一闪而出。

一老一少的脸儿开始变色。

这一会儿，他们没有再说一句话。

弘依已经和他们只有几丈远，他们已不能全身而退。他们也可以一击得手，但弘依的竹筒肯定会够得上他们。

“杀死两个呢？只够偿爹娘的命，行啊，偿我爹娘的命就行了，弘依命贱，住柴房的，不偿命也就罢了。”

一老一少惊惧后退，两人面露死色。

原来他们也怕死。

“咱们可没杀和亲王。”一老说。

“是她杀的！”一少指九天秀女。

拂儿伤心地闭上了眼，低下了头。

“咱没杀，咱没杀！”一老吼。

弘依笑了：“别忙，别忙。你们不是争着去当‘天下一叹’么？不是争着当‘天下武功第一’么？这一回不可不先让你们.....”

“咱可不是‘天下一叹’，‘天下一叹’是老绝户！”一老说得很快。

他一边后退一边看着树，他想躲到树后去。但又怕这瘟疫一样的毒沾身上一滴，那样躲树后也是白躲。

“咱可不是‘天下武功第一’，‘天下武功第一’是老绝户！”一少也叫嚷。

一少斜眼看身边的人，他恨得牙根疼，最叫他受不了的是当着这么多人叫他出丑相。

弘依仍不紧不慢地走向一老一少。

他心里很快活，快活得直哆嗦。多少年了，他受气，他受罪，如今该叫别人尝尝这滋味了。

他不忙喷出那毒。

这时，傻老人突然大叫一声：“慢！”

弘依站住了。

傻老人嘻嘻地直叹气：“你那鬼筒子，老子吃够了它的苦，那苦简直不是人吃的。不是三绝老人帮我，我现在就不是活人啦。活着，其实也不比死了强.....”

傻老头慢慢走过来。

“别过来！”

弘依一叫。

“你收起你那鬼筒子，我把这两块木牌牌还你，行不行？先饶过这两个怪物。我不是可怜他们，是看了他们那怕死的样儿心里难受.....”

弘依想了想，点点头。

傻老人就把那两块木牌牌给了弘依。

弘依收起了圆筒筒，回头把紫木令扔给弘延。

弘延接了，淡淡一笑：“其实，没它心里更轻松一点儿。”

弘依也笑了：“也没办法，人家都有，你没有。像看不住家什似的。”

弘依正说着，突然两条人影子鬼魅一般地扑了上来。

一少双掌击向弘依的胸前，一老双手去掐弘依的腿。

弘依被一击飞出了几步远。

圆筒筒拿在了一老手里。

“这玩艺儿就那么好使？”一老笑道。

“咱们就不会也试它一试？”一少也笑。

一老把圆筒筒挨个对准树下的人。

“按说应该留你们的命，可是，这一回咱们有点小不光彩，被你们见了。要是传出去，咱们‘天下一叹’和‘天下武功第一’怎么见人？”

“对，对，不行不行。”一少直摇头。

“所以，你们全得死。”一老说，他歹毒地笑一笑。

弘延这时正扶着弘依，弘依口吐鲜血。

“七弟，七弟，你还行么？”

弘依说：“药，药，三哥，药……我不行了……”

随即弘依冲他一乐。

弘延的泪水就流下来了。

傻老头走上来，看着弘依。

“我一定替你报仇。”

弘依脸色苍白：“你也要死了……我呀，真不该听你的，我忘了，你是天下一傻……”

一老很得意：“慢慢唠吧……我也讲点仁义，给你们点时间，你们母女唠一唠，亲近亲近。”

这时，九天秀女默默摘下面纱，她回头看了一眼痴老人，痴老人呆呆地望着她。

“秀姑，秀姑。”

九天秀女点点头，叫过来拂儿，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拂儿脸红了，她走上前去，跪在痴老人面前。

“爸爸……”

她伏在老人膝上哭。

痴老人呆了，然后就满脸是泪。

“是了，是了，你叫拂儿，是不是？我拂了她的心意，伤了她的心。”

这时，弘依向弘延耳边说了一句话。

弘延慢慢站起来，走向一老一少。

“站住，把你们怀里的木令都拿出来！”

弘延继续走。

“站住！”一老举起了圆筒。

弘延站住了，他的手一动。

“瞧这！”

弘延手里也有了一支圆筒，那竹纹，那模样，和一老手里的毫无二致。

一老一少惊呆了。

“这本来是两个，知道么？弘依左手也有，右手也有。现在你有，我也有。反正没戏可做了，只好咱们大家一起送命。”弘延看着一老一少，一字一句地说：

“我决不会像七弟，我一见你俩谁动一动我就射……”

一老一少动也不敢动。

“要么咱们一齐死，要么把竹筒放下……”弘延说。

“你也放下！”一少喊。

“别废话！放下……”弘延脸色都变了。

一老嘴里喃喃念叨：“放下就放下，放下就放下，反正咱不能和你们一齐死，再说，用这毒杀人，也胜之不武，对不对？”

一少也连连点点头。

一老就把竹筒放在地上。

“向后退！”弘延喊。

一老一少很听话，向后退去。

弘延走上去，拿起了竹筒，慢慢退了回来。

弘依脸色苍白，看着他。

“三哥，你行……”

弘延抱起了他。

“三哥，你握着这支真的，把这支扔了。”

弘延顺手把那一支竹筒扔了。

一少喊：“假的，假的，你白活了，他那支是假的！”

一老念叨：“谁知道他那是假的？我可不敢试试……”

一少直跺脚：“废物，废物！……”

弘延抱着弘依：“放心，今后不会有假的了。”

他抱着弘依如飞而去。

傻老人突然追去，一边跑一边喊：“牌牌，木牌牌，我可不替你们保管这木牌牌了，给你们吧，牌牌……”

傻老人一瞬间也没了身影。

一老一少瞪眼看着周围的人。

“秀女，咱们一起走吧？”一老说。

九天秀女看看他，没吱声。

“走不走？不走我可自己走了啊。”一老说。

“你走不走？不走我可自己走了啊。”一少也说。

九天秀女不答话，雷鸣和红脸汉子站在她身后。

一老一少突然转身，向林子里飞去。

九天秀女和痴老人互相望望，像有无数话语要说。

雷鸣和红脸汉子一转身，退到树林后面去了。

弘山和弘云也互相望望，一齐走到一边去看月亮。

拂儿看看痴老人，他瘦削，一脸苦难；又看看母亲，她珠泪盈盈，似有千言万语要倾吐。

她也慢慢走向林子一边。

× × ×

月亮只照着痴老人和九天秀女。

“你好，你好……”九天秀女喃喃地说。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有了拂儿……”痴老人怅怅地问。

九天秀女长叹了一声。

痴老人看着她，她仍是那个样子，是他千百回梦里的依稀面容，他从心里浮上来一阵子悲凉。

好半天没讲话。

“你那一次……为什么要毒死我？”他突然问。

“毒不死的……有解药……”她低低地回答。

“为什么下毒？告诉我，我会自己喝下去。”他说。

“你不知道。大内侍卫中，许多人都成了血滴子，为皇帝去杀大臣，杀武林人士，这些人本来都是江湖上的英雄豪杰，他们自然不甘心.....其实，他们不干也不行，皇帝让他们上殿，让从鹤嘴里吐出的浓烟熏一下手。从此，他们的手指甲都是黑黑的颜色了。.....”

说着，九天秀女把手从纱披中拿出，给痴老人看。

痴老人一惊，她毒过他一次，那一次他的指甲就微微变黑了。可她的指甲这么黑，她中了多深的毒啊！

“你.....为什么不走？”他问。

“他们用拂儿要胁我.....我说，只要不动拂儿，我什么都干.....”她悲凄地一笑。她又向痴老人一笑：“你女儿，她的指甲.....是白白的哩。”

痴老人很心酸，抱住了她，闻她那日日梦里萦绕的发香。

“咱们走，咱们走，不再去京城。咱们走，和拂儿一起走.....”

她推开了他。

“你带拂儿走吧.....”

“你怎么办？”

“这毒一旦染深，两月一发作，到时死去活来，抓刀握枪，恨不能杀了自己。只好再去金殿，用那鹤嘴的烟染，指甲更黑了，人才能又好好活过两个月.....”

痴老人望着九天秀女。她说得很淡，平平的，像讲述别人的苦难。

“我和你去，我和你去皇城，让雍正杀了我，让他杀了我，让他给你解药.....”

“世上没有解药.....”她凄伤地一笑。

痴老人心碎了，念念叨叨：“那我怎么办？我怎么办？不行，我和你一道回京，让我也在那鹤嘴上染黑指甲，指甲染得黑黑的，就只好听他的了，是不是？让向东不敢向

西，要打狗就不敢骂鸡.....走吧，咱们去京城。”

九天秀女不动。

“走啊，走.....”

九天秀女说：“我还有事没办完.....”

“什么事？”

“杀了八大公子，夺回神木令。”

“你干嘛要杀人？你不能再杀人了，你怎么能随便杀人？为了拂儿.....”

“你带拂儿走开，走得远远的.....”

痴老人摇头：“不，你要杀谁，我准不让你杀成。到了两个月，我和你去京城，让雍正那混蛋杀我.....”

九天秀女不做声，她只是抚摸着痴老人的胸。

“你还是那么痴，那么痴.....”

两人沉浸在苦痛与欢悦之中。

“你为什么要给我下毒？”他问。

“让你和我在一起受苦，遭罪。那天皇上看出我心神不定，问我：你是不是放心不下他？我点点头。他笑了，说：这是药，放一些在他的茶里和酒里，他就会和你一样了，一起享福，是不是？我拿回了药，就往你茶里放，我心抖，还是放少了，我实在不忍心.....”

她仰起脸来，月光下这张脸还是那么秀美，还是那么俊俏。

“你生气么？”她问。

“不。”他抚摸着她的脸，这张脸消瘦了，瘦了许多。

“只要他们不给拂儿用那毒，叫我做什么我都肯做。”她轻轻地说。

他把她揽在怀里。

“我们以为一式三绝杀死了邪婆婆，我们就可以好好活了，谁知.....”

“我们活得不错了，有拂儿.....”

树后，一个人已经哭成了泪人儿。她这才知道她母亲为什么总是偷偷悲啼，这才知道母亲为什么总是板着脸去杀人。她啼哭无声，大张着嘴望月亮，让眼泪一直流到脖颈里去。

她抑制不住悲愤，把莫邪宝剑一下子一下子刺入树中。宝剑十分锋利，一次次透穿那树。

清冷的月光照着林子里的人们。雷鸣和红脸汉子对望了一眼，他们一齐摘下人皮手套。

他们的指甲是黑的，在暗淡的月光下，这黑黑的指甲还闪着光。

他们互相望着，不再看自己的手。

手已经不属于他们自己了。

第四章 情至浓时

在崎岖的山间驿路上，走着一辆破旧的马车。

马车夫不在意地扬扬鞭子，并不驱策那马。那马也不在意地拉着车子，并不怕在头上飞扬的鞭子。

车子就慢慢地颠。

这是黑水都护府向京都进贡时走的贡路。

虽是贡路，也还是崎岖不平，坑坑洼洼的，有石块水洼。

车里，一男一女，双目互视，那眼神中只有这一对眸子在闪，对人世无他念想。

这是金扇公子弘灏和芙蓉小妹四娘。

昨天夜里他问她：“小妹，你姓什么？”

她一愣，随即流下了泪：“对不起，我忘了。”

他想不出艳溪水边的那娃娃该是什么样子。

她说她也想不出。长大了，很少出艳庵。一日随艳庵师太走出来，一路看那些丛丛总总的牡丹。她突然问：师父，我是在哪儿给拾到的？艳庵师太一惊，看着她，半晌不语。她就脸红了，忍不住又问了一句。艳庵师太长叹一声说：四姐妹中，我以为你最慧，谁知你六根不净，难啊难。然后师父就把她带到一丛牡丹花丛下。告诉她就是在这儿拾到她的。她还是垂着头不讲话，艳庵师太就点点头，说：都告诉你吧。你是被别人扔在这里的。她扬起了眉目，师父怎么能这么认定呢？艳庵师太说：别人被扔弃时，都是用棉被包裹，一层一层地裹得很严实，那里有舍弃的不忍和对骨血的关切。你呢，咳……她就静静地看着师父，叫一声：师父！这一声叫得很悲切。师父就抚着她的头，告诉她：你瞧这株牡丹，十几年前就喝过你的血呢。我拣到你时，你身上的襁褓已散，赤裸着身子，肩头上刺入一根花枝刺，正流血呢，可你那时还在笑……

她讲过了这些，也还是浅浅地向弘澧一笑，好像在请他谅解，她用这凄凉的故事打扰他的心境。

弘澧心酸。

“苦命的孩儿……”弘澧说。

“有了你，我命就不再苦。”她说。

弘澧惊叹造化的神奇，她看上去那么剔透，像晶莹的玉石，她的笑容，她的面目，都像是个天真未凿的孩子。

她望着他，说：“你不会嫌我？……”

他摇了摇头。

他想，佛祖渡劫时，遇到过真挚的爱么？也许没有，不然他就会坠入轮回，万劫不复了。如果他也有一个天真未凿的少女爱他，把水晶一般的心都给了他，那他会忘了佛

的极境。

他把那金扇子扔在了一边，紧紧地搂住她。

“明天，我们回京都去……”

他向她讲这句话，是深思熟虑的神态。

“去做什么？”她不经心地问。

现在，她对去哪儿都无所谓，只要让她和弘澧在一起。

“我要去看皇上，把红木令交与皇帝。告诉他，任他怎么刑罚我好了，我不要再做铁帽子王了。咱们和母亲一起，去乡下耕田，不是更好么？”

“好，我会养花，我养花给你看……”她也挺高兴。

现在，他们正走在回京的路上。

× × ×

“我一回去，就去见皇上。”弘澧说。

“他会见你么？”她有些担忧。

“会的，我原来就是在朝房里做事，做当朝行走，是八大贝勒之一。”

“什么叫当朝行走？什么叫贝勒？”她瞪着眼问。

他看她那神情，像个孩子。他想，母亲见她一定高兴，她怎么会想到，这个女孩就是艳名闻天下的“艳水四姬”啊，母亲会怜爱地看着她，给她重新梳一下头。每次他回京，母亲都给他重新梳一下头，母亲说一路风尘，郁结了心火，都积在头里，用乌木梳子一点一点地梳，不光是把头发梳得柔顺，更主要是把心火全都梳没了。

昨夜里，他和小妹讲了他母亲，讲了母亲梳头的事儿，她呆呆地望着弘澧，眼里流露出无限柔情。今早，她一醒来，就抱住了他的双肩，说：“我来给你梳头吧，公子。”

他笑了：“别叫公子，人家都叫我公子。你别这么叫。别人叫我金扇公子，我每天手里握一把金扇子，到处走动，那样子准很可笑，一本正经像个江湖志士……”

她笑着望他，为他梳理头发。

“咔——” 咯咯一阵子石响，车停了。

“车怎么停了？” 她问。

“不管它……”

这时，车外传来一阵阵冷冷的笑声。

这笑声不止一人，是两人不和谐的笑。

“一老一少！” 他脸上变了颜色。

弘澧叹了口气，抓起了金扇子。

刚才他还在想，这一辈子再也不用这把金扇子了，谁知这破车咯咯一响一停，他就只好抓起了金扇子。

“公子！” 她紧抱住他，“他们……杀人不眨眼。”

用心爱上的人都会一下子珍视自己的生命。

“你说，这破车半天没人出来，是不是车里没人？” 一个小孩的声音说。

“可能，我给它来几粒毒玩艺儿看看吧。” 一个老人的声音说。

两人说着话，眼眨也不眨地盯着车内，并不动作。

金扇公子弘澧一声长啸，一个纵身，人已经落在了马车前。

蓉小妹慢慢从车棚里钻出来，她用手遮了一下阳光，秋天的太阳竟这么毒？

车夫死了，脸朝天，瞪圆着眼睛死了，他的额头上有一个洞，正汨汨往外流血。

蓉小妹看一眼车夫，她恨得心直哆嗦。这车夫是个好老头，昨晚上，他特意从山上摘来一大捧鲜花给她，还笑着说她像他女儿一般大。“可她已经生了儿子啦！” 蓉小妹听了脸色绯红，车夫就爽朗地大笑。

那么好的一个赶车人，就这么轻易地死在这两个怪物手下。

弘澧和小妹互相望了一眼。他们的心意是相通的。

“其实呢，咱们和你金扇公子没什么过不去处……”一老说。

“可你不该拐走人家的‘艳水四姬’，再说呢，你看上了这个小丫头，我呢……也……也看上了这个个丫头……”一少还做出一副羞涩状，那样子活像一个毛头孩子向成熟的女人表白爱，十分可笑。

但弘澧和小妹都神色严峻。

“咱们可不能让你随便拐走这丫头……”一老说。

“留下那红牌牌，咱就放你走！”一少一边说，一边从兜里掏出那支橙木令来摆弄着。

“老头儿，你说，我是不是要有两块木牌牌啦？我呀，弄来以后的头一件事，是用那红牌牌砸这块橙牌牌，看哪一块更硬些。”一少琢磨着，对一老说，他那神情，显然已视弘澧手里的神木令为己物。

“别胡扯！交出木牌牌，留下这丫头，放你一条生路！”一老冷冷地说。

弘澧默默峙立在他们对面。

“想想，好好想一想……”一少像在哄孩子。

“你不认得咱们吧？咱们是‘天下一叹’和‘天下武功第一’，是求少老人和不长童子。”

弘澧点点头，笑笑：“候教。”

一老说：“你听！他说什么？他来一句‘候教’，那样儿是等着咱们教训他吧？”

“他是来了一句‘候教’，他是等着咱们教训他。”

话音刚落，一老一少就纵身飞起，来击弘澧。

弘澧忙打开金扇，迎上去还招。

一老一少比弘澧快许多，二人一气之中，在空中连递了十几招。

弘澧只还了五六招。

“真不行，是不是？”一老说。

“真不行，我自己来！”一少说。

一少就突施杀手，一边递招一边向小妹念叨：“你跟他去干什么？他那么大岁数……你和我来，我抱着你，说话，解闷。我可会老多解闷法儿。上回那丫头，我可是把她拴在床上，玩得畅快，她跟我不笑，跟那些大人公子什么的才笑，那怎么行……”

这一口气，连连还了弘澧二十几招，口里说着，眼睛瞟着小妹。

弘澧知道今天是凶多吉少。

“小妹，你走吧。要不，就和那老家伙回去。我和这恶小子斗斗……”

芙蓉小妹摇了摇头。

她这时气定神闲。

她右手握着剑柄。

一老嘿嘿一乐。

“芙蓉小妹四娘，你还是回去吧，是不是？你要不回去，那‘艳水四姬’就不成席了，三缺一，没兴头，是不是？再说，九天秀女也不会饶过你们。你们是好运道，手指甲白生生的，没闹成个黑爪子。如果让九天秀女把你抓回去，你的指甲可就不那么干净了。”

蓉小妹抽出了剑。

“还想试一试？”一老嬉皮笑脸凑上来。

“别动，她是我的！”一少喊，想纵身过去。

弘澧急急发招，死死缠住一少。

一少急了，连施杀手，弘澧的衣裳被扯破，肩头、身上已经血迹斑斑。

蓉小妹突地掣剑在手，高喊：“住手！我有话说！”

弘澧和一少都住了手。

“澧郎，你把那支木令给他！”

弘澧没一丝犹豫，从怀里掏出红木令，“叭——”地摔在地上。

一少喜孜孜地拣起来。

他真地马上从怀里掏出那块橙木令，用两块木令叭叭地对撞。

撞了半天，两块木令也不见破损。

“怪，真是怪，这是什么鬼木头？”

他仍是撞个不停。

“别撞打了，别撞打了。”一老喊。

一少这才住手。

蓉小妹用剑尖指指一老一少。

“你们要逼我回去，是不是？”

一老一少点点头，那样子像是很听话，在乞求她回去。

“我不回去，你们看！”

她把剑锋对准了咽喉。

“如果你们再逼我，我就自刎……”

一老一少显然没想到这个。

“她不会玩，这不好玩，傻丫头，人只有一条命啊。”

“她能干，能……凡是让男人迷住的臭丫头都会毫不犹豫地干这一手儿……”

一老一少怔在当地。

“放他走，我就和你们走！”

一老一少乐了：“行，行，咱们本来就只要他这块木牌牌，也不想难为他。走吧，走吧，你这臭小子！”

弘澧站着不动。

蓉小妹嘶声喊：“公子，你快走！”

一老一少冷冷地看着弘澧。

他望着蓉小妹：“干嘛要我抛弃你？我不会的.....”

蓉小妹急步过去，抱住了满身伤痕的金扇公子弘澧。

一老一少立在一边。

弘澧闭上了双眼，紧抱住蓉小妹。

“小妹，别说话！”

二人等着一老一少的最后一击。

“嘶——”一物从林中飞来，叭地打在一少的身上。

一少扑地跌倒。

一老急忙回头。

从林中走出一个衣履褴褛之人，他手里什么兵器也没有。

这人冷冷地看着一老。

一少躺在地上呻吟，显然是受伤不轻：“老.....老东西，你把他毁了，毁了他，快！”

一老慢慢走向这人。

“三环独行？”

这人点点头，他看也不看弘澧和蓉小妹。

一老冲上去就是一掌，弘环忙迎掌上来。

“寒风掌？”一老冷笑道，“这也算是掌么？”

他呼呼带风，向弘环连施杀手。

一少挣扎起来，他的脸色变白。

弘环这一只绿玉环就打中了他，击中了他后背上的穴道，而且让他受了伤，这让他

吃惊。

“小心他那破坏！”

一老把弘环已逼至树林边。

弘环且战且退。

“环公子，快走！”蓉小妹急呼。

“你可倒会关心人呀，又心疼上一个了？”一少带着伤虎一般扑向蓉小妹，直扼她的咽喉。

弘澧忙用金扇横扫过去。

这一对带伤的人又战在一起。

蓉小妹看看弘澧，他同受伤的一少缠斗，还可屡屡进招。小妹就一纵身，飞至一老身前，一声娇叱，和弘环一起斗一老。

一老只是嘿嘿冷笑。

“啪”一老击出一掌，将蓉小妹击向树身，一撞之下，顿时昏晕过去。

蓉小妹连吐了几口鲜血。

三环独行弘环急了，收掌拢手，慢慢将右手五指伸开，平平地看定手心。

他食指、中指上还套着两只绿玉环。

一老慢慢向弘环走近。

弘环手不知怎么一抖，一团绿光向一老飞去。

一老眼望这绿光，在林子的枯树中间飞动，他看不清环在哪儿，只见那一团绿光越飞越大，一老忙飞一势“老者梳髻”，想让过这环儿，谁知一抬头，绿光已至眼前，他大吃一惊，忙又施一式“披发学婴”，才勉强躲过。

这一只环让他连施两式“老少求近”才幸免，这让他大吃一惊。

弘环又默默地注视着他的食指。

这是三环最后一环。

人家说三环独行弘环是“食指动，要人命”。很少有人能在这二环之下逃生。

可现在站在他面前的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一老。

他注视着手中这只绿玉环。

一老也不动，他站在五丈开外，注视着弘环的手指。

突然间，弘环的手挥舞起来。

一老原想这一次看清弘环的手指如何动，这一瞬间突然醒悟，他根本不可能。弘环的手像生了千只，手指在空中随意抖动，不知哪一只手指是实，哪一只手指是虚，虚则他不该动，一动就给弘环造成了先机；实则应马上动，否则那致命的一环会击在他的死穴上。

一团绿光忽然飞起。

一老心忽一亮，他先来一个“学婴团泥”，又施一个“拽尾唤狗”，回头见绿光在脑袋后绕，又来一式“捶背教子”。

“叭”这一环打入一老肩内。

一老疼得啊啊直叫，他跳起来，背上开始流血。

“我今天一定杀了你！”一老恨恨地说。

弘环没动，他知道自己走不了，他也不想走，

“你的木牌牌呢？拿来……”一老哑声说。

弘环摇摇头。

一老拔出了剑，走向弘环。

突然一个人影子一闪，弘环身前站了一个人。

是疯道人。

“我说老家伙，干嘛总想杀人？”

一老低声喝道：“滚开，疯子，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疯道人笑咪咪地说：“你看——”

一老回头一瞧，只见那个长发披肩的姑娘弘云正抱起了蓉小妹。

弘环回头看一看她们，他惨白的脸上露出孤独的笑。

“弘公子，弘公子！”蓉小妹低声呼唤。

“她叫你呢。”弘云喊弘环。

弘环慢慢走至一少面前。

“他喊你！”他对弘澧说。

满身伤痕的弘澧过去，抱起了蓉小妹。

“你说，还能走到京城么？”她问。

“能，能。”弘澧流下了眼泪。

“我.....真没用，让你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多孤单。你再别那么眼也不动地看那扇子啦。咱是凡人，学不成佛祖轮回.....”

蓉小妹闭上了眼。

“小妹，小妹.....”弘澧惊呼。

他抱起小妹，急急地向山上奔去。

他在密林里飞奔，像一个疯子。

“咱们别跟他们缠，是不是？”一老说。

“对，咱们‘天下一叹’和‘天下武功第一’得走啦！”一少说。

这两人起身，大摇大摆地走了。

弘云掣剑在手，一个箭步想上去刺他俩的后背。

疯道人一下抓住了她。

“疯师父！”她急得直喊。

疯道人长长地一叹：“现在天下只有两个人能制得住他们了.....”

“谁！”弘云问，弘环也看着他。

“一式三绝和高枕无忧弘依。”

一式三绝死了，高枕无忧弘依重伤，眼见得性命不保，难道就让这一老一少这么倡狂下去不成？

弘云愁眉紧锁。

弘环向疯道人打了个揖，起身欲走。

“等等！”疯道人喊。

弘环站住了。

疯道人笑了：“弘云，你和他说说看。”

“说什么？”弘云的脸红了。

疯道人一笑，起身施施然奔林子里去了。

只剩下弘云和弘环。

“环哥，你好.....”她说。

他低下了头，不吱声。

“环哥，你为什么不说话？”

“咱们是兄妹.....”弘环抬头看她。

她好美，一头乌发垂披着，一双星眸流光，顾盼生情，万般风情都溢于言表。

她笑了：“八大贝勒的谱系乱，算不得数的。你也许不知道，我不是府里的格格，是王爷福晋从外面拣回来的。我.....是个被人遗弃的人。”

弘环抬头看着她。

被人遗弃的人！她说得多好。

弘环从小就知道继母不喜欢他，爹也不喜欢他。

爹死了，继母没了，他头一回坐上爹坐的那卧榻。他用手抚一抚，看看所有低眉顺目的奴仆，他总从心里觉得，这些人的嘴角上总是带一丝看不见的冷笑。他心里很不得劲。

他命令奴仆们把爹和继母睡的那张大床搬出去，不再让他看见。

他就在那间大屋里睡了几夜。

他睡不好觉。

最后，他告诉奴仆们把他的木床和椅子弄到柴房小屋去。他自己在柴房小屋住。只有在奴仆们早晨侍候时，他才去大屋坐下，不大说话，只听总管对一应事物发号施令。

他是八大贝勒最富的人。

他是当朝行走，和弘澧、弘德一起为八大公子中的三朝臣，为军机章京。

他坐在轿子里时，有时也会想起他的童年，这时，他就沉思着，用手去摸那顶戴花翎，以为这从二品的顶戴是小时候玩的假玩艺儿，从心里浮土来一阵子慌乱。

他只有坐在柴房里时才心安。

“环哥，你陪我走走……”弘云说。

她就挽起了弘环的臂。

两人在林子中间慢慢走。

“环哥，我……”

“你知道不知道……我……我曾想把八大公子都杀了，夺过来神木令，去当摄政王？”

他看着弘云。

弘衣一笑：“谁没这样想过？人都有贪欲啊，贪心大小而已，贪心一大，有时害人，有时害己。”

他听着弘云的话，心中一动。

“你知道… “我……我……我曾经……”

弘云笑了：“干嘛吞吞吐吐？你就说，我曾经在京城街上用寒风掌的第十一式‘逆风转雪’暗中打了你哥哥一着，对不对？”

弘环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你不恨我？”

弘云摇摇头：“疯师父说，那一掌只要稍稍向下一点儿，哥哥的命就没了。”

弘环心里明白，当时他是想那么做的，没了弘水的“枯风掌”，他以为凭他的“寒风掌”和“夺命三环”就可以和弘延一决雌雄。但一动手时，他心念一动，只是让弘水受了伤。

“你是个好人，只是一时糊涂……”

她身上的香气在他身边绕，弘环这一生很少和女人这么近地交往，他的心开始咚咚跳。

“我那回被艳水三姬……咳——”

弘云看定了他，目光中满是怜爱，满是慈和，那神情和她的年纪十分不相称。

“干嘛总是唉声叹气？看见了女儿身心，不动心念的，还会是血肉之躯么？环哥，你干嘛总是一个人叹？要叹气也得两个人叹才好……”

弘环看定了弘云。这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子，是那种雍容华贵的美。这是那种天生做贵妇人，善体谅人心意的女人。弘环不禁又长叹了一声。

这时，弘云拿摸准他叹气的时候，也同他一起，一模一样地叹了一口气。

他那叹，是叹他自己活得不易。

她那叹，是善意的学舌和捉弄他的悲颓。

弘环不由得一笑。

“环哥，环哥，回去别住在柴房里了，那里不好，我怕……”

弘环又一叹：“我再也不会住柴房了，再也不会了。有你，我干嘛要住在柴房里呢。

你给我壮点胆儿，我得好好干一点事儿了。”

.....

第五卷

第一章 送你一只野豹

弘雨的打扮像个地道的关东汉子。

他穿上了用皮子缝制的袍子，又戴上了那种头尖尖的皮帽子，远远望去，没一丝公子的气味儿了。

珠儿的爹娘给他们俩办了一个关东人的婚礼。

参加婚礼的是小屯里的所有人。

在屯落的东边，全屯人给他俩盖了一幢新的茅草屋。屋里有一铺炕，炕前张着一面幛子，幛子上是珠儿绣的关东人故事，是些上山拿獐、下河捕鱼的关东汉子，那些刺绣上的汉子一个个膀大腰圆，没一个像弘雨这模样。那幛子上是绿地黄红线绣，显出一派古朴气和山村的华美味。

幛子前围一群姑娘，在喳喳地赞珠儿手巧。

炕上是一堆炕被子。

炕被子用粗布缝成，中间缝上宽宽的花色被带子，这是关东人的习惯。弘雨问了问，珠儿笑了笑，刮了一下他的鼻子，说了他一句：“什么都不懂。”

炕是用花席子铺的，用的是隔年的苇蒲草铺编的，这玩艺儿夏凉冬暖，挺好看的。枕头是大方枕头，两只枕头都有齐腰那么长，枕头边上缝上了枕头顶儿。那四块枕头顶儿是头夜珠儿从那一百多块里一张张挑拣选出来的。

“这块好不好？她问弘雨。

“好。”

“这块呢？”

“好。”

他只会说好。

珠儿撅嘴了：“到底哪一块好？”

“就这儿好。”

珠儿扑哧乐了。

这会儿，珠儿也担心那四块缝上去的枕头顶儿不是最好的。

关东姑娘嗓门大，你一句我一句地品评珠儿的巧手艺。汉子们都坐在门外。

从山上砍下来胳膊粗的桦木，搭成桌子，搭成凳子。桌子是奇特的，七八条桦木一齐搭在架子上，成了桌面，上面放着插着刀子匕首的烧烤野猪、狍子、鹿肉。还有腌渍的山菜，兽心兽肝。从窖子里取出家酿的酒，汉子们就一递一碗地喝，用刀子割肉，大块大块地吃。

从隔山赶来了娘舅亲，从江对岸请来了姑嫂姨。

小屯就沸腾了。

珠儿挨在弘雨身边，她头上挂满了关东人弄的那些珠珞串子，是如意，是吉祥，是避邪物，弘雨也不太明白。

珠儿的心神有点不定。

“怎么啦，你？”弘雨问她。

珠儿看看他，没说话。

弘雨突然明白了，直到这时，已经三四天没见那个憨憨的关东汉子山子了。

“山子回来啦！”小孩们就喊。

在薄暮的微光中，从山坡大步流星走下来一个汉子。肩上扛着一个沉重的东西，一

直走到了众人面前。

“叭——”，肩上的东西扔在了地上。

山子满脸是血，衣服都被树枝刮破了。扔在地上的是一只豹子。

他瞪眼看着弘雨。

“你是从江心里漂来的汉子。”

他说，山里人不擅长讲话，一说话就脸红，一激动就结巴。

“你要待珠儿好……”

弘雨点点头。

“这豹子送给你……”

送新婚人一只豹子，除了珠儿谁还有这福份呢？姑娘们哗然了。

珠儿斟满了一碗酒，捧给山子。

山子和弘雨喝了一碗酒。

两个人对视着，心里都很激动。

点松明子啦。天色已晚，猎人们把松明子绑在树身上，让它照亮黑黝黝的屯落，照亮呜咽欢快流去的江水，照亮酒色微醺的关东山人。

女人们就唱起了情歌。

关东山的情歌是炽热的，没有南方水乡那种温柔。

“高高的山呵长长的江呵，

听我讲一个伤心的故事哟，

那是在湛湛的天池下呀，

有一个美女她叫珠儿……”

众男人举起了酒碗，跟着唱吼那尾歌：

“她叫珠儿，她叫珠儿，叫珠儿。”

“幽幽的林呵美美的鹿呵，
听我讲一个动人的故事哟，
那是在湛湛的天池下呀，
有一个美女她叫珠儿……”

众男人举起了酒碗，红着脸脖，震天地吼：“她叫珠儿，她叫珠儿，叫珠儿。”

这是关东山人吼唱的一支伤心古老的歌儿，歌儿中间夹缠不清的许多拗口词语，弘雨能听得明白，歌唱者却不知道，那是用满语讲这个温柔的、美丽的珠儿。

这是另一个珠儿的故事。

讲的是很早以前，长白山天池里突然出来一个妖孽，它是一只妖龙，能兴风雨，它教长白山的林子凋零，让漫山的野兽四外逃匿，让长白山里甘美的泉水枯干。

关东人的日子很难过。

他们不舍得用了几辈子的弓箭，不舍得住了几代人的山林，不舍得喝了几百年的松花江水，但他们很难活下去了。山是枯的，泉是枯的，江里没有鱼，山里没有鹿。

只为有了那妖龙。

关东人的女儿珠儿就决心去找那妖龙。

她跋涉过江，走进入黑森林，来到长年积雪的长白山峰，一步步爬向天池。

妖龙就从水里哗喇一声飞出。

妖龙要吞吃珠儿。

珠儿说：“你不是喜欢女人么？世界上没有任何男人不喜欢女人的，即使有人喜欢她们的眼睛，有人喜欢她们的脸蛋儿，有人喜欢她们的心，总是有一样让男人喜欢的，不知你喜欢我哪儿？”

妖龙说：“我喜欢你的笑脸。我没看见过人对我笑。”

珠儿的笑靥更动人了。

“那么，我就天天笑给你看……”

妖龙高兴极了，他要娶珠儿做妻子。

珠儿答应了，她要给妖龙做一条项链，然后再结婚。

她就用长白山上的藤花儿做成了一串项链。

“戴上它，让我们成亲吧。”

妖龙一戴上这条项链，项链哗啦啦成为一条铁链，把妖龙向天池深渊里拽。

妖龙大怒，他口吞了珠儿，用尾甩折了山嶂，用嘴喷出一条缺口，天池水就直泻而下。

珠儿没了，天池的水飞溅成了瀑布，飞溅起来的珠珠儿都是这女孩子的泪。

弘雨听得痴了。

这是乡俚的情歌，是关东人对豹子虎狼的蔑视。

弘雨的心中升起一阵豪情。

入夜了，猎人渔人的火把渐渐地走向小屯，走向江岸，瓠舟的木桨欸乃之声在静夜里格外响，听得见木桨打水的扑噜声和鲤鱼跳水的泼喇响。

弘雨闭上了眼，他闻着这醉人的鱼腥水气和香甜的林木气味儿，不愿再想世上的一切了。

“睡吧？”她说。

她摆下了一只方枕，只摆一只方枕。

“这边儿是你，这边儿是我，不许占多了地方。”

她自己咯咯笑，又急忙抿住嘴。

门外听洞房的姑娘们咯咯笑起来，跑了，跑出好远，还喊：“喂，这边儿是你，这边儿是我，不许占多了地方。”

弘雨拉起珠儿的手，她的脸羞得好红。

豪爽的关东女儿更识羞。

他和她躺在炕上。

他叹了一口气。

“叹什么？”她问。

他不说话。

这一夜，他爱她爱得更温柔，更体贴。

“记住，我叫弘雨。别学他们，只管我叫从江水里来的汉子，像我是一条鱼。”

“是珠子……”她吮着他的舌，把他脖颈上的珠串顺了顺。

这珠串上只有十七粒珠子。

自从把他捞上来之后，珠儿没功夫再去摸那一粒珠子了。

第三章 冤孽债

痴老人和弘山坐在客店房里。

“如果你觉得不方便，你就回去……回京都去吧！”弘山说。

痴老人摇摇头。

“别说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弘山望着他。

“你那回见我，我就是被她毒了，差一点儿送了命。她心不忍，用药自然极少，可你知道，那也差一点儿要了我的命……”

弘山点点头。

“多亏你救了我。”

弘山看看他，摇摇头。

这两人在一起，有时一天只是这么静静地坐着，不讲话。

“我想把木令给他们，然后回去.....”弘山说。

“给谁？”

“给谁都行。”

“一老一少也抢木令，我总觉得这不对，木令之中好像有什么说道似的。”

“可是咱们不知道。”

弘山拿出了蓝木令。

“这东西，弄不好会害得咱们八大公子一齐丧命！”

痴老人脸色很严肃，点点头。

“扑——，扑——” 两点东西打在窗上。

痴老人一个箭步冲出门去。

门外，月光下站着九天秀女。她似怨似哀地看着痴老人。

痴老人望了她半天，回头向弘山说了句：“你回去吧。放心.....”

他就和九天秀女一纵身，出了院墙，到了店外。

他们提气纵身，飞行了半个时辰左右。

两人来到了一个偏僻的江边沙滩上。

两人的心意相通，挪步都慢了下来。

两人站在沙滩上。

“秀姑，拂儿呢？。”

“拂儿不见了！”

他心一震。

“会去哪儿？”

“不知道。说是她带了慧珠，还有那个弘雨公子的老仆人，没了。”

“会不会出事？”

“不知道。”

她偎过身来。

“别担心。她也许过几日就回来。我在京都有时就看不住她。好几天没影儿，过几天又回来了，从没出过事儿。这丫头很精明。”

“噢。”他放了心。

痴老人痴痴地理秀姑的头发。他才发现，女人的头上有了一绺白发。她也老了，再不是那个风姿绰约的秀姑了。

“秀姑，和我回京吧？”他说。

“嗯。……不行，还得几天。”

“明天就走吧？”

“不，还有事要办。”

“是不是要追回神木令？”

“你怎么知道？”她吃惊地扬起了眉。

“我觉得怪。皇帝把八木令给了八大公子，让他们去找神木，谁砍伐了神木，就封他为摄政王。可这些人一走，就派你来追找神木令，这不对劲啊。”

“只要我追回一半神木令。”

“一半？”

“对。要我拿回蓝绿红黑。另外的要别人带回。”

“为什么要你单拿蓝绿红黑？”

“不知道。”

痴老人长叹一声，他苦苦思索，也不明白。雍正皇帝这人十分诡谲，和血滴子们办事也是这样神龙不见首尾，他为什么派出八大公子又要往回收木令，派出九天秀女还要另派一伙人收神木令呢？

为什么？

他的脑中突然一亮。

“你说是要你收蓝绿红黑四支神木令？”

九天秀女点点头。

痴老人脑袋一下子要炸了。弘山手里有蓝木令。

他急忙转回身，要回客店。

“干什么去？我们再聊聊.....我怪孤单的，你和我再说话。”她说。

他猛一回头，见她的眼里有晶莹的泪珠儿。

他心中一酸。

但他知道，她是九天秀女，是邪婆婆的徒弟。

“你以为把我在艳溪之上捉弄了，我就会忘了你么？”

他不作声。他永远不愿意，如果能，就永远不提那一段往事。

“你把拂儿扔了，扔在牡丹花丛里，然后你就走了，走得那么轻松，是不是？”

他不答话。

“你以为我也会死了，你没想到我做了艳庵师太，是不是？你想不到九天秀女就是艳庵师太，也想不到艳庵师太就是九天秀女是不是？”

“我想不到。”他低声说。

“你把我的另一个女儿扔哪去了？”

他没话说，那一胞双胞胎的女儿被他扔在牡丹花丛中，一个是好好放在河滩边了。这一个被九天秀女找了回来，另一个呢？

“告诉你吧，‘艳水四姬’中的小妹就是你的女儿。”

他身子一震。

“想不到你.....”

“想不到？你可以想得到。你把拂儿扔在牡丹花丛里时，还是好好地轻轻地放好的，襁褓也包裹得严严的。可是你去扔弃小妹时，就心慌了，是不是？可能是有人来了你怕被人认出，名闻天下的痴书生竟也做出这绝情绝义之举，怕被人认出你，你就匆匆把小妹扔在花丛中。她的嫩身子骨被花刺扎透了，她的肩上还有花刺扎伤的伤痕呢。艳庵师太——这个艳庵师太还不是我呢，后来我就做了艳庵师太——见了她，她肩上流血，还笑呢。我知道了，立志叫她做一个淫荡的女人，专门杀像你这样的负心人……”

他轻轻一叹：“人有时会做错事，一辈子都忘不了的错事……”

她看着他，一笑：“不那么容易，有的事，你做错了，这一辈子悔也来不及。”

他不回答。

江水呜咽着流，她和他心里都很不是滋味

“上次一见，我才知道，我还是没忘了你……”她叹气说。

“我总也忘不了，想得痴……”他说。

“你本来就是痴人……”

“你怎么知道她……她是小妹？”

她又看定他，幽幽地说：“还用说么？我天天和她在一起时，就知道这是我的女儿，这是小妹。骨血情，你不懂么？也许，你从来没这感觉……再说，我看了艳庵师太的记录，就是那一天……她拾到了小妹……”

“我去……把她找回来。”

“你？你和她说什么……”她冷冷地问。

是啊，他突然站在那个芙蓉小妹面前，和她说什么？说我是你父亲，她会认他这个父亲么？她从哪里突然出来个父亲？她会说她没有父亲，她的父亲是牡丹花丛枝……

他看着九天秀女。

就是这个女人，惹他一生做出多少亏心事，她呀，真不愧是邪婆婆的徒弟啊。

可他还是爱她。

她笑了：“你该回客店了。如果有什么得罪之处你别怪我.....”

她咯咯笑着，一纵身，没了踪影。

他一愣，她轻功进取极大，他恐怕也赶不上她了。

这是个鬼精鬼灵的女人。

他想起了弘山，想起了九天秀女走时的那一句话。他的心怦怦乱了起来。

不好，他飞速地向客店那里疾奔而去。

客店没什么动静。

他从窗子一冲进屋。

弘山趴在桌子上熟睡。

“弘山，我回来了.....” 他想尽量把声音弄得平静些，弘山是个沉稳的人。

弘山没动，睡熟了？

他上去扶弘山。

弘山轻轻地倒在地上。

弘山的胸前有两个大洞，正汨汨流血。

他呆呆地看了弘山。

他想起了弘山从山里把他救回来。

他想起了和弘山一起去酒楼茶肆。

两个人都不多说话，他们也没那么多的话可说。

有时弘山只是对他微微一笑。

那笑，像朋友，像兄弟，让他心暖。

可弘山死了。

谁杀死了弘山？

他向四外看，没有搏斗的痕迹。

屋里放过烟。打开过窗子。

用过迷药。

为什么打开窗子？

自然是怕后来的人中毒。

后来的只有他。

看来是九天秀女干的无疑。

他看见了桌子上，有字。

只写了一个半字。

先写了一个“血”字，然后又写了三点水，没写完这个字？弘山就死了

这是赤神掌的“十指向天”。

他见过那个在九天秀女身边一言不发的红脸汉子，可能就是使赤神掌的人。

他就是“血滴子”！

弘山要写的就是“血滴子”。

弘山没忘了他，临死之前还告诉他，自己是被血滴子杀害的。

弘山身上没了那蓝木令。

痴老人身子一长，人就飞出了屋外。

他向树林子飞去。

树林子里空无一人。

他在林子里纵身飞奔了几个来回。最后，他停在一株树下。

“下来吧！”

他的声音冰冷。

从树上跳下来三个人。

是九天秀女、雷鸣，还有那个红脸汉子。

他静静地站在三个人对面。

“你.....你们也太歹毒了.....”

他的声音悲愤、凄伤。

九天秀女笑着看他。

“比扔亲生女儿还毒么？”

他想冲上去给她一掌，但他抑止住了。

他冲那红脸汉子说了一句：“你杀死了他？”

红脸汉子很认真地点点头。

“拿走了他的蓝木令？”

他又点点头。

九天秀女从怀里掏出了那支蓝木令。

“瞧，在这儿，我已经拿到了一支了，还差红黑绿三支。”

痴老人气得身子哆嗦。

九天秀女笑一笑：“你可别气坏了身子.....，

他强自镇定，冲那红脸汉子喊了一声：“你过来吧！”

红脸汉子一笑。

他走过来。

“痴前辈，手下留情。”

两个人过招，痴老人掌掌无情，虎虎生风，红脸汉子屡屡落险。

“雷兄！”

雷鸣提斧欲上前，九天秀女喝住了他。

“站住！”

雷鸣只好站住。

“你上去也是送死！”

雷鸣自然知道这个，他和红脸汉子一起上，也不会是痴老人的对手。

痴老人凝神用力，一掌施出。

红脸汉子一掌推出，立知不对，这一掌对方用的是内力，痴老人的掌中有一股巨大的粘力，使他撤不回掌来。

“雷兄！”他知道不好，又去呼救。

九天秀女面如冷霜，雷鸣就站住不敢动。

红脸汉子被痴老人轻轻牵扯着，像用绳子牵拽的陀螺，在身边转，一会儿就满头大汗。

“雷兄！”红脸汉子又叫了一声。

“扑哧——”，红脸汉子倒在地上，他回头望了一望九天秀女。

“你这个……邪女人……不如就喝够了那鹤嘴烟……雷兄，雷兄，快回京都……”

红脸汉子吐了几口鲜血，死了。

痴老人又回头看九天秀女，他眼中满是怨恨。

九天秀女笑着看他。

“你以为你可以把我也那么弄死么？不行，不行，你的功夫差得挺远呢。连一老一少也不那么容易。除非是一式三绝，可惜，他死了，他死了……唉——，我没能亲手杀了他，给师父报仇。”

痴老人望着她，就是这么一个毒辣的女人，当初他怎么就爱上了呢？还爱得难分难舍？

她可能除了对自己的女儿外，对任何世人都可以欺骗，都可以屠杀……

痴老人缓缓地举起了手掌。

“想和我过招？郎君，还是算了吧！当年你就没这个本事，只好把女儿扔在艳溪，你以为我会把她们带坏？我把两个女儿都带大了，你看着吧，一个冰清玉洁，像公主一般高贵。我是想告诉你，没你，我也能培养出贵族坯子来。另一个呢，比我还有名，‘艳水四姬’，艳名闻天下，她又是最小的一个，全天下的男人都想和她睡.....狗男人都.....”

痴老人忍无可忍，猝然出掌。

“叭叭叭”，一连过了十几招。

雷鸣看都没看清。

“果然还是有两下子。不过，你还是别和我比试了吧？你还是回去找你的女儿，把小妹找回来，告诉她做一个你那样的正人君子就行了。告诉你，小妹如今落在那两个怪物手里了。”

“一老一少？”他问。

九天秀女点点头。

“她没爹，只好让他们去管了，管得好与不好，我可就没办法了。”

痴老人气极了，他仰天长啸。

树林子哗哗响。

他再一看，九天秀女和雷鸣都没了，连地上红脸汉子的尸体也不见了。

他想起了弘山，他得马上去看弘山。

“弘山，弘山.....”

他悲愤得几乎要疯了

“为什么不把她带回来？为什么？”

弘德气愤得直哆嗦。

三姬站立在地上，不答一言。

“小妹她.....她情愿.....”秋三妹低着头。

弘德的脸更冷了，他微微哂笑：“情愿？谁不情愿？”

三姬不再说话。

明明弘德这人翻脸无情，明明她们和这人没什么恩怨瓜葛，但不知怎么回事，她们一见这个冷冰冰的人儿，就又觉得有些依靠，又有些畏惧。

弘德冷冷地说：“你们以为那金扇公子是什么好东西？他也是三大朝臣之一，见到人家送上来的厚礼，也笑咪咪的。平时装做一本正经，一副正人君子的派头，我最恶心。”

三姬互相看了看。

“必须把她找回来，不能让她跟弘澧走了。”

“她不回来.....”桃二娘说。

弘德的心冷，脸也冷：“那就杀了她。”

妙性仙子看一看弘德。

“我们是亲如手足的.....姐妹。你是大家公子，每日钟鸣鼎食，怎么知道我们.....被弃人的苦楚，连自己亲生父母的模样都没见过，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秋三妹说着，眉尖更紧蹙在一起，眼中都是泪水。

“你让我们怎么下得去手？大姐用剑逼小妹，是我挡了，你杀死我吧.....”

秋三妹把剑递给了弘德。

弘德接过了剑，脸儿冰冷。

他慢慢走向秋三妹。

妙性仙子和人面桃花都吃惊地看着他。

他起手一扬，“叭——”，剑飞入了秋三妹的剑鞘。

秋三妹动也没动。

这一手功夫让妙性仙子和人面桃花吃了一惊。这个弘德，总是让她们吃惊。

他身手自然不弱。

“明天，还是让我去找她吧？行吧，就这样办了？”

三姬默然。

秋三妹走到门口，又站住了。

“如果你逼死小妹，我自然不活了……”

弘德站住不动。

“谁这么大的口气，活呀死的，叫人好不耐烦啊。”

突然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是谁？”

从屋外缓缓走进来一个女人，这女人戴面纱。

“是你？”弘德冷冷地说。

“你认识我？”女人问。

弘德一笑。

他在朝房行走时，见到过这女人戴着面纱进保和殿，他知道皇帝有时在那儿批阅公文和处理大事，接见蒙藏王使者。他不知道这女人戴着面纱是干什么的。突然他想起了有人说维扬将军是被戴着面纱的女人杀死的，他就紧紧跟随那女人，直至保和殿门外。

那女人向卫士亮了一下什么验证物，就进殿去了。

他就在殿外等候。

他等得够急的了。

突然，他看见保和殿内的掩屏关上了，那侍候的大内卫士和太监都退在了保和殿门外。

他忽然若有所悟。

这女人是雍正皇帝的宠人。

只能这么猜测，否则决不会在她进去半晌之辰才让太监和侍卫退出来，打上掩屏。那么，这女人一定是雍正的侍宠心上人了。

可她是谁呢？

弘德又退回到朝房，等那女人出来。

快到下朝的时候了，朝事房内已经在打帘收窗，章京大臣们准备出午门回家时，他才瞥见从保和殿边又走出这个披面纱的女人。

弘德认定，这女人就是他在宫内见到的那个女人。

“你是谁？为什么不摘下面纱？”

“我愿意摘我就摘，不愿意就不摘……”

“你来做什么？”

“把你的神木令交出来！”

弘德一笑，他这笑也让人觉得冷。

“你要神木令？”

女人点点头。

“我还得把这八支神木令弄齐全了呢，然后去砍伐神木，你知道么？这八支神木令放在一起，才会知道那株神木在哪里，我要把那神木砍下，修复阁楼，我就可以做摄政王了。”

“痴人说梦。”

不知为什么，她说“痴人”这二字时，竟结巴了一下。

弘德冷冷一笑。

“你从宫里来？能让我看看你的手么？”

女人摇摇头。

“女人的手你怎么可以随便看？”

“女人的本事大，就让人仰慕。女人可以戴面纱出入宫闱，女人可以杀死维扬将军，女人可以和皇帝在保和殿……”

女人一动不动。

“人说话太多了就累，你知道么？”

弘德一笑。

“说多了就难免说出不当的话，一说错了这人就得死，你知道么？”

这时，从门口处走进来一老一少。

“哎呀，这女人咋这么啰嗦？”一老说。

“女人哪，头发长见识短。”一少说。

一老一少看着三姬，像老熟人一样点头微笑打招呼。

“又遇见这几个女人啦，好不好。”一老说。

“今天真倒霉？”一少说。

戴面纱的女人说：“其实，我也知道，冷面冷心弘德公子是八大公子剑术最高超的人。外人不明内里，自然以为八大公子武功当推一剑冲天弘延为最高，其实他比你差得远呢。”

弘德不做声。

他忽然抬起了头，从怀里掏出木令，他手里赫然是两支神木令。

“看，这是神木令，不是一支，有两支。”那女人竟高兴地叫了起来。

一老一少直嚷嚷：“不上算，不上算，这女人真他妈的有福气。”

弘德手里是一绿一黑两支木令。

“这里有我的绿木令，还有.....弘环兄弟托我存放的黑木令。如果你们放三姬一条生路，保证从今天起不与她们为难，你们，还有你，有这个保证，我可以与你们拼死一战，从我的尸体上拿去这神木令。”

一老嘿嘿冷笑：“你说，这是不是要咱们杀了鸭子不拔毛？”

一少也咯咯笑：“对，对，咱们不吃鸭子，专门乐意拔这毛。”

“别说了！”戴面纱的女人厉声说。

她看了弘德一眼：“我答应你，今后也不与这‘艳水四姬’为难。”

“你们俩呢？”弘德问。

一老一少看看戴面纱的女人，无奈点点头。

“那好，你们走吧.....”

弘德向三姬挥挥手。

三姬默立不动。她们知道，这一走就可以活命，留下就是一个死路。

三姬频频注视着那个戴面纱的女人，似乎想有话要说。

那女人厉声说：“还不快走！”

三姬又看弘德。

弘德一笑，那笑仍然是冷冷的。

“走吧。我知道，没人会心疼你们，可你们姐妹也是人，走吧，走得远远的。离他们远一点儿。尤其是她，险着嗯，人阴极了，别和她在一起，做不出什么好事儿来.....”

“还不走么？”戴面纱的女人说。

三姬默默地互看一眼，飘然走出去了。

“冷面冷心，你认了吧。如果说我一个人拿你不下的话，这两个人你总该知道吧？”

弘德看看一老一少，两人都满脸得意之色。

“先把神木令交出来！”女人说。

弘德笑了一笑：“死之前我还得把事儿弄明白.....”

“你用不着弄明白什么。”

她身子刚想动。

弘德喊了一声：“别动！”

他的手里握着那两支神木令，他的手正在那燃着炽热的炭盆火上。

女人怔住了。

弘德又笑了：“你干嘛那么性急？”

一老一少也静立观变。

弘德说：“我只是想把事儿弄明白了，也好做一个明白的死鬼。我不想死得稀里糊涂，到阴间还不知道怎么死的。这岂不愧对我这冷面冷心的名号了么？”

“你问吧”那女人轻轻一叹。

“我知道‘艳水四姬’不会是主动跟我的。她们认为我是一个薄情之人，自然不愿委身相随。她们一定是奉了师命来的，而她们的师父就是你，你就是艳庵师太。”

女人不语。

弘德一叹：“我猜对了。而且你不光是艳庵师太，也还是那个称誉江湖的九天秀女。”

女人仍凝立不动。

“而且你还是那个在宫廷里的血滴子！”

女人缓缓走向弘德。

她伸出右手，缓缓一推，弘德身边的火盆移向一丈开外。

“你为什么不杀死‘艳水四姬’？”

弘德大笑：“为什么要杀她们？她们不过是被你利用的人罢了，再说，她们又是那么可爱.....”

女人冷笑：“男人都是死在可爱的女人手里的。”

“我却不会死在‘艳水四姬’手里。”

“你会死在我的手里！”女人冷冷地说，她猝然出掌，弘德纵身一迎。

两人一递一还，各出几招。

弘德的手快，竟比她还多递了两招。

“这小子不差，是不是？”老人叹道。

“这小子不差，让他活下去，保不准哪一天会夺了我的‘天下武功第一’的称号。”小孩说。

我去杀了他！”小孩慢慢走上前来。

一少上来攻向弘德。

弘德在一老一少的夹击下，渐渐吃力了。

“我说老家伙，快点儿干，把他结果了算了！”一少嚷。

一老笑：“我才不出那个力，他这两块破木牌牌偏偏是一绿一黑，要是有一块别的色儿什么的，我老人家还打算帮帮忙的……”

“噤——”一少一掌得手，把弘德击向墙壁。

弘德用力咬住牙关，但血从嘴角沁了出来。

显然他受了伤。

“拿过神木令来！”女人命令他。

弘德把木令掏出来，身子贴墙一移，又移到炭火盆前。

“如果你们上前一步，我就烧了它！”

一少和那女人就都站在当地。

突然，三姬鬼魅似地出现了，三个人身子一飘就飞到了弘德身边。

“为什么不走？这儿一点儿也不好玩……”

三姬默默地看着他。

人面桃花抱着他的肩，惨笑一下：“信我们么？”

弘德点点头。

人面桃花说：“把木令给我！”

弘德没一丝犹豫，把木令给了人面桃花。

戴面纱的女人显然很高兴：“快！快把木令掷过来！”

人面桃花不吱声，她把木令攥在炭火盆边的右手上，左手提剑。

“走！”

三姬中，妙性仙子以剑托着炭火盆，人面桃花把木令攥在手里，手在炭火盆上，秋三妹扶着弘德，慢慢向外走。

“你们要违背……师命么？连艳庵的养育之恩也忘了？”

秋三妹笑一笑，她的脸色惨白。

“师父放心，送走弘德公子，我们姐妹三人会回来，任凭师父处罚……”

一老一少欲冲上去，被九天秀女拉住。

“让他们去吧……”

就这样，一个女人用一支剑平托着炭火盆在前面走，一个女人的手臂横放在炭火盆上，另一个女人扶着受伤的弘德，四个人走在凄冷的夜里。

他们就这么走了足足有一里远。

谁这时看见他们，准会以为这是一个神奇的送殡队伍呢，或者是以为半夜里见了鬼的仪仗。

四个人都面儿严峻，脸色苍白。

第四章 立笋峰下

在长白山的崇山奇峰中，有一处最为奇险。

那就是立笋峰。

北方没有竹子，自然也就没有笋，叫它立笋峰是南人游览时叫的名字，沿传而来的。

立笋峰的山尖从秋八月起就是白的，它的峰顶上满是积雪。

这山峰山腰以下，生满了密密丛丛的林子。

这儿的林子和别处的不同。

别处的林子树可以看出单株来，走近了，树是一棵一棵生起来的，形成了树林。

这里的树看不出单株来，山坡陡峭，树都一齐向高处生长，棵与棵之间紧挨着，大约是怕狂风，怕骤雨，怕飞雪，才紧紧地挨在一起。

这样的树自然长不大，长不粗，一棵棵细高秀颀，都向阳光处挺拔。

又有一些野藤牵绕，藤干绕万扯，就绕成了一簇簇连野兽也难拱得进的林子。

在这林子边上，偏有一个小小的窝棚。

一个姑娘在窝棚边洗米，做饭，她吹火，劈柴，很是熟练。

她就是拂儿的丫头慧珠。

她一边吹火做饭，一边向山上看。

透过郁郁葱葱的丛林，可以看见在立笋峰的山峰上，有一个山洞。

拂儿在那洞里坐着，已经是七天了。

她在洞里参悟弘雨的四本书，参悟那“一式三绝”的绝顶武功。

她翻开第一本书，见扉页上写着：

凡参悟我武功者，必须先做到三绝。

三绝者，是绝欲、绝性、绝情。

对人事者，无所思；对人性者，无所念；对人情者，无所恋。是谓三绝。

拂儿看得心惊。

她想一想，要研习这武功，竟然得有三绝，无怪乎世界上只有一个“一式三绝”。

她想想，这个俗世她还有什么可恋的呢？没了弘雨，没了那个呆呆傻傻的俊书生，她还留恋谁？这个俗世上还有什么情谊呢？她只要把一老一少杀死，他们知道，人不能粉碎了别人的梦，粉碎别人梦的人，自己的梦也做不圆。

她要研习“一式三绝”。

她就开始练“绝情七式”。

“绝情七式”是一式三绝的内功心法，是集合天下各派武功的心法要旨，集成七式的。这心法可以使内功达一定火候的人迅速功臻上乘。

她一连做了三遍“绝情七式”。

做完之后，她浑身骨节暴响，她像是身体胀大了许多，有些充盈感。她知道，她的内功又已进了一层了。

她就又修习“绝性拳”二十四式。

拂儿本是聪慧女子，又有很高的武功造诣，所以很快就修成了“绝性拳”。

接着，她又研习“绝欲掌”四百式。

这掌式变化多端，瞬间无形，她练了几遍不得要领。

她晨思夜想，决定闭门修炼。

于是，她在洞里又过了整整七天。

她苦苦思索，终于弄明白了，每五十式的起举为定式，而变为双向，左右分掌，变为四百式，她于是专心研习五十式掌法。

她看着山洞里的岩壁，一股流水从那里潺潺流出，落在地面，哗哗有声。

她忽然彻悟，绝欲掌运用时用真气本身，掌随气动，掌动心不动，掌行欲不行。

她终于练成了“绝欲掌”。

就又练“绝情剑”七七四十九式。

她修习了“绝欲掌”与“绝性拳”，这“绝情剑”自然也快些了，七日之后，她已

经能融会贯通，只是缺乏临阵制敌的经验了。

她像突然从梦中醒来，四顾冥想，才知道她已经在山洞里足足呆了二十一天了。

她想起第一本书扉页上的警戒之语，心里微哂微喜。

她练成了“一式三绝”，她是继弘雨之后的一个“一式三绝”。

她要为弘雨报仇。

她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着，这又是一套女儿装束，裙钗粉黛，哪里像“一式三绝”啊！

她把莫邪宝剑佩在身上，向林外飞去。

她用的是“若波若影”步法，只是那步法比起弘雨来，要差得多了。

她飘出了陡坡上的林子，她是从那些树的枝梢上飞过去的。

她站在了吹火的慧珠面前。

“小姐！”慧珠看见了她，高兴得叫了起来。

她也很激动，回头看看白雪掩映的立笋峰，看春山的那隐隐可见的洞口，沉思不语。

慧珠忙了半天，才对她说：“小姐，咱们吃饭吧。”

她坐在树桩之上，吃了一点东西。

慧珠手巧，竟能用松籽扒皮，和着米饭煮，这饭便散出一股清香味儿。

“你说，咱们去干什么？”她问。

慧珠看着小姐，心里好生怜惜，她想那死去的书呆子公子弘雨，竟这么情痴，天下人哪，一个情字，就这么了得。

慧珠说：“咱们先去找弘雨公子的仇人，杀了他们……”

拂儿没答话，她想起了几次暗中援手救助弘雨，想起了那一天的沙滩恶战。一老一少的武功神鬼莫测，弘雨急中脱手出剑，一剑飞在树上。他被一老一少击下悬崖。

松花江吞没了他。

他跌下悬崖之前想起过她么？想过她要佩着莫邪宝剑，为他复仇么？

她心里热血沸腾，恨不得马上下山杀死一老一少。

慧珠看着她：“小姐，听说那一老一少武功天下了得，自从‘一式三绝’老人没了，他们便自称为‘天下一叹’和‘天下武功第一’了，你要小心。”

拂儿笑了：“你放心……”

她想想又说：“把男装拿出来，咱们下山去，寻找他们。你当着人面就叫我弘雨公子。记住，我就是弘雨公子，就是一式三绝老人。”她说话的声音竟有些哽咽。

慧珠就使劲地点点头。

第五章 有情者杀人

入夜，林子边，江边，都一片冷寂。

江水漂漂流流，把从山里带出来的活物都推给江岸，一路浩荡，直奔向尘世。

江边，有一块卧牛石。

石上，坐着一个披面纱的女人。

她坐在江边，听着江水呜咽，江水呜呜哩哩，像在向人倾吐心事。

那女人一动不动，似同这流淌的江水，凝型的森林化成不变的亘古。

江边沙滩上，渐渐飞奔过来两条人影。

是一老一少。

“你们来了？”那女人站了起来。

一老一少看着她。

这女人一戴上面纱，就给人一种不可猜测的神秘感，连这一老一少也连连看她那面纱，心中不免有一点惊惧。

他俩知道，论功夫，这女人比他们略逊一筹，论心智，他们两人是万万不及她。

所以他们总是惴惴不安。但又不能不和她打交道。

“让你们去追金扇公子的事儿，追到了没有？”

一老一少互相看看，显然这是事先没商量好的事儿，这一次就没有一递一句的答话。

“拿到了红木令了么？”

一老一少没有答言。

“拿来！”

“拿什么？”一老问。

“红木令！你把木令拿出来，不是说好么？红黑蓝绿归我，黄白紫橙归你。这是皇上的旨意……”

一老讷讷答了言：“别总用皇上旨意压我，皇上给你有旨，皇上给我们也有旨。”

那女人一愣。

“皇上给你们也有旨？”

“皇上给你的旨意咱们知道，不就是着你监督取回八支神木令，如遇反抗者，着你便宜行事么？皇上给咱们的旨意你不知道……”

“对了，皇上给咱们的旨意你不知道……”

那女人站在卧牛石上，想了许久，才轻轻地说：“好吧，记着皇上给你们的旨意吧。不过皇上可是要我监督取回八木令的。你也知道，皇上着我带回蓝绿红黑，要你们带回黄白紫橙。把你们的红木令给我！”

一老看着她，冷冷地说：“咱也是好不容易得的，怎么能给你？”

一少说：“咱不乐意给你。”

那妇人笑了笑，对一少说：“你真像个孩子，干嘛这么任性，快把木令给我吧，啊？……”

一少就愣了愣神。这声音柔婉、慈和，真像一个大姐姐劝淘气小弟，真像一个慈母劝说不听话的孩子。

一少呆呆地：“她这又是艳庵鬼法儿，我听了她这话，像见了娘似的，我要哭了……”

一少果真咧了咧嘴，但没泪，也没有哭声。

一老轻轻斥他：“别扯！要木令也行，咱有一条件……”

一少也应声：“咱有一个条件！”

女人沉声说：“讲吧！”

“你把那老傻子杀了就行。咱和他有点交往，不大好动手。”

“是不容易动手吧？”

一少说：“咱不乐意和他动手。”

女人在沙滩上来回走。

一老一少注意瞅她脚步。

她脚步娴雅，没一点儿匆忙。

沙滩上竟没有清晰可见的脚印。

“你能干掉他！”一少说。

“咱要和他弄，只好拼劲儿，弄死他。”一老说。

“你不用，你笑一笑，他就傻了，木令就给了你。你别忘了，杀了他……”

“不就是要木令么？干嘛要杀死他？”

“咱看他不顺眼。咱们和老绝户干了二十年，他和老绝户好了三十年。”

“怕他抢你们‘天下一吹’和‘天下武功第一’的名头吧？”女人冷笑。

“不管咋样，你杀了他。”

“杀了他，咱才给你红木令。”

“我要是杀了他，他的白木令和紫木令就归了我了。”女人说。

“皇上问你要的是红绿蓝黑四大木令。”一老冷冷地提醒她。

“好吧……”她幽幽地说。

她觉得有些累了。

一老一少就要走。

“别走，你们把小妹还给我……”

一老一少笑嘻嘻地：“她呀，她和那金扇公子走了。”

那女人一飘就到了二人面前。

“你们没动她吧？”

“没有。劝她不听，就放他们走了。”

他们往哪儿走了？”

“回京都去了。”

一老一少看她在沉思，转身悄悄走了。

她又站在卧牛石上，想她想不完的心事。小妹走了，走了。让他们别动她，对不对？应该把她弄回来才行，是不是？一开始告诉他们把小妹弄回来，又告诉他们别动她，这一老一少会不会起疑？为了小妹，为了这个小妹，她没给艳水四姬服毒，没让她们染上那两个月一痛昏欲绝的毒，因为她的不忍心看着小妹也受罪。可这回艳水三姬敢违背她的意愿，直接把弘德弄走了。弘德手里有两支木令，一黑一绿，她只要拿到这两支木令，回皇宫去交令，她就可以哀求皇上，再不要让她干这些事儿了。她太累了。

可是，她还得上去杀傻老人，杀了傻老人，才能拿到白木令和紫木令，才能和一老一少换回这块红木令。

“红绿黑蓝，红绿黑蓝……”

她把手里的这一块蓝木令攥得汗津津的，为了这块木令，一个人胸前被用十指穿了十个洞。

她又要去杀人了。

她喃喃念叨：“最后一回，最后一回……”

× × ×

林边隙地，新添了一座坟。

挑起了坟头的“幡儿”，风在空中撕扯着幡纸，幡纸哑着嗓子嘶嘶哭。

金扇公子弘澧跪在坟前。他呆呆地看着这新起的坟茔。身边站着弘环、弘云和疯道人。

弘澧披散着头发，他再没了风流公子那潇洒样子了，变成了一副痴呆呆的模样。

“你说……你说，我再不看这扇子，不看佛祖怎么在人世间一遍一遍……受苦？”

他用手去抓坟头上的苦块。

疯道人仰头望天，牙咬得格格响。他双手紧攥成拳，手指咔咔直响。

弘云紧紧抱住弘环，她怕弘环突然在这摇晃的林木中飞逸出去，怕他在这悲痛伤凄的心境中突然融化了，怕这儿只剩下了她自己。

弘环呆呆地看着坟茔。

他和弘澧都看到过小妹。而且不是在一般情形下看到的。他是个男人，在那姜女庙里，他被艳水三姬弄成了一个疲竭的男人，弄得他不得不把木令交给了弘德。

他恨“艳水四姬”。

他知道，全天下人谁也受不了这个“北里之舞”，但是，他是失溺者，能因为人皆失溺就可自我解慰么？

他当然也恨‘艳水四姬’中的芙蓉小妹。

那一夜他以为是看见了芙蓉小妹的。

那个最后上身来的一定是她。

他以为是小妹。

现在呢？他不恨她了。她竟能和弘澧出逃，不顾师命，不怕追杀，这得有勇气，有超人的勇气。

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她真爱弘澧。

真心爱别人的人永远不该受责备。

弘云看着弘澧，她又悲伤又吃惊。

她见过这个金扇公子。他是三大朝臣之一，又是八大公子之一，是铁帽子王的公子，自然有名。又加上他风流倜傥，用一把人人咋舌的金扇子，武功又好，总是一副彬彬有礼的神情，这让满京城的女孩着魔，有京谚说：“见金扇，开笑靥，遇弘澧，心儿喜。”就是说的这事儿。她看到的弘澧都是一副正经样子，哪见过他这么悲啼流泪？

可见弘澧是个衷情种子，小妹为他而死，一生也不枉了。

想到这儿，她痴痴地看了看弘环，看着他那瘦削的脸儿，心里一阵乱跳。他总愿意一个人住在柴房里……不，不，她再也不让他住在柴房里。

弘澧哭着哭着，就又念叨：“小妹，小妹，我回去，跟娘说，我……我娶了妻子，她……她身子骨不好，留在长白山里了。我要……我要跟枢车来，把你……把你带回家去，见……见娘，见娘……”

弘澧把金扇子一掷，金扇子扎入树干，在树干上张开了半面，像一只站在树干上的啄木鸟。

“什么佛祖轮回，我生我怨我舍我弃，我舍不得你啊，小妹，我扔不下你啊……我，我今后还去看佛祖么？”

弘澧看也不看三人，他站起来，抓起来扇子，一边走一边唱：

“癫癫狂狂，人世走一遭，不虚不枉。爱一回，恨一回，偏生出些魑魅魍魉，叫谁人不恨，把酒问天，谁诉衷肠？”

这歌声疯疯癫癫，一路去了。

疯道人看着弘澧远去的身影，默默无语。

“他是上长白山去了。他不回京都了……”弘云轻轻说。

“我不能让他一个人走。你知道，他这人不坏。我们在朝里共过事。我得跟他走……”

弘环说。

疯道人看着弘云。

“疯师父，我和他去……”

疯道人叹了口气：“好吧，去吧，跟他在一起，我也放心些。去吧。”

弘云一喜，脸上飞起了红云。

她拉着弘环向弘澧走的方向奔去。

疯道人看着坟茔，叹叹气。也走了。

林子边，只剩下这一丘新坟。

第六章 一击双搏

弘雨变成一个地道的长白山人了。

他和山子一起上山射鹿拿獐。

山子教他如何下套子，教他如何看兽踪，教他认地上的脚踪。山子告诉他，长白山是一个会说话的精灵，你要宠着它，顺着它，它才会让你过上好日子。

弘雨学得很快。

山子很惊奇，这个差点被水淹死的人在林子里可以跑得和鹿一样快。他跑起来身子像不怎么动，脚下像旋起了风，就紧紧跟着鹿，有时还跑在鹿前面。他跑时前面是一个深涧，他刚喊声：“小心！”弘雨和鹿就一起没了影儿。过了一会儿，弘雨站在深渊对岸。

山子出了一身冷汗。他问：“你怎么跳过去的？”

弘雨笑一笑，没回答，他回身背起了死鹿。

山子告诉他，从下面走？他过来接弘雨，那样走回家会在天黑以后。

“别忙，咱们打着火把赶路！”

弘雨又笑一笑，他向后退了十几步，就慢悠悠向深渊走来。

“别过！别过！”山子吓得大喊。

可弘雨跟傻子似地，一步一步向深渊走过来。

山子吓得闭上了眼。

一睁眼，弘雨站在了面前。

“你不是人，你是山鬼。”

山子和屯子里的人说，这个弘雨是个山鬼，他能在深渊上飞过去，能赶上鹿奔。

屯里人像看怪物一样看弘雨。

只有珠儿知道她嫁的不是山鬼，是活人。

人家告诉她：“珠儿，珠儿，你男人是山鬼，那鬼见愁，他一迈步，就过去了。又一迈步，回来了，身上呢，还背只死鹿。”

珠儿就笑一笑。

人家告诉她：“珠儿，珠儿，给你这个，这是雄黄，这是符，贴门上，贴在他睡觉的地方，让他夜里显原形。”

珠儿笑一笑，接了。

晚上，珠儿对弘雨说：“人家说你是鬼哩，让你喝雄黄……”

弘雨说：“那就吃。”

他真的抿了几口酒。

“不错，以后人家给，你就要，弄来我喝。”

珠儿看着他红红的脸，突然抿嘴笑了，指着他的脑门，喊：“变！快显原形！”

白天，弘雨有时坐在门口，坐在那一个大大的树墩之上。

长白山秋日很忙，白天极热，晚上很冷。

弘雨就这么一天一天地坐着，不怕冷不怕热。

珠儿有时过来，想逗弄他。

“别动！”他低声说，又闭目冥思。

珠儿不知道他这是干什么，以为他是在背书。

他一抬眼，见珠儿也坐在对面。

她用羊拐骨做的线拐子打线绳，左手把麻皮子一捻接，一捻一接，右手提绳打绳，动作连贯。一会儿又用左手提绳打绳，右手把麻皮子一捻一接，一捻一接。

弘雨看了半天，看得有些呆了。

“呆子，看什么？”珠儿笑着问他。

他细看看，觉得很怪。他让珠儿试一试左手捻一下接一下，马上换右手捻一下接一下，看行不行。

珠儿不明白他想干什么，就照着做了。

她的手没一点迟滞，左右手换来换去，十分熟练。

“你怎么练的呢？你怎么能换手呢？”他不明白。

“傻子，你总想换换手，那可能麻烦了，你只当左手右手都是一只手呗。”

弘雨猛地站起来，一纵身跳起老高。

“对了，对了！”

他悟透了那至上武功“一击双搏”。

珠儿喊：“哎哟，你怎么了？一下子蹦那么高，比豹子窜得还高，你呀，你……你真像个山鬼！”

弘雨顾不上和她讲话。他急忙起身，向沙滩跑去。

这是他头一回在屯子里用“若波若影”步法。

看见他的人都吃惊地张大了眼睛，像看见了鬼魅。

他奔到了沙滩上。

他手里抓着一根树枝。

他激动得手有点哆嗦。

本来他以为他忘了那影壁山上的苦斗，忘了那致他于死命的一老一少，忘了他是“一式三绝”老人，忘了他是京城八大铁帽子王府的贝勒公子，他已经成了一个道道地地的关东汉子了。

结果他才知道，他什么也没有忘。

他把树枝拗为两段。

左手右手各拿一枝。

他挥手起势，左手先起，右手随之而动。

左手就手写下了个“春”字，右手几乎同时写下了“归”字。

又一换手，“叭——”，两根树枝互易，那右手就又写下了“春”字，左手几乎同时就写下了“归”字。这回，他略一思索，就写一字，双手互换一次树枝，反手又重写一次。

他站在沙滩上，呆立半天，露出笑容。

他悟透了一种至上的武功。

他明白了“一击双搏”的道理。过去他总是用心在左手或右手上，苦于不能一心二用，所以左手右手时有迟滞，左手灵便些，是因为心思用在了左手上。右手灵便些，是因为心思用在了右手上。

要想“一击双搏”，要“心有旁骛”。

那就是心用在交换之间。

而字也成就在交换之间。

这话说来容易，但要悟透它，是太难了呵。

难就难在谁也不这么想。

只有这“一击双搏”的熟练，才可以制得住一老一少的“老少求近”。

他不光可以用这法儿写“春归何处”一阕词，也可以用这方法来施剑掌。那样，他就可以一手用“绝情剑”攻向一老，一手施“绝欲掌”攻向一少。

这样，一老一少必然落败。

弘雨看着滔滔江水，突然心中生出一缕缕思念：那个小姐怎么样啦？她拿去了他的莫邪宝剑，他却把她赠送的鱼肠古剑弄没了，今后如见了她，怎么说？顺伯呢？那个与他相依为命的老人呢？他现在在哪里？是死是活？他知道他的公子弘雨现在正在长白山下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关东汉子了么？

他又是一声长叹，这是那颇得三绝老人真传的长叹。

人哪，什么也绝不了，绝不了情，绝不了性，也绝不了欲。

他凝神立住，突然施笔，在沙滩上匆匆写字。

这时，远远赶来围观的人只见他身子旋舞，看不见他的身子、眉目，只见一团风似地在沙滩飞旋，树枝在他周围划了一层层密不透风的圈子。

他长啸一声，飞奔一边去。

成了，成了！

沙滩上，左右边各有一幅“春归何处”的词句，左右都一样，像是用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弘雨长啸一声，乘着豪兴，竟缓缓飞上了江面。

这时，珠儿和一些屯人赶来了。

她看见了从没见过的情景：

她的男人弘雨穿着皮袍衣襟被江风吹得飘了起来。他真的脚下什么也没踩，人就在

江面上走，一瞬间人就走出去半条江。

他又长啸了几声。

“他是山鬼，听这叫唤，比虎还可怕。”有人直捂耳朵。

珠儿惊惧地看着弘雨。她不认识这个人了，他怎么真像鬼一样了？

他竟能在江面上走。那么那一天，她把从江底捞上来时，他是不是在江底下走呢？
被什么东西咬了，中毒了？

在小屯人惊诧的呼声中，珠儿落泪。

难怪，一个女人如此真心爱上了一个男人，那个人行事她越捉摸不定，她就越悲伤。

第七章 皇帝也会学风流

林子里，有一块空地。

这块空地很怪，不长一点草棘。

如果细看，可以看得出，地上是生过草的，但已被什么东西烧没了。

有人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这话用在这儿就不对了，因为烧这草的不是野火。不管什么风，也吹不生这儿的草了。

除非草籽再从别处飞来。

因为这地上的草已经被药给药得化成了水。

这药可以化没了人的骨肉血水，何况是草？

现在，在这块地中间坐着一个人。

她戴着面纱。

太阳正在头顶，这块地上就没遮拦，很热。

但她一动不动，似乎她并不怕热。

她在等人，在等三个人。

她知道她们一定会来。

她就在太阳下坐着等。

树林子飒飒响，像在向人们讲心事。

她眼睛也不睁。她也有心事。

可是树林子可以讲，可以让乐意听的人听它那神秘而又动人的故事。

她的心事没法儿讲，没法儿向别人讲。

× × ×

她起先和痴老人都是大内侍卫。

在大内侍卫中，除了总管于程，就数他和她了。

而且于程也不敢小觑他们俩。

他和她有情有义，两人愿成连理。

皇帝知道了，笑一笑。

他和她在皇宫里饮酒，那时他——痴老人只是被称，为痴书生。

一日是他的生日，他和她准备饮酒长谈，品茗消夜。

就一边饮酒，一边谈文讲武。

他一连喝了一坛酒。

他天生海量，喝多少酒也不会醉。

她转身给他倒酒，给他酒里倒了春药。

痴书生就喝了下去。

他就有点狂态：“秀姑，秀姑，你真美啊……”

就有了那一夜。

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在这静静的林中空地，这叹气显得阴森森的。

她记得那时填写了一首词：

“春风度，浪惹蝶，知春没消息，原来留帐帏。谁低头干唤，非妾非女，郎君不惹春风，教女子弄舟。”

那时，她多快乐啊。

她高兴，是因为她“娶”了痴书生而不是痴书生娶了她。

是她让痴书生成为了她的“妾”，是她主动把痴书生弄到床榻，来了“一度春宵”。

后来痴书生一怒不理她，走了。

她就一个人仍在皇宫做侍卫。

她已经有孕了。

一天陪雍正帝在后宫弈棋。

雍正帝与一大臣弈棋，她站在身后。

雍正帝的棋输了，他心思不在棋子上。

“你身上带的什么香袋啊，这么香？”雍正笑着问她。

她就把香袋恭恭敬敬地递给了雍正帝。

雍正在手里把玩着，一边把玩，一边说：“很好，很好，不错，绣得真巧，是你绣的？”

她连连回答：“是，是奴才。”

雍正帝就看了那个大臣一眼。

那大臣忙起身告退。

雍正帝用一手弄乱了棋局，向她慢慢地说：“明天，派几个人把他杀了，不要留痕迹。”

她忙躬身：“奴才明白。”

雍正帝看了她一眼。

“不明白为什么杀他，是不是？这一回我可以破个例，告诉你。第一个理由么，就是他今天不该当着女人的面，赢了皇帝一局棋。皇帝的棋那么好赢么？那全天下人都会来赢我了。第二个理由就是，他不应该和我一块闻到了这香袋的气味儿，这香味么.....只应该我一个人闻。”

她心当时就扑扑直跳。

“跟我走！”雍正帝说。

她就不知不觉跟雍正帝到了清漪阁，走到了阁里面的小屋。

“我真想把这阁烧了，每天来这里时，那些列祖列宗都端坐着，瞪眼瞅我.....”

雍正帝说着，手指在痉挛地颤抖。

他回头看看她，用手来扯她。

她觉得皇帝的手冰冷。

雍正帝坐在暖床上，看着她。

“你知道我要你来这里干什么？”

她心里有些明白了，但仍是跪下，说：“奴才不知道。”

雍正帝笑了笑.....

从那以后，她去多少次清漪阁？

她以为，雍正帝差不多可以封她一个妃子了。

谁知道雍正帝突然常派她出宫去了。

然后便是那一次。

雍正帝在大殿召见血滴子，也把她叫去了。

血滴子们都在殿下俯伏。

她站在一边，看着，心里很可怜这些江湖人士，他们大多是名门正派，邪派高手，被雍正帝弄来，喷了鹤嘴烟，每两个月疼得死去活来，不得不为雍正帝屠杀天下良善。

她眼看着这些人向雍正跪下磕头。

她看见了他们抬起头来都是一副笑脸，都是诚惶诚恐的表情，她看见他们一磕头下去时就咬着牙，就闭上了欢眼。

她知道他们的日子很不好过。

雍正帝这时呼唤她。

雍正帝下诏，命她为大内侍卫副总管。

她跪下谢恩，当然，她希冀的并不是这个。

那些血滴子们听见皇帝让他们起身去喷鹤嘴烟时，一个个如逢大赦，一个个松了口气，蜂拥而去。

殿角，笼着那只小小的白鹤。

白鹤的长长尖喙本是啄鱼的，如今，这只鹤啄遍了天下正邪各派，让这些江湖名士一个个俯首贴耳。

“你也去吧！”雍正帝指指她。

她呆住了，像没听见。

于程和另一个大内副总管站在雍正帝身边。

这时她才知道，叫她当大内副总管，就是叫她做一名血滴子。

她也要做一名血滴子？

从脊骨上升起了一阵冷意。她想，她不能，不，决不能……

她没动。

“你也去吧……”雍正帝命令她，向她微微一笑。

她再看看殿门，那儿有三丈之遥，她还可以一跃而去，冲出宫门，奔出午门，就有命在了。

这时，宫门两边闪出了两个人。

她认识这两个人，一个是当朝太监公公刘礼，一个是雍和宫的老喇嘛水心。

如果说有于程和另一个副总管，她还可以动动手的话，见了这两个人，她连手都没法儿抬。

她咬紧嘴唇，一步一步走向鹤嘴。

那些血滴子都注视着她，那目光中满是同情、怜悯。

嘴角流出了血。

她脚下的方砖石被踩出了一个个凹下去的脚印。

“别把宫殿内的石砖踩坏了……”总管于程笑嘻嘻地走过来。

他在她身后走，每一个踩下去的脚印都没了，仍是平平滑滑的石块。

“别弄玄虚了，于总管……”太监公公刘礼过来用袍袖一抖，那脚印处满是细碎的石屑末儿。

她就走了上去，面对着鹤嘴，伸出了她那一双白嫩细柔的女人的手……

殿旁边的血滴子们都低下了头。

他们不忍心看她受这刮骨剜心的苦痛。

她漠然地看着她的手，她要细看看她的手指甲是如何变成黑黑的鹰爪的。

那指甲正在一点点变色，先是涨成红红的，然后成了紫色，再过一会儿，就成了黑色的了。

也就是半炷香的时辰。她成了血滴子了。

她还梦想过皇宫那些宽敞、幽僻的宫殿有一座可以属于她呢，可现在呢，雍正帝把这一只鹤嘴奖给了她。

雍正帝这时正笑吟吟地看着她。

她还得过去谢恩，谢这个皇帝让她吸了鹤嘴毒。

她跪下磕头，她知道，这时身上的毒素已经漫涌身，和她的血液凝在一起了。

她已是万念俱灰。

当天夜里，她没料到，雍正帝又召见她。

雍正帝仍坐在清漪阁的小屋里，坐在暖床之上。

他仍是笑吟吟的。

“让你受苦了。”

他仍是用手来扯她，那只手还是冰冷的。

她突然想哭，突然又觉得一切委屈都能露在表面，一切委屈都可以向这个男人倾吐，于是，她泪如泉涌。

雍正帝从枕头下取出一副小巧的人皮手套。

“给你，这是西藏布达拉宫活佛进贡给我的一件礼品，是从草原英雄嘎布手上活剥下来的人皮。你瞧，剥得多巧啊.....我可不愿让任何人见你那黑黑的指甲。”

那天夜晚，她从宫里出来时，手上已经戴上了一副人皮手套。她一再地看手里的人皮手套。这手套像是为她特意缝制的一样精巧、合适。在月光下，她看不见她黑漆如墨的指甲了。

她回过头，清漪阁里，侍卫们正挑灯备舆，皇帝要起驾回宫了。

她突然明白了，皇帝每次和她情意缠绵，都是用向列祖列宗祈祝江山太平的时候。这是他不耐烦面对列祖列宗的庄严嘴脸呢？还是他只有这一会儿工夫可以用来和她鹊桥一会呢？

她想不明白，关于这事儿，她也不想得太明白。

× × ×

这会儿，起风了，林子又飒飒响，她身上的绸衣袍袖都在风中飞舞，她突然冷冷地向空寂无人的树林子说了一句：“好，你们来了.....”

第八章 姐妹深情

三个人都站在林子边。

显然三个人都明白她坐这地方鬼气阴森，都知道这儿连一片草叶儿也没有，这情形十分诡异。

三个人都不肯向这中间迈进去一步。

这女人戴着面纱，自然看不见她的神情，所以人们不知道面纱之后的一张脸是在狞笑呢还是在瞪眼。

这就更在恐怖中添了几分神秘。

“你们都是弃儿，是人不要你们了，把你们扔给了花……”她慢慢地说。

三姬都身子一震，显然她们心中天天念及的也就是这个。

“没有人愿意要你们，没人乐意把你们放在家里像对待自己孩子那样对待你们，只有艳庵……”

她轻轻一叹。

三姬低下了头，她们想起了艳庵师太，不是眼前这个艳庵师太，而是死去的那个默默无闻的老人，她总是默默地为她们受苦，她从牡丹花丛下一个个拣回了她们，救活了她们的命。她在牡丹花下一共拣了一百多条命，救活了一百多人哪。没有那个老人，她们只能在花丛下死去，只能在这阳光拂煦的世间活上几个时辰。

“艳庵师太临去世的时候，她把我叫去，她说我活不下去了，可怜这些孩子，怕她们受人欺凌，那样我死不瞑目。你来，你来做这个艳庵师太吧。虽然清苦，但可活人救命，这也是为人世造德了。她把你们托付给了我……”

三姬都流下了泪，往事历历在目，她们都知道艳庵师太临终时的托付。

“艳庵师太不行了，临终时只喊了一句，你们都记得么？”

她的面纱动了动，似乎面纱后的那一双眼睛在她们身上凌厉地逼视。

三姬低头无语。

“她只喊：该杀的是男人，该杀的是男人啊……”

坐在空地中间的女人站起身来。

“这是用化骨粉化出的一块空地。你们进来吧！”

三姬互相望了一眼。

她们知道化骨粉的厉害，如果这化骨粉洒上已超过两个时辰，她们走在这片黑黑的土上可保生命无虞；如果是刚洒上不久，她们的身子就会从脚一点点化掉。也可能不会完全化掉，因为那药毕竟洒上有一会儿了。

一想到那惨景，她们不禁毛骨悚然。

妙性仙子看了看两人，笑了笑，脸儿笑得惨白：“妹妹，我先去了。”

她把剑解下来，递给人面桃花。

这时，一个人影飘飘地走进了那片空地。

只飘出去一丈多远，人就落在了黑土上。

“二妹！”“三妹！”

两人随着也身子一飘，落在妙性仙子的身侧。

那女人又坐在树墩上了，她不露声色。

三姬都跪在她面前。

她不说话，也不让她们起身

“请师父降罪吧……”

妙性仙子也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她坐在树墩上，冷冷地说：“你们任选一法，可以用化骨粉放在身上，痛苦而死；也可以去服鹤嘴毒，做一个死心塌地的血滴子；再不就自行其是，自己处置自己……”

三姬神色惨然，她们知道，用化骨粉生化掉躯体，是人所不能承受的折磨，那时

人连打滚吼叫的能力都没有了，只是身子颤抖缩成一团，血肉一点点化为血水。不能，她们不能承受这苦楚。去服鹤嘴毒，那也是虽生犹死，每两个月受一番生生死死的折磨。

她们互相望一望。

这时，一个身影突然飘在眼前。

这是头发散乱，衣衫褴褛的金扇公子弘澧。

他一边走一边喊：“小妹，小妹！”

他踉踉跄跄来到了戴面纱的女人身前。

“你是谁？你是小妹么？”

戴面纱的女人不动。

他凄冷地笑笑：“小妹，小妹。春风不识孤寂，偏生入罗帏，问小妹，低头向壁，羞？喜？”

他回头向三姬：“她不是小妹，她不是小妹，小妹不戴这劳什子。”

他斜着眼看她，四外转圈细看，一边看一边晃着头吟诵：“小山重叠金明灭，两鬓香腮堆雪。这不是小妹么？是小妹，是小妹……”

他要扑上前来，妙性仙子、人面桃花拉住了他。

“他这是怎么回事？小妹呢？”

“小妹死了……”弘澧突然哽咽起来。

那面妙突然抖起来，说话的声音也抖：“她怎么死的？是死在这个浪荡鬼手里么？”

“她？你是说小妹？小妹……小妹……她被那一老一少，一老一少……嘭……一声，打在树干上，我抱她，她说……公子，你别再总低头看佛……”

他悲伤难抑，泪流满面。

坐在树墩上的女人突然站起来，走到弘澧面前。

“你说！是一老一少杀了小妹？……”

弘澧歪着头，冷冷地笑：“你以为是谁杀死小妹？我用手挖土……一点儿一点儿挖土，把小妹埋在那儿了……”

戴面纱的女人突然仰头长啸。

啸声在林子里鸣响。

她突然对三姬说了话：“你们去吧，走得远远的。我可不愿意再看见你们。”

三姬仍不动。

“你们为什么不走？”

三姬已满脸泪水：“师太饶恕我们了，但我们还不能遵从师命。”

“你们想怎么样？”这问话已是冰冰冷。

秋三妹抬起了头：“我们要杀死一老一少，为小妹报仇……”

那戴面纱的女人伫立了一会儿，轻轻叹口气说：“谈何容易啊。”

秋三妹站起来了，她宝剑一挥，头发飘飘飞散。

她把一头秀发削成半截。

妙性仙子和人面桃花也一齐挥剑。

这样，三人就成了披着半截儿头发的女人了。

“你们走吧……要多留心……”

戴面纱的女人头一回讲话这么温柔。

三姬起身而去。

戴面纱的女人问在一边拣拾干枯的菊花枝的金扇公子弘澧：“公子，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小妹？”

弘澧瞪眼看着她：“你要去看小妹？你看小妹……那你可不能戴这劳什子让小妹看不清你是什么人，那不行……”

女人慢慢摘下了面纱。

弘澧有点吃惊。这女人长得有点像小妹。但又不像，她比小妹大许多，小妹还只是个孩子，一脸童稚，而这女人则是成熟与丰腴。

“走吧！”她像是在命令弘澧。

说也奇怪，弘澧突然没了一身痴迷，怔怔地看了她半天，然后说：“你轻一点儿，跟我来！”

第六卷

第一章 痴情不成梦

弘雨和山子上山下套子。

长白山的猎手深秋初冬都上山下套子。一旦初雪覆山，长白山的虎豹鹿獐就可能被勒扯在套子里，那时猎手就只带着爬犁，上山来拿货。

他们在山里住了一夜。

这一夜他们是点着了篝火，在篝火边闲扯度过的。

天刚刚亮，弘雨和山子就往小屯赶。

他和山子一个心思，想赶回小屯，在那热乎乎的火坑上睡觉，想喝一点酒，吃那腌得咸咸的兽肉，想在小屯那哗哗的水响声里入梦。

他俩带一身疲惫和寒冷回到小屯。

一上山岗，他俩就呆了。

小屯变了样了。

没了那些用木瓦片盖背的房子了，没有了牛吼狗吠鸡啼了，没有那一片片男女欢闹喧嚷之声了。

小屯成了一片废墟，只有半颓的残墙和一阵阵焚烧后的余烟。

人呢？牲畜呢？

弘雨和山子飞跑到小屯前。

人都死了，有的被剑削没了头颅，也有的被用枪刺透了腹背。妇女们被剥光了衣服，在井前在屋后……

山子呆住了。

弘雨四处奔走，他用起“若波若影”的身法，四处去寻找他的珠儿。

“珠儿，珠儿！”

不见珠儿，珠儿没了。

小屯没了，被人全部给烧了，人也全被杀死了。

弘雨看见一片血迹，这血迹是流向河滩的。

他飞奔向河滩。

河滩上，躺着一个女人。

弘雨的心怦怦直跳，是珠儿，这是珠儿。

他冲过去，抱起了珠儿。

珠儿还有一口气，她胸前被匕首扎得很深，血一阵阵涌流。

她慢慢张开了眼。

“你回来……来一些人，杀……杀……连狗也杀……人都死了……我……黑指甲，黑指甲……”

珠儿头一歪，死了。

弘雨喊：“珠儿，珠儿！我是弘雨啊……”

珠儿什么也听不见了。

弘雨抱着珠儿，江水呜咽地流，水开始变凉了，凉得扎手。弘雨不觉得，他用一只手抱珠儿在怀，一只手为珠儿洗去脸上的沙子和血渍。

山子默默地站在他身边。

“她死了.....她死了？”

山子跪在珠儿面前，看着她那凌乱的头发，他泪水哗哗淌。

弘雨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和珠儿情意浓浓，他与珠儿缠缠绵绵，珠儿晚上不搂着他的一只胳膊就不能睡觉。弘雨一天夜里打趣她：你没有我时，怎么睡？珠儿把嘴放在他耳边，告诉他：没你的时候，只搂一只枕头睡觉。那一句话惹得他笑了好久。

欢娱的时光，没有多久，如今抱着珠儿冰冷的躯体，那一夜夜的欢娱就像一场一场的梦。这一场场甜蜜美好的梦一去不复返了。

山子喃喃念叨：“珠儿，珠儿，这是怎么啦？这是怎么啦？珠儿，你说话呀.....”

山子去摇珠儿的身子，血从珠儿的胸口又涌出来，山子看着这血，怔住了。

弘雨慢慢抱起了珠儿。他想明白了珠儿要告诉他的话。那些夺人抢牲口的是一些有黑指甲的人。谁生着黑指甲呢？他忽然想起了在以前，有一天一式三绝老人告诉过他，雍正皇帝的大内侍卫中有一些武功高强之人，他们都染着黑黑的指甲，他们都被叫做“血滴子”，使一种杀人不见尸首的“化骨粉”。

弘雨渐渐地想起了那些血滴子，也想起了他在醇亲王府中急急游走，在碧波湖上寻人失剑和以后的那一些事儿来。他又想起了一式三绝老人对他的叮嘱。他在这干什么？他怎么能在这么一个村不见村、镇不见镇的深山小屯里耽了这么久？他不还得去找那一老一少么？他们把他击下悬崖，让他差一点儿葬身鱼腹，这不是血仇么？他如果不去出山，不去夺回神木令，谁能去制止那一场血腥的屠杀？他一定得走出去，去长白山腹地，去寻找其他七个公子，去找一老一少，去找血滴子.....血滴子也进禁苑深山里来了，他们是跟着八大公子的脚步来的么？他们为什么屠杀小屯人？是因为他们没什么吃的了么？他们把小屯里的牲口都弄走了，连一只狗都没放过，看来他的猜测是对的。

弘雨这时突然仰头向江，一声长啸。

这啸声很悲壮，既有对珠儿死去的深切悲痛，也有一式三绝老人身躯内血流汨汨的那一股豪气。

他想起了那个一式三绝老人灌注在他体内的几十年功力，想起了一式三绝老人的临终嘱托。

他想起了他是一式三绝老人，是嗜书如狂公子弘雨。

他拿起一把刀，抱着珠儿，向山上疾奔。

当山子气喘吁吁来到山上时，弘雨已经把珠儿平平地放在地上，正怔怔地望着珠儿的脸。

山子用刀剜土，想把珠儿埋了。

弘雨拽住了他。

“你.....你就这么把她埋了.....”

山子呆呆地回头看弘雨。

弘雨跪在珠儿前面，流泪：“珠儿，珠儿，我得走了，我一定得找到那些人，杀了他们，为你报仇.....”

山子看看弘雨，什么也没有说，他又看看躺在坑里的珠儿，就用刀一点儿一点儿推土。

终于，山上出现了一丘新坟。

山子默默地看这一丘新坟。

昨日还是一个绝色的美人，今天就成了一丘新坟。

弘雨说：“山子，我走了，我去找那些黑指甲的人，找他们，让他们也从胸前流血.....”

山子看着他。

弘雨向山下慢步走去。

山子在身后看着，他的身影子像在飞。

弘雨来到江边。

珠儿就是从这儿把他救上了岸的。他在水里漂了多长时间？漂了多远？他都不知道。

如今，他又来到江边，可珠儿没了。

他身子轻轻一晃，人就漂飞在江面上。

他过了江，奔向那禁苑内唯一的一条道。

这是山里渔民猎户向京都送贡品来去的一条路。

弘雨奔向长白山禁苑腹地，他知道去哪儿找那些指甲染得黑黑的人。

× × ×

痴老人静静地站着。

金扇公子弘澧默默地坐在树墩上。

他们在等人，等得很郑重。

痴老人看看金扇公子。

金扇公子也看看痴老人。

该说的话都说尽了，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金扇公子已经没了一点儿狂态，只是他的脸有些瘦削，人有点沉郁。

痴老人看上去更老了，像一个垂暮之人。

他听得九天秀女讲了女儿的事儿，他怎么也想不到。当年他从皇宫出走时，是一怒之下走的，他根本不知道九天秀女还有身孕，他想浪迹天涯，从此再不想这个轻浮的女人。但他不能，也不想做到这一点，于是九天秀女的美貌和那姣好的面容时时浮上他的梦里心头。他就又去找她，让她和他一起去洛阳云游。就有了艳庵那一次弃婴。他知道他抛弃女儿是罪孽，但如果他不把女儿抛弃，女儿就一定会成为九天秀女那样薄情阴毒

的女人。他宁愿抛弃女儿也不愿让她成为第二个九天秀女。

那一天是因为九天秀女向他讲述了她和雍正皇帝在清漪阁的那一次次丑事时才引起他的愤怒的。

她刚刚生下了女儿，坐在床上，颐指气使地让他做这个做那个。

她抱起了这两个女儿：“生得倒漂亮，可惜只是情痴，不是龙种。”

他问了一句：“哪来的龙种？”

九天秀女就笑了：“你以为普天下我只要弄了你？告诉你，我和皇帝还一次次在清漪阁里干过那事呢.....”

痴老人气得手冰凉，眼发呆。

“你干嘛吃醋啊？你也没有明媒正娶我，如果那一回以后，你明媒正娶了我，我不就只是你一个人的了么？”

痴老人气得说不出话来。

九天秀女又说：“我这两个女儿呢，可是你的，但也是我的。我早想好了，让她们一长大，就去勾引全天下的男人，让他们受女人摧残之苦，受女人折磨之苦，让全天下的男人都知道，随随便便把女人一扔起身就走的君子正人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也决得不到什么好的报应.....”

痴老人那时呆呆地满眼怒火地站在她面前。

九天秀女莞尔一笑：“你那满眼凶光，是想杀了我么？怕没那么容易吧？你现在如果杀我还来得及，等过了一个月你可是想杀也杀不成了，杀啊，杀啊.....”

他看着九天秀女那面容，手颤抖着，抬不起来。

产后的九天秀女格外明媚、美丽。

生过孩子，像是用乳和血洗过了一样，她娇羞无力，别是一番风韵。她的脸格外白，像晶莹的玉，她的手格外温柔，带几分母性的温暖，她的心格外轻松愉快，做事就少了

几分乖戾。这就是现在的九天秀女，就是让痴书生恨也不能爱也不能的女人。

他知道这个女人，她越是笑着说的话，你越得相信。这是个什么奇事都做得出的女人。

他要上去抱起两个女儿。

他要把女儿抱走，让她一辈子找不见两个女儿，让她一生也害不得这两个如珠玉般晶莹的女儿。

他刚抱起女儿，九天秀女就轻轻一笑：“我早料到了你这一点，你看！”

她手里拿着一丸药。

“如果你把她们抱走，我就服药……”

他怔立在当地。

女儿哭了，她们一声声啼哭得很是响亮，这哭声一下一下扯着他的心。

“放心她们吧，看来，孩子还是离不开娘啊，什么爹爹呀，都是些白痴……”

她看也不看痴书生，只是给女儿喂奶。

他只好恨恨地离去。

他出了洛阳城，在艳溪边看了一天牡丹。

他想出了办法。

把女儿扔给牡丹花丛，让她们在那儿死去，或者天意怜悯，被一个好心人拣去，女儿还能成人。

于是，他乘九天秀女睡熟的那夜里，把女儿偷出来，把她们弃在艳溪边的牡丹花丛中。

他当然知道这是割肉剜心的事儿。

他先把大女儿拂儿放在一株牡丹花下，又向前飘去，飘了十丈远，见到一株很是艳丽的牡丹花，他就站住了。

他看得见，这丛牡丹很怪，所有的花枝上都有蓓蕾，异日这丛牡丹将会绽一树花朵。

他又把小女儿向花丛下一放。

花枝扎入了女儿的肉身。

他自然不知道。匆忙之中只知道花枝被女儿的襁褓压在身下，不知道牡丹花枝的刺已经扎入了女儿的肩头。

可小女儿小妹这时竟还嘻嘻地向他笑。

痴书生可以忍受得住女儿的哭，但忍受不住小女儿的笑。

他马上转身逃走，连回头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他急急忙忙赶回城里，他怕，怕九天秀女会服毒自尽。

屋里没人，只存那一丸毒药在桌上。

九天秀女走了，连个讯儿也没有。

她在产后十日就走了，走得杳无音信。

他把玩着手里这一丸药。

他把女儿抛弃在牡丹花丛中，她们生死不明。妻子又扔下他一个人走了，他活在这世上是不是已经多余了？他是不是该把这一丸药吞下去？

他痴痴呆呆地看着屋内的一切。

他至今只是和她有那么鹊桥一会。

那一会使他有了两个女儿，他又不得不抛弃她们。

可是她呢？她连见都不愿再见他。

痴老人就把那一丸药吞了下去。

他知道这是一丸毒药，他吞下去这一丸药便没命了。他宁愿再不活在这世上了也不愿忍受被秀女抛弃，又抛弃了亲生女儿之苦。

他瞑目坐在秀女睡过的衾枕之上。

他闻得见被子和枕头上秀女的香气。女人的香气叫他心里涌上来一阵阵悲怆。

这一切，秀女、女儿本来都是他的，然而现在又都不是他的了。

不一会儿，他觉得口中生火，胸口热得难受，他急忙去抓桌上的水杯，水杯是空的。

他又去抓水壶，水壶也是空的。

痴书生明白了，她把所有的水都倒了。

他明白九天秀女又给了他一颗春药。

也真怪，这女人一辈子对付他这个痴人的只是春药，一种让男人生出兽一般情欲的春药。

他伏在被子上，头昏得厉害，他烦躁地撕扯着自己，扯烂了衣衫。

这是一种十分厉害的春药。

过了好久，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他才从被子上抬起头来，看这间已经渐渐变得冷清下来的屋子。

被子上仍有九天秀女身上的香气在。

他淡漠地看着室内，痴痴一笑。

他太了解九天秀女了。她给他这一粒春药就是告诉他，不光是他，只要是人，都可能被迷失本性。被迷失本性的人有什么可责怪的呢？

她的心机很深。

她又一次作弄了他这个正人君子。

痴书生从被子上爬起来，想在暗夜中溜走，一抬眼，看见了枕头下面露出一角新衣来。

他把枕头拿开，看见了那儿的新衣衫。

这是一件剪裁得体的绸色长衣，是给他用的。下面，是两条红色的小兜兜。

痴书生当时心一颤，脱下了那被自己抓得破破烂烂的长衣，换上了这件绸衫，把两

条红色的小肚兜兜装在怀里，走了。

他一走就是十六年。他时常在梦里想见他的女儿，女儿在冥冥地府里用幽幽的哀怨的眼睛看他，让他夜半冷汗直出。他又时常在半夜里拿出那两块红色肚兜看，他在奢望或许会有人把他的女儿抱去抚养，她们正成为农夫的女儿，雇工的女儿，正为她们那抱养自己的父亲做针黹。

他希望她们活着。

他永远没想到她们又都回到了九天秀女身边，没想到她果然说了就做，不惜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去做“艳水四姬”。

他当时听了如雷轰顶，他决心去找回小妹，告诉她他就是她的父亲，他要带她走得远远的，不让九天秀女和艳水三姬的媚荡迷失了他的女儿。

他就到处寻找小妹。

如今，他找到了结果，金扇公子告诉他，小妹死了，告诉他，那个戴面纱的女人也来过小妹坟上。她在坟边，摘去了面纱，流泪了。

她流泪时，就显得有些衰老。

她不喜欢让弘澧看见她流泪。她说：你走吧，离开这里。谁知弘澧也冷冷地笑，看着她说：你走吧，离开这里。

她就只好不管不顾，当着弘澧的面哭。

弘澧自然哭得更伤心。

哭完了，那女人拍拍弘澧的肩。

“想报仇么？”

弘澧点点头。

“去找那个痴老头儿。”

弘澧看着她，不明白她说些什么。

“去找痴老头儿，他能杀死一老一少。”

弘澧就听了她的话，出山去山下小镇找，终于在小酒店里看见了天天临街凭窗喝酒，一喝就是一上午的痴老人。

痴老人听着他的话，流了泪，看了小妹的坟。他从怀里掏出一块红布，用双手挖着坟前的黑土，把这块红布埋在坟前。

“我来晚了，是不是？我要是来了，你和我说话么？你还能对我笑么？我真希望能看见你冲我笑一笑……”

弘澧听不明白痴老人这些话。

后来，痴老人向他慢慢踱过来。

“走吧，孩子……”

弘澧很惊讶，不明白为什么痴老人像比他更悲伤。

“去哪儿？”他问。

“找一老一少。”

他也不知道痴老人怎么找到一老一少的，痴老人只是沉着脸，领他到这儿来等。

弘澧心里的血在汨汨奔涌，他想见血，想杀死一老一少。

这会儿，凝神伫立的痴老人突然轻轻说了句：“好，你们来了……”

弘澧抬起了头，既没看见人，也没听见响，只有树的飒飒落叶声。

第二章 恶人情

随着痴老人一声话落，从树林里忽然闪出两个身影。

果然是一老一少。

“咱知道，世界上能盯住咱们的恐怕就是这个老痴了。”一老轻轻一叹，这一叹果然让人心里倍增凄凉。

痴老人与弘澧在这一声叹息中心里更加添了几分愁苦。

“咱也知道，只有这个老痴让咱心里不大安稳，咱想这家伙是不是老想得咱‘天下第一’的名号。”一少说。

两人都阴森森地冷笑。

痴老人冷冷地问了一句：“你们杀了小妹？”

一少说：“她不大乐意跟咱们走，又有人要她跟咱们走，她不听，只有一死。这有什么办法？”

“是啊，没什么办法。”一老也说。

痴老人冷冷截住他们的话：“那就拿命来吧！”

说着他就冲了上去，一掌击向一老，一掌击向一少。

一少向后退了一步：“咱可不和你这老骨头渣子打架。”

一老沉声说：“我来陪你好了。”

两人走上了几十招，看不出胜负。

一少在一边闲闲地扯白：“我说你这老家伙怎么这么差劲儿？连一个痴老头儿都放不倒，还叫什么‘天下一叹’？”

一老不吱声，只是和这痴老人对掌。

一老身轻手捷，一闪一挪十分灵便，痴老人沉稳掌重，一下一下颇有宗师之风。二人交手，一老就有点落了下风。

一少倏地飞身而上。

他和一老夹击痴老人。

一边观战的弘澧也一声长啸，攻入进去。

四个人就混战成一团。

一少攻击弘澧，招式着着走险，不一会儿弘澧就一步一退，退向一边。

一少纵声长啸，弘澧以为他要冲自己下杀手，谁知他一纵身和一老一齐扑向痴老人。

两人施出“老少求近”。

还是那上三路下三路齐施的打法。这一次两人又用了对付弘雨的那招式，一少向痴老人上三路招呼，一老向痴老人的下三路攻击，几个回合，就让痴老人连连遇险。

弘澧冲了过来。

已经晚了，这时，一少扑向痴老人的头部，双掌齐击他的太阳命穴；一老双掌齐出，扑向他的下阴、环跳，痴老人迎掌一击，被一少夺掌击中肩头，“啪——”，一连踉跄退出去十几步。

哇哇一连吐出了几口鲜血，痴老人闭目倚在树上。

弘澧一声喊，要冲向一老一少。

“站住！”痴老人一声喊，把金扇公子定定地喝住在当场。

“去！去找秀姑……告诉她，我不怨她……”

弘澧不想动，他怔怔地望着老人。

一老一少也冷冷地看着弘澧。

“你说他那把扇子怎么样？”一少问。

“我看能换上几顿好席，吃上几桌好菜，喝上几坛好酒。”

“那是，拿回去，回京上楼外楼去，准可以混一桌满汉全席。”

一老一少互相搭讪，视弘澧若无物，他们看弘澧不过是一只煮熟的鸭子待烹的野兔。

一痴老人顾不得再讲话，他跌坐于树下，静心运气疗伤。

一老慢慢走向痴老人。

一老边走边叹，一连三叹。

这叹声像一个良善之人遇到了天下最不幸的事儿。

他扬手正欲击向痴老人天灵盖时，一只臂挡在了他面前。

这条胳膊箕张着，封住了他手臂的去路。

“你要干什么？”

站在他眼前的是疯道人。

“何必呢？伤之已甚，杀之更错了。”

疯道人不疯，正色地看着一老。

“你不是我的对手……”一老说。

“有时候不讲这些。”疯道人并没让开。

他身边还有两人，一老斜眼瞟了一下，见出一个是那个三环独行弘环，另一个是个姑娘。

想必这姑娘就是弘云。

一老就笑：“来得好，交出黄木令来！”

弘环慢慢走上来：“不那么容易。”

一老瞥了他一眼：“都说这小子最有钱是不是？”

一少就搭腔：“有钱人更土鳖，三分大钱做两半花。人家府第成群，偏要住在柴房里，你有啥办法？”

“说是三个寒玉戒指，见人就打，还叫个什么三环独行？听说过么，他还会用毒？”

一少又笑笑：“他那一套全没用。咱除了叫‘天下武功第一’还叫‘天下下毒第一’。”

一老啸笑了一声，这啸笑弄得人心冷得直颤。

“难道天下就没有比你更强的人啦？”

“有。绝户老头比咱武功强，可惜他死了，返老还童也没用，他死了。还有个人下

毒比咱强，他叫‘天下毒王’，这人也没了。所以啊，全天下没人能动咱。”

一老一少就阴阴地冷笑起来。

疯道人回头看看弘环。

弘环点点头。

二人身子一纵，一齐飞向一老一少。

弘澧也长身飞起，向一老一少进招。

一老一少全然不惧，不慌不忙地应招。

一瞬间就交手十余招。

弘环用的是“寒风掌”，掌起带风，一招一式呼呼作响，风声在一少身边缠绕。

弘澧用的是金扇，扇扇直指一少命穴。

一少很灵捷地走动在弘澧弘环之间，他以一敌二，犹攻多守少。

一老和疯道人一瞬之间连递十几招。

“老疯子，你还有点意思……”一老冷笑笑，来了劲头。

疯道人没做声，他知道一老比他掌力雄浑，内力又比他强，他只能时时递掌进击，一老一掌挥出，他的攻着马上变老，只好回手变招，另图进击。

五个人混战在一起。

一少和弘环弘澧游斗，没法儿进袭杀人，使他越来越变得不耐，他连连啸声，呼唤一老来与他并肩，但疯道长死死缠住一老，不让他与一少合手。

就是这样，疯道人和弘澧弘环还是险象环生。

这时，从林中飘飘然踱出来一人。

这人像是在踱步，步子十分娴雅，面容也很冷漠。

他身子一飘，就站在一老面前。

“闪开！”一老来气，吼了他一声。

这人定定地瞅一老，眼里喷出一股光。

一老看见这仇恨的目光，也吃了一惊。

“你是谁？”他沉声问。

“一式三绝。”这人答，声音很轻。

“什么？”一老愣住了。

“一式三绝。”那人又呆呆地看定天空。

一老长长地啸一声，一少一闪身，就来到了一老身边。

“老东西，叫什么？”

“见了鬼啦，见了鬼啦……”一老指指这人。

一少瞅瞅这人，问：“你是谁？”

“一式三绝。”这人不怕啰嗦，又说一遍。

“你是一式三绝？”一少更是惊讶。

“嗜书如狂公子弘雨。”那人又答。

“撕下那张皮来，让我看看你到底是不是老绝户？”一老狠狠地看着那人。

“那又何必呢？”那人说毕这一句话，就轻轻一叹。

这一声叹，叹得山林也轻轻地应了一声，像这林子，这山野都认定此情此景值得浩然一叹。

一老变了脸色：“他是老绝户，听他这一声叹气，我就想哭……”

一少也面色紧张：“不可能，不可能，要看他会不会‘一式三绝’……”

说毕，他身子甫动，身形一晃，人已冲上去，对那人连施杀手。

他看上去着着得手，那人似乎已经在一瞬间血溅当场。

但那人只是慢慢抬起脚，悠悠地踱起步来。

一少的掌势连那人的衣角都碰不到。

“又是这鬼步！”一老一少一齐惊呼。

那人轻轻一趁，宝剑已然在手，宝剑闪着寒光，显然是一柄利器。

“莫邪.....小心！”一少惊呼。

已经晚了，那人一挥手，一连三式“绝情剑”法，就将一老逼得连退十几步。

一老一少互瞅一眼，神色惊惶。

这是“一式三绝”老人，是他的宝剑，是他的轻声一叹，是他的“若波若影”步法，是他的“绝情剑”路数。

一老一少这一眼是心神相通的。

虽然他们一上来便得手，重伤了痴老人，但后来来了弘云弘澧弘环和疯道人，这些人他们毫不惧怕，偏又来了一“一式三绝”，莫非他们悬崖上那一掌击出不曾重创这个神鬼莫测的绝户老人？莫非他们打下悬崖的那个人不是真正的绝户老人？看上去这两人的面容是不大相像。

一老一少觉得再呆下去恐怕有点不妙。

两人心意相通，突然长啸一声，一齐向站在一边的弘云和她身边闭目养伤的痴老人出手。

一式三绝老人急忙纵身来救。

一老一少要的就是他这一救，当他身子急纵，在空中，尚未坠落时，一老一少疾身直奔林子。

这一奔跑得好快，转眼间人已杳无踪影。

只剩下这几个人在林边。

疯道人歪头看着这个神鬼莫测的一式三绝老人，他没上前说话，也没道谢。他知道，如果这人是真正的一式三绝老人，那就既不用上前说话也不用道谢。

果然，这人只是看一看弘云弘澧弘环，他对弘云依偎在弘环胸前略有几分惊疑，又

定眼看看正在运功疗伤的痴老人，轻轻地叹一声，转身就走。

他的步子很慢，像在踱步，每一动脚手十分和谐，像画中人影，像台上舞步，让人看了陶醉。

然而这么几步，人就没了踪影。

“他就是一式三绝老人……”

疯道人说了这一句，还痴痴地望着林子。

他觉得有些不大对劲，这个三绝老人，有些不那么鬼气凛然，神秘难测，而且那轻声一叹，除了对人世间的百般无奈，还有一种不可排遣的无限忧郁。

“咱们也走吧？”弘云问。

疯道人点点头。

这时，弘环背起了痴老人，一行人从林子边向松花江上游走去。

林子里好像没了人。

冷冷寂寂的林子只有些残草落叶。

突然从树后闪出了两条人影。

“我说，你不能再这么搅乱我的事！”

另一个人看着他：“七弟，不行，你不能用这东西杀人，这东西太毒，让人死了都会变成怨鬼……”

“你管不着我！”那人喊。

“怎么管不着？你母亲临终之前告诉我，要我找到你，告诉你，不该做坏事……”

“她和爹爹生前倒都不怎么做坏事……有一个儿子，却只好让他住在下房，只好半夜偷偷来看……”弘依讲这话时，眼里都是怨毒。

“这也怪不得你的父母！”弘延说。

“你说该怪谁？”

“该怪皇上！怪那个昏君！该怪那些杀人不眨眼的血滴子，怪那些一心向上爬，不惜踩着人的尸体向上爬的大臣官僚……”

“八大公子都是这路货！”弘依说。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知道！”弘依喊。

“刚才，我的竹筒子已经对准了这些人，只要我这么轻轻一摁，这个世界上就没了九天秀女了，就没了什么一老一少一痴一疯，就没了八大公子里的三个人，你凭什么不让我干？”

“你这么干太阴毒……”

“阴毒？你知道这一老一少是什么东西？他们是朝廷派出来的鹰爪！他们不阴毒？我一躺下，就梦见我爹满脸都是血。我一醒过来，哭得泪湿了枕头。我凭什么要手下容情？凭什么要让他们活得快快乐乐？”

弘延不作声。

弘依恨恨地看他。

“七弟，你还小，你还不懂，有时候，恨比什么都容易。可你要是恨上了什么，这一生大概只会有悲苦……”

弘延的话讲得很诚挚。

弘依不做声了，他想起来了，这个一剑冲天弘延，二十来年是在对弘依父亲和亲王的仇恨中长大的。他讲出这么一番话来，莫不是深受仇恨这一毒虫的咬啮之苦？

弘依坐在树上，不吱声。

两个人都在生气。

傻老头不知怎么就站在了二人面前。

“你又来干什么？”弘依沉着脸问。

“还你们那木牌牌！”傻老头笑呵呵。

“拿来！”

“不行不行。你得把那竹筒筒给我。”

“你要它干什么？”

傻老头呵呵笑：“把它扔水里！不行不行，扔水里也不行，万一有人喝了这水不就坏了？得把它埋起来，对，把它埋起来！拿来！”傻老头向弘依伸出了手。

弘依冷笑地看着他。

傻老头向弘延说：“你也说句话么？”

“说什么？”弘延显然对这争吵并不陌生，他已经腻烦这种没头没脑的争执了。

“这木牌牌也有你的一块呀。”傻老头并不灰心，对弘延笑着说，“他玩那东西，不好玩，真的不好玩……”

弘延不理他。

现在，一剑冲天弘延关心的只是弘依手里的那只竹筒筒，他对那紫木令早已不感兴趣了。

傻老人呵呵笑一阵。

突然，他又“咳——”“咳——”地叹起气来，他的眼里又露出红红的凶光，他又像野兽一样疾疾地向林子中间奔去。

弘延不吱声，但心里仍然害怕。

他知道了这是弘依师父对傻老人用的毒。他也知道现在弘依手里的这短竹筒比他师父“天下毒王”用的毒更是厉害，他也知道只有他紧跟着弘依，才能制止住这个性情乖张的兄弟向所有进长白山禁苑的人大施杀手。

他只想着这些，日思夜想，自然就不再去想那神木令，不去去想禁苑山里的那一棵

神木，不再想那个摄政王，不再想其它的一切。

这已经不再是那个骄横不可一世的弘延。也许是血滴子杀死和亲王那件事让他变了情性，也许是入山以来这一切风风雪雪让他厌倦了争夺？反正他现在根本不想那神木令，只想着弘依，想着他手里这短竹筒。

“我们走吧？”

现在弘依已经伤愈了，不用弘延背他扶他了。他快步在弘延身前走，为的是不再听他那劝诫。他心里说，我决不听你的，我决不听你的。你家在府第门楼在。我呢，有家不能回，只落得在门前有个小土包包，叫个公子坟。父母全死了。我独个儿活在世上，报不得仇，还活个什么劲呢？

他记住了，弘延曾经告诉过他，那些去他家的是大内侍卫中的血滴子，为首的一个女人戴着面纱，用一口古剑鱼肠，而且那些血滴子中有一个身材短粗的人是弘延的仇人，他是山西雷家“开山斧”的传人，用一式“力透斧背”杀死了弘延的父亲允亲王。

不知道一剑冲天弘延见了他的杀父仇人会怎么样……他也会这么心平气和么？

弘依想到这儿，他就冷冷地一笑。

他觉得，世界上的事儿很简单，只要不涉及你自己，一切都可以心平气和，一旦是你的血仇大恨，那你非得让他用血来偿还不可。

他盼望见到那个使鱼肠古剑的女人。

他要亲手杀死她，用比她杀死他父亲还要残酷的手法。

× × ×

冷面冷心弘德坐在炕上，拥着一条被子。

他受了很重的内伤，面色苍白。

他在运功疗伤，但显然这伤势很难一下子平复。

他闭上了眼，似乎什么也不再去想。

三姬飘然入室，轻得几乎没什么声响。

“你们到底是去了？”他沉声说。

从他的声音里，听不出他是同意她们去九天秀女那里呢，还是不同意她们去。

三姬没回答，只是默默地站在那里。

“她对你们怎么样了？”他又沉声问。

三姬还是没有回答。

他受了伤，目光就很弱，不能看清灯下三姬的身影有什么变化。

“三妹，你.....你过来！”他有点急迫。

“她没用化骨粉对付你们.....”他见三妹不走过来，就猜测说，“她给你们吸了鹤嘴毒？三妹，二妹？你们讲话啊？！”

三姬仍只是默默地看着他。

“吸不得啊，吸不得那毒啊，任什么人吸了那毒，也是活活不得，死死不了，只能活受罪啊.....我不是告诉你们了么？那要弄成个黑指甲.....”

弘德突然不出声了，他的脸上流出了一行清泪。

秋三娘轻轻地说：“弘德公子，我们姐妹三人要入山去，要和一老一少拼一命。当然，我们绝不是他的对手。但他俩害死了小妹.....”

弘德说：“你们斗不过他俩，你们三个人在他俩面前走不过十招。除非用‘北里之舞’或许还可以让他们甘拜下风.....”

妙性仙子轻轻说了一句：“用‘北里之舞’能杀了他们，我们就用‘北里之舞’，可惜.....”她摇了摇头，一老一少见到过她们舞“北里之舞”，不为所动。

她们都沉默。

“你们看！”弘德张开了双手，“这是他们急于到手的黑木令和绿木令，我有一计。如果我去找他们，把木令献给他们，或许我会有时机刺死他们.....”

三姬听了，互相望一眼，弘德的这一计很险，但也许会成功。

他没想到他身受重伤，他没想到他自己的生命。

三姬都沉默了。

这就是江湖上传闻的冷面冷心公子弘德。

“好了，姑娘们，别愣着，过来呀！”弘德又恢复了那狎浪的公子哥儿口吻。

秋三妹先轻轻走上去。

他抓起了秋三妹的手。

突然，他看清了秋三妹的指甲莹然雪白，没一点染黑的痕迹。

“啊，原来你们没吸那鹤嘴毒！”

他高兴地忘情了，抱住秋三妹吻个不停。

“可她讲了个条件……”妙性仙子冷冷地说。

“什么条件？讲！只要你们不受罪……”

人面桃花二娘笑盈盈：“只要两件东西。”

“要什么？”

“一是你手里的两支木令。”

弘德两手平平一推，两支木令飞到了二娘眼前。

她伸手接了。

“还要的就是我们姐妹三人亲手割下你的脑袋……”

弘德未做一声。

稍顷，他悠然一声长叹。

“我身受重伤，活也无用。要首级就拿去吧。但是，你们一定为小妹报仇？”

三姬点点头。

弘德沉默了半晌，忽然抬起头来。

“好，你们先为我舞一回‘北里之舞’。”

弘德知道，当他一被这些女人痴迷迷地弄昏时，她们就会拔剑，飞快地割下他的人头。

他以往见过三姬用这法儿杀人，也想让三姬听他的话，用这法儿替他杀人，从没想过这会要她们用这方法杀死自己。他突然知道了这是最好的一种死法了，为这方法所杀的人，不枉是在世上混过一次的男人。

他也是这样。

所以，他没有忧愁，没有泪水。

正在这时，三姬中的人面桃花突然出手，点了他的睡穴。

弘德就昏然睡去。

他醒来时，天已然微微亮了，他是坐在一乘轿子上，两个轿夫都是山里的粗汉。

“抬我去哪里？”他问。

那两个汉子根本不答话。

弘德一摸怀里，神木令还在。

三姬呢？他回头凝听，轿后有哒哒的马蹄声响。

“抬我去哪儿！”弘德又是一声吼喊。

轿夫仍是不理他。

这时，一个娇美的声音从身后飘来。

“公子何必询问，你只要知道始终和我们在一起，这就够。”

这是秋三妹的声音。

弘德闭上了眼睛。

他知道，他这会儿没法动，只好由她们去，也许，她们会把他送给九天秀女。

那女人或许会在他身上用化骨粉。

那样他会死得很惨。

他只轻轻叹了一口气。

他是个冷面冷心的人，他只能平静地不动声色地等着这厄运。

他向轿外看一看，远远的晴朗天空中，一簇白白的山峰矗立在蓝天之中。

那，就是长白山的覆盖着白雪的山峰了。他们就要走到这禁苑中的圣地了。

第三章 温泉水滑洗凝脂

满清的一支曾在这里发源，他们渴吸三江之水，从一道松花江、二道松花江、三道松花江中渴饮生命的甘露，饿吃林中的果实，这里野山梨、山枣、山钉子、山栗子和其它浆果到处都是，他们取百年老藤制成了箭，射杀长白山里的虎豹鹿獐，他们用尖尖的树枝削成枪，在水流清清的松花江里扎鱼，松花江里有鱼之上品，有名的“三花”鱼，即：鳌花、边花、鲫鱼。他们把兽之血肉、鱼之尸骨在篝火上烤熟了，果腹。松花江和长白山养育了他们悍勇剽壮的一族后代，这些后代骑上了战马，一路风靡，直到拿下了京都。

他们的后代就都在京都活下去了。他们不再怎么射箭打猎吃鱼了，他们弄珠宝玩小鸟，狎女人搂男仆，过着奢侈的日子，他们知道在心里有这么一块圣土，这里是他们耻于面世的蛮荒之地，是汉人们所不屑一谈的林莽荒山，他们在睡梦里时时惊醒，以为他们的江山突然崩塌，他们就成为一支回到祖源之地的部族，他们就又带着本族的子孙回到了三江之源。于是，从他们的先宗祖皇帝皇太极起始，就把这长白山封为“禁苑”。

禁苑之处，严禁猎杀严禁砍伐严禁屯居严禁盗用山上的一草一木。

如今，几路人马一齐奔向禁苑。

他们都有雍正皇帝的口谕：找到神木，砍下神木，把它运到京城去，便可成为摄政王。

就是说，在雍正帝百年之后，这八大公子之一的人就是天下第一臣，甚至有可能取代那个雍正的昏庸继位者。

这是一场权力梦。

× × ×

轿夫健步如飞。

山并不陡峻，长白山的路就是这样，至多不过是一条长长的缓坡，你以为这儿的山不陡路不险，但你一回头，向回眺望时，你才知道你想错了，远处的小屯、平地都在沉沉脚下，山鹰也只在你们身前身后飞。

你已经爬到两千米的高处了！

三姬见到一汪溪水，在古树掩映之处。她们喊住轿夫，去给弘德打水喝。

她们把弘德扶出轿来，让他在阳光下的倒树上坐坐。

长白山上的秋阳正热，山顶的热气一阵阵扑向她们，三姬香汗淋漓。

她们想洗一下澡。

秋三妹问弘德：“公子，你想不想洗一洗？”

弘德笑着摇摇头。他没这个力气，也没兴致。

“公子如果想洗一洗，我来服侍公子好了，这儿的水是从山中流出来的温泉。”

弘德望着溪水，溪水潺潺地流淌，把它所拥抱的石头都画成了五色的，那是硫磺在作怪。

从山上一阵阵扑来了热气。

轿夫说：“这儿的温泉水热，煮得熟鸡蛋呢。”

三姬又是一片啧啧的赞叹声。

她们就先脱下了鞋，走下了热泉。

然后就传来了她们低低的呻吟和浅浅的笑声。

水是热的，自然让她们娇嫩的身子不大好受，但那熨贴的滋润又让她们十分快活。

弘德已经看不见她们了。

那两个轿夫身不由己地站起来，踮起脚尖向温泉边凑过去。

弘德看见了轿夫大张的嘴。

他知道轿夫已经看见了他们不该看的东西。

弘德没有抬头，只是一扬手。

两个轿夫就悄没声地躺下了。

弘德用两粒石子打进了轿夫的后脑。

“咳——” 一声轻轻的叹息。

弘德身子一振，他知道来人已不知不觉站在他的身后。

“你是谁？” 他问。

“你回头看看就知道了。”

弘德就慢慢转过头去，他看清了，这是那个戴面纱的女人，是那个九天秀女。

“是你？”

九天秀女点点头。

“何必呢？滥杀无辜，你真不愧是冷面冷心，连这么两个凡夫俗子都不放过……”

弘德低下了头，没应声。

“拿出神木令来！” 女人命令他。

他抬头看看她。

“我可以杀了你……” 她慢慢说，见他不为所动，就说下去，“我也可以杀死她们三个人，让她们的尸体在温泉里荡，一直荡到一处泉眼那儿，那儿水沸，就可以把她们的身子煮熟，像熟鸡蛋一样……”

弘德突然止不住大声呕吐起来。

女人沉默了，看着他。

“都说我是冷面冷心，其实比起你来，我可真差得太远……”弘德轻轻叹气。

“如果你杀了我，拿去了神木令，你就不再对她们下毒手了么？”弘德问。

九天秀女点点头。

弘德神色黯然。

“你听，她们笑得多好听啊。你知道我能抵得住‘北里之舞’的秘诀么？你想不想知道？”

那女人迟疑了一下，点点头。

“说来也简单。我只是拼命地想，她们都只是刚刚足月的光腚娃娃，这会儿被扔在艳溪边的牡丹花丛下，这会儿正一会儿笑一会儿哭呢。这么想，看她们一举一动都是婴儿，你就可以不动任何淫欲的念头了。”

“你都……动过她们？”女人问。

“没有。小妹没有，三妹也没有。”

“胡扯！”女人提高了声音。

“真的。小妹搂在我怀里，她还是孩子，抱着我，梦里叫爸爸。我怎么能……三妹就是那么愁眉紧锁，我也……”

那女人突然低下了头。

“你是个真正的男人。”

弘德笑了笑：“你是头一个这么说我的人。四姬心里可能这么想，但她们从来不说。你答应我了，不再惩罚她们……”

女人点点头。

“好吧。拿去……”

他从怀里掏出那两支神木令，递给了那女人。

那女人防备地侧着身子，手臂平伸，又不伸出得太远，以防备弘德耍花招。

弘德微微哂笑，

那女人接过木令，手竟微微有些颤抖。

弘德心想，这神木令传为武林至宝，但也就是一块块坚硬无比的木牌牌而已。这东西有什么稀奇，竟让天下闻名的女魔头九天秀女这么激动不安？

九天秀女把神木令放好，看一看弘德：“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弘德一笑：“我打不过你，又受了重伤，只是徒然费力，自然不免一死。我要高叫她们，她们必然又要违你这师命，必然受罚。如果那样，岂不是更糟？”

九天秀女轻轻叹了一口气说：“这样，她们便不知你是为她们而死了。”

弘德哈哈大笑起来：“人死了，还要树个什么碑儿状儿的么？”

九天秀女惨然一笑，倏地出手，闪电般点了弘德的睡穴。她又一出手，这是一着“寒风掌”手法，在弘德的后背猛击一掌。

弘德立即口喷鲜血，心碎而死。

在温泉里，三姬感到十分舒服。

她们眼望着蓝天，想起了满族族氏关于他们始祖诞生的传说，就心里萌生一阵阵激动。她们也希望自己成为佛库仑？成为满族始祖的母亲。

温泉的水也能够洗去人心里的污垢。

秋三妹突然说了句话：“他比我们都好.....”

她这句话讲得声音很大，妙性仙子和人面桃花听见了，温泉和山也都听见了。

她俩脸色一阵子绯红。她们当然知道秋三妹说的是谁。

“我们干嘛去赶往禁苑？我们要什么？神木令？摄政王？什么也不是我们要的，我们只要一件.....男人的真心.....”

妙性仙子和人面桃花都心里一震，她们知道，秋三妹说的是真话。

“我是弃儿，谁要是真心待我，我乐意和他一辈子在一起。”

“我也是。”

“我也……一样。” 妙性仙子说。

三个人的心都怦怦跳，她们互相望了一眼。她们知道她们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抉择：她们不去长白山禁苑之地，和那些人争夺什么神木令了，她们不去那儿仇杀别人了，她们要下山，要回去找她们自己的幸福日子。

“你得嫁给他！” 人面桃花瞅着秋三妹。

“还有你……” 秋三妹说。

“还有你……” 人面桃花看着妙性仙子。

一时巨大的幸福充溢着她们的心。

她们要马上穿衣去看弘德，看那个外表冷冰冰，实际上有火热心肠的男人，她们要把这喜讯儿告诉他。

“你和他讲。” 秋三妹向人面桃花说。

“不，还是你讲。” 人面桃花也少有的羞涩。

“你们俩在后面，等我和他说。” 妙性仙子笑盈盈的，她乐意亲口把这喜讯儿告诉弘德。

她飞快地跑过去了。

她远远看见弘德趴在倒树上，像累极了的人在伏案假寐。

她笑了，这男人也有孱弱的时候，她飞快地回头瞅了一眼，二妹三妹还没过来，她可以偷偷地亲他一下。

她走近了，马上像被雷殛了。

弘德伏在倒树上，已经死去多时了。他最后一口血狂喷向前面的倒树、草地，连一丈外的一棵树探出的枝条上也溅上了斑斑血迹。

三姬默默地看着他。

她们刚刚憧憬的美梦马上就破灭了。

弘德死了。

这个冷面冷心的人好像是她们在人世上唯一的亲人。

如今，她们又被这个世界给抛弃了。

三个人都去看弘德背上的伤处。

是寒风掌！

她们回头看见了轿夫的尸体，知道轿夫是弘德杀死的。弘德呢？是谁杀死了他？是那个使寒风掌的三环独行公子弘环么？他拿去了弘德怀里的两支木令。

她们悄悄在倒树边挖一丘坟墓，把冷面冷心埋在这里。

秋三妹哭了，哭得十分伤心。

妙性仙子和人面桃花也都沉着脸。

她们把弘德埋好，三个人互相望望，话也不说，就一齐向那高耸入云的长白山主峰处奔去。她们把所有的爱都化成了仇。

第四章 不问缘由好杀人

弘雨变得有些疯疯狂狂的了。

他不知自己为何人，他想一会儿是那个在松花江边和珠儿弄罢下套的青年汉子，一会儿是那个在卧佛寺后山走出来的一式三绝老人。慢慢地他忘记了珠儿了，他只是那个一式三绝老人，他在这人世间是无性、无欲、无情的，他要杀死一切黑指甲的人，杀死那些为了夺取神木令而滥杀人的人。

他一边走，一边左右手比比划划。

他是在练那“一击双搏”，如今他已经不需要写一字互换一下笔，他只需双手一顿，

互换那意识就达到了，他就可以顺畅地写下去。

世间的读书人没一个会像他一样，把黄庭坚的这首“春归何处”词写过这许多遍。

他已经看不出是一个贵胄公子了，头发长长的，胡须也长出来了，身上又脏又破，穿着一身皮革制的筒子，一歪一斜地向长白山主峰进发。

他还记得他的仇敌：一老一少。

他一边用“若波若影”步法在林子里缓缓地飞，一边口里自念叨：“这就是一着，左手回春，右手击归，同时换手，又是一招，左手击归，右手回春。”

如果这时有人见他念念叨叨，脚下又飘飘荡荡，衣衫褴褛，准会以为自己见了鬼。

他正走着，突然看见一个人站在他面前。

这人是傻老头。

“你是谁？”

傻老头不做声。

“你是谁？”

傻老头还是不做声。

弘雨就有点火。

他上去冲傻老头就是一掌。

傻老头一边咳着，一边应对弘雨。他很吃惊，从禁苑之地走出来的这么一个猎人，都有这惊人的武功，这叫他又惧又惊。

弘雨就双手互换，对傻老头施起了“一击双搏”。

傻老头马上就呆了。

“你会‘一击双搏’？你是谁？你会‘一击双搏’？”

弘雨也不说话，他只是一味地向傻老头施招。

傻老头只还了几招，见势不妙，身子一纵，准备逃走。

弘雨不待他身子落地，身形一飘，飞了上去，左手击出一个“除”字，右手划出一个“非”字，这手势一换，右手一划，左手又一击，傻老头的身上就挨私雨左手右手各一掌。

傻老头像纸鸢落地，立时口吐鲜血。

弘雨看着颓然倒地的傻老头，不出一声。

傻老头连连咯血。

“你是一式三绝？你是一式三绝傻老头子，傻老头子没认出你来，你是一式三绝.....”

弘雨仍静静地注视着他。

傻老头的脸色更苍白：“人生是命，我当年被他救过。那一天，他在练这一击双搏，我说了句：我早晚得死在你这套掌拳交加的武功下。他还只笑笑，.....”

弘雨又看看他，看看这个垂死的老人。

他只是在心里想：终于杀死一个人了，终于杀死一个人了。

他现在是真正的“一式三绝”，对人无情、无性、无欲。

傻老头从怀里掏出两支神木令来：“给你，给.....老绝户那本书上记过木令有用，可惜我不记得了.....”

弘雨仍静静地看着他。

“其实，这木令不是我的，是我从弘依和弘延那儿借来的.....”

傻老头又吐了一口鲜血，死了。

弘雨看看他，去扳过他的手，看看他的指甲，这是老年人的指甲，皴裂，干涩，没一点儿釉彩。

“他不是黑指甲，他不是黑指甲.....”

弘雨拣起落在地上的两支神木令，又飘飘忽忽地向山上走去。

×

×

×

一老一少冷冷地望着她。

“你以为可以骗我们，那就错了。”一老说。

“你以为可以骗我们，那就错了。”一少也说。

“拿出木令来！”一少喊。

一少要她拿来傻老头手里的紫木令和白木令，才肯给她那支红木令。

她现在就只缺这支红木令了。拿到这一支红木令，她就可以昼夜兼程，赶回京都去复命了。

可她知道一老一少不会给她。

“把你们手里的红木令给我，我一定找到傻老头，把那两支木令要出来！”

一少笑，一老也笑。

“你这是望梅止渴。”一少说。

“你这是望梅止渴。”一老也说。

她气得颤抖起来：“你们俩杀死了小妹？”

一少点点头，一老也点点头。

“好，好……”她只会说好。

她掣出鱼肠宝剑来。

她这一支剑不是真正的鱼肠宝剑。

一老一少冷笑。

“你想和咱们动手？”

她不说一句话，直纵身过去，刺向一少。

一少赶忙应招。一老在一边观看。

两人就走上了二十多招。

一老见一少不能占先，就长啸一声，纵身而上。

这一下她就连连遭险。

一老一少把她逼在树下。

两人向左右看看。

没有人，没有人看见他们的搏杀。

“你说，咱们要把八支神木令都带回去交给皇上，他乐意不乐意？”一老说。

“这女人可是皇上的宠人儿。”一少提醒他。

“管她是不是宠人儿，只要你用剑逼上她，我给她这么一掌，她就再没法儿向皇上讲什么了……”一老狞笑。

一少看着一老。

两人杀意已决。

这时，林子里突然传来一声女人的惊呼。

“不行，有人！”一老一少立时向后退几步。

从林子里缓缓地踱出那个书生来。

一老一少认出这就是那个叫他们难堪的自称为“三绝老人”的人。

一老一少立即长啸一声，齐齐扑向那人。

那人身形飘飘，在一老一少的掌下游走。

三人绕斗半晌。

九天秀女理理散乱的云鬓，她漠然地看着三人的恶斗，准备转身一走了之。

突然，一老一少又向那书生突施杀手，两人又用起“老少求近”。

那书生一时就连连遇险。

一少的掌风飞过，把那书生的肩上扯破了一片，破布缕缕就在风中飘，那书生仍在走着“若波若影”的步法，若没这步法，他早已倒下了。

九天秀女轻轻一叹，她要马上离开这里了。

蓦然，她看见那书生掣出两支宝剑。

他右手使一支莫邪宝剑，左手用一支鱼肠古剑。

她一声清叱，马上飞进去与一老一少搏斗。

形势顿变，一老一少在两人攻击下失了先机。

一老一少没想到她会上来助那书生，就有些慌乱。

如果他二人对付这个会“三绝”绝艺的陌生人，还不至于落败，或者说甚至有取胜的可能。但九天秀女一攻上来，就让他两人处处受挫。

这会儿，他们两人要走也走不了啦。

那书生轻轻一剑，剑走风生，嘶地一声就让一少的肩膊受了伤。

一老一少恼羞成怒，两人一声长啸，拼命扑向那书生。

九天秀女却不慌忙，她向一少的胯间轻击一掌，迫他回身自救。

一老一少渐渐力拙，他俩的脸色也变了。

那书生双剑一变，鱼肠虚指，莫邪横挥，唰的一声，一老手里的拐断了一截。

一老一少也就像九天秀女刚才一样，被逼得靠在了树身上。

他们自忖这一回肯定是没有生路了。

“九天秀女，你可以独带八支神木令回去领功了。”一老喃喃说。

九天秀女一震，她想起了雍正帝的严旨，命她务必取回蓝红黑绿四支神木令，余下四支让一老一少带回。

她轻轻地垂下了手臂。

那书生显然在等她发话，好一剑刺死一老或者一少。

可她半晌无言，只是轻轻地一叹：“让他们走吧！”

她发了话，可这话出乎那书生意外，他呆怔了一下，不明其意。

“让他们走吧。”

一老一少望望她，突然冷笑起来。

那书生看看她，咬咬牙，手也垂下了。

一老一少趋势纵身，几个纵跳，人就没了踪影。

那书生呆呆地站着，望着她。

“拂儿，拂儿，你是拂儿么？”

那人看看她，咬着嘴唇，轻轻地摇了摇头。

“拂儿，如果你是拂儿，就记住，你的父亲是那个一痴老人，你的妹妹是那个‘艳水四姬’中的芙蓉小妹。她是你的一胞妹妹，她被这一老一少给害死了。这次来深山禁苑，你不能寻仇，但回京都之后，你可以杀死他们，报这一血仇……”

九天秀女说完，就慢慢向林子里走去。

这个书生站在那里，想追上去询问，又踌躇不定，就这么看着那九天秀女的身影消失在林子里。

他就慢慢向回走。

他就是拂儿，就是那个一心替弘雨报仇的拂儿。她在研习了“一式三绝”之后，就决心变成那个三绝老人，变成一个新的嗜书如狂公子弘雨，所以她忍住不向九天秀女陈情，不和她讲话。

她怕一讲话，就会泄露真情，就会忍不住哭起来，就会扑到九天秀女的怀里去。

她默默走进林子，这里有一个人在等她。

是她的丫环慧珠。

慧珠看她神情恍惚，就不和她讲话，默默地跟着她。

拂儿的心很乱。

她只知道她生在京都，长在那一个胡同里，像王府一样的院子里，来来去去的人都

交口称赞她聪明伶俐，她母亲也就十分快活。她从不知道她的父亲是谁，也不知道她还有一个妹妹。她在外面听说那“艳水四姬”都是艳庵师太从艳溪边的牡丹花丛中拣回来的，哪里想得到这些被抛弃的孩子们竟有她的妹妹呢？

那么说，妹妹是被抛弃在艳溪之侧的弃儿了。

那么她呢？

拂儿心乱如麻，她想，她只有找到一痴老人，那个从前她以为十分陌生的武林前辈时，才能知道这些事儿。

她站住了，她已经走到了密林深处。

她沉思得太专心了，竟没有发现两个人就站在她面前。

一个人在阴阴地冷笑：“这小子还得送他去西天，不然咱还不能算是个‘天下一叹’。”

另一个人就应了一声：“咱也不能说是‘天下武功第一’。”

她抬头一看，还是刚刚逃遁去的那一老一少。

她定了定神，好像在诧异她怎么又看见了这两个恶人。

“咱这会一定打发你去阴间报到！”一少恶狠狠地说。

“咱决不会让你受罪，咱不会用那个化骨粉，还有九品红什么的，那玩艺让人受罪，咱不忍心让你受罪。”一老笑嘻嘻地说。

拂儿的血热起来了，就是这一老一少，就是这两个坏东西，杀死了她心爱的弘雨，还杀死了她的妹妹芙蓉小妹，她怎么也想不起来了，那个芙蓉小妹长得是么样子呢？她像自己么？她为什么要去跳那个赤身裸体的“北里之舞”呢？是呀，她对母亲知道些什么呢？她知道得实在是太少了……

她沉思着，眼光连看也不看一老一少。

她漠然地提剑在手，她手里提的是那柄莫邪宝剑。

第五章 他是我，我是谁？

拂儿怔立在当地，手里提一口莫邪宝剑。

一老一少站在她面前。

她知道这两个人想置她于死地。

她也想亲手杀死这两个人。

三人站在地上，都蓄势待发。

但经验老到的一老一少从她眼里看到了一丝沉迷，看到了一腔悲郁。

他俩心里暗暗高兴。

他俩是眼见得九天秀女疾驰下山的，才决定回来杀死这个年轻人。不管他是不是“一式三绝”，杀了他，天下就再没有这鬼影似的步法，就没有让人头疼的三绝绝艺。

他俩像上次杀死弘雨一样，更有把握杀死这个年轻人。

弘雨比这年轻人更有功力，虽然他也口口声声自称他就是嗜书如狂公子弘雨。但一老一少心里明白，他的功力比弘雨差了许多。

他们知道，自从在影壁山悬崖上和弘雨那一场恶斗以后，再没有比那一次更惊心动魄的恶斗了。

一老一少都抓起了武器。

一少拿出了那只“叫妈妈”。原来这“叫妈妈”是用上好的金钢铸成的线，前头那小小的叫嘎嘎上有无数探出的毒针，他就用这带毒针的“叫妈妈”勒扯别人的兵器，还用那带毒针的叫嘎嘎来扰心神，惑敌阵。

一老拿出了那半截孤拐，这是精钢铸就的孤拐，刚才一阵竟被这个书生一剑挥成两截，这叫他又羞又怒。

“杀了他，那把莫邪宝剑归我！”一老喊。

“我要那柄鱼肠剑！”一少喊。

两人俨然已经胜券在握。

拂儿仍然在心里忖度。原来那个天天跳“北里之舞”的小妹是她的妹妹，她怎么会有这么个妹妹呢？她长这么大也没有听见妈妈讲过父亲，而那些大内侍卫们在背里见了妈妈也是又惊又怕，她隐隐约约听得他们讲，似乎皇上很喜欢妈妈。她长大了，也迟迟疑疑，她以为自己是一个公主，是雍正皇帝的外妃们生的孩子，不然不会被那些大臣们优渥有加。她的内心里一次一次把她的出生描述成她母亲在清渊阁里和皇帝相会的结果，她把她居住的豪华与气派的高贵当成是皇帝女儿的必然。她从来没有想到她会有一个父亲，他是一个武林中人，叫一痴。她也从没有想过她有一个妹妹，叫芙蓉小妹，是天下人人唾弃的“艳水四姬”之一。

她飘然举剑，铛啷一声，剑与拐相碰。

一老当然是急急收拐，他在心里叫骂，这个狗东西一式三绝，不独步法独步天下，连这宝剑也是举世无双的利器。

这一声铁器铿锵使她幡然省悟。

现在，她什么都不能想，也什么都不该想，她现在该报仇了，给她的小妹报仇，给她的心上人弘雨报仇。

她一声怒喝，双剑齐举，冲向一老一少。

一老一少蓦然长身而退，他们忌惮她宝剑上的剑气。

她一跃而再跃，让一老一少不得还手。

看来，她似乎占尽了先机。

这时，在林子边上，有一个穿着破烂毛皮的年轻人，正在注视着她的两支宝剑。

他一边看，一边摇头。

他缓缓地踱出林子，站在三人一边，看他们恶斗。

那一边，还有一个俊俏后生。这是慧珠，她手握宝剑，随时想冲上去助阵。

她也面带喜色，以为拂儿这次一准会成功。

一老一少飘身后退。

“又是这鬼步法。”一老念叨。

“又是那三绝老头儿的玩艺儿。三绝老头下了多少崽儿？怎么这一式三绝杀也杀不完？”一少脸上带着苦相。

“你到底是谁？”一老歪着头问。

“我是一式三绝。”她沉声回答。

“你是谁？”一少也问。

“我是嗜书如狂书生弘雨。”她又回答。

一老一少就互换了一下位置。

拂儿当然看不出，这个位置没什么必要换，她这么认为。

那个呆呆地看她的褴褛少年就咦地吐出了一声惊讶。

一老一少和拂儿当然都看见了他，但谁也没有把他放在心上，他那打扮，太寒酸了，像一个山里的穷叫化子。

一老一少又是一同长啸，这一次他们又施出了那看家本事“老少求近”。

在慧珠和拂儿眼里，这简直是水泼不进的一套拳掌拐线齐施的狠毒功夫。

可少年见了，只是点点头。

一老一少攻势大盛，这拂儿的剑气就越来越弱了。

一老飞起一拐，那支鱼肠古剑嗖地一声飞了出去。

一少见那剑脱手，心里一喜，一纵身就飞了出去，去取那剑。

谁知他身子甫落，手仍空着，回头一见，鱼肠古剑已落在那少年之手。

“拿剑来！”一少喊道。

褴褛少年一笑，仍手提剑不给他。

一少刚要上前施杀手，那边一老吼叫：“剑飞不了，先杀人要紧！”

一少一听，纵身飞去，又围攻起那拂儿来。

拂儿左手施掌，右手施剑，开合无力，击不退一老一少的上下齐施。

那褴褛少年就开了腔：“噫，这人也算是会了一式三绝，怎么这么不会变通？这掌也是剑，剑也是掌么……”

拂儿听了，全然不能理会。

褴褛少年十分不满，他认为这个拂儿很笨，为什么不懂得左右手互援互换的道理呢？

他不知道，如果会了“一式三绝”的绝艺，再会这左右手互换的道理，一老一少会这么从容么？

“唰——”地一拐，那拂儿就向后退去。

“嗡嗡嗡——”，那“叫妈妈”一晃，拂儿又向后退。

这褴褛少年还在沉思。这书生好面熟。他说他是弘雨，是嗜书如狂公子弘雨，又是一式三绝老人。是的，他熟悉这人，这人是会这步法，是会这剑法，是会这掌法，而且他也是手里有这么一柄莫邪宝剑。

他是弘雨，那么我是谁呢？

他看看手里的那柄鱼肠古剑，这剑他也熟悉。

他是谁呢？

他想起了那山崖，想起了在影壁山上那一场恶战，想起了老少齐攻把他打下山崖，想起了教他的珠儿……

他想起了一切。

那么，眼前这人肯定是那个小姐了，这个站在一边的就是那个慧珠了。

“你是慧珠！”他两目炯炯。

那丫环正焦躁不安，只向他急急地点点头，又去看那一场恶斗去了。

那么，这场上的就是那个小姐，那个三次救了他急难的小姐。

难道她是为了给自己报仇？难道她是为了报答他留下的“一式三绝”的那几本秘籍？难道她真是为了他，才不惜性命地死死拼斗？

他感慨万分，不由轻轻地叹了一声。

这时，一少正用“叫妈妈”缠下了拂儿的帽子，让她一下子露出一头秀发。

慧珠惊叱一声，冲了上去，被一老一拐击得向后退出几丈远。

一老一少正欲向拂儿齐施杀手。

恰恰在这时，弘雨发出了一声叹。

这一声轻叹立时让一老一少住了手。

“怎么啦？弄出了鬼狐障，老绝户怎么是个女的？”

“晦气！晦气！”一少装得十分老成。

“你听是谁在叹？”一老脸都变了色。

我用这颗脑袋担保，这一回可真是那个老绝户来了？”一少说。

两人不再管顾拂儿，都退了回来，向四外瞧。

没有人。除了那个破烂少年和这个已经被一击倒地的人，没有别人，没有那个叫天下武林人谈之色变的“一式三绝”老人。

弘雨轻轻地走上去，他突然觉得他的心又怦怦急跳起来，血在身体内汨汨流动得很快。

“我就是一式三绝。”他说。

一老一少惊讶地互相看了看。

“我就是嗜书如狂公子弘雨。”他又说。

一老一少不由得裂嘴笑了。

“到底是一式三绝名头大，是不是？”一老问。

“可那个嗜书如狂公子弘雨是个什么东西，你们都乐意冒充他？”一少问。

“我就是弘雨。”他很心平气和。

“这个人就是那个弘雨？”一少摇响了“叫妈妈”，这玩艺儿嘎嗅叫，叫得人心烦得要死。

拂儿咬着牙，恨恨地看了弘雨一眼。

笑话，这个山林野人怎么会是弘雨？

弘雨笑一笑，走到了一老一少面前。

他突然平平地向一少伸出去左臂，而且这臂伸得老远，胳膊伸得直直的，如是招式，也已经用老。

一少就微微晒笑，他伸手刁腕，想一下子弄折这山林小子的腕子，让他混一个残废，省得他如此不识趣。

谁知手一伸出去，抓了个空，而且眨眼之间，弘雨的手臂又松松地垂在他手臂之上。

如果这个山林小子刚才是会几下子武功，被弄折的就不是这小子的腕子而是一少的手腕了。

一少不由得心一惊。

“小心！”一老喝道，他也看出了蹊跷。

三个人就站成了对峙之势。

拂儿看着，突然没了兴致。

她爱弘雨，她苦苦研习“一式三绝”，以为这是天下不传之秘，谁知道她那么郑重地说：我是一式三绝，我是弘雨，竟被这一老一少弄得如此狼狈。糟的是，不知从哪里钻出来这个野小子，他也说他是弘雨，他是一式三绝。如果他是弘雨，他是贝勒公子，那她不就真是皇帝之女的玉叶金枝了么？

她冷冷一笑，说了声“走”，和慧珠就默默地走了。

只剩下了一老一少和弘雨。

弘雨当然知道她走了，一老一少也知道她走了。

如果她是一式三绝，他们绝不愿放她走，但她是一个女子，这又另当别论了。

重要的是要杀死这个山林里不知死活的穷小子，他搅了他们的好事。

一老一少下了决心。

他们想一击致命。

可弘雨并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他在望山林。

好了，如今他知道他是谁了，他不是那个嗜书如狂的公子弘雨么？他不是那个一式三绝老人么？他要去杀死这一老一少，杀死所有手指甲染得黑黑的人，他们杀死了他的亲人，那个救过他一命的山里姑娘珠儿。

他气凝神闲，待而不发。

一老一少突然弓身，纵身飞起。

就是乒乓对了十几招。

一老一少又退回原地，止足不住，不得不退回去十几步。

一老一少惊讶地互相望望。

他们真不知道刚才这一下是怎么回事。

他们真不相信世上会有人能敌得住他们的绝艺“老少求近”。

他们以为这一下不过是偶然，就互递一下眼色，换了一个位置。

弘雨的左右手只抖了一下，左手就成了拳，右手就变成了掌。

一老一少不由得大惊失色。

“一击双搏？”

这个破衣褴褛的少年会“一击双搏”，他竟然会那种天下的至上武功“一击双搏”！他们不信。

于是，他们凝立不动，突地变换了几个姿势。

他们身子一动，弘雨的手只一抖，便拳掌分开，快得叫人瞠目。

一老一少呆住了，半天没动地方。

他们眼见了弘雨的手势，那每一式不待他们发出，他便应变在先了。

一老一少脸色变了，他们呼啸一声，纵身飞逃。

两人朝拂儿她们的相反方向奔去。

弘雨轻轻抖抖袍袖，他叹了一口气，不知是叹没有和这一老一少拼死而搏呢，还是叹气这身衣服实在是不堪入目。

他慢慢朝拂儿她们走的方向追去。

他不急，他不要去追什么人，他要赶去看那株神木。

第六章 心事却向谁诉？

在山林里，弘环和弘云一齐向前走。

他们和弘澧、痴老人、疯道人刚刚分手。

他们不着急，他们要到长白山禁苑去。

弘环深情地看着弘云。

这姑娘温柔、慈和，让他心里总像是汪着一汪泉水，又清又纯。

他有无数的心理话要和弘云说。

他想说说他在朝堂里的故事。

他每天出入午门时，总在想那沉重的大门在他一走入去就轰轰响着关上了，关得严严实实。

他就再也走不出那午门来。

他就一辈子呆在朝事房内。

朝事房好暗好冷，这是他那一天感到的。

那一天天晚了，皇上说过还有事要议，大臣们就没有走，在朝事房里等待。

天黑透了，也没有皇上的旨意，召他们去。他们又不敢问，只好点上蜡烛，坐在朝事房里等。

蜡烛光摇曳，照着一个一个朝臣。

弘环突然觉出，这些朝臣都是弓着腰，低着头，一脸皱纹的。

他看看弘澧，那么小的年纪，竟也是那么正襟危坐着，一副老人模样。

他当时忍不住想笑，而现在想起来，他就忍不住轻轻叹了口气。

他们那一次是在冷冷的朝事房里等了一夜，他们不敢走出宫去。

直至第二天早上，皇上才派人来告诉，他没什么事了，让大臣们都回家去歇着。

这些弯腰驼背的人们就在宫侧走出来，从午门走出，他们的脸上灰暗无光，一脸倦意，无精打采的。但一走出午门，便一个个挺起腰来，眼里也有了光彩。他们喝斥下人，坐上轿子，威风凛凛地打道回府。

弘环那次从朝里回来，就告病一个月，坐在那柴屋里足不出户。

他想和弘云讲，他不想上山去弄什么神木，他想回京都去，告个病，和她一起去江南，找个山水之地，快快活活地过日子。

她笑了。

两人的心意相通。

弘环告诉弘云，他没有神木令了，他手里的那一支绿木令被弘德弄去了，他可以直接和她下山。

“可是，我还有一支呢。”她亮出手中的木令，这是一支黄木令。

“把木令交给他们好了，让他们上山吧。”

弘云点头同意，本来她就十分淡泊，来时哥哥一再嘱咐她，咱不争那个摄政王，不得不入山，听从圣旨就是了。如今她情愿把这支黄木令送给别人，和弘环一起回家。

两人点着了火，坐在篝火边谈天。

天很晚了，话总有说尽的时候。

弘环说：“你睡吧，在火边睡。我为你看守篝火。”

她笑了笑，躺下了。

这时，一个人影一飘而至，他飞到了弘环身后。

“谁？”

弘环来不及回身，一柄利剑一下子刺进了他的胸膛。

弘云睁开了眼，她一把抱住倒在她身上的弘环。

她瞪眼看着，她躺倒在地上，看到一个篝火闪烁中狞笑着的面孔。

是你？！”弘云不相信她的眼睛。

她已经不能再说一句话了，因为一柄利剑一下子就透心而入。

她还喃喃念叨了几个字：“哥哥……师父……”

可惜世上谁也听不见这句话了。

这人低下了头，看看弘环，他已经没气了。他又去摸摸弘云的身上，从怀里摸出那一支黄木令来，他默默站起身来，走了。

林子里好静，深秋的夜好冷。

第七卷

第一章 人世两茫茫

从林子里又走出两个人来。

“你看见了，你都看见了……” 一个说。

另一个人不回答，他只是蹲下身来，往将熄的篝火上加柴，篝火又闪闪地旺了，篝火照亮了他沉郁悲愤的脸。

他是一剑冲天弘延。

“你看见了，你都看见了……这就是那些好人，那些天下闻名的侠义人干的！”

说话的是“高枕无忧”弘依。

“你说这人该杀不该杀？”

“该杀！”

“你同意我杀了他们？”

“你可以杀了他。就是你不杀，我也要杀了他。但你不能用那个竹筒筒。”

“那你杀不死他，我也杀不死他，我们只会被他杀死。”

一剑冲天弘延不做声了。

他把背囊放下，用剑在地上掘坑。

他费了好半天力，才挖了一个坟坑。

他走过去，轻轻地为弘云盖上衣裳。

他又为弘环穿上了衣服。

弘环和弘云抱得好紧，他分不开他们。

“来帮帮我！” 他喊弘依。

“不！” 弘依的回答十分简单。

弘延好不容易把他们放入坟坑，因为两人是紧紧抱着的，所以放下去时很重，咚的一声，两人像摔进了坟坑。

弘延不由得心里一哆嗦。

弘依冷冷地说：“你不必过意不去，他们早就死了，也不会介意你怎么样把他们埋了，你干就是了。”

弘延冷着脸，不说话。

他用剑又一下一下拨土埋人。

这里就成了弘环和弘云的一丘新坟。

这是两个活蹦乱跳的人，一下子就变成了死鬼。

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有一支黄木令。

“告诉你，如果那个傻老头再要给我那块白木牌牌，我一定起身就跑。”

弘延也笑了，他突然问弘依：“问你一件事？”

弘依点了点头。

“那天，那个假弘依送来白木令，我用剑连击，连击不碎，那白木令是真的，你什么时候把它又弄走了？”

“你就得记住，当你最得意的时候，也就是要出事的时候。”

弘依说着，还用嘴努了一下，指指新坟中的弘云弘环二人。

弘延不做声了，他想起了他的琅琊剑谱，他自以为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剑客了，谁知一入山竟会连遇奇人，都是些武功高强之人。这一下不但让他争强好胜的心淡了，更让他明白了一个事理：他过去那蛮横不可一世的样子真是十分可笑。他默默地往篝火上添柴。

弘依坐着呆呆地看篝火。

“七弟，回去之后，你随我到我家去，我给你补报一纸回文，让他们给你府第，让

你去为父母先祖祭扫礼奠。”

弘依冷冷一笑：“回去我可以讨乞，原来我就是住柴房的。讨上来残羹冷炙，也一样可以孝敬先祖。父母呢，连尸骨都没了，哪儿去祭奠？只能望空悲泣而已。”

两人就不再说话。

这时，从林子边飘飘忽忽走过来一个人。

这人慢慢走到弘延、弘依的篝火前。

“可以来坐一坐么？”

他以为夜深林静，二人一定会问问他的来历。谁知弘依只是冷冷地看他一眼，就又去看篝火去了。弘延只是点点头，让他坐。

他就坐在篝火边烤火。

三个人在林子边烤火，火后面便是一丘新坟。

“这是什么？”他问。

“人死了都这样。”弘依冷冷地回答。

这人沉默了。

他这打扮像个山里猎人，也像个江边的渔户，但那一身皮筒已经刮扯得快不能蔽体了，让他显得既粗野又狼狈。

“你是谁？”弘依冷冷地问。

“我是弘雨。”他回答。

弘延的眼睛亮了，他瞪眼看着这人。

“听说弘雨被一老一少打下了悬崖。”

这人笑了：“下面是松花江水，江水又深又凉……”

弘依和弘延也都笑了。

“你是嗜书如狂书生弘雨？”

这人点点头，他又说了一句：“我也是一式三绝老人。”

弘延和弘依就笑不出了，嗜书如狂公子弘雨你尽可以笑，但一式三绝老人你绝不可以笑他。

“你不是一式三绝老人……”弘依突然说。

“你怎么知道？”弘雨问。

弘依低下了头：“我见过他……”

弘雨慢慢说下去：“他杀死了你师父，和你订了毒誓，让你一生不能使用这短竹筒巨毒，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你是谁？你管不了这么多！”弘依跳起来喊。

“我就是‘一式三绝’老人。”弘雨站起来。

弘依也站了起来，他手里握着那一个短竹筒筒。

两人对峙着，像山一样凝立。

第二章 天池瀑下

深秋，长白山天池下。

瀑布飞溅，溅成了琼珠碎玉，一点点在阳光下闪，闪闪就没了，又流成了一条小溪。

小溪奔腾而下，就成了浩浩荡荡的松花江。

这里出现了别处所见不到的瑰丽奇景。

山峰都是白的，像一个个戴着白纱的少女，而她们的腰肢以下，则是一种柔嫩的生气，是深秋的金色。

瀑布下面都是一片秋色，瀑布以上则是皑皑白雪。

在瀑布一边，有一棵高高的松树。

松树亭亭如盖，四周是一块块巨大如屋的岩石，太阳一照，这些从地火喷发流溅下

来的岩石仍有些熠熠生彩。

只听见哗哗水响和一阵阵幽幽的鸟鸣。

拂儿和慧珠改了女装，在这里眺望瀑布。

瀑布飞溅，在它半里之内听不清人讲话，在它十几丈远就可以感受到那飞溅的水珠直迸飞到脸上。

据清宫内史记载，康熙帝就是在夜里居于这瀑布之下，然后在第二天见到那棵神木的。

拂儿和慧珠也来到这棵树下，看着瀑布，她在想，那棵神木在哪儿？去哪儿能找到它？

她陷入了沉思。

眼前，一望无际的是茫茫林海，到处都是树，可哪一棵是神木呢？

她百思不得其解。

× × ×

弘延和弘依这时正走到山前。

远远眺望，天池豁口处已然可见，也可以隐隐约约听得见那瀑布的跌溅声。

弘延笑了笑：“就在这儿等等吧。”

弘依看着弘延：“我去弄点水来喝喝……”

弘延点点头，他头枕在青石上，在望天。

弘依就下去弄水。

他从那些石块中绕下去，这些石块奇大，一块块竟有几间屋大，它们是怎么流下来的，是地火推涌的么？这地火真可怕……

弘依在小溪边喝水，这就是三江之源啊。

水甜如甘醴。

弘依美美地喝着。

弘延躺着，突然觉察到身边有人。

一抬头，看见了一老一少，他们身后几丈远处，站着和亲王府中见过的那个蒙面女人。

弘延慢慢地坐了起来。

“我手里已经没有神木令了……”

他冷冷地说了这么一句。

“不要神木令。”一老说。

“要你的命。”一少说。

“不要怨咱，有人出钱，有人要咱要你的命……”一老说。

“你可能会知道那人是谁？”一少问。

弘延点点头。

“是疯子？”

一老一少不语。

“他果然猜得不错。”一老说。

“他见人把那俩家伙埋了，一看那掘土壅坟的痕迹，就知道是这个一剑冲天……”一少说。

“疯子没看错。”一老念叨着。

弘延忘了，他和弘依埋人时疏忽了，在地上有他和弘依的脚印，而且他用剑的方法也和别人不同，琅琊剑法多出奇招，剑不走正锋，他挑土掘坟时无意中也会这样做。疯道人看出来了，那埋人的是他和弘依。

一老一少此行必然是杀他和弘依，以绝后患。

弘延想到这里，就不由得厉声长啸。

一老一少在他一啸之时，猛然扑击。这一击让弘延从巨石上一跌而落。

他落在石下，而一老一少则立于他身侧的两块岩石之上。他又长啸一声，这一声是告诉弘依，有强敌至，告诉弘依赶忙逃走。

一老一少左右夹击，一瞬间三人过了十几招。

“不愧是一剑冲天！”一老一叹。

“你好好的叹什么气？”一少问。

“能使这么好的剑的人天下越来越少了。”一老苦着脸说。

一老一少嘴里说着，手上着着杀气，让弘延连连遇险。

弘延正和一老一少苦斗，远远见弘依急匆匆向这里跑来。

“七弟！别过来，危险！”

他一分心，剑那么稍一迟滞，被一少欺身而上，一掌击在他前胸上，他踉跄欲倒，一老又一掌击在他后背上。

“快走！”蒙面女人喝道，冷冷地转身飞入林去。

弘依眼珠子都急红了，他手握一只短竹筒，正飞速而来。

一老一少一见弘依，脸都变了色儿。

二人疾奔而去，一会儿就没了踪影。

弘依追了几步，就慢慢回过头来。

他把弘延抱起来：“哥，哥……”

他要落泪了。

在柴房里住，每天只有夜里才能和爹见面，他没落泪。

跟“天下毒王”学艺，见师兄为毒而死，他也没有落泪。爹娘没了，他也没有痛哭失色。

他这些日子和弘延在一起，弘延帮他疗伤，像大哥哥一样照顾他，使他有了亲人。

他已经暗暗下了决心，如果弘延不让他使用这天下至毒的短竹筒筒，他就不使用它，它毕竟太歹毒了些。

可是，这会儿，他相依为命的弘延哥哥又要离他而去了，只剩他一个人孤寂寂地活在这世界上。

弘延的眼神黯淡无光。

“记得我告诉你，家里有一个妹妹么？她小.....你要照应她.....”

弘依点点头。

“嫁了她.....你才.....”

弘依还是点头。

“我们不该接那神木令.....摄政王.....神木.....和我们.....没.....”

弘延头歪一下，没了声音。

这就是剑侠，这就是一剑冲天弘延的终局，他殒落在这禁苑之地，殒落在这块祖宗的圣地里了。八大贝勒的公子又没了一个劲装少年。

弘依默默地抱着他。

他不知道这样抱着弘延呆了多久。

“你放下他吧.....”

弘依抬头看看，又是昨夜里曾和他们在一起的那个披破皮袄的怪人，那个自称为一式三绝老人的怪人。

昨夜里，当他和怪人对峙时，这人突然一声长叹，飘飘地走了。

他的身影在林子里转，像鬼在脚不沾地飞行。

这个怪人又来了。

“他是被一老一少所伤。”怪人说。

弘依看了他一眼。

“我也被他们打伤过。”

弘依还是抱着弘延不动。

“你得把他放下，把他埋在这儿。”

弘依突然站了起来：“滚！你给我滚！”，

怪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谁埋葬亲人朋友，都心里不是滋味……”

弘依看着他，抱着弘延，大步向石砾下面走去。

那儿有几株树，他要把弘延埋在这树下。

怪人看着他，慢慢地摇摇头，走了。

弘依就用弘延的剑掘坟。

昨天是他和弘延埋葬弘环和弘云，如今又是他用弘延的剑为弘延挖坟。也许是明天，还是后天，谁又来为他弘依掘坟呢？

他和弘延知道了疯道人的秘密，疯道人不会放过他们。但疯道人怎么会知道他们知道这秘密呢？只要他和弘延不讲出去。

这一老一少明明知道他手里有天下至毒的短竹筒，还来杀他和弘延，他们手里已经没了他们垂涎的神木令了，那么，是图什么呢？

只能是灭口。

灭口就不会只杀死弘延，还得杀死他弘依。

他慢慢站起身来，他对弘延发誓：“哥哥，你告诉我，不要用这天下至毒，我答应过你。现在我在你坟前，当着你的英灵发誓，我要破誓，我要破誓，一式三绝死了，你也死了，我要用这毒毒遍这些武林中人，让他们寻找神木的事儿成为梦。我回去嫁了你的妹妹，然后我也不活了，去地下陪你……”

弘依讲得痛哭流涕。

他来到溪水边，在水边洗洗脸。

如今可能林子里到处有要害死他的人，他得改变一下容貌。

他在溪水边呆了一会。

当他再走时，已经是一个满脸胡子的汉子了，只是那胡子显得吓人些，他人又显得瘦小些。

这不要紧，当他们真正注意到我时，他们都该成为地狱之鬼了。

他蹒跚着，老态龙钟地向天池瀑布走去。

拂儿站在瀑布前，眺望瀑布。

她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步之隔的瀑布下的小溪竟可以流成浩浩荡荡的三江之源。

她想念弘雨，想那个呆痴痴的公子，想那个会一式三绝绝技的江湖侠客。她知道自己贵如公主，行动俨然以公主自居，便也不觉得有什么配不上这个醇亲王的继位人，所以她看见了弘雨，自以为可以与他鸾凤和鸣，就几次上去搭找他，碧波湖边窃剑，行途路中赠剑，以及从三姬面前救下他来，都是认了他必然会和她一样，看上她这一身武功和公主的高贵。

谁知她不是什么公主，她只是一个江湖痴人和那个九天秀女生下的婴儿，也许他们在她生下之后，还像扔掉妹妹一样也遗弃过她？

她万念俱灰。

何况她钟情的弘雨公子已经死了。

她只剩下了一念：杀死一老一少，为弘雨报仇。然后就隐于江湖，做那个绝性、绝欲、绝情的三绝老人吧。

她惨然一笑。

这时，那个破烂皮袄的胡须少年又站在了她的眼前。

“小姐.....” 他真不知道怎么称呼她。

她一阵子恼怒，就是这个破衣少年，竟还口口声声自称他是一式三绝老人，他是嗜书如狂公子弘雨，他叫什么名字不行？偏偏要冒充弘雨来扰她心境。

“你来干什么？” 她沉声问。

“来看看小姐，顺便还这把宝剑.....” 弘雨笑着说。

“拿来吧！” 她伸出了手。

谁知这破衣少年偏又不肯出手了，他手里握着这一柄剑。

“这是一柄宝剑，傻瓜才到手了又送出丢呢，除非是送给情人...” 他笑嘻嘻地说。拂儿羞怒了，他那么笑嘻嘻地直触她心里的痛处。

“拿过来！”

那少年摇摇头。

“就送给我吧，好在你已经不是第一回把它送人.....”

拂儿一听，以为他是在讥讽她持剑不住，被别人一震而飞，转眼短剑易手一事，就更添恼怒。

“拿不拿来？否则你可别后悔.....”

弘雨笑了一笑：“我这一生做事，从来就不知道后悔.....”

拂儿忽然一笑，飘飘然向弘雨走来。

她走的是“若波若影”步法。

弘雨笑着看她。

“你笑什么？”

“你真美。这么一飘一飘地走，就像个仙子.....”

拂儿莞尔一笑，心中的气也消了：“把剑拿过来，你快走吧.....”

弘雨摇摇头。

拂儿惊讶地看看他。

“要不，给你一些银两，把剑还我！”

弘雨摇头。

“你要怎么样？”

“比剑！”

拂儿笑了。突然她想起那天在林子里，她起身走了，剩下这破衣少年和一老一少苦斗，这少年没丧命于一老一少手里，而且还有这支短剑，这实在是件很奇怪的事儿。

“你那天和那一个老头一个小孩打架，没受伤么？”

弘雨笑笑：“我把他们打跑了……”

拂儿凛然。这少年是神鬼莫测，他竟然把名闻天下的一老一少打跑？单就是他能从一老一少手下逃生，还保得住这柄鱼肠古剑这事，就让她不得不对这褴褛少年正视起来。

拂儿回头对慧珠说：“这人很怪……”

慧珠点点头：“小姐小心……”

拂儿飘飘然走上来，迎面向弘雨击出一拳。

这正是“绝性拳”二十四式中一式“平平常常”。

弘雨用右手一挡，左手也平平伸出去，这也是“绝性拳”二十四式中一式“平平常常”。

拂儿不禁咦地惊叫了一声。

弘雨见样学样，拂儿如何出拳，他也就如何出拳，妙的是，他先用右手或左手化解，然后再用左手或右手照样学势，也学拂儿的拳法，一样的打向对方。

拂儿自然不会解这“绝性拳”，只好一步步退让。

拂儿越打越有气，天下有这么拼争的么？

弘雨越打心里越乐，这么打下去一点也不费力气。

拂儿越打越恼怒，索性拔剑击出，用一式三绝的看家本领七七四十九式绝情剑法。

谁知弘雨也拔鱼肠古剑在手，每一式用鱼肠古剑挡化开，然后又剑飞另手，又学一式拂儿的绝情剑式。

“慢点！”拂儿叫道。

她飞身跳出，对慧珠低声说：“怎么，他也像是娴熟那一式三绝呢？三绝老人也没收过徒弟啊。”

慧珠也莫名其妙：“是啊。他说不定也看到过那几本书呢，三绝老人也没收你做徒弟啊。”

拂儿想想也对，就上去看看弘雨，对他施了一礼，说：“这位山林大哥，这宝剑是我的，大哥还是还我吧.....”

弘雨还是笑吟吟地：“不！”

“为什么不还？”拂儿又要生气了。

弘雨笑了，他这些天有时痴痴迷迷，有时恍然若失，有时悲悲凄凄，只有见了这个曾经救过自己的娇小姐，他才心里有了点快活。

他突然低声说：“这剑不能还你。这是我在来关东的旧马车上，有人飞身上车，把它扎在车厢板上的。她呀，差一点儿就刺中了我的脑袋.....”

拂儿惊呆了，喃喃地问：“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弘雨仍是笑盈盈地，但不知怎么眼泪却流在腮上。

“小姐，我是弘雨，我是弘雨，就是三姚渡口沙滩上与一老一少恶战的弘雨.....”

拂儿一下子扑在了弘雨怀里。

“是你？是你？真是你.....”

慧珠也惊呆了，她脸上也流下了一串惊喜的泪珠。

轰鸣飞溅的瀑布远了，两个人来到了阳光拂煦的林中巨石上。

“你怎么不认得我呢？”

“你像个山林里的打猎人。”

“所以你叫我山林大哥。”

“这叫法不好……”

“好，好。我喜欢你这么叫我，你就叫我山林大哥吧。”

“不，我还是叫你弘雨，再不就叫你一式三绝老人。”

“不，我见了你，再也不是老人了，你不要叫我老人。”

“那就不叫，叫你弘雨，弘雨，书呆子弘雨……”

不知怎么，林子里就黑了。

慧珠点起了篝火，烧熟了鹿肉，三个人吃过了，就坐在篝火边。

“你们睡吧，我来看火……”弘雨说。

慧珠笑一笑：“你们睡好了，我来看火……”

拂儿看看慧珠，笑了。

弘雨和拂儿，坐在干草上。

弘雨望着她的脸，这脸的皮肤好细嫩，像没经过风吹，没经过雨淋。

“你是拂儿小姐……”

“我不是小姐，我是拂儿。”

她讲起了自己的身世，讲她有一个父亲，他就是武林中人人知闻的一痴老人。她还有个母亲，母亲是九天秀女，她是大内侍卫的人。她不是小姐，她还有一个妹妹是“艳水四姬”中的小妹，被一老一少给打死了。她把顺伯送给家里，她看了弘雨的秘籍，她要做一个一式三绝老人，为弘雨报仇。谁知她和一老一少交手，发现她还不能制得住他们。

弘雨点点头。

“我不是小姐……”拂儿流着泪说。

弘雨笑了，他经历过风风雨雨，他才不在乎她是不是小姐呢。

“你是个山林丫头，我是个山林大哥，这不正好么？”

拂儿破涕为笑了。

弘雨看她，月色中那笑犹如雨中梨花，分外娇嫩。

“你为什么找我？”他问。

“因为你那样儿有点傻。看人家艳水三姬时，那眼珠子恨不能掉地上。”

“你到处易容自称弘雨公子，想成为弘雨公子么？”

“不，想为你报仇。现在你回来了，用不着我了。”

他和她沉醉在重逢的欣悦里。

第三章 情绝意不决

溪流下面，三姬坐在石块上。

疯道人坐在另一块大石上。

双方对峙着。

已经不知有多少时间了。

人面桃花的背上已经有血迹了，她受了伤。

秋三妹和妙性仙子凝坐不动。

疯道人又慢慢开了口：“我劝你们还是回去吧……”

妙性仙子冷笑了一笑：“我们自找一老一少去算帐，干你什么事儿？他们杀死了我的小妹，我们饶不了他们……”

疯道人冷冷一笑：“我们奈何不了他们，就凭你们这样子，能打得过一老一少么？”

妙性仙子不答话，三姬皆默然。

她们是打不过一老少，但她们有“北里之舞”，在那一次她们营救金扇公子弘澧时，一老一少匆匆逃走了。可见他们还是怕她们的“北里之舞”，否则为什么当时就逃？

疯道人像是猜中了她们的心事：“就你们这副样子，能从容地去‘北里之舞’么？还是回去吧，不然，丢了一条胳膊一条腿，再也弄不成那迷惑天下人的‘北里之舞’了。”

三姬互相看了看。

这会儿，月亮正媚，照得石头、溪水、林子边儿都雪亮。

人面桃花不知怎么一瞬间就换了一件新衣，脸上也没了血迹。她笑吟吟地站起来：“那就先请疯道长看看我们的‘北里之舞’吧。”

说着，三姬身子一纵，人都斜斜地飘飞在石砾块上。

她们在石砾堆上，站在石砾上面，为疯道长一人歌“北里之舞”。

疯道长刚开始还是稳稳坐着，渐渐地他坐不住了，他的下肢燥热，像要一点一点走失男人的本质。他急急地站起来，冷冷一笑，一字一句地说：“早在七、八年前，我和邪婆婆在洛阳艳溪花会上，我就知道这‘北里之舞’必然会害苦全天下的男人。那时我就说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闭目不看……”

说着，他果然又坐了下来，不再看三女裸舞。

疯道长闭目塞听，让三姬也无可奈何。

可三姬也不敢贸然动手，一旦歌舞休止，疯道长便可出手，那时她们三人都会不敌。

三姬已经边舞边退，准备逃走了。

这时，一个人影飘忽而至，他斜着身子直奔疯道长。

疯道长闭目塞听，仍能知道这人进招，与他乒乒乓乓连斗了十几个回合。

“是金扇公子？”疯道人问。

“不错，是我。”金扇公子弘澧也站在那块大石上。

三姬一边歌舞一边上前，四个人和疯道人斗在了一处。半天，不分胜负。

“放他走吧？”金扇公子弘澧说。

疯道人冷笑。

“好了，你走吧……”妙性仙子退向一边。

疯道人冷冷地看看这些人，笑了：“你们这些人也不必忙，明后日上山，早早晚晚不是瓮中之鳖么？”

疯道长一个纵身，人已跳出圈外，再飞身纵几下，人就没了踪影。

三姬看他走远了，心里很沉重。

金扇公子笑了：“三位是不是多虑了，明日后日不还是有许多时么？这时就忧虑，恐怕要劳心伤神了……”

三姬就都笑了。是呀，他们三人誓同生死，这一次来山上，本就没打算活着下山。

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忧虑么？

四个人就在大石后面坐着。

人面桃花哆嗦了一下，说：“真冷。”

就点着了篝火。

弘澧闻到的都是香气，是林子的香气，还是女人的香气，他不知道，他只朦朦胧胧又似回到了客店那小屋里……

他的眼泪忽然流了出来。

“公子为什么流泪？”秋三妹俯在他耳边问。

“我想小妹，我对不起小妹……”

三姬恍然，她们知道，那一天是小妹从“北里之舞”的地狱里把金扇公子救走的。

“你恨我们么？”人面桃花问。

“不！”弘澧低声说，“就是想小妹。”

他昏昏沉沉睡着了。

秋三妹抚着他的头发，他的脸在月光下显得苍白、瘦削，但仍然很清秀。

“三妹，干嘛这样？”妙性仙子一叹。

秋三妹脸红了：“他是咱们的妹夫呢。”

三人又默然。

“如果能活下去，我一下山，再也不弄这个‘北里之舞’了。”

“我也是。”人面桃花说。

“我早就说过这个……”秋三妹一叹。

三姬互相望了一眼，这会儿，她们突然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了，她们知道她们的想法很坚定，她们知道，这一次如果能活着下山，她们再也不会是什么“艳水四姬”了。

× × ×

弘雨觉得他的头脑越来越清醒了。

因为身边有一个美丽的女人，这是拂儿，是那个日夜挂牵他的美人。

他拿出了拂儿送他的鱼肠古剑，仔细地盯着它看。

“男人佩带它，不祥……”拂儿一笑，把鱼肠古剑收起来，把莫邪宝剑佩带在他腰侧。

两人半天没讲话。

弘雨说：“我才知道三绝老人为什么临终说了那样的话……”

“他说什么？”

“他但愿我是最后一个三绝老人。”

弘雨就想起了那些在树上搭着的茅屋，想着那一间比一间凄冷的屋子，想着三绝老人那凄风苦雨的日子，他有些奇怪，人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叫三绝，人怎么能绝性、绝欲、绝情呢？

拂儿笑了，她从身后拿出来一件东西。

“你看？”

月光下，拂儿手里拿着一只布做的小老虎。

弘雨呆了，这是他从卧佛寺后山带出来的东西，是一式三绝老人那第一间屋子里的物什。

弘雨想起了一式三绝老人去救那个姑娘，杀死采花贼的故事。

“你想什么？”拂儿扬起脸问。

月光下，她明眸皓齿，十分俊美，让他不由得心荡神驰。

“我在想，如果一式三绝老人当时救下了那个美貌的姑娘的话……”

“那他就会是最后一个三绝老人了。”

是的，那样，或许就不会有他的卧佛寺山后一行，也不会有那一次次迭迭历险，更不会有他与拂儿的爱了。

“拂儿，拂儿，我爱珠儿……”他喃喃念叨着。

“我知道，我知道。”她也轻轻地回答他的爱抚。

她想像着那个俊美的山里姑娘，她驾着一叶小舟在松花江上飘荡，在月下水中，她托起昏迷不醒的弘雨向岸上走去。

她不能再想下去了，再想下去她就该去嫉妒这个死去的美人珠儿了。

“你说，我也是珠儿。”她说。

“珠儿，珠儿，你是珠儿……”他轻轻地说，眼里闪着光。

她情愿是珠儿，她情愿是那个松花江边的山里姑娘，那样她会少多少烦恼啊。

他拉起她来，走进那个窝棚。

这儿是他们不为月光所照，不被世人所窥的地方。

……

弘雨看着她微微打鼾，小小的鼻尖上沁出一滴汗珠，他想：“明天，或者后天，我要在主峰或天池下等待他们，把那些指甲染得黑黑的人，把那一老一少都杀死，不让他们活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

痴老人这会儿正坐在篝火边，痴痴地看着篝火。

他真的老了，不独是因为受了内伤，而且精神上的疲惫更让他显得苍老。

他没了一个女儿，小妹死了，小妹就死在他附近，他还没让她叫一声爹，他还没喊她一声女儿，她就死了。

现在，他只有拂儿这一个女儿了，明天他要上山去，如果看见他的女儿拂儿，决不让她和九天秀女在一起，一定要让她下山去，不参与进这为了神木令，为了王权富贵争杀欺诈的漩涡中去。

弘澧坐在他身边，他把金扇子放在膝上，但这一回他不再总是看这金扇子了，他的耳边响起一个天真秀美的声音：“你，你……就别再总看那扇子啦……你，你就别再总看佛祖了……”

弘澧又热泪盈眶。

痴老人一声长叹：“你为什么赶她们走？”

弘澧不出声。

刚才，将黄昏时，三姬为他们拾柴，为他们点燃篝火，烧烤野物。

她们快快活活地嬉笑着，干着活儿。

弘澧坐在篝火边，默默不语。

人面桃花喊：“公子，公子，明天我们是不是就能上天池啦？”

弘澧不吱声。

“上了天池，我可是要洗一洗头发，说是满人的祖先佛库仑就在那儿漂洗秀发，后

来.....后来.....”

“后来怎么啦？”妙性仙子明知故问。

“大姐.....”人面桃花满面羞红。

秋三妹只是望着她们，憨憨地笑着。

她的眉头不再紧蹙了，她开心地笑，像个俊美的年轻姑娘。

弘澧这时突然发现，三姬的心都是那么纯朴诚挚，她们都像天真的孩子。

“公子，你休息吧？”秋三妹走过来，轻轻地问。

“让三妹抱着你睡好了，我今晚看火。”人面桃花笑吟吟地。

“你们都走，你们都走开！都走开！”弘澧不知从哪儿来了一股怒火，他喊了起来。

三姬都默默地走到一边，她们坐在石块后。

那儿很冷，又没有篝火。

弘澧坐了半天，才手一抖，扇子插入地里，他抱起一堆柴，走到三姬面前，不说一句话，把柴点燃，让篝火烧了起来。

“别怪我，我忘不了小妹.....”

他回到了痴老人身边，坐下来。

他们听到了呜咽的哭声。

是秋三妹在哭，妙性仙子在劝，好一会儿，没了呜咽声。

长白山的夜好静。

痴老人就是一声长叹。

“你不必矫情，想一想，细想一想，男人也有过错。女人情太痴，男人心太粗，就有了懊悔，一辈子也悔.....”

弘澧不做声。

他想那旅店一夜，想那一夜是小妹把他背去了客店，他当时脸红了，小妹只轻轻说

了一句话。

那就是他的小妹。

小妹被一老一少杀死了。

他和这个痴老人同病相怜，他们都和一老一少血海深仇。他们杀死了老人的女儿，也杀死了他的妻子。

他们一定要到山上去，看这些恶人的下场。

他们要拼死一搏，即或不成，血溅当场，也不让一老一少逍遥作恶。

两人一样的心思，一腔的愁肠，默默守着篝火。

× × ×

“那个一剑冲天倒不可虑，那个小孩才可怕。”疯道人说。

一老一少正襟危坐，目不斜视。

疯道人坐在对面，旁边，站着九天秀女。

“你杀了那两个人么？”疯道人问。

“那个一剑冲天完了，那个小孩子跑了。”一少说。

“于总管也太多虑了。”一老冷冷笑，“他还只是个孩子……”

这个被叫做于总管的人就是疯道人，就是大内侍卫总管于程。

“孩子？怕我们只会毁在这孩子手下……你别忘了，他是‘天下毒星’的唯一传人……”

一老一少没做声。

疯道人有些不安。

“看来，他们也许看透了我……”

“看透了又怎么样？明后日在山上等着，待几家公子来齐，我们便下手，然后得快一点儿回京复命去了。”

九天秀女冷冷地说完这些话，她心中一腔悲愤，同是朝廷来的人，只有她是染了黑指甲的，她得疲于奔命，拿到四支木令就得急急赶回去。

“我这里有一支木令。”于程说。

“这是皇上要我们拿回去的黄木令。”一少说。

“暂时还不能给二位。”疯道人朗声说。

“知道了。”一少说。

“我这里有了弘环的绿木令，弘德的黑木令，还有弘山的蓝木令，只缺弘澧的红木令。这红木令在老侠少侠手里，不知能不能见赐？”

一老一少忙摇头。

“不行，不行，给了你红木令，你一转身回京都去了，留下我们去拼命……”

九天秀女隐忍不发。

疯道人慢慢看看一老一少，又看看九天秀女。

“秀女何必急于一时，来得及的。我想只要明日后一办妥此事，我们便一齐回京复命就是了。”

一老一少看着疯道人：“八大公子风雨飘零，如今只剩下金扇公子弘澧、高枕无忧弘依，还有那个嗜书如狂公子弘雨，这三人都上山来了。那个弘雨不知从哪儿得了三绝户老头儿的真传，学成了三绝绝技。”

疯道人冷冷一笑：“三绝绝技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总能对付过去的……”

“他还学会了‘一击双搏’……”一少说。

“一击双搏？”疯道人的脸上有了阴云。

“一击双搏”是武林绝技，是近百年来无人熟识的一门绝顶武功，那会此绝技的人便可能会分心二鹜，指西打东，化拳变掌，击剑连勾，武功之路数深不可测。

“他用什么武功？”

“他好像在写……写字。”一老嘟嘟哝哝。

“写什么字？”疯道人心中一悚，会写成字幅，又是武功一绝。

“不知道。”一少说。

疯道人想骂他们几句，又隐忍下来。

“那也没有什么，明天我们四人，加上秀姑手下的雷鸣等人，一共七八人，他们也不过是一痴三公子，再加上那个拂儿小姐和丫头，还有三姬……秀姑，你说是不是？”

九天秀女沉声说：“拂儿和三个丫头不会向我出手的。”

一老一少笑了：“那好那好，那就是说她们会向我出手了？承受！承受！”

疯道人想了一想，说：“还得留心那老傻子，他手里有两支木令，也保不准会摸上山来。”

三人沉默。

林子沉郁着，掩着这一群人。

九天秀女先走了，她低着头，向山上走。一老少就向疯道人笑笑，也向山上窜去。

疯道人在林子里踱步。

他在看林子里的月亮。

他想起了出京时雍正帝的嘱咐：“于程，去看着些，监视他们，把木令带回来。”

他抬头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

雍正皇帝笑了一笑：“你想说什么？说吧！”

他就打了一躬，说：“奴才不明白，既然这神木令是武林一宝，而且老爷子又舍不得，怎么还赏赐给了八大公子呢？”

雍正皇帝笑了笑：“这……我也是刚刚悟出来啊。”

于程谄媚地笑笑：“老爷子已经派了一老一少，还有九天秀女去收回木令了，依奴才想，这三人的武功，一走出午门，全天下也难抵挡了。”

雍正皇帝就又哈哈一笑：“你就只能做个大内总管了，这就是你的浅见。你知道么，古书上有句话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你就是那在黄雀之后猎人……”

想到这些，于程不禁一笑。

他佩服皇上的英明。

他心里也一哆嗦。

会不会在他身后也有猎人，在搭了备箭准备射他这个将向黄雀一弹而击的猎人呢？

如果有，那人是谁？

雍和宫的大喇嘛和太监公公刘礼。

只有这两个人配做他身后捕捉他的阱人。

他惊惧地向四外看一看。

没人。夜风飒飒轻吹林子，林子黑沉沉的，只有和煦的月光照着这冷静的林子。

他冷冷一笑，身子一纵，飞身而去。

第四章 总是疑惑难忘

一痴老人突然坐起身来，他睡不着。

他想着这神木令的事儿好怪。

弘山和他讲过皇帝召见他的事儿。

他说皇帝讲那是一棵神木，是在禁苑之地。什么木，在哪儿？他没讲，弘山自然说不上来。弘山走时，雍正帝拍拍他肩，说了一句：“敦厚者本该多福啊。”

当时弘山曾问过他，那是什么意思。

他答不上来。

他看着弘澧。这人睡觉时，分明还是个孩子，嘴总是叨叨地呓语，像在呼唤什么，呼唤他失去的妻子小妹？一想到小妹，痴老人就会心里隐隐一阵子疼痛。

他摇醒了弘澧。

“你为什么睡不着？”弘澧问他。

“有话想问你。”

弘澧呆呆地看他。

“你说说那天皇帝接见你时都讲了些什么？”

弘澧坐起来，想一想，说：“他只是和我讲了一些闲话，问我朝事房冷不冷，问他有没有忘了让大臣们晚上早些回府了，大臣们怨不怨？我当时答了，他很满意。后来，他就从一个锦匣里拿出一支红木令来，笑笑说：这是支红木令，愿你占先。然后他又口授谕旨：谁能先入禁苑，寻找得康熙爷找见的那一棵神木，砍伐它下山，装栋清渊阁，便可为摄政王。”

痴老人摇摇头，仍是百思不解。

“如果他要你们去伐这一棵神木，显然可以单派你或是弘环或是弘德，朝臣中三大贝子办事干练是人人皆知的，干嘛牵扯上八大公子，这八大公子都是铁帽子王的后裔，都是八大亲王的继承人，这一步棋毒啊……”

弘澧若有所思。

“他一定有什么阴谋，我想，干嘛发出木令，又追回呢？”

× × ×

乘着月光，林中的一切生灵都在鼾然入梦。

只有一个奇怪的老人仍在向山上攀登。

他身手敏捷，从一线天攀援上去，双手抓牢上面的岩石，脚踩那只有一线的岩隙，下面是深深的深渊。

他一失足，便有万劫不复的危险。他双手抓牢岩石，身子几乎紧贴在岩石上。

看上去他的姿势似乎有些别扭，原来他胸前挂着一只短短的竹筒。

他怕这竹筒总摩擦石壁，所以腰得稍稍弓起。

这就使他的攀登更加危险。

他一步一步地小心地移动着，不时地抬起头来，喘息，看那一轮圆圆的月亮。

快满月了。

他咬着牙，一步一步地移动，终于爬到了瀑布边。

瀑布从这儿跌溅下去，眼前是半里长的一段河流。这河并不宽阔，脚踏河中的大石块一步两步就可迈到对面。河水是从半里外的天池流泻出来的。天池边没什么植物，这儿很冷，有积雪，他脚下咯咯吱吱踩踏着积雪。

他来到天池边。

这是一泓多么神奇的池水啊。

月亮落在池水正中，池水上有一块块碎碎的月亮，像一堆堆碎玉琼花。月亮的影子照在坡上，向阳的坡面上没那层薄薄的白雪，却有些熠熠闪光的石块，让人以为这是水晶龙宫，以为都是金银宝石，但那只不过是一些地火喷溅出来的石块而已。

这个老头站在天池水边，呆呆地望着。

他忽然想起了小时候母亲天天给他讲的那故事。

佛库仑在天池边，天天洗她的头发，她的头发长得长长的，梳落了一根，飞溅下去，长成了簇簇密密的林子。佛库仑的眼睛像宝石，她向那山坡一望，那山坡上便有了无数金光闪烁的金银珠宝。佛库仑向天上一望，大雁就飞落下来，衔来各种各样的野果子给她吃。天池水洗浴着佛库仑的身子，把她洗得又嫩又白，她向天池水笑一笑，她那姣美的面貌，羞得天池水也不好意思了，就不再是清清的明镜一般了，它变成了深深的湛湛的天一般的蓝。当佛库仑生下咱们满人祖先的时候，山上的麋鹿，空中的飞鸟都在她身边鸣啭跳跃，衔来了山中的人参，岭上的灵芝，林中的不老草，为她献寿祝福……

他看看四周，这儿是人迹罕至的地方，也许打猎的猎人攀登过天池，可他们如果从

岭坡上驱赶鹿群的话，鹿一跌入天池，他们就决不可能从那悬崖绝壁上爬下来。

要进到这天池来的人只有爬那个“一线天”。

这老人低着头，脸上流下了一串串清泪。

他念叨着说：“阿妈，没那么好，真的没那么好……”

佛库仑在天池边生下了孩子，这是个健壮的男孩儿，从今天起满族人女真人有了男人啦。她把这孩儿举向朝阳，让阳光先沐浴他，让他赤裸着迎向阳光，让他冲阳光发出男人的第一声啼，整个长白山顶就满是这孩子嘹亮的啼声。后来，佛库仑就把他放在天池水里，水是温暖的，像牛乳一般滋润，像羊乳一般晶莹，把他放在这乳一样的天池水里，为他洗了一个澡……

他伸出手去试了试天池的水温，这水很凉，扎手，手放在里面不一会，便麻木了，失去了知觉。

他把手慢慢地拿出来，轻轻地念叨一声：“阿妈，阿妈，这水并不暖和……”

突然，这个老头放声大哭起来，他哭得天池水更绿了，哭得月影儿在天池这面镜子上更伤心欲碎了，哭得群峰一个个都暗了身子。

他哭得比世上任何人都伤心。这是男子汉的哭。

他的哭渐渐没了，只剩下呜呜咽咽的抽泣。

天池不在乎他的呜咽，半里之遥瀑布的跌溅正和这呜咽遥遥呼应。

后来，他终于不哭了。

他也不看这天池了。

他站起身来，四外看，看得很细。

他不是在看景儿，他像在找什么。

他的眼光落在了一块巨大的石块上。

这石块在悬崖上，在天池的沙滩岸边，石块很大，上面支支棱棱的，人没法上得去，

他没法儿坐得住。

他走向这块大石块，他把那短竹筒放在嘴里咬着，四肢落在石头上，向上爬。

他爬滑了，衣服和皮肤都在石块尖厉的棱角上蹭得很响。

他喘了一口气，又向上爬。

他终于爬上去了，坐在那块石块上。

他想得很对，从这石块上，可以俯瞰脚下这一片沙滩之地。

这沙滩之地是天池边唯一的一块平地。它旁边是悬崖，这一边是流泻而去的乘槎河。

石块很尖利，坐不住。

这老头就趴下来，让腹部、胸部的肌肉承受这石棱的咬啮。

他咬了咬牙，咧了咧嘴，分明是很不舒服，可他脸上却带着得意的笑。

他的笑慢慢带了几分阴毒。

他像一只壁虎，趴在岩石上等待天亮。

如果需要，他就在这儿趴一天一夜，两天两夜，三天三夜……

他有足够的耐心等待。

第五章 痴人都来说梦

天亮了，弘雨和拂儿到小溪边洗过脸，他俩就对坐下来，练“绝情七式”。

两人对坐，约有一米远，彼此的呼吸和那渐渐加重的罡气便回荡盘旋不已。

弘雨看着拂儿做“绝情七式”，突然心中有所感悟。

“你再重做一次绝情七式。”他说。

拂儿不解，就又重新做起绝情七式。

弘雨待她做起第二式来，就反其式而用，先出左手，平平出掌，于是两人的内力便

凝聚而出，又被对方吸入，化为己力。

弘雨与拂儿就这么默默对坐，一直练完绝情七式。

拂儿跳起来，十分快活。

“我们成了……”

弘雨不待她说完，就向她平平伸去一拳，这一拳是式左手。

拂儿也没多想，随手也应出一拳，这一拳是右手。

弘雨点点头，两个人就施开了“绝性拳”二十四式。

只听林间呼呼生风，近身之树咔咔作响，摇摇欲折，他两人全沉浸于拳法之中去了。

就练完了绝性拳二十四式。

拂儿笑了，笑得甜甜的：“你是说绝情剑、绝欲掌也完全可以这么双栖双飞？”

弘雨笑着点点头。

拂儿知道，他和她此时如果合力而为，一老一少根本抵敌不住。

她笑了。

弘雨望着雪内的山峰：“我要他们偿还血债，要让他们那些指甲染得黑黑的人偿还血债，是他们杀死了珠儿……”

拂儿依偎往他怀里，她欲语又止，想告诉他什么话，又轻轻叹了一口气，不说了。

月亮渐渐淡下来了，天快要亮了。

“我冷……”拂儿说。

“刚刚停手，你不该冷的。”弘雨说。

“我就是冷么。”她半嗔半真地说。

“那好。我抱你去休息一会儿……”

他轻轻地抱起拂儿，他知道，这一辈子他再也离不开这个美丽的姑娘了。

× × ×

天色大亮。

瀑布如一线悬空，垂跌迸溅，发出轰轰的巨响。

太阳从天池上升起来，照亮了群峰，照亮了乘槎河，照亮了瀑布，照亮了瀑布下的人们。

先是九天秀女和她的四五个随从来了。

她们站在瀑布下。左边是悬崖，崖壁百仞，无法攀援。中间是悬瀑，百丈飞瀑，轰鸣怒吼，溅一地琼花碎玉。右边有一线陡崖，从脚下斜斜缕缕，有一线立足之地，斜斜地直通到瀑布一边。这是山羊也不敢攀援的路，是长白山勇敢猎手要窥视天池的秘密开辟出来的必经之路。

九天秀女便令下人开始攀援。

他们把兵器系于背上，双手空空，去攀援这“一线天”，渐渐地，人升上百仞，俯视下面直立的人像小小蚁儿，更是战战兢兢，不敢大意。

九天秀女一行人就到了瀑布边上。

很是奇怪，站在瀑布边上，看乘槎河水从这儿跌溅下去，听那轰轰溅响也像是从远处传来的。

九天秀女一挥手，众人就沿着乘槎河走，来到天池边。

只有一小块沙滩地，九天秀女一挥手，几个人就围绕她，席地而坐。

她们占据的是沙滩边最好的地势，从这儿进可逼人下天池，退可纵身立于乘槎河对岸。

七个人坐成七星阵势。

× × ×

随后来的是弘灃、痴老人、三姬。

他们也一个跟一个爬过一线天。

但他们爬得比较慢，因为痴老人受伤，就弘澧在前，痴老人居中，妙性仙子、人面桃花、秋三妹一个个挨次而行，慢慢来到瀑布边。

他们没有向下看瀑布，远远看到天池沙滩上已经坐了许多人，就迤迤迤迤地过去。

见是九天秀女他们，已然坐成七星阵势。

痴老人向四外一望，便挥手叫过弘澧，五个人坐成了箕星之势：痴老人与弘澧居中，三姬坐于身后。他们坐好了，背后正是天池。

× × ×

接着上来的是疯道人，他只是抬头看了看两伙人坐势，便想也没想，在乘槎河中间选了一块大石，坐在石上。

他像是坐在乘槎河水之上。

这一坐显然是对九天秀女之阵不利，她身后的雷鸣欲长身而起，被九天秀女一声断喝喝住，便又坐下去，不再言语了。

只能听见遥远之处像从地底传来的瀑布轰鸣飞溅之声。

然后便听见有人在讲话。

“不好，不好，这声音咋这么静呢？”

“静有什么不好，我可讨厌死人多了，人那么多，挤挤拥拥的，多难受。你别说，我上山这么些日子，过得就是挺舒瓶的。”

“这静可让人觉得可怕呀。”

“怕什么？再说你听，这轰轰直响，怎么能说静呢？”

随话声就飘过来两个人。

这两个人是一老一少。

见了这两人，九天秀女身子一动，她急急地向痴老人瞥了一眼。

她看见痴老人的身子动了一动。

她笑了一笑，这笑说不上是快意还是歹毒。

一老一少站在沙滩上。

“我说呢，怎么林子里没人，原来都到这儿来了，我说这是不是在赶集呢？”一老问。

“大概是来等什么的吧？”一少说。

“那咱们也等。”一老说。

“那就等。”一少说。

两个人随随便便在沙滩上坐下来。

但这正是两拨人回“一线天”的必由之路。

“说个笑话好不好？”一少说。

“好，好。我老人家最愿意讲话，可这儿的人都有毛病，咋都不讲话？这么坐下去，岂不是要闷坏我老人家，你讲你讲……”一老忙不迭地说。

“京都有个王府井胡同，那儿常有热闹事儿热闹人儿。有一天，一个小孩在地上抽冰猴儿，那冰猴转哪转，过来一个人，就看，看呆了，半天不动地方。又过来一个人，看这人呆看小孩抽冰猴，就想看看这人咋事儿，他是孩子气重还是神经有毛病？就蹲下去也看，那人看小孩抽冰猴，这人看那人，半天不动地看。后来就又来人，一个一个凑上来看。后来的人就问：看什么呢？前面的人不耐烦：看你就看呗，王府井啥乐子不够你看的，别乱喳喳。就那么的，凑上去三五十号人看那小孩抽冰猴……”

九天秀女冷冷一笑，又闭目静坐。

痴老人突然一惊，他为什么讲这个？他又痴痴去想昨夜里那个叫他头疼的事儿了。他的神思飞得很远。

疯道人这时咳了几声。

一老一少飘飘然凑到疯道人身边，说是身边，也有两米远，因为疯道人正坐在乘槎

河中的大石上。

“这不是名闻天下的义侠疯道长么？久违！久违！疯道长这一向又做了什么善事，又除奸铲恶了么？”

疯道长看了看一老一少，隐忍不言。

“我说，这儿的人怎么都这么不讲一句话呢？这真叫我心里憋得慌……”一老说。

“得了，他们不讲话，咱们也就不讲了吧。”一少冷冷地说。

一老一少果然坐在当道，不再说一句话。

太阳慢慢从山巅中跳出来了，阳光洒在天池上，先是橙红，又是渐渐变淡，最后淡得没了一丝痕迹，天池的水仍是像染好的色块，一块湛蓝一块深绿，那满满的一泓池水仍是像一面镜子一样水波不兴。

群峰立在这面镜子上的影子渐渐淡没了。

天池只剩下了它自己。

沙滩本来就小，这会儿坐了许多人，更显得十分窄小，它和那宽大的天池一比，小得成了一线。

而这些静坐不语的人就成了这一条线上的虫子。

他们还在等什么呢？

还有人没有来。

没来的是弘雨、拂儿、慧珠和傻老人。

傻老人被弘雨误杀，他永远也不会来了。

只是弘雨和拂儿、慧珠该来。

太阳已然升在长白山群峰峰顶，他们还没有出现。

但这些人都不心焦，他们都懂得致胜的兵法，兵法云：敌不动，我亦不动；敌若动，

我亦先动。

就都这么静静地坐着，等。

× × ×

曙色从瀑布上落下来，太阳从那瀑布上染过了五颜六色，再一点点收起颜色，升到空中去了。

流水哗哗响。

弘雨醒了，他看着拂儿。

这是多俊美的脸呀，如古书所云，美女如云，斯人独秀。

弘雨就慢慢地吟诵起来：

“美女她多窈窕，
在城下等候我，
千般百般寻不见，
却原来在这里笑眸凝睇……”

他又去理拂儿的秀发，他这会儿才知道张敞的心思了。有像拂儿这么秀美的妻子，他也愿天天为她画眉，男女之恋，世情之爱竟是这么痴痴迷迷的。

拂儿哧一声笑了，嗔他：“瞧，你把我都弄醒了。”

“睡虫，该起身来了，今天该上天池了。”

弘雨记得他听雍正帝授宜之后，曾经听过康熙帝寻神木的故事。

说是在一个十五月圆之夜，在天池之上，康熙帝曾驻驾在那里。

那么，就该是在十五月圆之夜，在天池之上，去寻找康熙帝昔时找到神木的痕迹。

他们一定要上天池边去。

拂儿去溪水边洗漱，梳头。

弘雨坐在窝棚练“绝情七式”。

慧珠在点篝火，他们走之前得吃一点东西。

他们有些倦怠，忙夜的恋人早晨总是慵懒的。

他们终于上路了，走不许久，他们就会见到瀑布，他们也会从瀑布边的“一线天”爬上去。

他们走在林子里。

林子里生满了蘑菇，这是些极好吃的东西。慧珠曾经按弘雨告诉的，拣了几样做来吃，用水煮吃，香嫩无比。

有一种珍奇的蘑菇是对生的，在这边树干两米高处有一棵，你就向四周寻找吧，在和它相对的地方有另一棵树，两米高处也长着一棵同样的刺蘑菇。

拂儿很惊奇。

弘雨告诉她，这叫猴头蘑菇。是满汉全席上的一道名菜，味儿鲜嫩无比。

弘雨曾飞身纵上，摘取了十几棵来，要慧珠煮来吃。

可待吃蘑菇时，却没了猴头蘑菇。

他不禁去问慧珠，慧珠笑笑：“那蘑菇全被小姐拣了出来，把它们全埋了起来。”

弘雨一愣，随即明白了，但他还是笑问拂儿一句：“这么好的东西，你埋它做什么？”

拂儿斜瞟了他一眼：“你真不懂？”

弘雨摇了摇头。

拂儿脸红了：“它们隔那么远，还互相静静地望着，不离不弃，怎么能吃它呢？”

弘雨笑了，不禁去握拂儿的手，握得拂儿好羞，一连向他递眼色：慧珠在眼前呢。

弘雨哪里顾得这些。

现在，拂儿仍东瞧西望地看树身上。

猴头蘑菇似有灵气，生在活树上，站在树当腰。

她惊喜地看着，寻找到一颗又一颗猴头蘑菇。

突然，弘雨一拽她：“小心！”

两人飞身纵起，向后退出十几步远。

前面地上，有一排竖立着的树桩。

是人用手掷入地下的，尖桩是用剑削的，每桩只用一剑，像绕树枝一圈，活活旋下来的一样。又用手一掷，尖桩便一半入地。

妙的是这二九一十八根尖桩都一般高，分毫不差，齐刷刷当路站起，立为两排。

弘雨和拂儿静静地看着这尖桩。

拂儿抓弘雨的手突然颤抖起来。

“怎么啦，你？”

弘雨不解，不知道拂儿为什么这么惧怕。

她慢慢镇定下来，走上去看。

尖桩是用剑一剑削出的，如今全天下人谁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剑法，一剑绕树枝一圈，绝看不出起落剑处，像磨出来的尖桩一样。

再看插入地上的手法。

决不可能是钉入的，如是钉入的，那尖桩上的尖就可能被锤成木花花。也不可能是用手强摁入去的，那样木桩周围的土不会仍是板板结结的，没一丝松动。

这二九一十八根木桩像是天生就长在这儿的。

弘雨和拂儿互相望望。

弘雨一手上去，轻轻抓住木桩，凝聚内力一提，那木桩动也不动。

他用了五分力气，没拨动那木桩。弘雨的脸色也严肃起来。

拂儿想起了那个“天下一狂”。

第六章 天下一狂

名闻天下的武林高手当时有一痴一狂一疯一傻，一老一少一男一女，其实这里也有高下之分，据说除了神龙不见首尾的一式三绝老人外，就该算一狂最有本事了。

一狂本是北九省的独脚大盗，他一生专干别人不敢干的两件事：劫镖杀人。

劫镖是一狂的拿手戏。他小镖不劫，不是名家镖局的镖不劫，银子珠宝不达五十万两以上的镖不劫。

别人劫镖不易，要先上去答话，讨价应答，然后动手过招，杀败或杀死镖师，然后才能推车劫镖。

天下一狂劫镖用不着这么费事。

他只要打听好了这么三件事：镖银五十万两以上，或者珠宝价值五十万两银以上；是名家镖局保镖押送；从什么地方过去。

然后他就开始劫镖。

他先占住要津，为镖车必经之路。

又在地上抛下这么二九一十八根尖。

然后他就躲在一边等镖车来。

天下镖局谁不认得这尖桩？

镖师一见这尖桩马上就面如土色。

他们就约退镖车，上来几个人看这尖桩。

也是看出这是古怪的一剑削成的尖桩，也是认定这是一手一次掷入地下的，然后就惊惧地四外看看，战战兢兢地拔桩。

拔是拔不动，就动刀动枪挖，把十八根尖桩全部挖出来，放在一辆车上，扔下镖银车，告诉推车人等他们的新主人，镖师们就哭不敢哭，凄凄苦苦地推着十八根尖桩回去了。

任何镖局都拿“天下一狂”没办法。

任何镖局只要被“天下一狂”劫镖。镖银也就不赎不要，认赔货主或净折腾家产认赔倒闭。

没听说过“天下一狂”劫镖不得的。

全天下武林人都认得这个谈之色变的尖桩标记。

可“天下一狂”好几年悄无声息了，怎么他又在这长白山禁苑里出现了？而且她与弘雨身无分文，他来劫什么呢？

拂儿心里很紧张。

弘雨不认得这个标记，因为他不是武林人。

当拂儿惊叫了一声“天下一狂”时，他心倏地一惊，他想起了一件事。

在卧佛寺山中，一次他与师父讲天下武林事。他曾问过师父：一式三绝是不是无敌于天下？

师父笑笑，似在默认。

“难道就没有人能从一式三绝手下逃生么？”

师父一叹：“有。有两个人，二十年前和我打过一天一夜，后来，他们逃了。当时该把他们杀死的。”

“为什么不杀死呢？”

师父看了看他：“如果都杀死了，今天还去杀谁呢？”

他当时看出了师父的孤寂，武林一人的孤寂。

他忍不住又问：“难道就没有敌得住，又不能被你杀死的人么？”

“也有。”

“他是谁？”

“天下一狂。”

当时他记住了师父那严肃神情，而且师父先教他练习写字，那是在问他会不会双手写字时才想起的。

师父问他：“你会双手写字么？”

他点点头。

“写一下我看。”

他双手齐写了两个字“弘雨”。

师父笑一笑：“这算不得双手写字，这只不过是右手写字，左手跟着摹写罢了。”

师父递给他一本字帖。

是黄庭坚的词“春归何处”，字写得潦草虬劲，龙飞凤舞。

“你试一试，右手写一个‘春’字，左手写一个‘归’字，试试看。”

他试写了一下，很慢，但成了。

师父惊异地看着他。

“你有天赋，这一下就胜过了我。”

弘雨不解地看看师父。

“你得练成这种本事，左手右手一齐动，同时写这两个不同的字，写成了这一幅字画，你才能出得这山去。”

他在山上学的第一式就是一式三绝老人教他写字。

弘雨心盛，便发愤勤练，一则为了出山，二则他心想既然叫个嗜书如狂，如不能两手笔走游龙，岂不是名不符实？

后来他给师父看他两手齐书“春归何处”。

师父点点头，一叹：“也过得去了。”

师父凝神思索，他问师父想什么。

师父就告诉了他。

在二十年前和那两人交手之后，决意去杀一个人，那个人是个独脚大盗，专劫江湖上的大镖，而且受人大宗银子，专杀武林侠义之人的。师父这一日就去找他。

师父知他消息灵通，以为在他家中必然碰不见他？他早已闻讯逃遁了。

谁知他家的门大开着。

师父就昂然而入。

见那人就坐在书案后。

那人见师父来了，微微一笑，说：一式三绝？

师父点了点头。

那人审视一下师父，点头一叹：果然不差。

师父一袭布衣，浑身无一寸铁，师父身姿飘然，全身无一丝剑气。

无铁者浑身是铁，无剑气者剑气藏蕴于胸。

那人当然明白这些。

那人站起身来。

“跟我来！”

师父便跟他走。

厅堂很曲，又幽，走过许多回廊才来到后堂。

后堂摆着一列九口棺材。

“这是我的妻子……”那人一指正中的棺材。

“她昨夜里听说你要来，就寻了自尽……”

那人话声也颤，脸仰向天，抑住他的泪水。

“其余的都是家人……我杀了他们……”

师父一动不动。

“这里还有一口棺材……如果是你，我会为你择地安葬，如果是我，则有劳你了。”

那人一指周围箱笼。

“贤用自然不劳三绝老人费心。”

师父仍只是看他。

那人又一指门外：“请吧！”

师父随他走出来。

二人又复来到书房，坐下待茶。

“你我平生一搏，何须着急，先请用茶吧。”那人拿出茶来待客。

“这是庐山‘雾中来’，相传是猴子献茶的茶树，我用珠子和猴子换，猴子摘来一包茶叶，我便付它一颗珠子，两相无欺……”

师父喝了一口，茶香盈口，津津香气浸入心脾。

“好茶！”

那人左手布茶，右手持扇。放下扇子，又去拿书，左手持书默读，右手为自己斟茶，布碗，加盖，两不耽误，又一气做完。师父抬起了头：“一心二鹜？”

那人点点头。

师父脸不变色，冲那人比划了几下手势，起身就走。

弘雨当时问：“师父，你比划了什么？”

“我写了四个字：春归何处……”

弘雨当时不解。

“我苦练了三年，两手齐动，可以写成这四个字‘春归何处’，两手一变，又写了一次‘何处春归’……”

弘雨不解地看着师父。

“武功至上，在心而不在手，心有所至，手为其后，心不至手如何至？我用两手写出这‘春归何处’四个字，是一种上上的武功，叫做‘一击双搏’……”

弘雨当时是听呆了，他半天才问：“师父，那人你能杀他？”

师父点点头。

“我见他面不改色，动作从容，但从他倒茶时，一点水竟洒在茶盅之外。我和他都觉出了，这一点溅水让他必死……”

“为什么？”

“一心二鹜，则是无心无意，两则其便，怎么能默读出声？倒茶洒水，更是心有一鹜的一瞬间，这是他‘一心二鹜’还不曾练熟。”

“你为什么还不杀他？又觉可惜……”

师父摇了摇头：“我也是好胜，向他比划了‘一击双搏’，你知道我也没练成这功夫，也是欺人，何必杀他？以欺人之术杀人，我不情愿……”

弘雨当时就记住了师父的这些话。

“那个人是谁，师父能告诉我么？”

师父又是轻轻一叹：“天下一狂……”

师父讲过那事的二十年后，弘雨和拂儿竟在这里遇见了武林一绝“天下一狂”。

× × ×

弘雨走上去，两手平伸，凝聚真力，一提一掷，一提一掷，二九一十八根尖桩整齐整齐躺在树下。

这一撂子尖桩像是个细心人摆好的。

“果然不差……”

随着这一声，从树上飘下一个人来。

这人披一袭长长的僧衣，黄色的，是个年长的喇嘛。

“贫僧水心，向二位见礼了。”

弘雨一笑：“不是‘天下一狂’么？怎么是大师？”

水心低头敛眉：“逞强不能保妻，挟技不能护家，何狂之有？贫僧水心……”

弘雨一笑：“那也一样。一式三绝在这里见礼了。”

水心抬起头来，目光犀利：“一式三绝？他……他人呢？”

“先师已经作古了。”弘雨一叹。

水心看定弘雨：“果然有些不同，怪不得都讲一式三绝又出少年……”

弘雨笑笑：“我们本想上山，去看天池景致的，不知大师也有雅兴，来禁苑游山。但大师示我们以路警，不知有什么吩咐？”

水心双手合十：“不敢动问，不知公子手里有几支神木令？”

弘雨看看拂儿，心中一凛，天下一狂也要神木令。

“不瞒大师说，我有两支神木令，一白一紫……”

“弘延的紫木令、弘依的白木令均落入你手？”水心有些惊讶。

弘雨点点头。

“傻老人现在哪里？”

弘雨低下了头：“是我当时痴迷，失手误伤了他，让他致死……”

水心脸色变了，他突然仰天长啸三声。

“你杀死了傻老人？”

弘雨艰难地但坚定地点了点头。

水心缓缓走过来。

弘雨看得出，他用的也是如“若波若影”式的步法，只不过双腿看上去动作稍快。这是名闻天下的“千里飘香”步法。

“你走吧！”水心告诉拂儿。

拂儿摇摇头，仍站在弘雨身边。

“拿出木令来，然后叫你死得安生……”

弘雨一笑：“为什么要我死？”

“你杀死了傻老人.....”

“你杀死的人还少么？”

水心愣了一愣。

“我已虔心向佛.....”

弘雨又一笑：“大师差了，如果那样，我便归于佛门，不也就百事皆无了么？”

水心看看弘雨，突然一笑：“那好，那好。如果贫僧三试你不能过，只好令你回京都，跟贫僧做一个脱俗去凡的和尚。如果你能过得去，就先放你上山.....”

弘雨乐了：“那样，大师决意不为难我了？”

水心低下了头：“如果你三试得过，贫僧自在山下等你。那时，贫僧便代天下一傻同你一搏。”

弘雨想了想，点点头。

雍和宫大喇嘛水心，曾经名噪天下的独脚大盗“天下一狂”站在弘雨面前，双手合十，说了句：“施主小心了.....”

弘雨点了点头。

拂儿退后了几步，她的心怦怦跳。

这决不是一场轻松之搏。

第七章 三试

拂儿心慌意乱，她越想越觉得弘雨刚刚说的那一句话不对。

如果他输给水心，他便虔心向佛，归于佛门.....

这话说得好轻松啊。

世上只有男人才会这么讲话。因为男人心粗，讲话从来就不细想想。

如果你弘雨归了佛门，要我拂儿怎么办？也去佛门吃斋念佛不成？不然，要她空守闺门，一辈子不嫁不出，静静地老死么？

她恨得牙齿根儿疼。

当然是恨这个痴呆子书生弘雨。

但她不能讲话，这时候正是千钧一发的时机。

弘雨和水心相距只有两丈远。

两丈远是不近，但对于水心和弘雨来说，这距离无疑于是身心相挨，近在咫尺。

弘雨微微笑着，准备等水心这三试。

× × ×

水心微微笑着，显然是成竹在胸。

“公子继一式三绝，自然知道一式三绝之本意，一式三绝为：绝性、绝欲、绝情。公子偕姝登山，看缱绻柔情不能自己。性、欲、情三本皆失，公子自然是失了三绝老人之本，失本之徒，忘师之恩，是不是该自戕以报师门呢？”

拂儿一听，愣了，这水心奸狡，第一条便问得弘雨无法回答。他如果是公子弘雨，就不可能是一式三绝老人，如果是一式三绝老人，就不可能是公子弘雨啊。

弘雨却微微一笑：“大师有所不知。我祖师一人过卧佛寺，突然领悟，佛之卧姿也从容。不知大师明不明白这奥妙？”

水心愣了一愣，摇了摇头。

弘雨笑了：“这很简单，佛也不是天天板脸坐着啊。无性即为有性，无欲即为有欲，无情即为有情，佛不着世相，也卧态可掬，让人视之思榻，正如百姓所说：坐着不如倒着，好吃莫如饺子啊……”

拂儿一听直乐，这弘雨刁钻古怪，哪里来这些歪理？

“当时祖师得悟，便与佛应酬。佛许以女色，便见丽女奇姝迤迳而出，祖师一一与

之交接，竟达几十人，曲尽其妙，那气魄，当今这些萎缩男人哪能领悟呢……”

水心皱眉：“他犯色戒，所着之力，令人脱形，所着之一点男人液滴，皆成为罗汉之浇手……”

弘雨大笑：“即便如此，罗汉净手，佛祖卧榻，不也是离人之生相更近么？”

水心恍然，又问：“那么，何以解释你们祖师的一式三绝，何以解释那绝性、绝欲、绝情三绝技呢？”

“绝性实为守性，绝欲实为固欲，绝情实为有情。先祖师创出此三绝技，代代承继，不能光大，又颇渐式微。不知大师知否，师父六十多寿便求作古，师祖七十多寿也求作古，以争快些传人，这是因为……”

水心凝神看他。

“这是因为谁也受不了那无性无欲无情的日子，无性无情无欲之人活之何益？先师生时是一守性固欲有情之人，他苦留此物——”

弘雨举起了那只布老虎枕。

“……先师苦留此物实为守性，不然身外之物皆忘，还留这么一个俗世之物做什么呢？他忘不了救那姑娘不成的终生之憾。先师一生固欲，不然绝不会千里追杀雷虹，杀死邪婆婆。否则让雷虹横行，邪婆婆杀尽天下富人，何止二百，又与先师有何相干？先师还是有情之人，不然决不会杀死‘天下毒星’，而和他的唯一传人高枕无忧弘依订盟，杀死他不是绝一后患么？再说，先师和大师那一番读书斟茶之会……”

水心面色一肃：“三绝老人手下容情，贫僧当时已知。不然，贫僧怎会弃绝尘俗……”

弘雨一笑：“大师明情。先师终生之憾，是没有人去爱他，如有世情之爱，人世之暖，女人之念，先师便不会这么早就刻求做古了……”

弘雨这时已是泪水潜然。

水心合十打躬：“公子至情，贫僧佩服。一式三绝绝技，从今可以在公子手中光大

了。”

拂儿高兴得心花怒放。好，好，这个痴痴呆呆的弘雨，好，瞧他那蠢蠢傻傻的样儿，竟然是这样一个至情至性的人。

她快活得热泪盈眶。

水心又说：“这一试是公子胜了。贫僧要说这二试了，请公子听好。”

弘雨马上神情肃然。

“公子属于八大王族，自然熟知这佛库仑吞卵而生满人祖先的故事了？”

弘雨点点头。

“那么，请问公子，你的先祖是佛库仑吞吃鸡卵鹅卵鸭卵鸟卵蛇卵哪一种卵而生的呢？”

弘雨微微哂笑：“大师问得好。我想，那是在没有鸡没有鸭没有鹅没有鸟没有蛇的时候，佛库仑看见了天池中的一颗卵石，那是一颗非卵非石的东西，是天火与地火的交合，是地火喷涌之后的积水中的……卵石，佛库仑吞吃了它，才有了我们满族人的祖先的。”

水心笑了：“非卵非石，非天非地的东西，人言可信么？”

弘雨正色道：“别人不信犹可，你独独得信，不然，你怎么会入主刚刚兴建起来的雍和宫呢？”

水心轻轻一叹，说：“贫僧此一试输了。公子请看这最后一试。”

水心缓缓走上两步，用的是“千里飘香”的步法。

“请公子看仔细。”

水心左手持念珠，右手持剑。目光若视剑又若视念珠或者可说是视物若无视。

突然他右手一抖，左手疾动，嘴里念叨着念珠的数字：一、二、三……直数到二十八，双手仍凝立不动，左手仍持念珠，右手仍持宝剑。

拂儿没看明白水心做了什么。

这时，水心右手上方的树枝无声地折了下来，一坠落地。那树枝从中间被切折，仍是尖桩形状。不用看，仍然是圆圆如磨削看不出起始终结的一剑无痕。

水心左手的念珠已然转了一圈儿，又数回到他刚才拿捏着的那一颗。

这是带有二十八颗念珠的佛珠。

“一心二鹜！”弘雨轻轻地说。

是啊，拂儿脸色白了。这是天下武林人人听说而没有见过的“一心二鹜”。

这个会“一心二鹜”的人怕在武林中是无敌的。

拂儿的心怦怦跳。

她想拉弘雨向回走，想让弘雨扔下那两支神木令，想到她和他免不了一拼而死.....

这时，弘雨说话了：“一心二鹜.....好，你终于练成了.....”

他抬头看天。

看天做什么？他是感慨，还是在想法对付这险境。

弘雨看着水心：“大师可听说过‘一击双搏’？”

水心凝神注视着弘雨。

弘雨一声长啸，飞身而起。

他手里拿着两枝树枝。

这树枝直如宝剑。

他缓缓起步，右手平平伸出去，划了一下，勾出一个“春”字，左手也平平地划了一下，竟写出了个“归”字。随后，他气势渐快，笔走游龙，枝划如凤，一鸣一铎，勾挑划拨，转瞬之间写出了两阙一模一样的黄庭坚词“春归何处。”

水心微微变了颜色，他怔了一会儿，说：“贺喜公子，强似令师，练成了‘一击双搏’。公子上山去吧，贫僧在山下恭候，与傻老人讨公子一个公道.....”

说完，他脚下步子一急，人像影子一样绕树飞去。

弘雨看着划得乱七八糟的地面，嗒然若丧。

拂儿高兴得心花怒放，恨不得在弘雨的脸上亲上一口，她柔情蜜意地说：“走吧，走吧，我们上山去。”

弘雨喃喃地念叨：“这么说，他早也知道师父当时没练成‘一击双搏’，这么说，他当时就知道？”

他实在不能明白这个水心的心思。

第八章 一男

他们健步如飞，已经能够看见瀑布，听得见瀑布的轰鸣迸溅之声了，已经能感到那飞溅起来扑面而来的冷冷的水珠了。

他们不得不停住脚步，站在面前的一个人刚好阻住他们的去路。

这是个老年太监。

“太监公公刘礼！”拂儿惊呼。

“对呀，对呀，正是咱家。”太监公公刘礼是一副公鸭嗓。

弘雨盯着他的脸，好像不明白这个当朝秉笔太监怎么会跑到深山老林里来。

“咱家得来。一痴一狂一疯一傻，一老一少一男一女，全都上山来了，可不能缺了我呀……”

弘雨恍然大悟：“你是天下一男？”

刘礼点点头，谦卑地说了句：“正是咱家，正是咱家。”

弘雨怎么也止不住笑，他看看拂儿，她也在笑，两个人索性大笑起来。

这个男不男，女不女的人偏偏叫“天下一男”，这叫他们怎么能不笑呢？

“如果你们抬起头来看一看，那大概笑不出来了……”公鸭嗓说。

弘雨和拂儿果然就抬起了头，他们果然就笑不出声了。

刘礼身后有两个人，前面押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老人，那人正是弘雨朝思夜想的老人顺伯。

刘礼轻轻一笑：“把神木令交出来，你们向回走，咱家就饶了你们和这个老头儿的命……”

弘雨看看拂儿，拂儿看看弘雨。

弘雨心中难受。他看着顺伯，这个老人是从小带大他的老家人，像他的亲人一样。如果说他弘雨和醇亲王府还有什么眷情的话，那唯一的联系便是这个两鬓斑白的老人了。

弘雨心一酸，泪便要流出来了。

他的手缓缓伸入怀里。

顺伯看见了，大喊：“别给，他们要杀死八大公子，夺回去那木牌牌……”

身后的人突然出手，点了顺伯的哑穴。

顺伯又疼又怒，神色很是怕人。

弘雨的手攥得紧紧的，骨节叭叭响。

“我答应你，不就是两支木令么？”

弘雨从怀里慢慢掏出这两支神木令。

他看了一眼这两支神木令，这两支神木令上有傻老人的血。

他慢慢走向太监公公刘礼。

顺伯看着他走过来，突然身子一歪，整个人扑进了溪流里。

这是从瀑布上跌溅下来的溪流，从这儿起始，流水天天冲刷着岩石，在岩石中间生生淘出了宽仅逾丈、深四五丈的暗沟。

顺伯的身子一下子跌进了暗沟里。

“顺伯！顺伯！”

拂儿抓住了他。

弘雨的心在流血。

顺伯没了。那个从卧佛寺里走出来头一个见到的亲人也是他唯一的亲人顺伯没了。

太监公公刘礼回头笑着看了看看守顺伯的两个人。

靠溪流边的那个人又惊又怕，也一下子自己跳到溪流里。

浪花一卷，那人也没了踪影。

另一个人也想跳下去，刘礼轻轻地喊了一声：“够了！”

那人如逢大赦，偷偷地看了两眼溪流下面的暗沟。

弘雨和拂儿手拉手，拂儿能感受到弘雨的手在颤抖，在出冷汗，这是一只蓄意杀人的手！

弘雨缓缓地走上去。

刘礼站得很直，像是一点儿也不把他放在心里。

倏地，弘雨出手了！

他一上手就是拳掌齐施，左手使二十四式“绝性拳”，右手使四百式“绝欲掌”，一招一变，掌拳互换，刘礼如逢双人进攻，连连后退。

拂儿也一声娇叱，击向那个大内侍卫。

那人用大力鹰爪功，身手也是不弱。

慧珠在身后远远为他们掠阵。

刘礼的武功路数很杂，一会儿出掌，一会儿施拳，和弘雨打了二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负。

拂儿着急了，左手平平一掌伸出去，划地一变，点向那人的肩井穴，那人肩一缩，使鹰爪来叼拂儿左臂，想一爪生生叼下拂儿的左手。

拂儿右手顺势拔剑，平平一势挥出。

那人不知“绝情剑”的厉害，划掌拍向剑尖，想闪身夺剑。

拂儿左手变掌，右手剑挥，一式三变，横削过顶，那人的头随剑锋一晃，没了。

头就滚进了溪水里。

那人的身子仍怔怔地立在那里，双手还兀自摆着鹰爪功那一抓一缩之势，好像不知道没了头，这身子该如何办了。

好一会儿，这身子才一下子栽倒在溪水边，从脖腔子里向溪水里喷血。

溪水就被染红了。

弘雨就仍用“绝性拳”和“绝情剑”与刘礼斗。他缓身迈步，一式“若波若影”身法过去，平平出掌，以为得手，谁知刘礼不理这掌，只是出掌击向他空门。

弘雨一惊，收身回掌，已是不及，被刘礼一掌击出几丈。

拂儿忙来扶他。

弘雨的肩头受伤。他满眼怒火。

拂儿要上前去，被弘雨生生拉住。

“莫邪……”他伸手讨剑。

拂儿将莫邪递给他。

弘雨拔出鱼肠古剑，他左手鱼肠，右手莫邪，一声长啸，声震峡谷。

弘雨飘身再上，冲向刘礼。

这一次他用的是“春归何处”一套笔法，左右手双剑交施，用“一击双搏”。

刘礼突觉不妙，他想闪身后退，退不出去了，只觉得身前身后都是一片剑芒，莫邪与鱼肠的剑气充盈，使他应付困难，他看不出弘雨剑法的路数，看不出这“一击双搏”的破绽，他像处在两大高手心意相投的配合攻击下，他没法儿冲出这重重剑气。

“唰——”一剑，是鱼肠剑扎在他肩上，肩头顿时血涌。

弘雨豪情更增，口中也同时吟诵：

“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

刚刚交笔写过“黄鹂”二字，一剑已刺入刘礼胸前。

刘礼踉跄一扑，弘雨剑尖一递，刘礼便倒在地上。

“一击双搏，一击双搏……老绝户，老绝户可呵……”

他仰身在溪侧，双目圆睁，死不瞑目。

他敌得住“一式三绝”，却敌不住“一击双搏”。

拂儿和弘雨互看一眼。

拂儿看看他的肩头。

“重么？”

弘雨摇摇头。

“咱们该上去了……”

在天池的瀑布旁边，有悬崖陡壁，从一侧斜斜爬上去一线，是上天池的必由之路“一线天”。

他们要爬过“一线天”，到天池上去，去找那神木。

瀑布上面，只有一只鹰在飞旋。

三个人慢慢走向“一线天”。

第八卷

第一章 人集天池畔

清宫内史记载：神木乃康熙帝在天池游览时所见，康熙帝同时见神木令。木令一共八支，分为紫蓝绿黑黄橙赤白。八神木令传为武林至宝，人人希冀得见一见。虽然谁也

不知这神木令究竟有什么用。

也是奇怪，常常是谁也不知道有什么用的东西就变成了武林至宝。

现在，天池边静静坐着的人都在等待，他们有的怀揣神木令，有的没有神木令，但都想得神木令，有的人还想去砍伐那棵神木。

人人都在等，都沉默不语。

太阳已然升在天池中央，像稍一疏忽，就会坠落天池之中。

天池上很静，静得没一丝儿声响。

疯道人忽然一乐，他慢悠悠地说：“诸位如此耐心，想必还在等人？”

众人看他一眼。

疯道人不慌不忙：“诸位不必等了。如若是等高枕无忧公子弘依，他不会来了，再说他手里已经没有了白木令。如果是在等嗜书如狂公子弘雨，他虽然手里有木令……他手里有傻老头儿那两支神木令，一白一紫。但他也不会来了。”

众人骚然。

九天秀女看看他。

“你怎么知道弘雨不会来了？”

疯道人哈哈一笑：“他这会儿大概正往阎罗殿走呢，哪有时间来这里游荡？”

痴老人一愣：“疯子，你搞的什么鬼？”

疯道人一笑：“信不信由你，反正嗜书如狂弘雨公子是没了，这个世界上没了这人了。”

只听得有人轻轻一叹，这一声叹像叹在众人心里，这一叹使一老窜起身来：“来了，来了！他来了！”

众人一回头，果然有三个身影飘飘而至。

“疯道长果然不如一老呵……”

来人就是弘雨、拂儿和慧珠。

九天秀女看着拂儿，她面色惨白，微微一笑。这笑是怨是喜是高兴是担忧，谁说得清？

痴老人望着拂儿，也痴痴一笑。这笑是疚是苦是激动是不安？谁又说得清？

拂儿也分明是看一眼痴老人，又看一眼九天秀女，她那一眼里有无限衷情在传递：佳期已过，情郎在旁，她的那神情中有女孩遇到了意中人的娇情与喜悦。

九天秀女也看一眼弘雨。她一眼就看明白了女儿的心事，女儿的寄托。她眼前掠过一切往事，她哀伤，她哀伤，她惋惜，哀伤自己叹惜自己，她从心底里情愿她的宝贝女儿不再同她一般命运。

痴老人也看了一眼弘雨。他不大明白弘雨怎么会和他的女儿走在一起，是他助她为九天秀女出力，还是她助他为夺神木令劳神。痴老人叹一口气，他觉得这些都不是他的心愿。但他的心愿是什么，他也说不清楚。

疯道人看看弘雨，像是诧异他怎么会在眼前出现。他吟了一会儿，说：“那好，你来了，好。现在人都在这儿，咱们索性爽快些，谁手里有木令，就报上来，然后咱们就比试比试，胜者最后持神木令，去找神木……”

一老哈哈大笑：“疯子，你别叫人笑话了，谁能手里持一个木令还向全天下人叨叨不休地讲，我有我就不讲……”

弘雨笑了一笑：“我手里有两支木令，一白一紫……”

一少看着弘雨，瞅了半晌，才说：“好小子，有你的。我手里也有两支木令，一橙一红……”

九天秀女缓缓而起：“我手里有三支木令，一黑一绿一蓝。”

疯道人一笑，手飞快地一闪：“好，痛快痛快，我手里也有一支木令，是一黄。”

众人有的惊讶，有的愤然。

三姬起身，皆怒目九天秀女。

疯道人冷冷一笑：“诸位是不是想今日之事快些了结么？”

众人一惊，都听疯道人说。

疯道人巡视一周，俨然领袖一般：“来这里的人，有的为木令，有的为寻仇，不知滋事寻衅能有几家。我看不如一并算起，先是手里没木令的人讲话，寻仇夺令，也任由其便，然后手中无令者便请下山，余人再一决胜负，胜者自然得令寻木了。”

众人也无异词。

疯道人招呼三姬道：“三位至此，不知是夺令，还是寻仇？”

三姬正想起身，金扇公子弘澧突然一笑：“疯道人也为天下武林领袖，怎么能弄出这样一件糊涂事来？你为什么不问这神木令原系谁手？现今又因何到了别人之手？却偏偏来一个无令之人请其下山……自从雍正帝将八支神木令交我八大公子，先是我与弘环失令，又是弘环弘云双双丢失了性命，弘山被人杀死，后又是弘德被刺，最后是弘依弘延无影无踪……八大公子转眼云散，死四失二，只剩下我和弘雨。为什么疯道人为武林领袖，不问曲直，不讲是非，只讲谁手里有令无令，这不是恃强凌弱么？不只是武林宗师疯道人所不能为，恐怕是武林中小辈人等也不屑为之吧？”

疯道人为之一怔，众人中有人叫好。

“那么，你要如何办呢？”

“先讨回木令，再讨血债！”

疯道人不言语了。

弘澧手持金扇，走向一老一少。

“你们夺令在先，杀人在后，今天这笔帐算定了。你还我红木令，还我小妹！”

痴老人慢慢站了起来：“我也来和他们清算这笔帐。”

一少叫道：“痴老头，这干你什么事？”

一痴老人泪流双颊：“小妹是我的女儿。”

弘雨欲向前，拂儿紧紧抓住了他。

一痴老人与弘澧站立于一老一少对面。

三姬突然起身，缓缓走向一老一少。

“艳水四姬，缺一不可。你杀了小妹，休想活命！”

三姬与一痴、弘澧站在一处。

一老一少嘿嘿冷笑。

弘澧一声长啸，啸声若起自天池水中。

弘澧身子暴长，一气攻向一老。

痴老人身形一晃，向一少猛击一掌。

三姬身形飘动，一齐举剑。

一老一少一边应敌，一边喊：“你这个老刁婆子，叫你的看家丫头上来杀人，早晚得找你算这笔帐……”

九天秀女低下了头，不应声。

拂儿抓紧了弘雨的手，她身子有些颤抖。

一老一少在一痴、弘澧与三姬的围攻下，兀自攻多守少。痴老人已受重伤，攻击自然不力，三姬绕走轻灵，自然无大威力，只有弘澧逼近一老，眼珠子红红的，舍己舍身，着着杀手。

一老呼唤一少：“老少求近！”

一少飘身一移，二人齐向弘澧进攻，一少双掌齐拍弘肩井、太阳，一老双掌齐推，直撩弘澧下阴、环跳。

弘澧上身一晃，一痴老人、三姬救之不迭，“嘭——”，一少一掌拍实，弘澧的身子像纸鸢一样飞向天池池水。

弘雨本来可以飞向弘澧，但拂儿的手抓实了他，使他失了良机。

弘澧落在天池池水里。

天池水里没有鱼，没有虫，水是冰凉的，人跌下去，马上手脚不能灵便活动。

秋三妹见弘澧伤身落水，毫不犹豫地一纵身子，人就落在弘澧身边。

弘澧已然要沉水。

秋三妹拉他向岸游动几步，两人紧紧拉手，似都冷僵了一般。

人面桃花身子一飘，又落入水中，她从身后推动二人，将二人推至岸边。

众人将二人拉上岸来，人面桃花又在水中冷僵了身子。

妙性仙子跳入水中，将她拉上岸来。

一痴老人与弘雨等忙成一团。

痴老人抱弘澧在怀中，一声声唤：“孩子，孩子。”

弘澧醒过来，看着三姬水淋淋的身子在风中直抖，就叹气：“秋妹，桃妹，仙子，你们.....何苦？”

天池水无论冬夏，总是那么寒冷，人一下去，须臾便耐不得那寒，被冻僵了。

这时妙性仙子、人面桃花、秋三妹都在冷冷的寒风中颤抖。

一老一少见一痴身上有伤，三姬落水，弘澧又身受重伤，便狞笑上来，欲施杀手。

这时拂儿慢慢走了上去。

“且慢，有我呢.....”

一老一愣：“你是干什么的？”

拂儿凄然一笑：“你杀死的小妹是我的亲妹妹，如今又重伤了他.....”她一指弘澧，“你们还逃得过一死么？”

一老一少互递了一下眼色，又看看周围，忽然满脸杀气，他们冷冷地对拂儿说：“那好，那好，来吧.....”

拂儿抽出莫邪，慢慢走了上去。

一老一少蹲踞成势，一少身长纵起，一老蹲箕欲坐。二人一夺一收，等待拂儿上前。

第二章 一式三绝

天池之上，波澜不兴，澄澄池水，静看这一场杀。

一老一少同时长啸，一少摇动那独门兵器“叫妈妈”一纵而起，直奔向拂儿的上三路，一老纵身向下，直奔拂儿的下三路，二人配合绝好，不留一丝空隙与喘息。

拂儿挥剑，走起了“若波若影”步法。

沙滩之上，只见她浅浅几个脚迹。

一痴老人热泪盈眶，他看着拂儿：“这是我的女儿，这是我的女儿……”

九天秀女也抬起头来，注目着这一场恶斗。

最瞩目这一场打斗的人，怕是弘雨了。他凝神伫立，眼也不眨地盯牢一老一少与拂儿。

一气就斗了二十余招。

痴老人飘身而上。

“痴老头，还想找死么？”一少厉声问。

一痴老人笑笑，对一少轻轻划去一剑。

拂儿看一眼痴老人，也笑笑，回身向一老用剑。

两对人就又厮杀在一处。

这是一场好杀。一痴老人虽身受重伤，但女儿在侧，更有拼命之心，一着一着妙在毫发之巅，和一少战成平手。一老和拂儿斗剑，虽然知她绝情剑路数，但拂儿的身法轻灵让他也无法小觑，只能一着一式认真还手。

两边就战成平手。

这时疯道人突然轻轻一叹：“江山代有才人出，这小小女娃，竟弄得江湖一老不能施展，一老一少散若单鸿，焉能不败？”

他只是自念叨，众人当然不曾留心。

但无人知道他是用传音入密的功夫，向一老一少念叨出了这话。

一老一少倏忽站住，二人一个虚招，明是猛扑，暗是退步，二人又一撤几丈，站在一处。

这一次，他们又凝神待发，两人一视，都注目一痴老人。

一痴老人以为他们要对自己下杀手，忙站成姿势，回腕收剑，以待一搏。

谁知二老一少空向一痴，叭叭两击，一少与一痴对了一掌，一老与一痴还了一剑，二人齐飞向拂儿。

“拂儿！”一痴老人惊喊。

九天秀女身形飘动，随后而起，但据坐于石头上的疯道人一掠而至，截住了她。

一老一少用的是“老少求近”中的连环杀手。

弘雨曾经在这杀手毒招之下死过一回。

拂儿转眼之间便要血溅当场。

一老一少招招利落，一连飞施了十几着杀手。

刹时间云收雾散，一老一少立在沙滩之上。

拂儿呢？没在眼前。

只见弘雨笑吟吟站在面前。

拂儿自然隐在他的身后。

一老一少十分惊讶。

弘雨笑了笑，说：“两位是不是等在下来同你们过招？”

一老一少瞪视着弘雨，眼里满是毒恨。

弘雨又是一笑，他如今已不怕荼毒的眼光，因为也有炽热的眼光在注视着他爱抚他。

弘雨站在一老一少面前。

一老一少也不敢贸然出手，他们知弘雨已不是在影壁山悬崖上的弘雨了。

“我是一式三绝……”弘雨朗声说。

这一次没有人应，也没有人疑，他就是一式三绝老人。

“我是嗜书如狂公子弘雨！”他又朗声说道。

他自然是弘雨，是八大公子上得天池来的两公子之一。

“今天我要和你们算清帐……”他看定一老一少，“影壁山悬崖追杀我，一仇。醇亲王府火焚，杀死我父母家人，二仇。小屯杀尽，死我爱妻珠儿，三仇。逼杀我妻拂儿的妹妹小妹，四仇。四仇并一，凡是染黑了指甲的人，都休想逃过今日之厄……”

他望一望九天秀女及其身后几个随从：“八大公子何罪？人其无罪，怀璧其罪？竟追杀抢掠，让我八大公子凋敝？看这木令，哪一块不浸我八大公子血泪……”

弘雨举起木令，朝众人一晃。

“神木在哪里？神木令与找神木何涉？我以为其中有图文标志，谁知分毫也无。我看过三块神木令，橙、白、紫，紫令为先，白令为后，橙令为中，都无刻痕暗记，显然木令上并不指示神木于何处，让我们怎样去砍伐它，带它回京都？喋血者必自报。一老一少杀人无算，先师二十年前即想除之，今天你们的死期到了。”

一老一少脸涨得通红，嘿嘿冷笑。

他们知道同弘雨一搏分生死时刻到了。

一老一少仍是那姿势，这是蓄势待发，用他们一击必胜的“老少求近”。

九天秀女、一痴老人都看着弘雨。

弘雨仍悠闲而立。

九天秀女暗叹，这少年也太托大了，须知他的对手不是别人，是远近知名的一老一少，是北方之雄。

突然，一老一少出手而击。

还是一老攻弘雨的上三路，一少攻其下三路。这“老少求近”是配合默契，攻守皆能。

一老扑上去，用的是“老来梳妆”、“扯须作戏”和“硬扎总角”。

一少扑下来，用的是“拽腿学娇”、“娇啼绕膝”与“吊颈哄糖”。

一老一少齐攻齐至，上击弘雨枕前脑后穴位，下击银雨双腿下腹。

弘雨缓缓起步，用“若波若影”步法，飘了几下，避过了这一击。

弘雨一闪身，从一击一搏中见到了一老一少的勃然杀气。

他有些吃惊，也勃然生怒。

为什么非杀死人不可呢？

他觉得眼前的天池泓然，一池碧水在阳光下闪着碧波，人们都在天池之巅，群峰之上，这样的美景绝境，干嘛总想杀人？

他眼前闪过了芙蓉小妹，还有珠儿，他渐渐被珠儿的不尽思念牵绕，他一声长啸，突然拔剑在手。

一老一少看到了他脸上的怒气，感到了他那把鱼肠古剑上的阵阵罡气。

弘雨曼声而吟：“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

他蓦然感到一腔悲愤，不杀死这些杀人嗜血者，何处寻春？

他左手化掌，右手提剑，剑掌齐施，用的是一套“春归何处”笔法。

一老一少顿见拙乱。

两人一退，又齐攻出。

这一次是两人在影壁山攻杀弘雨时所用的招数，一少跳攻弘雨上三路，一老施攻弘

雨下三路。其法拙变，就显得招数涩滞，凝重。

会看者自然知道这些笨重的招数中，着着蕴无尽杀机。

拂儿惊呆了，手提宝剑在一边凝视。

弘雨却回身向她一笑，一闪飘忽，避过了一老一少的致命一击。

弘雨仍曼声而吟，这吟声在群峰之中，天池之畔，显得激越清朗。

“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

一老一少惊愕不止，多日不见，这狂书生竟然步法如此不可思议，“一击双搏”又如此娴熟。

他们的脸色越来越沉重了。

弘雨打得兴起，突然回手一掷，鱼肠古剑嘶嘶飞出，直入那一块巨大岩石，没至剑柄。

现在弘雨手上已无兵刃。

拂儿想上前去，被一痴老人一把扯住。老人笑：“虹气化剑，一击双搏，一手有剑，不如无剑……”

拂儿就看着恶斗。

弘雨的吟诵毫不急促，仍是曼声朗吟：“百啖无人能解……”

弘雨念至此时，突然停住，如风似旋转的人也蓦然站定，只听“嘭——”“嘭——”两声响，地下河滩上已倒下二人。

倒下的是一老一少。

一老胸前被击一猛掌。一少胸前洞穿二孔。

两人面白如纸。

众人惊愕，只有疯道人脸色沉重。

一老问：“你那洞深不深？”

一少咧咧嘴：“不行了，不行了，再没‘天下武功第一’了。”

一老轻轻一叹：“没了你，我也不要那‘天下一叹’了。”

二人面色变成灰白。

“他这是在写字，一击双搏，咱不会写字……”一老说。

“老绝户算定了咱们不会写字。”一老又说。

只有老喇嘛可以和他一试。”一少说。

“咱弄不过老绝户。”一老黯然说。

“咱弄不过老绝户。”一少说。

一少猛然出手，五指齐施，对准心脏，洞穿入去，这一姿势似做人生最后一次礼让，他胸口汩汩流血，渐渐死去。

“干嘛不等我？”一老惨笑，他看看四周人，走近一少，坐下来，闭目凝神，轻轻一叹。

这一声叹凄楚、哀伤，让人不忍而泪垂。

再看一老已然倒下，死在一少身边。

没一个人能讲一句话。

第三章 了却平生债

九天秀女缓缓站起身来，向弘澧施了一礼。

弘澧大惊，不知怎么才好。

“如果公子不介意，我有一事相求。”

弘澧点了点头。

“一少身上的红木令本来是公子的，请公子看在……我的面上，将这支木令交我拿去……”

弘澧突然悲从中来，她是小妹的母亲啊。她之所求，如小妹所求，一支木令，身外之物，拿去好了。

他点了点头。

九天秀女喜出望外，从一少身上掏出木令，一橙一红，她将橙木令递与弘雨，拿起红木令，向弘澧深施一礼，便起身同四、五位随从要走下山去。

疯道人横坐当道：“你走得了？此间的事还没告一结果呢。”

秀女看了看他，把面纱一摇：“走开，你知道，还是各管各的事儿好。”

疯道人一笑：“什么各人的事儿，都是大家的事儿。”

一痴老人缓缓站起来，他脸色很阴沉：“秀姑，你走不得.....”

九天秀女冷冷一笑：“你也说我走不得？天下一痴一疯都想要我留在这儿？可是，我为什么走不得？”

一痴老人望着天池水：“你杀了弘山，夺了蓝木令，三姬所言是实，你又去杀了弘德，夺去了绿木令与黑木令，你的手上沾了无辜人的鲜血.....”

九天秀女阴冷地一笑：“怪不得，原来你真是天下侠客，无私无情，一式三绝也不如你.....”

一痴老人不答话。

“你就没杀过人，你们就都没杀过人？你们就都没杀过人么？”

众人默默地看她。

“为什么看我？难道不认识我么？”

九天秀女一摘面纱，随手一扬，让它飞向了天池。

“我也戴够了这劳什子，看吧，我这个杀人女魔.....”

众人看见了她的容貌，像拂儿一样美，但比拂儿更多的是娴静、雍容、冷艳。

“你夺令也罢，不该杀死弘山、弘德，八大公子鲜血无辜流尽.....”

一痴老人说得很吃力。

弘雨要上前去，被拂儿死死拉住，他看得出，拂儿的整个身子都压在他身上了。

九天秀女又缓缓坐下来，她不答话。

几个随从也默然坐下。

“你是不是去过各家公子家里，你在弘延那里说：紫为第一。在弘山这里又讲：紫为第一，蓝为第二。在弘德那里，你又讲紫为第一，黑当第二。你干嘛要这么奔忙？”

九天秀女只是看定他，不说话。

一痴老人又飘上了一步。

“爹，爹！你.....你干嘛逼她？”

拂儿突然满面流泪，落在一痴老人面前。

一痴老人一叹，回来坐在沙滩上，低下了头，不发语。

九天秀女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拂儿。

“这是佛呢，孩子，佛是大家的，何况他还人前人后都一样笑。”

九天秀女说着，用劲盯了一痴一眼。她这一眼中，有无尽的怨毒。

一痴低着头，不为所动。

“咱们走吧？”九天秀女想站起来。

突然一个小老头的身形飘在了她面前：“怎么，想走了？”

九天秀女一怔，她从没见过这个小老头，上山来的人谁也没见过这个小老头。

“别动！”他又吼了一声。

“你是谁？”疯道人问。

“你可不认得我。”这小老头回答，“我认得你，名闻天下的侠客，天下一疯。”

“你来做什么？”疯道人问。

小老头儿笑了笑，他走到拂儿面前：“小姐，能不能看看你的佛？”

拂儿有些惊疑，但还是把手里的佛递给了他。

小老头儿的手直哆嗦：“好，好，好一个双身背体小弥勒佛啊，只是不知九天秀女从哪儿弄来这么一件宝物？”

九天秀女对他冷冷一瞥，不回答。

九天秀女身后的一个汉子倏地飞起来，一连几斧，斧斧皆奔小老头要害。

小老头儿躲闪不迭。

“你忙什么？也有你的帐在，当年和血滴子去允亲王府，你用一把金弓一击透背，用的是你山西雷家开山斧法二十九一式之‘力透斧背’杀的人，是不是？”

一痴老人猛然抬头，双目炯炯：“是你，是你杀了弘山？”

这人耷下手臂，沉声应道：“是我。”

一痴老人缓缓起身，走向雷鸣：“你为什么要用金弓杀死允亲王？他与你无怨无恨，你为什么又杀死了弘山，他和你没一点瓜葛？你为什么总是滥杀无辜……”

“别走近我！”雷鸣喊。

一痴老人慢慢走上去。

雷鸣突然缓缓地倒了下去。

他的脸色突然变黑。

他是吞了毒死去的。

众人惊愕地看着他的尸身。

九天秀女身后的四个随从都一纵而起，要扑向一痴老人和这小老头儿。

九天秀女轻轻制止。

“既然都是死，何必着急呢？”

那四人就又退后，侍立在她身后。

“你杀死了一剑冲天弘延？”小老头儿眼都不眨。

九天秀女一叹，点点头。

“他已经没了木令，你为什么杀他？”

九天秀女不答。

“你与他无怨无仇，又无木令可夺，单单是为了去杀弘延、弘依？这可不是九天秀女做的事儿……”

疯道人突然一声吼：“算了，谁耐烦你这样盘根问底的？你说，你要和谁拼斗就算了。”

小老头儿嘿嘿一笑：“我可不是来拼斗的，我是来杀人的。”

九天秀女冷冷一笑：“你想杀谁？”

“自然是先杀你。”

九天秀女连声慨叹：“咳——，也是的，人活在世上，不若不活，有人要来杀你，有人用什么侠义道义来教导你，说你行事不轨，还不如闭上了眼，死了了事，省得见那些侠义之士的丑恶嘴脸……”

“你为什么要杀弘延？”小老头儿又叮上了一句。

“我喜欢杀人。”九天秀女冷冷地答了一句。

这一句说得拂儿惨然变色，她握住弘雨的手，连心也在抖，在流泪。

“冷么？”弘雨问。

她悲戚地偎在弘雨肩头。

一痴老人瞪眼看着她，悲愤中来。

九天秀女冷冷一笑：“我让你们失望了？是不？我让你们失望了，对不对？”

她仰天长啸，啸声悲凄尖厉，在天池上空回荡。

“我干嘛非得让你们点点头说好，我为什么非得和你们一样地活？”

她又回头看一眼身后的四人：“我们是不是也活得像个人样儿？我们是不是也活得

挺好？”

四个人连连点头，面上冷漠，不带一点儿表情，但有的眼中流泪，有的漠然望天。

“干嘛要你们来责备我？来吧，要么一刀一剑见真章，要么让开，让我们下山……”

小老头儿笑了：“说得好，说得好，冲这一段话，我小老头儿乐意听，我呀，不和你打斗了。咱俩的帐日后有得算，一会儿算，一会儿算……”

一痴老人慢慢走上来。

“秀姑，我同你一死相搏。”

“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你？对了，天下之侠，当推一痴，八大武人，首推一痴。倒不是因为他武功最高，是因为他义气干云，是人人称赞的天下第一侠人。是不是？”

一痴脸上的肌肉在跳，脸色很难看。

“我当初怎么看上你？你这个刻薄寡恩的男人……”

一痴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向九天秀女走去。

拂儿一声惊呼，冲上前去。

“站住，小妖精，你要是过来，我就一剑先刺死自己！”九天秀女冲拂儿一吼。

拂儿站住了，她缓缓跌坐在地上。

弘雨上前扶起了她。

她脸上清泪满腮：“弘雨，弘雨，我怎么好，我怎么好？”

一痴老人还在向九天秀女走去。

他真想对这女人说一句什么。说什么？劝诫她，不要背叛侠义道，人的生命不如人的名声重要？她听不进去。说他仍然爱她，每逢月清风冷之夜，衾寒炉烬之时，他仍是想着她，念着她的名字？那又有什么意义？他决心这一次要痛下杀手，不让九天秀女再到处为患。

别人自然不识他这心思。

他缓缓向九天秀女出手。

他以掌代剑，掌出呼呼风生。

九天秀女冷着脸，也缓缓应手。

两个人就杀在了一处。

小老头儿退后坐了下来。他一会儿看看厮杀的二人，一会儿看看众人，他始终都顾着。

众人自然不注意他。

九天秀女打了一会儿，便明白了一痴老人的心意。他着着杀手，处处紧逼。她怀里有化骨粉，可以药杀一痴，但她心里不忍，要她药杀全天下的人都行，要她药杀自己的男人，怎么可能？她又气又恨，怨由恨生，恨从心中来，一时竟气得手脚发凉，一阵阵冷颤。

这是鹤嘴毒要提前发作的兆头。

一痴老人还一边出掌，一边劝诱：“秀姑，放下你的刀剑，跟我走吧，我只是要废了你的武功，你和我去啸傲山林，终老厮守，何必再去杀人，惹天下武林侠义之怒呢？”

九天秀女不出声，她着着杀手。

她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我恨你们！我恨你们的武林侠义道，我恨死你们这些天下侠士！”

她掌中呼呼带风，倏地转身，又从身边抽出一支短剑，这是一柄鱼肠小剑。

“鱼肠剑？”小老头儿念叨着。

弘雨想起了弘延讲的和亲王府一夜，想起了那女人戴面罩，她和父亲过招……就是她，只有天下一女九天秀女才可以几招击败和亲王。

就是这个女人。

她和一老一少杀了弘延，杀了他一路上相依为命的弘延，杀了那个待他如亲兄弟的一剑冲天弘延，还拿走了他的小佛。她杀死了他的父母，他永远见不到他父母了！

就是这个女人.....

她从一开始就戴上面纱，在宫里走来走去，让弘延的父亲允亲王被金弓透背打死，让他的父亲和亲王夜不能寐，他一天把儿子弘依找来，让他拜那个貌不惊人的小老头“天下毒星”为师傅：孩子，你拜拜师吧，只有师父可以救你，可以保我们和亲王府度过这灾难.....从那时起，父亲就叫他住柴房，叫那个浪荡仆人装成他的样子在街上走，在妓院嫖，在会馆赌。他吃的是美食，穿的是绸缎，而他高枕无忧弘依，睡不能安枕，吃不能果腹，终日在街上荡，只有偶一回家，才可以父子抱头，在柴房偎偎谈谈，亲近一回。

小老头儿眼睛发亮，从怀里掏出了短竹筒。

这一回，人们都没怎么留心，人们都在看一痴与九天秀女的恶斗。

一痴沉声说：“我说过，鱼肠是凶器，男人佩之不祥。女人也一样。”

“我本来就没图得过什么祥瑞。”

九天秀女冷冷一笑，仍挥剑搏击。

她的头昏沉沉的，脚下也有些不稳。

一痴老人看出她的破绽，一闪身，一进掌，“叭——”地一声，把她击飞出几丈之外。

九天秀女倒在沙滩上。

“娘——”拂儿冲了过来。

“秀姑！”一痴也冲了过来。

九天秀女嘴角沁血，但她仍然在笑。

她知道她时日无多。

“抱我走开，抱我走开！”她呼喊拂儿。

拂儿不知所措。

“别动她！”痴老人说。

九天秀女喊那四个随从，四个人飘然而上，要夺九天秀女。

弘雨飘然而出，截住四个人。

双方交手了十几招，四个人都闪身后退。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和弘雨交手，比和一痴一疯这样两个人合手攻击还要吃力。

他们冲不过弘雨这一道关。

九天秀女冷冷一笑：“你们见我受苦了……”

她突然面色狰狞。身子急剧地抖，像筛糠一样。她双眼红红的，把头发抓散，人也疯狂起来，像有无穷的力气，她飞一样旋转着身子，施出莫名其妙的武功招数。她双眼通红，见人就施杀手，先扑向身边的拂儿。

弘雨一惊，抓起拂儿退后。

众人都惊骇地闪在一边。

九天秀女披散着头发，四肢着地，爬行，似狗似豹，又吼又跳。不一会儿，她就撕光了身上的衣服。

众人都不忍去看。

弘雨几次欲上去，封闭她的穴道，但都被她狂吼乱抓逼退。

拂儿哭了，一闪身飞到乘槎河对岸，面向悬崖，恸哭失声。

突然，九天秀女不动了。

那四个随从慢慢走上去他们为她穿衣服，梳头发。

“别动！”

一痴老人飘了上来。

他抱起了九天秀女，满脸老泪潸潸而下。

“秀姑，秀姑，你看看我，我是那个痴人，那个痴人……”

他为秀姑穿衣，为她梳理头发。

一痴老人做这事竟然也十分在行。

他抚净九天秀女脸上的沙子，念叨着：“秀姑，醒醒，秀姑，醒醒……”

九天秀女呻吟了一声，她慢慢睁开了眼睛。

九天秀女首先看到的是一痴老人。

“你……你抱着我？”

一痴老人点点头。

九天秀女浑身哆嗦，不是冷不是怕。

“抱紧我，抱紧我，抱紧我一会儿。”

这两人在周围人环绕中，坐在沙滩上。

“那一夜，你干嘛起身就走了？”

她的话像呓语。

一痴老人只流泪，不说话。

“你要不走，娶我，我再也不会给你吃毒药了，会爱你，会给你快乐……”

九天秀女的脸上流下了泪水，这是女人的泪水，像飞瀑，无声而绵长。

痴老人泪水哗哗流。

九天秀女望着拂儿说：“拂儿，拂儿，我只对不起你和小妹。”

拂儿从乘槎河边飞回来后，一直泪水双流地站在一边。

“娘，娘，你待我很好……”

对你强些，对小妹差些……”九天秀女一叹，“我有时恨你们，有时爱你们。恨你们时恨不能抱起来痛哭一场，爱你们时，真想告诉你们这一切。”

拂儿抱住秀女的头痛哭。

“弘雨是好人，狂比痴好，孩儿，要记住这个，别让他天天惦念鬼侠义道……”

拂儿只能连连点头。

“秀姑，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陪你回去，去吸那鹤嘴毒。”

一痴老人抱着秀女，说：“晚了，晚了，那一回，我放毒少了，还是让你跑了……”

“你不会得投毒……”一痴老人黯然。

九天秀女吃力地摘下手套。

“这是皇上给我的呢，你们看，这是西藏活佛的贡品，从西藏英雄嘎布的手上活活剥下来的，好看么？”

这手套摘下来，只是一些让人心悚的人皮。

九天秀女的手指甲是黑黑的，有一点亮。

一痴老人拿起了九天秀女的手。

这是一只纤纤玉手，多漂亮的手啊，可惜它的指甲是黑黑的。

“很难看，是不是？”

秀女笑着。

“看久了，就习惯了，就好了。”

一痴老人发痴地看。

“就只是一犯病时厉害，一天三次，疼如刀绞，人疯失了本性，形同犬彘，让别人不敢目睹。”

拂儿流泪。

“无药可医，无药可治。只好再去吸那鹤嘴毒，再过两个月安逸，然后又发病。这过的不是人的日子，是鬼，是鬼……你知道么？”

一痴老人连连点头。

九天秀女说：“拂儿，拂儿.....”

拂儿应了声，轻轻地跪在她面前。

她去理拂儿的头。

“他待你.....好么？”

拂儿点点头。

九天秀女笑了，笑得很甜。这本是一个旷性无双的佳人。

“我只做了一件事，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不让他们给你和小妹染上那黑黑的指甲，我只做了一件事.....”

她的嘴角带着笑，双眼忽然闭上了。

从嘴角流下了血。

她服毒自尽了。

一痴老人看着她。

“秀姑，秀姑！”

他呜咽，痛哭。

他抓起了秀姑那支鱼肠小剑，哀声道：“秀姑，秀姑，我早说过鱼肠古剑，凶杀之器，男人佩之不祥，不祥.....”

一痴老人回手一刺，鱼肠剑刺入腹内。

弘雨、拂儿救之不及。

周围站着的那四个汉子误了弘雨的步子。

弘雨只能长叹。

拂儿又抱住一痴老人：“爹，爹！”

一痴脸上闪出了慈祥、温和的笑：“叫呀，叫我。我想小妹、想她，我没来得及救她。她还没叫过我。”

他头一歪，死在九天秀女身上。

拂儿哭得发昏。

弘雨竟只是长长一叹。

他明白，是这个女人，手执短剑，冲进了他家醇王府，杀死了父母和一家人，焚烧了他的家。可他又和这女人的女儿成了亲，她成为他的妻子，世事恩怨，向谁人去说？

他只能哀哀一叹。他想起了母亲，想起那钻石宝链，想起了母亲临死时手持那碎玉环，想起了顺伯，想起了父亲强逼他学武.....

他像做过了一场长长的梦。

这梦使他长大了。

那四个跟随的人走上来，从痴老人怀里抱过九天秀女，把她的躯体平放在沙滩上。

四个人跪下，半晌，起来，掏出一个小小瓶儿来。

这是化骨粉。

弘雨飞身而上。

四个人漠然看着他。

弘雨凄凄地说：“干嘛要.....化掉她？”

四个人中的长脸汉子一笑，笑得凄惨：“咱们都是这样，不愿让世人见咱的面儿，也没颜面见人，到了阴世间，也是无骨无血无肉之鬼.....”

弘雨止住大汉。

“莫非公子想让世人再染此毒么？”

弘雨恍然。他静静呆立。

拂儿哭昏了过去。

弘雨坚定地对大汉说：“我说不要化掉就是，她刚才不是和一痴老前辈尽释前嫌了么？诸位也都见到了。”

那大汉看一看弘雨，收起化骨粉。

“咱们多谢公子啦。”

四个人给弘雨跪下。

弘雨吃惊起来。

“这是做什么？”

“求公子一定把我们的尸体化掉！”

那大汉恍然一笑，叹气说：“好在死更是解脱，当时便得一死，就用不着今天了……”

四个大汉都倒在沙滩上。

众人真不知他们是怎么服毒死的。

弘雨惊呆了，一时四命，死于须臾。

“你们为什么死，你们为什么死？”

他有点痴狂了。

他呆呆地坐着。现在，沙滩上只有他和拂儿、慧珠，还有疯道人、那小老头儿和三姬、弘澧了。

其余的人都成了尸体。

人生变易只在须臾啊。

弘雨把一痴老人和九天秀女尸身放在一起。

他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第四章 疯道人

疯道人一声长叹，他缓缓走向弘雨。

弘雨根本没有防备，疯道人离他只有一米之远。

疯道人倏然出手，向弘雨身上要穴一击。

弘雨根本没有什么防范，他没有想到疯道人会向自己出手。

突然一个人影生生地闪站在弘雨与疯道人之间。

这是那个小老头儿。

疯道人硬是生生地停住了手。

弘雨脸白如纸，他没想到疯道人会向他暗施杀手。

“你为什么要杀我？”

疯道人一笑：“不是你先在天池之畔杀人的么？为什么不能化干戈为玉帛，而非要杀人呢？”

弘雨也一愣，是啊，假如能不杀人，那么一老一少死不了，痴老人与九天秀女也死不了，这四个汉子也不会死，大家想想办法，不是会更好么？

弘雨呆呆地想：也许是我错了？我干嘛要杀人呢？

疯道人一笑：“杀人者该杀……”

弘雨凛然，是么？他也该被杀么？

疯道人是天下有名的侠义之人，他说的也许对？

弘雨想不明白。

“杀人者就该杀么？”

问这话的是那个小老头儿。

他当然是问疯道人。

疯道人看他，点点头。

“那么，我就该先杀了你。”

“凭什么？”

“你杀死了弘环和弘云……”

“你怎么知道的？”

“你手里有弘云的黄木令。”

疯道人哈哈大笑。

“弘云是我徒儿，她下山与弘环成亲去了，黄木令托我带上山来，寻找神木，这有什么奇怪。你以为我一个侠义之士，也会随便杀人么？”

“狗屁侠义之士！”小老头儿骂道。

“我看见你杀弘云和弘环了！”

“你看见了？”疯道人面不变色。

“对，是我，还有弘延。”小老头儿说。

“你杀死弘云与弘环时，没想到林中有人，你在他们恩爱之时出手杀人……”

疯道人冷冷一笑：“你有什么凭证？”

“我和弘延就是凭证。”

“可弘延死了。”

“你让一老一少、九天秀女杀我，杀弘环，是为了灭口。可惜你杀了弘延，杀不死我。”

“你是谁？”疯道人问，目光凛然，注视着小老头儿。

“你不必装不认得，我这易容之后的打扮，你分明认得，这就是‘天下毒王’的模样……”

“可你并不是‘天下毒王’……”

“我是他唯一的传人高枕无忧弘依。”

说着，小老头撕下了他面上的人皮面罩。

疯道人静静地看着他：“对，你是弘依，是弘依。但你也不能说明是我杀死了弘环弘云。谁都知道，你是天下一毒的传人，你们都是邪派中人。”

“狗屁！比你们这些假模假样的正派人物好得多！”

“你还是拿不出什么凭证？”疯道人说。

众人静等他二人争执。

弘依一笑：“我拿不出凭证，我是拿不出凭证。我不光知道你是疯道人，还知道你是皇宫大内侍卫总管于程，如果九天秀女不死，这些人不死，他们会说出你就是那个在背后指使他们的大内侍卫总管于程！可惜他们都死了……”

疯道人冷冷一笑：“因为无人对据，你就可以任意诬指我。是不是？你以为我不敢杀你么？”

疯道人脸微微变黑了。

“九天秀女是大内侍卫，因为她是血滴子，而我呢？你看——”

疯道人伸出了枯瘦长长的手，手指上的指甲是肉色的，干干净净的。

“你总不可说我的指甲是黑黑的了吧？”

弘依一笑：“这有什么奇怪。这只说明九天秀女他们是被人胁迫才去做血滴子的。而你——”

他一指疯道人：“你才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疯道人哈哈大笑。

“你还是没什么凭证……”

弘依眼中流出泪来，他向天一揖。

“三哥，你不让我杀人，不让我用毒器杀人，我听你的，我听你的，可这一次我不能听你的了，因为我杀的不是人，他是一只野兽！他不是人……”

疯道人神色一变，他刚刚要纵身而起……

晚了，弘依手里的短竹筒向他喷出一阵雾。

疯道人立即落在雾中。

他马上跌落在沙滩上。

他面上已然没了人的模样，药销毁了他的面容。

他的身上全无衣物了，他急速地把身上的一切衣物全抓光，他像狮子一样吼着，但双腿站不起来。从臂上一丝红线渐渐走向全身。

“你马上就会死，红线转瞬入心.....”

弘依冷冷地说。

众人惊诧，不知说什么是好。

弘依说：“如今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你是没命了。这是‘天下毒星’一生配制出的天池剧毒，草爬毒液.....”

疯道人轻轻一叹，看定弘依：“我恨，我恨，我恨没先杀死你。在那京都，在柴房里.....杀死你这个虫子.....”

弘依看定了他。

“你杀的人还少么？”

疯道人一声长啸，回手一剑刺死自己。

众人要向前走近。

“别动！那毒近不得的.....”

弘依回头看了看弘澧和三姬，又看了看弘雨和拂儿、慧珠。

他神色黯然。

“你们都中了毒啦，这是天池毒虱，草爬毒液，沾之无救，你们都会没命了.....”

三姬飞一般掠近，三柄锋利的宝剑指向弘依。

弘依看都没看，他脸色惨白，轻轻叹息：“我也活不长了，那毒雾也沾在我的手上。”

三姬漠然地看着他。

第五章 不解之毒

“我们都会死的。人早晚都会死的，是不是？师兄说得对，这毒没解，留下它有什么用？”

弘依一边念叨，一边把那短竹筒拿出来，在沙滩上挖一个洞，将这短竹筒埋上。

“这样，世上就再也没有这无解药的剧毒了。”

弘依自念叨着。他脸色苍白，看着众人，笑一笑：“还有两个时辰，人才会慢慢死去，这活在世上的两个时辰，干啥不好？为什么要在这愣愣瞅人？”

他站起来，摇摇晃晃走向天池。

“如果我死了，就去染这一池水。不，不，若是那毒散了呢？不，不……三哥，我对不起你，不能回京都去照顾你的小妹了，不能把她嫁出去了，我活不过两个时辰了……”

众人这时如梦方醒，既然无幸，何不珍惜这两个时辰。

三姬互相一望，心意早是相通。

她们三人抱起弘澧，到乘槎河边，天池出口处，把弘澧放下，轻轻地把他的头发打开，为他洗漱头发、洗面，然后梳成长长的发辫。

“公子，我们一起走，好不好？”

弘澧眼含泪花，点头，哽咽着。

秋三妹说：“我们姐妹三人都是弃儿，多蒙公子不弃，愿意留下我们……”

弘澧一笑。

“世道不好，我们都被权势抛弃……”

弘澧突然说：“三妹何必伤感，你们三人何不仿效佛库仑洗沐的故事，沐发天池，也是一大快事……”

人面桃花笑了：“公子真是可人儿……”

三姬就分别在这儿沐发临池。

弘雨和拂儿对望一眼，他们的心意已决。

能死在一起，复有何憾？

只是带累了慧珠。

慧珠珠泪盈盈：“能和公子小姐一同去死，对慧珠也是快事了。”

弘雨望着弘依：“只有他死得孤单、凄苦……”

慧珠慢慢走近了弘依。

“七公子，我来陪你好么？”

弘依的眼睛一亮，哈哈笑了：“慧珠，慧珠，你真是天人，你就陪我在天池边散散步吧……”

慧珠走过去，挽起了弘依的手臂。

弘雨望着三姬与弘澧，望着弘依与慧珠，看着满地的尸首，凄然一笑：“看来，只有死能让人这么亲昵，这么不可分离……”

× × ×

太阳落在山巅之上了，时间已近黄昏。

霞光已然落在池上，染点上了星星红色。

弘雨看着三姬沐发，忽然感慨了一句：“多美啊……”

他突然脸色苍白，长长地啸了一声：“来，都来！”

众人不知出了什么事，都飞身来到弘雨身边。

弘雨笑笑，惨然对人面桃花一揖：“还劳你仍去池边，在那儿沐发洗面……”

人面桃花不明其里，但就去了，在池边沐发。

这时，人们呆住了。

他们看见了长白山天池边的奇景。

人面桃花的身影落在这霞光里，人影映在池水之中，在她前面，出现了一棵巍巍的

树影，一棵奇妙莫测的树影。

山峰落池，成了神奇树影，这实在是他们平生仅见的绝景。

弘澧与弘依马上神色一变。他们脸色苍白，轻轻地说了声：“神木，神木……”

他们这时才明白，清宫内史记载的康熙帝驾幸天池，爱姬在池边黄昏沐浴，让康熙帝见到了这一奇幻之景，便将这水中之峰影名之为“神木”。

这确实是全天下最神奇的树。

这树不光搬不走，伐不成，而且只可以在月圆之夜黄昏日落时见到。

弘依说：“你说，雍正帝他……知不知道此事？”

弘雨轻轻一叹：“他有权可见皇帝起居录，自然知道这树是水中之树，池上之影……”

弘澧、弘依都不讲话，他们的眼里都冒出怒火。

他们明白了雍正帝的用心所在。

他们明白了雍正帝的狠毒用心，但他们已然中了天下无双的毒，知道了这个又有什么用？

弘依突然说：“我悔……”

他想说，我后悔杀了你们，不若我们一齐回京都，我们去杀了雍正，杀了这个一心想毁我们大家的刽子手……

他没说出口，但弘澧与弘雨都听明白了他的心意。

弘澧、弘雨突然在一边抓住了弘依的手。

他们心里都十分悲凄。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给我们神木令，又派来这么多大内高手来追回神木令……”

弘雨笑一笑，他想，想明白这事也没什么用处了。他们现今只有一个时辰可活了。

三姬在池边望着弘澧。

弘雨推他：“去吧……”

弘依也去和慧珠在乘槎河边，坐于石块之上，慧珠眼里突然都是泪。

“你怕了么？”

弘依悄悄问，他抓起了慧珠的手。

慧珠摇摇头：“我只是想，干嘛要发现这种无解的毒药，对于天下的有情人，这不是太残酷了么？”

弘依心里十分懊悔，他低下了头，不再讲话。如果现在他手里握着的那只短竹筒，他甘愿刳断自己的手，也不愿用它向世人射毒。

× × ×

拂儿流着泪。

弘雨笑一笑：“其实，我们已经好好活过了，是不是？”

拂儿强笑着，点点头。

“我想，把他们.....两位老人埋在一起.....”

弘雨点点头，两人走向九天秀女和一痴老人。

这两个生不能在一起的老人静静地躺在一起。

“我们把他们.....埋在沙滩.....”

拂儿流了太多的泪，她已经无泪可流了。

弘雨和她默默地用手挖着沙子。

挖出一个坑。

他们就去抬两位老人。

一痴老人被放下在坑里。

他们又去抬九天秀女。

第六章 神木大解

弘雨突然喊了起来：“放手！放手！”

拂儿不知出了什么事，忙放下九天秀女。

弘雨指着九天秀女的手说：“你看，你看！”

九天秀女的手里抓着一支木令，这是她从被杀死的弘山手里夺来的蓝木令。

奇怪的是，她手里的血凝之处，黑黑的指甲不见了。她那五个指甲都没了黑黑的颜色，变成了满是血肉之色的指甲了。拂儿又哭了，老天可怜，让她母亲死后摆脱了这束缚。

弘雨突然朗声说：“别哭别哭，让我静想想……”

弘雨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时辰竟突然坐在九天秀女的身边，细细地看这一只死人的纤纤玉手。

拂儿又苦又凄地望着弘雨，他又犯痴症了，竟被这些陡生的变故弄傻了。

她痴痴地看着弘雨，又爱又怜。

× × ×

弘雨坐在九天秀女身边，看着九天秀女冷凝了鲜血的手。她手里握着一支蓝木令。

弘雨想起了一件事。是什么事呢？竟是那么遥远……

他想起了什么？是碧波湖？是那醇王府？还是顺伯？还是珠儿？

不是，不是这些。他想起了被雍正帝召去的那一次。雍正帝看看他，给他一支橙木令，还衷心一叹，说他读书不该太多。现在明白了，雍正帝说他读书太多，是怕他有智谋有心计，才用了心机让他和八大公子一起去死，虽然他不会武功……

当时，他看见了什么？

他看见雍正帝拿木令的那个木匣，雍正帝见他一看那木匣，就用身子一掩，盖上了那木匣。

那木匣上有字。

只要有字，他弘雨便可过目不忘。

他站起身来，用右手在地上写下那几个字。

是“戒血、滴血、畏血”六个字。

看看，这字没什么意思。

他心里想着，左右手就用一击双搏的手法写下了这六个字，右手写的仍是“戒血、滴血、畏血”六个字，可左手的六个字呢，他一看，便心怦怦跳起来。

左手写的六个字是“血畏血滴血戒”。

弘雨心头一亮！

畏血滴血，戒血滴血！

弘雨长啸数声，长身而起。

他唤来众人，讲了他的意思。

众人不语，但都很激动。

弘依的话也颤抖：“为什么不马上一试？”

× × ×

众人都坐下来。

弘雨、弘澧，弘依、三姬、拂儿、慧珠都手持一木令。

“好了……”弘雨说。

他们把那四个大汉的左右手刺破，让血流在他们手里的木令上。

他们看着别人的血在他们手上流。

拂儿欲吐，弘雨一手挽住她腰身，不让她动。

就这样待了一个时辰。

他们仍是这么静静坐着。

弘依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弘澧问他为什么叹气。

弘依悠悠说：“我们怕是得救了……”，

众人又疑又喜，都看着弘依。

弘依仍慢慢说：“如果没用处，我们这会已经死了。”

太阳落在山巅后面了，一池霞光把水染成血红。山峰的阴影罩在沙滩上。

起风了，八个人仍静静地坐在沙滩上。

× × ×

弘澧向弘雨一揖：“我先走了。回京都……”

弘雨看出他眼里的果决、坚毅。弘澧此去，去同雍正帝算帐，会去查弘水是不是也同疯道人沆瀣一气的。

三姬扶着他，四个人慢慢走下山去。

弘依也笑着对弘雨说：“我也得回去了，去弘延三哥那儿，把他小妹接出府来，我答应了三哥，照顾她……”

弘雨眼里含泪，点点头。

弘依又向拂儿作揖：“小姐，慧珠愿陪我去……”

拂儿看了他一眼。

弘依笑一笑：“放心，有了慧珠，我更不会向好人投毒了，而且再也不会弄那没解药的至毒……”

拂儿代天下苍生向弘依一揖：“如此多谢了。”

慧珠也盈盈一揖：“小姐，慧珠要走了。”

拂儿笑了，泪流了出来：“好，好，愿七公子好好照顾慧珠。”

弘依点头，二人相互搀扶，向天池瀑布走去。

×

×

×

拂儿看着弘雨。

“我们去哪儿？”

弘雨一笑：“如果你想做公主，当福晋，我们还是回京都，找雍正去要那顶铁帽子……”

拂儿坚决地摇头：“不，不。”

弘雨笑了：“我看也不。”

他抱起拂儿，用“若波若影”身法向瀑布走去。

乘槎河水静静流着，只有在瀑布那儿一跌，它才开始奔泻、咆哮。

人的情感也同这乘槎河水，从心的深深天池中流出，成为爱的乘槎河，一经过风暴的洗礼，便像悬瀑之后的河水，奔泻咆哮，愈炽愈浓。

拂儿和弘雨的心好平静。

拂儿轻轻问：“你还会和那个老喇嘛拼斗么？”

弘雨一笑：“我就这么抱着你和他动手，他决不会动手的……”

“为什么？”

弘雨一笑：“因为即便是佛祖，也喜欢人欲，何况我们这么幸福……”

拂儿手握着那一尊连体背坐弥勒佛：“我真愿世人都像这佛，人前人后，无论多苦多难都是笑……”

他们来到瀑布前了，下了一线天，他们就会奔向山下的俗世。

他们将会在俗世幸福地活着。

（全书完）